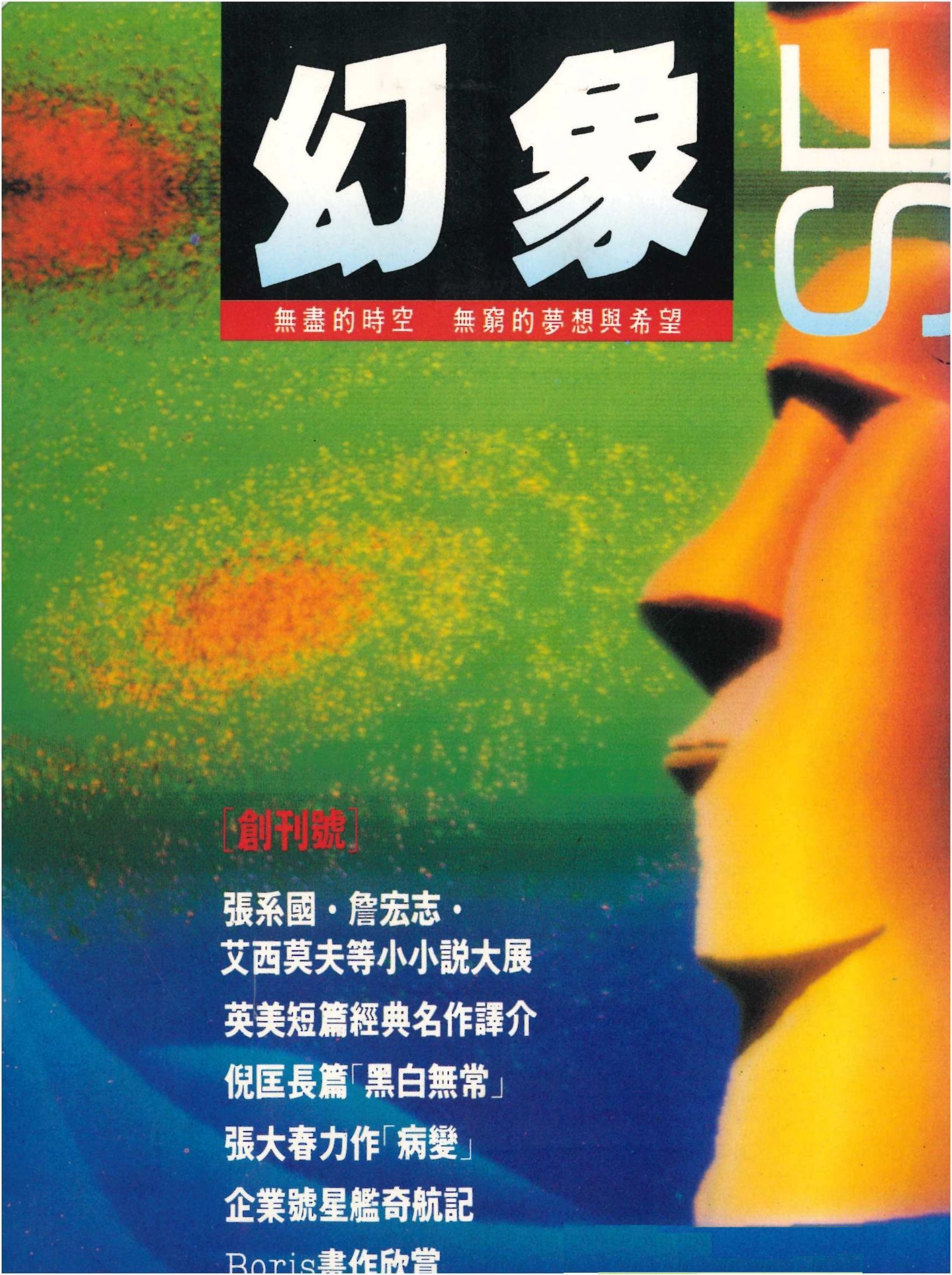

幻象
無盡的時空　無窮的夢想與希望
[創刊號]
張系國・詹宏志・
艾西莫夫等小小說大展
英美短篇經典名作譯介
倪匡長篇「黑白無常」
張大春力作「病變」
企業號星艦奇航記
Boris畫作欣賞

幻象 SF

無盡的時空　無窮的夢想與希望

［創刊號］

張系國・詹宏志・
艾西莫夫等小小說大展

英美短篇經典名作譯介

倪匡長篇「黑白無常」

張大春力作「病變」

企業號星艦奇航記

Boris畫作欣賞

幻象

［創刊號］




卷頭特輯
科幻藝術

[科幻藝術]

伉儷情深

夫畫婦寫的維雷歐

⊙張系國

包里斯・維雷歐(Boris Vallejo)大概是國內讀者最熟悉的一位科幻畫家。他一九四八年出生於秘魯的利馬，一九六四年遷往美國尋求發展，未幾他的一幅畫作即獲得「驚奇漫畫出版社」(Marvel Comics)選爲「怪誕雜誌」(Eerie)的封面，從此一舉成名。

維雷歐在作畫上一向只署上他的名字 Boris。他畫作中最常見的題材是肌肉賁張的勇士、身材豐滿的美女（他畫畫時常用自己和太太當作模特兒），以及各種怪獸。他專門替科幻及幻想冒險長篇小說繪製封面圖畫，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替蠻王柯南(Conan，在電影「王者之劍」中由阿諾・史瓦辛格飾演）系列故事所繪製的封面。

維雷歐來自南美洲貧窮的秘魯，他的妻子陶樂斯(Doris Vallejo)則是道道地地的紐約上流社會的產物，從前也畫插畫，後來從事科幻小說及兒童故事寫作。我在書店裡無意買到一本兩人聯手合作的幻想故事專輯《銷魂》(Enchantment，1984 年 Ballatine Books 出版)，共收了 Doris 十五篇短篇小說，每篇都有 Boris 精心繪製的彩色及黑白插畫。這些短篇大都可以列入「成人小說」，以幻想小說的方式，描述女性對性與愛的迷惑，有幾篇風格頗類似安娜斯・寧(Anais Nin)。「龍王子」是其中較風趣的一篇，很可能是 Doris 和 Boris 自己的故事，輕鬆寫出女性對理想男性的幻想及失望。

龍王子

⊙陶麗絲・維雷歐(Doris Vallerjo)著
⊙張系國譯

「妳有許多情人吧？」龍裝出隨意的口吻問道，公主卻立即提高警覺。龍躺在他的洞穴口，漫不經心張口吐火燒焦一群螞蟻周圍的雜草。螞蟻驚慌逃走，龍就吐火追著燒蟻群。如果公主注意到的話，一定會制止他的惡作劇，但她正忙著替龍按摩背上閃閃發光的綠皮，她知道他最愛這樣。



[BORIS畫作欣賞]

「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你，」她說：「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強壯而且勇敢。」

他們第一次見面，龍就炫耀表演他有多麼勇敢，跳下幾百呎深的深谷，替她拾回金蘋果。她不小心失落金蘋果時，眞是傷心欲絕，幾乎想自己躍下山谷。當然她並沒有這麼做，祇是倒在深谷旁邊哭泣。這時候龍出現了。

他願意替她找回金蘋果，條件是事成之後公主得和他做愛。自然她大爲震怒。簡直豈有此理！何方孽畜竟敢提出如此大膽要求！但是，怒消後她轉念一想：有何不可呢？無論如何，被愛總是一種恭維。而且，他不見得比我交往過的那些貴族子弟差到那裡去。再說，或許他並不眞是一條龍。如果我所料不差，他可能是被什麼人施了法術的王子。

使她愉快的是，原來龍做愛的本領並不壞。她尤其欣賞他鼻孔噴出火辣辣熱氣所造成的效果，從頭到脚吹噓著她的肉體，好像電熱器一般，令她動情。

「妳總是逃避我的問題。」龍不滿意的說。

她對他微笑。他眞是了解她，簡直好像能閱讀她的心事。「很抱歉，」她說：「別的人現在都無關緊要了。」

「但是我想更了解妳呀！」龍說：「聽妳講別的情人，令我亢奮。而且，」他頓了頓，似乎鼓足了勇氣說：「我有著龍典型的不安全感。我總想知道，和人類相比，我究竟是不是更……」

「好吧。」公主不十分情願的答允了他的要求，心想：管他的呢，有什麼關係？「一位是羅蘭德，我一開始就被他吸引住了，但其實我們並無共通的地方。你想，他有一次竟然對我說：何必看天上的星星呢？地下可看的東西多的是。」

「顯然是個平庸的傢伙。」龍說。

「他是宮庭衛士，」公主繼續說下去：「而且已婚。所以我們的關係一開始就不對勁。不僅每次見面都是他決定時間地點，我從來無法提出任何要求，而且還得應付他的罪惡感。永遠是那要命的罪惡感！好像他對妻子不忠竟都是我的過錯。」

「愛情上的殘廢。」龍半句話就把羅蘭德否決掉，又問：「他是妳唯一的情人嗎？」

「還有查士丁尼。他不僅對星宿有興趣，而且還能背誦出它們的名字，屬於那個星河，在天空什麼方位出現等等。但是他做愛太不專心，剛一完事，就忙著爬起來研究星座圖。」

「還有嗎？」龍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情，絲毫不流露他「秋後算帳」的本領。但日後他修理她時，就會把這些故事全抖出來，罵她是花痴、萬人騎、小娼婦。

「當然還有別人，但都是錯誤的對象。」公主嘆道：「我多麼希望被人愛。多少年來，我一直夢想遠方的王子會騎著白馬來找我。我想像他的模樣，喜歡些什麼，假裝和他談話，自己編織兩人的故事。」

「妳眞美。」龍躺到她身旁，一把將她拽入懷裡。「妳眞美！」他反覆說著，用他有力的前爪把她壓在草地上。不到兩小時之後，他就會說她其實長相平凡，臀部太寬，而且膚色慘白。他會很冷酷的告訴她，她沒有綠皮膚，眞是糟糕透頂，顯然是因爲在地面活動時間太長，未受到洞穴黑暗的滋養。

他騎在她身上時，巨大的身軀嵌在藍天綠野的畫面裡，倒顯得渺小而需要人保護。

「你也很美。」她喘息著說，的確有十分眞心。

「永遠不要離開我吧。」他喃喃說道。

如此這般，他們夢想著對方。他們在夢裡彷彿著了法術，變成半人半魚半馬的奇妙動物，在天空飛翔，在水中遨遊。他們向對方信誓旦旦，此情永遠不渝。

「妳的問題，就是父母不夠關懷妳。」龍說：「對不對？對不對？」

公主仔細思索龍的話，說：「他們其實是愛我的。在我的腦子裡，我從未懷疑過他們的愛。問題是，如何要我的心也相信這一點。」

「心和腦是相連的，」龍說：「即使這關聯並不很明確。」

「父親相信上帝、金錢萬能、男尊女卑，我因此很難親近他。」

龍表示同意，國王的確有許多缺點。但後來他會罵公主心機深沉，國王不和公主太過親近，正是明哲自保之道。

「我和母親的摩擦又是另外一種。」公主說：「第一，她是個女巫。」

「妳的意思是說，她是會騎著掃帚飛來飛去的那種？」龍的綠耳朵豎直了起來。

「她當然不會騎著掃帚到處亂飛，」公主笑了：「但是你該看看，她用青蛙腿、蜥蜴眼睛，還有其他雜七雜八東西熬出來的魔藥。」

「蜥蜴的眼睛並不是雜七雜八的東西。」龍冷淡的說。

「她的魔藥還眞靈驗呢，」公主說：「有一次，我親眼看見她把碎玻璃變成金鋼鑽！」

「她能預測未來嗎？」龍好奇的問。聽到公主肯定的答覆，他深深嘆息了。

「有時我寧可她不會預測未來。」公主說：「我媽自以爲法力無邊，所以驕傲得很。而且，她不是心地慈善的人，總喜歡告訴別人悲慘的未來。不然她就講些謎語給你聽，讓你摸不著頭腦。」

「猜謎語才叫有趣呢！」龍突然伸出長舌，捲住一隻有著紅藍花斑的蝴蝶。蝴蝶轉眼就消失在他的嘴裡，公主假

[BORIS畫作欣賞]



[BORIS畫作欣

裝沒看見。她不確定，他究竟是故意這樣做來激她，或著因爲他被禁錮在龍的身體內不得不如此做。最好的辦法，就是視而不見。

「有一次我問母親，我夢中的白馬王子是什麼模樣，結果她給了我這個。」公主站直身軀，露出小腹上的怪獸刺青。「她刺這個的時候，可一點也不好笑。」

龍十分驚歎，仔細研究公主小腹上的刺青。雖然他倆親暱過，他以前可沒有注意到這些花紋。他端詳良久，然後宣稱，這怪獸和他十分相像。「妳母親眞是個奇女子，我想拜見她。」

龍的提議倒使公主躊躇起來。雖然她的父母親號稱是開明派，其實相當保守。她可以想像，如果她帶了一條龍回家作客，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這……」她說：「我爸媽最近都很忙……」

「怎麼？」龍說：「難道我可以跟妳躺在草地上打滾，卻不夠資格做妳家的貴賓？」

公主連忙保證，絕不是這麼回事，私心裡她不免責怪自己，我才是一條龍，僞君子，心口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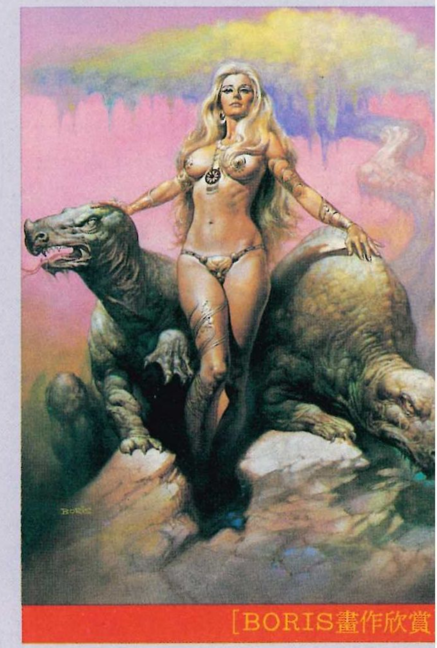
龍察覺自己佔了上風，就做出痛苦無奈狀。他說他完全了解自己配不上她，她不必再多解釋了。他祇是錯以爲彼此已經了解得夠深，外形的區別已不成爲大問題。可是他錯了。他絕不會怪她，但不能不感到遺憾無法和她的家人見面。

「我才眞是野獸呢。」公主懺悔道。

「不，妳是美女。」龍寬宏大量的說。

「你眞會說話討人喜歡。」

「我祇是在想，皇后既然那麼懂法術……」他故意停頓下來，然後戲劇化



[BORIS畫作欣賞

的宣布：「妳要知道，我並不是生下來就是一條龍。我出生時也是個王子，在我很小的時候，有個壞女巫把我變成這個模樣。我儘可能不怨天尤人，因爲我知道在生命的過程中無法避免這種倒楣事。但是龍有龍的痛苦。我從小就沒有朋友，人們不信任我。我以爲妳是獨生女，所以會了解我的孤獨和寂寞。我變得畏懼人，大部分時間躲藏在洞裏，沒有人的時候才敢出來。我一直夢想著，有一天我會變回爲英俊的王子，人人嫉羨，那時我就復仇雪恥了。」

「我不帶你進宮，祇不過是替你著想，」公主說：「我不願意別人取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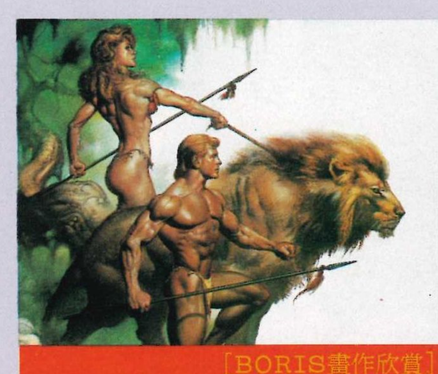
「我不怕！」龍知道勝利在望，聲調也隨著提高了。

「你比我更堅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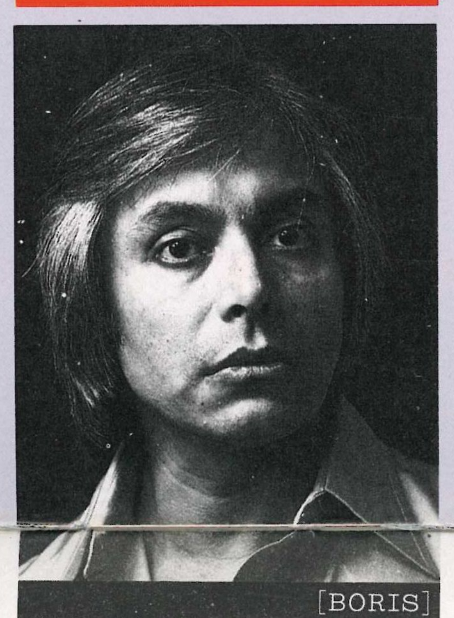
「這不是堅強不堅強的問題。我一直暗中希望，如果能見到妳母親，也許她會破了魔法，把我變回爲王子。從此以後，我們就可以快快樂樂生活在一起了。」

公主被龍的一番話打動了，這其實也正符合她內心深處的願望，於是不顧一切，安排龍進宮參加晚宴。

晚宴結果是一場糊塗。



［BORIS畫作欣賞］



［BORIS］

開始的情況還差強人意，賓主勉強保持禮貌的交談。但是龍過分緊張，一連喝下四杯馬丁尼酒，這下原形畢露，灰綠色的煙氣從龍的鼻孔噴出，他開始胡言亂語。他講話越來越快，還特別選擇一些自以爲有趣的題目講給主人聽：旱季時沼澤地面積減少時如何影響可食昆蟲的數量，龍的壽命長（六百歲）很可能和母龍懷胎六年有關……他察覺到大家對他的故事已經喪失興趣，就開始模倣各種動物。他伸開前爪模倣天堂鳥飛翔，不愼打破水晶酒壺。酒灑了一桌，也濺到公主新做的白緞禮服。見多識廣的公主鎭靜的拿餐巾擦乾衣裳，龍卻慌慌張張想站起來，不愼推倒沉重的椅子，大廳裏迴響不絕。

皇后把公主拉到一旁，問她究竟怎麼會看上這麼一個怪物。

「今晚他特別失常，」公主說：「平常他蠻可愛的。而且，他很愛我。」

「依我看，」皇后回答：「他根本是條蟲。」

國王本來對龍就期望不高，也忍不住問公主，爲什麼和龍交上朋友。公主講出金蘋果的故事，龍如何爲了愛她而冒險犯難。國王說：「老實告訴妳，我並不想要個龍女婿，所以勸妳及早打消此念。但是既然妳承諾在先，必須信守諾言，妳要這樣做我也支持。」

好了，決定還是得她自己下。結婚不久，公主就懷疑自己是否下對賭注。兩人好了一陣後，龍的脾氣越來越大。當然，她了解這是由於他缺乏安全感。任何人如果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從王子變成龍，都會有不安全感。因此他很自然會妒忌她從前的戀人。但是他不斷舊事重提，吹毛求疵，卻令她無法忍受。他罵她身上不長鱗，嘴裡不噴火，水底不能視物，黑夜變成瞎子。他批評她膽小，不敢自己去搶救金蘋果；又批評她性觀念保守，他噴的熱氣溫度稍微高些，就不願跟他做愛。

她認爲這些舉動，都是他示愛的方式。她知道他的脾氣幾十年也改不過來。但是，如果她不堅持下去，又如何能解救他，使他重新變回王子呢？他倆也有甜蜜的時光。龍興起時，就唸他爲她寫的情詩給她聽，然後說：

「如果妳不能把我變回王子，誰都不能了。」

愛他就如同潛入深海尋寶，愛他就如渴極而狂飲甘泉，哦，她其實眞愛他，他是她失而復得的一切。

「如果我喪失了妳，」他的聲調如夏天的陣雨，綴滿了寶石般的彩虹：「我會發瘋。」

但歡樂的時光是短暫的，如細緻的玻璃杯般易碎。

有一天龍故意噴火燒傷了她。這次她眞的發脾氣了，他卻宣稱不是他的錯，他明明看見她小腹上刺花的龍活了過來，張口噴火。起先她不相信他眞會這樣耍無賴，還溫柔的問他是否不舒服，他卻毫無悔意，一口咬定是她身上的刺青作祟。如果她不相信，那是她自己的事，他拒絕承擔她的一切短處。他出言冷酷，從齒縫中吐出話來，又不住用長尾擊地，好一條無理的龍！

她大怒，衝入樹林，在林中狂奔，不停詛咒他。她會跟他在一起這麼久，眞是瘋狂。她跑得喘不過氣，不得不停下來，卻聞到煙氣的焦味。讓他燒好了，就算他把這一片森林燒光，我也不回去。

龍點的火並不大，祇燒掉半畝左右草地，但是冒了不少煙，火熄後很久天空還是煙霧瀰漫。

「我眞該死，我不是東西！」她找到他時，他哀號道：「我竟毀掉了我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妳對我的愛。我不值得妳關懷。像我這樣一個醜八怪，被社會逐出的怪物，能給妳什麼呢？什麼都不能給妳。妳走吧，妳走得對。我所能做的最高貴的事，就是趕妳走。我祇要妳快樂。這輩子我沒救了，妳也救不了我。妳走吧。妳走。」

她自然又留了下來。她們既沒有從此就快快樂樂過了一輩子，也沒有從此就不快快樂樂過了一輩子。他們的公式是吵吵鬧鬧，然後和解甜甜蜜蜜一陣，然後吵吵鬧鬧。兩人都習慣了。森林不時神祕失火，附近村子裡的居民也見怪不怪。

但是龍始終是一條龍。他自稱是王子，被壞女巫施了法術才變成龍，根本是他編造出來的故事。

[發刊詞]

向未來尋找歷史的根源

◎張系國

爲什麼要辦科幻雜誌？在現階段創辦這樣一份刊物，有什麼意義？

每次朋友問我，我的腦海裡就浮現這樣的幻象：在荒涼遼闊的黃土地上面，一頭滿身堅甲的怪獸和赤裸著身體的巨人正進行著殊死鬥。怪獸名喚「過去」，巨人名喚「未來」，他們的戰鬥，使得山岳動搖，天地變色。巨人被怪獸刺戳得混身流血，仍不屈不撓的奮鬥，終於跪著抱住怪獸的頸項，一下把獸按倒在地上。那獸輸了，化成泥像，被巨人一拳一拳擊成粉碎。勝利的巨人想要站起來，卻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挺不直身軀；他身上流的血凝結成爲塊塊褐色鱗甲，他的手和脚迅速長出密密的黑毛。巨人驚駭狂喊，哀聲震動天地。這變形的怪獸轉過頭，正好看見從海裡一步步走向陸地的新生的巨人……

我們生活在變動極大的時代裡，這時代的特徵，就是一切的事物都在改變，並且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一年前的臺灣，和現在的臺灣完全不同；一年前的中國大陸，和現在的中國大陸也完全不同。但是一方面我們正以爲已經進入光明的「未來」，卻驚駭的發現我們仍然面對醜陋的「過去」。另一方面，我們又發現似乎堅不可摧的「過去」，在下一個剎那就會變成易碎的泥像，抵抗不住「未來」的輕輕一擊。一切事物都在改變，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認識也不斷在改變，而且兩者交互影響。

若干年前，我曾提出「全史」的構想。我認爲，歷史不僅應包括「過去」，也必須包括「未來」。包括過去和未來的歷史，我稱之爲「全史」。現代人不能祇了解過去，也必須了解未來，向未來尋找歷史的根源。

科幻小說的長處，正是它處理的題材包括人類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科幻小說家都是全史學家，因爲他們所要探究的是人類整個的精神面貌。科幻小說的基本精神，就是它不斷在突破「過去」的束縛，設法一窺「未來」的究竟。但科幻作家又深知，「過去」和「未來」之間，並不存在無法跨越的鴻溝。「星際大戰」片首的字幕，不說「在那遙遠的未來」，而說「在那遙遠的過去」。其實，遙遠的未來也就是遙遠的過去。當我們設法理解六月間北京天安門發生的悲劇時，我們就突然發覺，「過去」和「未來」是如何的逼近，又如何弔詭的糾纏在一起！

爲什麼要辦科幻雜誌？分析到最後，仍然是爲了教育民衆、喚醒民衆。人們愛說，不了解過去就是忘本。其實，不了解未來同樣是忘本，而且更加危險。我期望幻象雜誌是一座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橋、老年中國和少年中國之間的橋、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之間的橋、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之間的橋。

這樣的一份刊物，我相信可以編得豐富活潑、多彩多姿、生動有趣。幻象雜誌計畫介紹外國的優秀科幻作品，同時也鼓勵本土科幻創作。科幻小說可以趣味，但科幻並不是逃避，而是在更深的層次反省人類的處境，這也是幻象雜誌的發刊宗旨。謹將這份刊物，獻給少年中國的千萬讀者。

創刊號目錄

幻象 〈創刊號〉・季刊・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誌字第7579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元月發行

創 辦 人：張系國
發 行 人：張敏敏
總 經 理：葉步榮

主 編：幻象編輯小組
策畫顧問：高信疆

美術構成：陳亨安

出 版 者：幻象雜誌社
地 址：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之1號2樓
電 話：(02)392-7577
(02)394-6790
傳 眞：(02)322-3001
郵 撥：1289064-6張敏敏帳戶

印 刷 所：欣佑彩色製版印刷公司
電 話：(02)240-9996

國內訂購(含郵資)
一年(4期)500元

零 售：每冊150元

賀詞

科幻與未來

⊙賴金男

美國科幻小說家也是科學教授的艾西莫夫（Issac Asimov），可能是到目前爲止，人類史上著作最多的作家——小說與非小說的書籍，已經超過了三百本。有一次，他說：「科幻小說作家是人類的眼睛，看著刺激而危險的未來——這不只是你我的未來，而是全體人類的未來。」這一句話最能說明科幻與未來的關係。

在台灣，我大概是第一位將「科幻文學」（呂應鐘語）引入大學課程的人；由於沉溺在「未來學」已經有十五年的歷史，逐漸受到社會肯定，我願爲張系國兄創辦的第一份「科幻雜誌」表示尊敬之意。

用作品說話

⊙黃海

一直懷有不甘鄙俗的心，希望科幻小說能夠有它深遠的意義，不願科幻小說淪爲文學的主流之外，成爲與武俠、言情小說並列於租書店的商品，我不斷地掙扎、摸索、寫作，試著爲科幻小說塑造新典範，尋找它的寄托之所。

從成人科幻到少年科幻，以至兒童科幻，幾年來的耕耘，卻獲得意想不到的豐收，所有國內重要的兒童文學獎——中山、國家、中華兒童文學或是洪建全、東方，竟然不約而同的給予我的科幻作品青睞。不禁自我調侃而竊喜：我是從「旁門」進入文學殿堂的。

前瞻未來，探索文明的演變，洞察危機，及時提出對人類的警告，遊歷於億萬年時光和無盡的空間，擴大胸懷，幻想和宇宙同在，當你寫作科幻小說的同時，你已享有一份超離塵世，脫形肉體，幻化爲神靈的喜悅與滿足。

願——

更多的人來參與、開拓，樹立新典範；用作品說話，豐富科幻的園地。

開山成功

⊙沈君山

科幻小說是幻想的能力，遠見的訊息，科學的認識和文學的氣質的結合，張系國就是這樣的人，而且他永遠走在時代的前面，開風氣之先，談政治、搞電腦、寫小說，皆如此。而且最近實務方面也頗成功，辦了一個學院，也從車間擴大成授學位的大樓。他和倪匡先生是科幻小說兩種流派開山的宗師，現在要辦科幻雜誌了，希望這份雜誌和他的學校一樣成功！

走出自己的幻象

⊙張之傑

八年前，筆者創辦過「科幻文學」季刊，在發刊詞上寫道：

「筆者參與、創辦過五份雜誌，深知辦雜誌除了具有服務讀者的目的外，更重要的社會功能是培養作者。大陸以外地區的中國人，寫作科幻小說的人不多。以短篇小說而言，寫過五篇以上的，屈指數來只有張系國、黃海、呂應鐘、鄭文豪和章杰。寫過兩篇以上的，有張曉風、後人和誠然谷。寫過一篇的，有石資民、陳正治、吳望堯、黃凡、葉言都。(倪匡寫的短篇科幻小說篇數不明。)寫過長篇的，有趙滋蕃、倪匡和李頎。上述名單中，寫作較多且較爲用力的，只有張系國、黃海、

倪匡、呂應鐘和章杰。」

八年過去了，以上論述早已成爲明日黃花。呂應鐘和章杰久已沒有作品發表；張系國已經更上一層樓；黃海步入兒童科幻，寫出一片天地；倪匡打開台灣通俗文學市場，領盡風騷；黃凡成爲名作家；葉言都也炙手可熱；當年的新人張大春（八年前已寫過科幻，當時筆者漏列），現已榮獲吳三連文學獎……。寫作科幻的人多了，作品的水準也提高了。

然而，就精神面貌來說，今天和八年前實在沒有什麼兩樣。我們的通俗科幻小說，結構往往過於簡單，理念往往流於抄襲、經營往往失之粗率，無法和美式科幻小說相比。我們的文藝科幻小說，意理往往不夠深邃、謀篇往往不夠嚴整、想像往往不夠恣肆，無法和歐式科幻小說相比。我們仍然停留在學習階段，我們仍然走不出自己的方向。

我們自己的方向是什麼？筆者不敏，無法提出具體答案。但是筆者深信，科幻小說是小說的一個品種；一般小說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正是科幻小說所應具備的條件。一部成功的小說，不是在人物或人性上刻劃成功，就是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科幻小說——尤其是文藝科幻小說，照理也應該如此。

對通俗科幻小說來說，似乎可以從傳統小說吸收營養。傳統小說具有情節豐富、故事曲折、節奏明快、格局龐大等特質，這些特質如何與通俗科幻小說相結合，值得我們深思。

末了，預祝「幻象」培養出更多的作者，更預祝「幻象」走出自己的幻象。

賀詞

◎許倬雲

科幻雜誌發刊詞中，張系國將他的想法，放在過去與未來的交纏中，以「全史」的角度來看自己，作爲史學工作者，我非常欣賞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張系國，竟能在歷史的視野中統一了。

科幻小說超越了現實世界而馳騁於想當然的另一個世界。在過去，宗教小說、志怪小說，都是因爲同樣的動機，而開拓了新的文學天地。甚至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何嘗不是因爲對於現實世界有所鍼砭而生？到了現代，科技的發展，爲人類文化添了一個新天地，也使人類對於天地萬物的了解，改變了角度。科幻小說應運而生，正是人類的現代文明中必有的現象。張系國及其同志，能抓住這一契機，實具鉅眼。借此篇幅，敬賀科幻雜誌問世，也祝其成功。

做一個科學的幻想者

◎陳漢平

科學和幻想，乍看之下似乎不相關，不相稱，甚至不相容。因爲科學理智而嚴謹，幻想則自由而放任。然而仔細觀察，兩者之間卻又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首先，歷史上許多大科學家，經常也是大幻想家。如果不是出於異想天開，富蘭克林怎麼會冒著大風雨跑到外面去放風箏？如果不是突發奇想，法拉第也不敢搬張椅子坐在四周通電的鐵籠子裡。他們的幻想，最後都變成了科學。

其次，歷史上許多吸引人的幻想，也多半不至於太偏離科學的邏輯。例如中國的千里眼、順風耳、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盤古開天。又如西洋神話裡的盜火者、推石人，童話裡的愛麗絲漫遊記。正由於幻想裡某種隱藏的邏輯，才更吸引人們的好奇和嚮往。

近代人類科學更發達，幻想的領域和技巧也更寬廣。時至今日，科幻小說已經包涵了直譯的「科學小說」（Science Fiction）和「科學幻想」（Science Fantasy），甚至一部分實際上已成爲了「科學事實」（Science Fact）。

我個人之所以成爲科幻小說的讀者和

作者，主要是基於一種從現實生活逃脫的心理。在科幻裡，我可以像莊子一樣作逍遙遊，想像著千里長的魚，萬里長的鳥，可以打破時空的界限，甚至到外太空去，從頭開始塑造一套自己所喜歡的文明。

我所寄望於科幻小說，特別是中國科幻小說作家的，可能包括以下幾項：

一、科幻要更美：科幻作品由於空間廣闊，與美學匯流的可能性比一般寫實作品更大，科幻意境對美學的衝擊，將來可能超越古典神話對繪畫和雕塑的影響。科幻意象的具體化，將會進入前所未有的新領域。

二、科幻要更合理：科幻作品之中的邏輯性，值得科幻作家更審愼注意，使完成的作品，在推理上更爲完整。從前許多引人入勝的古典傳說有時會由於推理上的一點小破綻，而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科幻作品在這一方面，盼望能有滿意的效果。

三、科幻要更中國：中國作家的科幻作品，除了兼顧世界性的題材之外，還要顧及帶有中國風味。畢竟中國人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歷史也很悠久，在科幻世界中實際上應有相當地位。這項爲西方作家所忽略的因素，只有留待了解中國歷史地理和社會文化的中國作家來彌補。

希望藉著有志之士的大力推動，將來會有更多的中國人立志做一個科學的幻想者，爲中國的文藝界開拓出一個新的疆土。

對SF之－□－望

◎呂應鐘

我曾在十年前，稱科幻文學是結合二十世紀所有科技成就與文學意境的時代文學。

當時曾努力於科幻作品的推廣：出書、演講、發表文章、製作幻燈片、收集國外刊物……

因爲，我對科幻產生飢渴的感覺，而且在意識裏，深深認爲應在國內推廣科幻才對。

因爲，我覺得一般小說所涉及的只是地球人之間的事務；而科幻小說，卻在探討地球人和地球外事物的關係，所以，它偉大多了。

而且，科幻也提供了未來文明可能面臨的問題，深具前瞻性與啓發性，此種主題，不僅有存在價值，而且有大力提倡的必要。

當時我的確對SF有相當高的－□望，爲它取了個「科幻文學」的名字，也出了一本以「科幻文學」爲書名的書。

更有心的是，我呼籲要在台灣提倡「中國風格的科幻文學」，我覺得西方的SF譯到台灣來，會有文化上、觀念上，認知上、水準上的隔閡與差距。

我心目中的「中國風格科幻文學」，是具有民族性的現代章回，它可以是武俠的、史劇的，神話的；但也要是現代的，其所探討的問題，要符合當代人的理念。不可像武俠一樣，沉迷於虛構的過去之中；也不可像言情小說，沉迷於不食人間煙火之中。

SF應該是相當偉大的，應該在偉大的中國萌芽茁壯才對。

可是，十年過去了，SF不僅沒長大，反而萎縮了。

寫的人少，讀的人也少，加上沒有園地發表，似乎，科幻要令人－□望了。

我曾研究其原因，仍然認爲不具中國風格的科幻是無法生根的主因，而且讓我找到證據。

在科幻作品蕭條之時，倪匡的科幻小說卻一支獨秀，原因就在於它們深具中國風格，這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

但要說出明確的「中國風格」意義，很難，它只能領略，而無法述諸文字。

因此，如何找出明確的台灣科幻之路，當是有心人該做之事，如果有心人多一點，那麼我對科幻會從□－望變成－□望，屆時，台灣的讀者方有資格成爲「宇宙聯盟」的一員！

專輯

1 科幻經典名作欣賞

歡迎賜稿

來稿請寄台北市厦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之一號二F。幻象雜誌編輯部收

微雨將落下

◎雷・布萊德伯里(Ray Bradbury)著／洪麗莎譯

客廳裡的時鐘反覆唱著：滴嗒，七點了，該起牀了，該起牀了，七點了！好像深怕沒有人理睬它似的。早晨的屋子裡空蕩蕩的。時鐘滴嗒響個不停，一遍又一遍對空蕩蕩的屋子反覆呼喚。七點零九分，吃早餐了，七點零九分！

廚房裡的爐子發出一陣嘶嘶聲後，從它溫熱的內部送出八片烤得恰到好處的麵包、八個蛋黃朝上的煎蛋、十六片醃肉、兩杯咖啡和兩杯牛奶。

「今天是二〇二六年八月四日，」廚房的天花板上響起了另一個聲音：「這裡是加利福尼亞州亞蘭德爾市。」它把日期複述了三遍以便記住。「今天是費德史東先生的生日。今天是蒂麗塔的結婚紀念日。保險費到期了，水費、瓦斯費、電費也都該繳了。」

在牆壁中某處，繼電器卡嗒響了一聲，記憶帶滑到電眼下面。

八點零一分，滴嗒，八點零一分，上學了，上班了，趕快，趕快，八點零一分！可是聽不到關門聲，也聽不到鞋跟踩過地毯上的聲音。外頭下著雨，前門上的氣象盒靜靜的唱著：「雨啊，雨啊，別下了；今天要穿雨衣雨鞋……」雨點應聲附和，敲打著空無一人的房子。

房子外頭，車庫的門叮咚一聲往上升起，車庫裡有輛升火待發的汽車。枯候良久，車庫門又自動放下關閉。

八點三十分時，鷄蛋都皺癟了，烤麵包堅硬如石。一隻鋁鏟把它們鏟到水槽裡，熱水嘩啦啦的把它們沖入金屬喉管中攪碎，然後再沖到遙遠的大海中。髒碟子被丟入熱水洗碗機中，再送出來時乾爽潔白，閃閃發亮。

九點十五分，時鐘唱道，該打掃了。

一羣機器小老鼠從牆壁中的檻欄裡竄了出來。頃刻間，屋子裡爬滿了通體是橡膠和金屬的負責清掃的小動物。它們在椅子間衝來撞去，飛快的轉動著佈滿鬚毛的滑行器，揉搓著地毯上的絨毛，輕輕吸起看不見的塵埃。然後，就像神秘的入侵者般，一陣風似的又竄回它們的洞穴裡去了，粉紅色的電子眼睛也消逝無蹤。屋子裡現在乾淨無比。

十點鐘。太陽鑽出了雨幕。這棟房子孤零零的佇立在滿是瓦礫和灰燼的城墟中。它是全城唯一尚未倒塌的房子。夜間這座廢城會發出輻射光，數哩之外皆清晰可見。

十點十五分。花園裡的灑水器噴出一圈圈金色的水絲，早晨輕柔的空氣裡灑滿了閃亮的水花。水滴打在窗玻璃上，沿著被燒脫了白漆的焦黑的西側屋壁流到地上。房子朝西的一面整個被燒成了黑色，只有五個地方例外。一處是一個推著割草機在草坪上割草的男子留在白漆上的剪影。另一處則像是一幀照片——一個俯身摘花的女子的照片。稍遠處是在那驚天動地的一瞬間被烙在木板上的三個影像：一個兩手高高揚起的小男孩；高一點的地方是一個被拋出去的球的影像；小男孩的對面是一個女孩子，她舉著雙手，想要去接一個永遠不會掉下來的球。

屋壁上仍殘留著油漆的有五處：男人、女人、兩個孩子和一隻球，其餘的地方則是薄薄的一層焦炭。

灑水器繼續噴出細細的雨絲，花園裡流光閃閃。

直至今日，這棟房子仍把自己保護得好好的。它小心謹慎的問道：「誰在那兒？口令是什麼？」孤獨的狐狸和嗚嗚哀叫的貓沒有回答它的盤問，於是它立刻關上窗子，拉下窗帘。它像老處女般滿腦子塞滿保護自己的念頭，幾乎陷於機械性的妄想症。

任何異聲都會驚動它。麻雀掠到窗戶上時，窗帘立刻啪的一聲捲上去，鳥即受驚飛走。即使是一隻鳥，也不准碰到這棟房子。

這棟房子像是一個擁有上萬名教衆的聖壇，它大大小小的教徒膜拜著它們的神祗，侍奉著它們的神祗，齊聲高唱聖詠。只是神祗已離去，只剩下祭壇上的

宗教儀式毫無意義、毫無用處的繼續進行著。

正午十二點。

一隻狗在前廊上哀叫、顫抖。

大門認出狗的聲音，打開了門。狗以前又壯又肥，現在卻瘦得只剩皮包骨，而且混身都是瘡傷。牠跑進屋子，留下一地泥跡，憤怒的機器老鼠氣喘咻咻地跟在牠後頭努力的清掃泥巴，對於牠惹來這種麻煩氣憤不已。

因爲，只要有一片碎葉從門底飄進屋內，牆板便會掀開，火速放出銅鼠。可惡的灰塵、毛髮、紙片全給叨在小小的鋼顎中，飛快的送到銅鼠的洞穴中，再經由通往地下室的管子，送入像尊邪神般踞坐在地下室陰暗角落裡的焚化爐呼呼作響的嘴巴中。

狗跑上樓，歇斯底里的對著每扇門嚎叫。最後，和這棟房子一樣，牠終於明白了，這兒只剩下一片死寂。

牠嗅了嗅空氣，猛抓廚房門。門後爐子上正在做煎餅，屋中瀰漫著濃濃的煎餅香味和楓糖漿的甜香。

狗口吐白沫，躺在門邊大口吸氣，眼睛火紅。牠瘋狂的轉著圈子，咬自己的尾巴，狂亂的旋轉身體，隨即倒地死去。牠在客廳裡躺了一個小時。

兩點鐘，一個聲音唱道。

最後，老鼠靈敏地嗅出了腐爛的味道。輕捷如隨風飄動的枯葉般，老鼠兵團嗡嗡地一擁而出。

兩點十五分。

狗消失無蹤。

在地下室中，焚化爐猛然火光暴漲，一串火星沖上煙囪。

兩點三十五分。

橋牌桌從陽臺的牆上冒出，紙牌一張張地發送到每個座位上。馬丁尼酒和鷄蛋沙拉三明治，神不知鬼不覺的出現在一張橡木枱上。音樂聲響了起來。

可是舉座寂靜無聲，紙牌靜靜的躺在桌上。四點時，橋牌桌像蝴蝶合翅般折疊起來，縮回牆板中。

四點三十分。

育嬰室的牆壁發出了亮光。

動物在牆壁上現形：黃色的長頸鹿、藍色的獅子、粉紅色的羚羊、淡紫色的豹，它們透亮如水晶般的形體在牆上騰躍著。牆壁是玻璃做的，玻璃牆呈現出一幅幅充滿了色彩和幻想的奇妙景像。藏在隱秘處的影片膠帶開始轉動時，牆壁就活了過來。育嬰室裡的地毯宛若長滿脆嫩的穀類作物的草地，有鋁質的蟑螂和鐵做的蟋蟀奔竄於其間。用紅色薄絹做成的蝴蝶在炎熱凝滯、夾雜著濃烈的動物體臭的空氣中翩翩飛舞。屋子裡充滿了各種聲音：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像是一窩黃蜂亂哄哄地擠在陰暗的風箱中，還有獅子含混不清、懶洋洋的咕嚕聲，以及狀似長頸鹿的霍加披達達的脚步聲。叢林裡下了一陣涼爽的雨，雨聲淅瀝，像獸蹄一樣落在被酷夏曬得僵硬的草葉上。此時牆壁上的畫面漸漸溶入了連綿不絕的枯草以及一望無垠的夏日天空的遠景鏡頭。動物紛紛躲到荊棘叢和水坑中。

這是屬於孩子們的時間。

五點鐘。澡盆裡放滿了乾淨的熱水。

六點，七點，八點鐘。一道道晚餐菜餚像變戲法似的出現了又消失。書房裡傳來卡嗒一聲，在升上了火的壁爐對面的金屬架子上，突然出現了一支雪茄煙，雪茄吊著半吋長的煙灰，靜靜的燃燒著，等待著。

九點鐘。隱藏在床鋪下的電路開始輸送暖氣，因爲這裡的夜晚十分寒冷。

九點零五分。書房的天花板上傳出了一個聲音。

「麥克利蘭太太，妳今晚想要讀哪一首詩？」

房中寂靜無聲。

最後，這個聲音說道：「既然妳不表示意見，我就隨便選一首好了。」輕柔的背景音樂響了起來。「莎拉‧提斯戴爾。我記得妳最喜歡……」

微雨將落下，帶來陣陣泥土香，
燕子將飛旋在空中，鳴聲閃亮；

池塘裡的青蛙趁著夜晚高聲歡唱，
野地裡的李樹搖曳著一身白裳；

知更鳥將披上火紅的羽衣，
在低低的鐵絲籬笆上隨興囀啼；

他們都不會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
當戰爭終於結束的時候，他們將漠然以視。

不論是大樹或小鳥，他們都不會關心，
即使人類整個滅絕，不留一人；

至於春天，當她在晨曦中醒來時，
幾乎不會注意到，我們已經消失。

石砌的壁爐中火光熊熊，雪茄漸漸化爲一堆煙灰，靜靜的躺在煙灰缸之中。空無人影的椅子彼此默默相對，四壁寂然無語，音樂聲依然流瀉著。

十點時，房子開始死去。

風在呼嘯。一根大樹枝掉落下來，砸進廚房的窗戶。瓶裝的清潔劑碎裂在爐子上。廚房頃刻之間著火了！

「失火了！」一個聲音尖叫道。房子裡燈光一閃一滅，抽水機從天花板上噴下水柱。但是清潔劑在油地氈上擴散開來，一路舐食，流到了廚房門底下，此時所有的聲音開始齊聲高叫：「失火了！失火了！失火了！」

房子竭力想要拯救自己。所有的門啪一下牢牢關上了，但是熱氣震裂了窗子，風搧著、吸著火。

億萬個憤怒的火花挾著猛烈的聲勢，毫不費力地從一個房間竄到另一個房間，又撲上樓梯，房子節節敗退。水老鼠吱吱尖叫著從牆壁中疾衝而出，射出水箭，然後又退回去重新裝水。牆上的噴水器噴出一蓬蓬人造雨。

但是，太遲了。某處的抽水機嘆了口氣，停止不動。人造雨也停了。在先前一連串安靜的日子裡，放洗澡水以及洗碟子，用的都是存水，現在存水皆已用盡。

火噼噼啪啪捲上樓梯，像吞嚥美食般吞噬著樓上走廊裡的畢加索和馬蒂斯，畫上油質的肌膚融化了，畫布被烤得酥脆，碎裂成無數黑色的細片。

現在火躺上了牀，登上了窗子，把窗簾燒得變了顏色！

此時，援軍趕來增援。

閣樓地板上的活門打了開來，一羣機器人探出沒有眼珠子的臉孔朝下俯視，從水龍頭般的嘴巴裡噴出綠色的化學液體。

火勢退卻了，因爲即使是大象看到一條死蛇時也得後退。現在有二十條蛇在地板上抽打著，用清澈冰涼的綠色泡沫毒液殺死火焰。

但是火更聰明。它把火焰送到屋外，直奔閣樓，衝到抽水機所在之處。轟然一聲！閣樓裡控制抽水機的中樞大腦被炸得粉碎，青銅碎片紛紛落在梁木上。

火又往回衝，竄進每個壁櫥，舐噬掛在裡面的衣服。

房子瑟瑟發抖，它的骨架子整個裸露著，每一根橡木骨頭都在熱氣下瑟縮打顫：它由電線構成的神經一根根暴露在外，像是被外科醫師揭開了皮膚，使得紅血管和毛細管在炙燙的空氣中一抖一抖地顫動著。救命，救命！失火了！快逃啊，快逃啊！熱氣使得鏡子像初冬第一塊薄冰般脆然斷裂。所有的聲音一齊悲號著失火了，失火了，快逃啊，快逃啊，像是一首悲慘的童謠：十二種不同的聲音，高高低低，像是一個個在森林中孤獨地死去的孩子。電線的包皮像熱栗子般迸裂，哀號聲漸漸消失。一、二、三、四、五，五個聲音死去了。

育嬰室裡的叢林也著火了。藍色的獅子厲聲咆哮，紫色的長頸鹿驚竄逃跑，豹子團團亂轉，變了顏色。千百萬隻動物被火追趕著，向遠方熱氣騰騰的河流奔竄而去，消失不見……

又有十個聲音死去。火勢有如排山倒海，在這毀滅前的最後一刻，其他的合唱團團員仍然一無所覺地繼續執行著它們的職責：鳴鐘報時、播放音樂、用遙控割草機修剪草坪、發狂也似的撐開雨傘、把前門打開了又關上……有一千件事情發生，像是鐘錶店裡的鐘此起彼落的敲著，快慢不一、狂亂的報著時間，充滿了瘋狂的混亂，卻又有一種一致性；歌唱聲，尖叫聲，僅存的幾隻清潔鼠勇敢的衝出來把可怕的熱灰掃走。在燃燒著的書房裡，一個聲音，無視於自身的處境，鎮定逾恆的繼續朗誦著詩歌，直到所有的錄音帶被燒毀、電線全都被燒焦、電路一一斷裂爲止。

火炸開了房子，房子直直仆倒在地，噴出一蓬蓬火星和濃煙。

在夾雜著梁木的火雨傾注而下的前一秒鐘，廚房裡的爐子仍在用瘋狂的速度做著早餐：一百二十個鷄蛋、六條烤麵包、兩百四十條醃肉，但是這些全給火吃掉了，爐子歇斯底里的嘶嘶吐氣，又從頭來過。

房子崩垮了！閣樓壓向廚房和客廳，客廳壓向地下室，地下室壓向下層地下室。最後，一切事物凍結住，靜止不動，扶手椅、電影膠卷、電路、床鋪……全都被壓在最底下，雜亂地堆成一堆，有如一具具屍骨。

只餘濃煙和靜寂。許多許多的煙。

東方露出淡淡的曙光。一堵牆孤零零的立在廢墟中。僅存的最後一個聲音仍然在牆壁中自言自語，直到太陽高高升起，照耀在成堆的瓦礫和騰騰熱氣上之時，它仍然一遍又一遍的說道：

「今天是二〇二六年八月五日，今天是二〇二六年八月五日，今天是……」

（原題"There Will Come Soft Rains"）

作者簡介

布萊德伯里(1920-)是美國最負盛名的科幻作家之一。對於非科幻迷的一般讀者而言，他可能是「最容易接受」、「可讀性」最高的一位科幻作家，因為他的小說，一般說來，科學成分較淡而幻想成分較濃，或根本是純粹的幻想小說。他的許多小說或許可以歸納為帶有科幻色彩或幻想色彩的一般小說（所謂的「主流」小說）。他的寫作風格也使他易於博得廣大讀者的喜愛，他的文筆簡潔有力，優美動人，時常散發出濃濃的詩意。事實上，布萊德伯里素有「科幻詩人」之稱，他寫了不少詩，也出過一本詩集，其中許多處理的是科幻主題。

布萊德伯里早在一九五〇年即以「火星紀事」（The Martian Chronicles 此間有譯本，民國六十一年今日世界出版，趙銘譯）一書奠定聲名，此後四十年始終寫作不輟，享譽不衰。他的作品常流露出濃厚的人文思想，「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即其代表作，這本小說在一九六六年時並由楚浮拍成了一部非常成功的電影。他的另一本長篇小說「紋身人」（The Illustrated Man）也曾拍成電影，但成績不佳。除了小說和詩，布萊德伯里也寫了許多劇本—電視、電影、舞臺劇無所不包，近年他並製作了一部電視影集「布萊德伯里劇場」（Ray Bradbury Theater）在美國有線電視上播出。不過，他寫得最多的還是短篇小說，其中許多篇都是傳誦一時的傑作，例如 The Fog Horn, The Small Assassin 以及這裡所選的「微雨將落下」。

［科幻短篇經典名作欣賞②］

上帝的九十億個名字

◎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著／唐濟時譯

「這項要求有點不尋常。」華格納博士盡量用平淡的語氣說道，他希望他的克制工夫做得很不錯。「據我所知，電腦公司從未遇上過西藏喇嘛寺要求提供自動定序電腦這種事情，這可是頭一遭。我並不想顯得愛管閒事，只是我實在想不到貴—呃—貴機構竟會用得上這種電腦。可否請你解釋一下，你們究竟要用它來做什麼？」

「當然可以。」喇嘛回答道，他整了整僧袍，小心的把他用來換算外幣的計算尺放到一邊。「你們的馬克五型電腦可以執行高達十位數字的例常數學運算，不過，我們有興趣的是字母，不是數字。我們希望你們把輸出電路修改一下，讓電腦印出字來，而非一行行的數字。」

「我還是不太明白……」

「這項計畫我們已經進行了三個世紀—事實上，從本寺建寺那一天起便開始進行了。這種事就你們的觀念而言，是有些兒陌生，因此我希望你能用一顆開放的心靈聽我解釋。」

「當然。」

「說起來實在很簡單。我們是要編纂一份名單，這份名單將包含了神所有可能的名字。」

「什麼？」

「我們有理由相信，」喇嘛平靜的繼續說道：「使用我們所設計出來的那套字母系統的話，每個名字不會超過九個字母，我們可以把這些名字全部列出來。」

「而你們已經進行了三個世紀？」

「是的。我們預計大概要一萬五千年才能完成這項工作。」

「噢，」華格納博士顯得有點茫然：「現在我明白你們為何想要租用我們的機器了。但是，這項計畫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喇嘛猶豫了十分之幾秒鐘，華格納不知道他是否冒犯了他。果眞如此的話，喇嘛回答的時候絲毫未露出著惱的跡象。

「要是你高興的話，就說它是一種儀式好了，但是這是我們的信仰中基本的一環。至高之神衆多的名字—上帝、耶和華、阿拉等等—都只不過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標籤。這牽涉到相當深奧的哲學問題，我不想多加討論，不過，在所有可能出現的字母組合之中，神的名字—我們可以把它們稱為神**眞正的**名字—終將顯現出來。我們不斷有系統的變更字母的排列順序，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把它們全部列出來。」

「我懂了。你們是從AAAAAAA……開始，然後一直排到ZZZZZZZZ……」

「一點也不錯—只不過我們使用的是我們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字母系統。所以電腦的電動自動打字機也得加以修改，以便配合這套字母系統，這自然是小事一樁。更重要的問題是必須設計出適當的電路，這樣才能把荒謬的組合消除掉。舉例而言，每個字母不能連續出現三次以上。」

「三次？你想必指的是兩次。」

「沒錯，是三次。即使你懂得我們的語言，解釋起來恐怕也太花時間了。」

「我想也是，」華格納急忙說道：「請往下說。」

「幸運的是，你們的自動定序電腦很容易便能修改得適合我們的需要，只要把程式設定好，電腦會自動依次改變每個字母的次序，然後把結果印出來。以前我們得花上一萬五千年，現在只要一百天就可以做完了。」

華格納現在簡直聽不見從高樓底下曼哈頓市街傳上來的微弱的市囂聲了。他現在是置身於另一個世界，一個聳立著自然的高山，而非人造的高山的世界。在那高山上與世隔絕的寺廟裡，一羣僧侶耐心的工作著，一代接一代，不停的編列著毫無意義的名單。人類的愚行究竟伊於胡底？不過，他可不能讓內心的想法露出蛛絲馬跡。顧客永遠是對的……

「毫無疑問，」他回答道：「我們可以修改馬克五號，讓它替你們編列這份名單。我較擔心的是安裝機器及維修的問題。如今要到西藏去，可不怎麼容易呢。」

「我們自會安排。你們的元件體積都很小，可以用飛機運過去—這也是我們所以選上你們的機器的原因之一。只要你們能夠把它們運到印度去，我們會負責把它們從印度運回西藏。」

「此外，你們想僱用我們兩名工程師？」

「是的，為期三個月，直到工作完成為止。」

「我相信人事部門可以調派得出人手。」華格納博士在他辦公桌的拍紙簿上記了一筆：「另外還有兩件事—」

他話還沒說完，喇嘛已經拿出了一張小小的紙片。

「這是我在亞洲銀行的存款證明。」

「多謝。這看來似乎—呃—足夠了。另一件事實在微不足道，我簡直不想提起。不過，令人驚訝的是，最明顯的事，反而經常被忽略掉。你們的電能來源是什麼？」

「一架一百一十伏特、五十瓩的柴油發電機。大約五年前安裝的，性能挺可靠。有了這部發電機，寺院裡的生活變得舒服多了。不過，它眞正的用途自然是用來發動祈禱用的地藏車的馬達。」

「自然啦，」華格納博士隨聲附和道：「我早該想到的。」

從胸牆望下去的景像，實在令人目眩神搖，不過，只要假以時日，什麼事都會習慣的。經過了三個月之後，喬治．漢利對於兩千呎下面的深淵以及山谷中遙遠的、棋盤也似的田野，已經無動於衷。他倚在被風磨得光滑無比的石頭上，鬱鬱的凝視著遠方的羣山—他一直懶得打聽這些山叫什麼名字。

這是我所遇見過的最瘋狂的事情，喬治想道。「香格里拉計畫」，實驗室裡的某個才子給它取了個這樣的名字。過去幾個星期以來，馬克五號不斷的吐出大堆大堆的報表，上面淨是一些不知所云的東西。電腦以無比的耐心，不屈不撓的不斷重新排列組合字母，直到試盡了所有可能的排列方式之後才移到下一組。自動打字機把名單打出來的時候，僧侶們便仔細的剪開報表，一張張黏貼在巨大的册子裡。謝天謝地，只要再一個禮拜就可以完工了。至於到底是什麼莫名

其妙的計算方法使這些僧侶相信他們不必一直排到十個、二十個、甚或一百個字母，喬治就不得而知了。他總是反覆做著同樣一個惡夢：計畫改變了，大喇嘛（他們給他取了個「山姆・傑菲」的綽號，雖然他長得一點也不像這位在電影「香格里拉」中飾演大喇嘛的演員）突然宣布說，這項計畫將延長到西元二〇六〇年左右。他們是幹得出這種事的。

喬治聽到風聲中傳來沉重的木門砰然關上的聲音，恰克隨即走了出來，站在他身旁。恰克嘴裡照例叼著一根雪茄，他的雪茄煙使他在僧侶間大受歡迎—這些僧侶似乎挺樂意接受生命中一切小小的樂趣，至於更大的樂趣呢，大部分他們似乎也並不排拒。這正是他們的一項優點：他們或許是一羣瘋子，但是他們並非老古板。舉例而言，他們經常下山到村子裡去……

「我跟你說，喬治，」恰克急迫的說道：「我聽到了一些事，我們有麻煩了。」

「出了什麼差錯？是不是電腦有問題了？」這是喬治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意外事故。他可能因此被迫延後歸期，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可怕了。此刻他覺得，即使是能見到一張電視廣告片，也會像是天賜神糧，至少這代表了和家鄉的一種聯繫。

「不是，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恰克在胸牆上坐了下來，這實在極不尋常，因為通常他對下臨萬丈深淵的陡峭高度怕得要死。「我剛才發現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是什麼意思？我以為我們早就知道了。」

「沒錯—我們是曉得這些僧侶想要做什麼，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真是瘋狂透頂—」

「講點新鮮的吧！」喬治咆哮道。

「—老山姆剛才跟我吐實了。你是知道的，每天下午他都會過來看著打字機打出報表。這次他顯得很興奮，至少那是他那種人最近似於興奮的表情。我告訴他我們已經進行到最後一個循環，他便用他那種怪腔怪調的英文問我，是不是很好奇他們到底是在幹什麼，我說『是啊！』—結果他就跟我說了。」

「說下去，我會相信的。」

「嗯，他們相信，當他們把祂所有的名字—據他們估計，大約有九十億個名字—全都列出來之後，上帝的旨意便成全了，人類將達成了上帝創造我們時所賦予我們的使命，沒有必要再繼續下去了。事實上，不相信這個的話，簡直是犯了褻瀆罪。」

「那他們期待我們怎麼做？自殺嗎？」

「無此必要。當名單列舉完之後，上帝自會介入，把一切做個了結……賓果！」

「噢，我懂了！我們完成我們的工作的時候，世界末日即將降臨。」

恰克神經兮兮的輕聲笑了起來。

「我就是這樣跟山姆說的。你知道怎麼樣？他很古怪的看著我，好像我在課堂上說了什麼傻話，他說：『沒什麼比這更無關緊要的了。』」

喬治沉思了一會。

「這就是我所謂的『視野廣大』。」他隨即說道：「不過，你認為我們該當如何呢？我看不出這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反正，我們早就知道他們是一羣瘋子。」

「話是不錯—但是，難道你沒想到可能發生的後果？名單完成之後，結果並未響起『最後審判日的號聲』—或是別的，不管他們期待的是什麼—他們可能會怪到咱們頭上來。到底他們用的是咱們的機器。我可一點兒也不喜歡這種處境。」

「我明白了。」喬治慢吞吞的說道：「你說的不無道理。不過，你知道，這種事以前也發生過。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在路易西安那我們家鄉那兒有個瘋瘋癲癲的傳教士，有一次他宣布說，下個禮拜天世界就要毀滅了，好幾百人信以為眞，甚至賣掉了他們的房子。當然，什麼事也沒發生，你以為他們一定會怨恨那個傳教士，但是他們並沒有。他們只不過認為他計算錯誤了，仍然像以前一樣相信他。我想其中有些人直到現在還是相信他呢！」

「唔，要是你沒有注意到的話，這兒可不是路易西安那。你我只有兩個人，那些僧侶可是數以百計呢。我蠻喜歡他們的，而且，想到老山姆的畢生心血結果事與願違，我也挺替他難過的。不過，不管怎麼樣，我還是希望離開這裡。」

「我想回家已經想了好幾個禮拜了。不過我們也沒別的法子，只能等下去，直到合約履行完畢，飛機來接我們為止。」

「當然，」恰克沉吟道：「我們還是可以搞點暗中破壞的把戲。」

「見鬼！那會把事情搞得更糟的。」

「用我的方法就不會。你瞧，目前電腦每天工作二十個小時，這樣下去，再四天電腦就會跑完了。而飛機會在一週後抵達。OK，我們只需要在電腦停下來檢修的時候，挑出個東西說必須換個新的—我們得挑一個能夠讓電腦停擺個幾天的玩意。當然，我們會把電腦修好，但是不要太快修好。要是我們把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暫存器吐出最後一個名字的時候，我們早已到了山下的飛機場。那時他們也追不上我們了

。」

「我不喜歡這個主意。」喬治說：「那會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棄離職守。再說，他們會起疑的。不，我就待在這裡，管它會發生什麼，我都認了。」

「我還是不喜歡這樣做。」喬治說，這時已是七天之後，他們正騎在強壯的山地小馬上，走下蜿蜒的山間小路。「你別以爲我是因爲害怕才逃跑的。我只是很同情上面那些可憐的傢伙，當他們發現自己是一羣上了大當的傻瓜時，我可不願待在旁邊瞧那種慘狀。眞不知山姆會怎樣承受這種打擊？」

「很奇怪，」恰克回答道：「我跟他道別的時候，我有種感覺，他知道我們是棄他而去，不過他並不在乎，因爲他知道電腦運轉得很好，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之後呢—呃，當然啦，對於他而言，根本就沒有什麼『之後』……」

喬治從馬背上轉過身來眺望著山間小路的盡頭。這裡是最後一個可以清楚眺望到喇嘛寺的地方。矮墩墩、稜角分明的喇嘛寺在落日餘暉中呈現出黑色的剪影，閃爍著星星點點的燈光，有如海上輪船船側的舷窗。那些自然是電燈的燈光，這些電燈和馬克五號共同用著一個電路。它們還能共用多久呢？喬治尋思道。喇嘛們在盛怒和失望之餘，會不會把電腦砸爛？還是只是靜靜的坐下來，重新開始計算？

此刻山上在做什麼，他倒是一清二楚。大喇嘛和他的助理們一定是端坐在一旁，檢視著一張張的名單；小喇嘛們則忙著把打字機打出來的名單取下來，貼到大冊子上。沒有人說話，唯一的聲音是打字鍵打在紙張上，永不止息、風狂雨驟的啪嗒啪嗒聲。馬克五號本身更是沉默無語，只是一秒鐘一秒鐘飛快的掃過數千條計算。這樣搞上三個月，喬治想道，任誰都會發瘋的。

「飛機在那兒！」恰克指著下面的山谷叫道：「眞美吧！」

的確很美，喬治想道。那架老舊的DC3停在跑道上的一端，像是一個小小的銀色十字架。再過兩個鐘頭，它就會載著他們回到自由和神智健全的國度。這個念頭如酒般香醇，值得回味再三。小馬堅忍不拔的緩緩步下山坡，喬治在心中反覆咀嚼著這個快樂的念頭。

喜馬拉雅山上的夜色來得很快，此刻黑夜幾乎籠罩住了他們。所幸，就這一區的道路而言，這條山路算是非常好走的了，而且他們倆都帶了火把。這一路上並無絲毫危險，只是冰冷的空氣刺得他們有些不舒服罷了。頭頂上的天空一清如水，熟悉而友善的星星在天空中閃爍著。至少現在不會遇上氣候不良，駕駛員無法起飛這種危險了，喬治想道。他原先唯一擔心的就是這點。

他開始唱起歌來，但不一會就住口了。四面八方全是影影綽綽的高山，像是一羣披著白色頭巾的鬼魂，廣大的山羣壓得人無法縱情狂歡。

喬治隨即看了看腕錶。

「一小時之內就該到了。」他轉過頭對恰克叫道。隨後他猛然想起一件事，又補充道：「不知道電腦是不是跑完了？現在差不多是時候了。」

恰克沒有搭腔，因此喬治從馬背上轉過了身子。他只看得見恰克的臉孔—一張仰望著天空的蒼白、橢圓的臉孔。

「看啊！」恰克低語道，於是喬治舉眼望向天空。（凡事總有最後一次的。）

頭頂上，羣星正無聲無息的逐漸熄滅。

（原題："The Nine Billion Names of God"）

作者簡介

亞瑟・克拉克（1917-）一般公認是世界最好的三位科幻作家之一（另二位是艾西莫夫及海萊恩）。對於這項榮銜，這位英國籍的作家應該是當之無愧。

克拉克在一九四九年成爲專業作家，在五〇年代中便已寫了許多短篇及長篇科幻小說，其中不乏經典之作，但眞正使他贏得包括非科幻迷在內的廣大讀者矚目的是一九六八年庫布列克導演的「2001年太空漫遊記」（2001: A Space Odyssey）。這部電影的靈感是來自克拉克先前發表的幾篇短篇小說，克拉克是電影的共同編劇之一，隨後他並根據劇本改寫成一本小說。隔了十多年後他又在一九八二年及八七年推出了兩本續集：「2010年」及「2061年」。（「2001年」照明出版社在民國六十九年出過譯本，呂應鐘先生譯；「2010年」皇冠出版社在民國七十二年出過譯本，湯新華譯。）

「太空漫遊記」雖然赫赫有名，但許多人認爲「告別童年」（Childhood's End）才是他最好的一本長篇小說，不少人並且認爲「告別童年」在所有科幻

長篇中也是數一數二之作。這本小說充分表露了克拉克對人類精神文明的未來發展的探索與關懷。

克拉克自一九五六年起便移居斯里蘭卡至今。由於長期生活在東方古國，他的小說中常顯露出東方宗教及文化思想的影響，「上帝的九十億個名字」即可略窺一斑。

「上帝的九十億個名字」和同樣處理宗教信仰及人類存在的問題的「一顆爆星」("The Star")是克拉克最知名的兩篇短篇小說，英美的科幻小說迷，若不曾看過這兩篇，恐怕根本不配稱為科幻迷。即使在一般讀者中，這兩篇小說亦享有極高的知名度，而且經常成為熱烈的討論話題。

[科幻短篇經典名作欣賞③]

老鼠與龍的遊戲

◎柯德韋納・史密斯(Cordwainer Smith)著／朱民譯

1.牌局

打光珠眞是種天殺的謀生方式。邱夏關上房門時氣得要死。要是別人並不賞識你的所作所為，那麼穿上制服，打扮成軍人模樣，又有什麼意義。

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把頭靠在頭靠上，把頭盔拉下來，罩在額頭上。

在等候暖機的空檔裡，他又想起了外面走廊上那個女郎。她先是瞄了瞄他的光珠機，然後鄙夷的瞄了瞄他。

「喵。」她只哼了這麼一聲，但這一聲卻像把刀子般刺穿了他。

她以為他是什麼—傻瓜蛋、小混混、一個披了件制服的微不足道的傢伙？她知不知道，每打上半小時光珠，他至少得在醫院裡療養上兩個月？

此時光珠機已經暖好機了，他感覺到一塊塊的太空圍繞著他，感覺到自己置身於一個廣大無邊、被虛無所有填得滿滿的立方體格子的中央。在這一片虛無所有之中，他可以感覺到太空本身空空洞洞的痛苦的恐怖感，以及每當他的心靈接觸到那股凝滯的塵氣時那種可怕的焦慮感。

他漸漸鬆弛下來，太陽令人感到安心的堅實感，熟悉的行星和月亮上了發條般的規律運轉，團團圍裹住他。我們的太陽系像古老的咕咕鐘一樣迷人而單純，充滿了熟悉的滴嗒聲和使人放心的各種喧鬧聲。火星的兩個古怪的小月亮像瘋狂的小老鼠般繞著它們的行星旋轉，不過它們的規律運轉本身便足以保證天下太平，一切安好。遠在黃道面的彼端，他可以感覺到約有半噸的塵氣飄浮在人類的航道的外圍。

在這裏，沒有作戰的對象，沒有什麼會向你的心靈提出挑戰，把你的靈魂，連同滴著濃稠如血的臭氣的根部，活生生的從你的身體裡扯出來。

從沒有什麼會潛近我們這個太陽系。他大可一輩子戴著他的光珠機，什麼也不做，只做個天文觀察者—一個具有心靈感應力、能夠感覺到貼著他的心靈悸動著、燃燒著的太陽熱烘烘、暖洋洋的保護力量的天文觀察者。

林木走了進來。

「仍然是滴嗒滴嗒的老世界，」邱夏說：「沒什麼好報告的。怪不得他們直到開始做二維移轉時才發展出光珠機。在下頭這兒，有熱烘烘的太陽環繞著我們，感覺眞好，眞平靜。你可以感覺到一切都在不停的轉啊轉的。好舒服，好棒，好紮實，有些像是坐在家裡一樣。」

林木哼了一聲，他向來不怎麼喜歡胡思亂想。

邱夏並不氣餒，他繼續說道：「做個古代人一定蠻不錯的。眞搞不懂他們為什麼會讓戰火摧毀了他們的世界。他們不必做二維移轉，不必千里迢迢跑到羣星之中討生活。他們不必躲避老鼠或是玩什麼遊戲。他們當然不可能發明打光珠啦，無此必要嘛，你說是不是，林木？」

林木哼道：「嗯哼。」林木現年二十六歲，再過一年就要退休了，他早已挑好了一個農場。他做這種

艱苦的工作，足足做了十年，是打光珠的頂尖好手。他對他的工作很少東想西想，因而得以保持健全的心智；職責在身時，他必須面對工作的壓力，但是工作結束後，在下一個緊急狀況降臨之前，他絕不再去想它。

林木向來不願費心去博取工作夥伴的好感。夥伴們也都不怎麼喜歡他。有些甚至很討厭他，他們懷疑他有時對他們抱著很惡劣的想法。不過，既然夥伴們從不會明白表達他們的怨言，其他的光珠員和局裡的長官也就隨他去了。

邱夏仍然沉浸在對他們這份行業的讚歎之中，他快活的繼續喋喋不休：「我們做二維移轉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想是不是有些像死亡？你有沒有看過靈魂被扯出來的人？」

「靈魂被扯出來只是一種形容的方式，」林木說：「經過這麼多年之後，誰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有沒有靈魂。」

「但是我瞧見過一次，我看過荀木崩潰時的樣子。有種很古怪的東西，看起來濕淋淋的，有點黏黏的，像是在流血，它就這樣從他身體裡逸了出去—還有，你知道他們把荀木怎麼了？他們把他帶走了，帶到醫院裡頭那個我們倆都沒去過的地方—就是醫院最上層那兒，跟其他的人在一起，要是有誰給天外天的老鼠逮著後還活著的話，結果免不了要給送到那兒去。」

林木坐了下來，點起一根古老的煙斗。他抽的是一種叫做煙草的東西。這是一種骯髒的癖好，不過煙斗使他看起來非常瀟灑、豪邁。

「聽我說，小夥子，你不必為這種事操心。打光珠越來越進步，夥伴們也越來越進步。我看過他們在一又二分之一毫秒之中擊中了相隔四千六百萬哩的兩隻老鼠。如果人類必須自己操縱光珠機，因為人類的心靈至少要花上四百毫秒才能發射光珠，我們很可能沒法快速的擊中老鼠，保護那些二維移轉的船隻。夥伴們改變了這一切。他們一旦行動起來，可比老鼠快得多了。他們永遠都會比老鼠快的。我知道，讓夥伴分享你的心靈是很不容易—」

「對他們來說也不容易呢。」邱夏說。

「你不必替他們擔心。他們又不是人類。讓他們自己照顧自己好了。我看過的發瘋的光珠員，因為和夥伴瞎攪和而發瘋的倒是比被老鼠逮住而發瘋的還要多。有多少人你確實知道是叫老鼠逮著了？」

邱夏低下頭望著他的手指，在光珠機散發出來的亮光照射之下，他的手指頭被染成了綠色和紫色。他開始數了起來。大姆指是仙女座號，連船帶船員帶乘客，統統完蛋；食指和中指是43號及56號子船，這兩艘船被找到時，船上的光珠機已經燒壞了，船上的每一個人，不論男女小孩，全都不是死掉了就是發瘋了。無名指、小姆指和另一隻手的大姆指是頭一批喪送在老鼠手中的三艘戰艦—這次慘劇使人們了解到，在**太空本身的下面**，隱藏著某種東西，某種活生生的、捉摸不定的、不懷好意的東西。

二維移轉的感覺挺古怪的，像是—

像是沒什麼感覺。

像是輕微的電擊的一陣刺痛。

像是頭一次咬到一顆蛀牙時的疼痛。

像是照到眼睛上的一股微微作痛的閃光。

但是就在那一剎那間，浮昇在地球上空的一艘四萬噸的船艦不知怎的就消失在二維空間中，隨即出現在半光年或五十光年以外的太空中。

前一刻鐘，他坐在作戰室中，戴著他的光珠機，熟悉的太陽系在他腦海中滴嗒滴嗒運轉著。下一秒鐘或一年（他永遠弄不清在主觀感覺上究竟有多久）他便已飄浮在天外天中，在這裡，在這個羣星之間可怕的、空曠的空間中，羣星在他的心靈之眼中只不過是一些小疙瘩，而行星早已遙遠得無法感覺到或偵測到。

在這個外太空裡的某個地方，猙獰可怖的死亡在等候著。人類在遠征星際太空之前從未經歷過這種死亡、這種恐怖。顯然，太陽的光阻擋了龍。

龍。人們這樣稱呼牠們。對於普通人而言，他們什麼也感覺不到，只有二維移轉時的一陣戰慄，以及死亡突如其來的一記鎚擊，或是侵入他們心靈中的痙攣般的黑暗的瘋狂。

但是，對於心靈感應者而言，牠們是龍。

從心靈感應者察覺到在太空漆黑、空空洞洞的一片虛無所有之中存在著某種充滿敵意的東西，到船上所有活物遭到凶猛、毀滅性的無形的一擊，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心靈感應者感覺到類似人類古老傳說中的龍的某種實體，牠們是比野獸更聰明的野獸、比魔鬼更真實的魔鬼，牠們是不知用什麼方法從羣星之間稀薄的物質中調製出來，充滿活力與仇恨的飢渴的漩渦。

多虧了僥倖逃出生天的船隻才把這個消息帶了回來—完全是機緣湊巧，船上的心靈感應者正好扭開了光束，對着船外貌似無害的塵氣照射，結果，在他的心靈之眼中，龍灰飛煙滅，化為烏有，而其他沒有心靈感應能力的旅客一無所覺的繼續著他們的旅程，渾

然不知他們剛才躲過了迫在眉睫的死亡。

從那時起，一切變得容易多了—幾乎如此。

此後二維移轉的船隻一律有心靈感應者隨行。心靈感應者利用光珠機使他們的感應力巨幅增加。光珠機是針對哺乳動物的心靈設計的心靈感應力增強器，同時利用電子系統和可以操縱的小型光束炸彈連接在一起。克竟其功的是光。

光粉碎了龍，使得船隻得以在三維空間中再度成形，繼續跳、跳、跳，由一個星球移向另一個星球。

輸贏比數突然由一百比一人類占下風的局面，劇降到六十比四十人類占上風的局面。

但這還不夠。當局開始對心靈感應者施加訓練，使他們變得極端敏感，能夠在不到一毫秒的時間中偵測出龍的蹤影。

但是，人類隨即發現，龍用不上兩毫秒就能移動一百萬哩，人類的心靈卻無法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發射光束。

人類曾試圖用光全天候的籠罩住船隻。

這種防禦方法不久便失效了。

人類研究著龍，同樣的，龍顯然也在研究人類。牠們不知怎的也把牠們的身軀弄成了扁平，順著極平的拋物線飛快的追蹤而至。

人類需要的是極強烈的光，像太陽光一樣強烈的光。只有光束炸彈才能提供這種強光。光珠作戰於焉誕生。

光珠作戰的重頭戲在於引爆超強的微型光核彈，也就是所謂的光珠。光核彈可以把區區幾盎斯的錳同位素轉換成純粹的可見光。

比數繼續下降到對人類越來越有利的局面，但是仍然有船隻葬送在老鼠的手中。

情況糟到人們甚至不願去找回失落的船隻的地步，因爲救援隊非常清楚擺在他們眼前的是什麼。那實在是令人難過的差事，他們要把三百具屍體帶回地球安葬，再不然就是三百名無可救藥的瘋子，你得叫醒他們，給他們餵食、淨身，送他們上牀，然後再叫醒、餵食……周而復始，直至他們走到生命的盡頭爲止。

心靈感應者試著進入這些被老鼠毀掉的瘋子的心靈，卻發現他們的心靈中空空如也，只剩下由原始的本我—火山般的生命泉源—之中噴湧而出的恐懼的烈焰。

於是夥伴們登場了。

人類獨自做不到的事，一旦和夥伴聯手，立見其功。人類擁有智慧，而夥伴擁有速度。

夥伴們乘坐著小得像足球的小船在太空船外巡行。他們和太空船一起做二維移轉。他們乘著只有六磅重的小船和母船並肩前進，隨時準備發動攻擊。

他們的小船速度非常快，每艘船攜帶了十二顆不比頂針更大的光珠。

光珠員用心靈下達發射指令，把夥伴向龍直直「拋」過去—眞的是拋過去。

人類心目中彷彿如龍的東西，在夥伴的心目中卻是碩大無朋的老鼠。

在太空殘酷無情的一片虛無所有之中，夥伴們的心靈憑著和生命一樣古老的直覺行事。他們發動攻擊，其速度之快遠非人類可比，他們不斷的攻擊，直至老鼠或他們自己被毀滅爲止。夥伴們幾乎永遠是贏家。

船隻又可以安全的在羣星之間跳、跳、跳了，商業往來隨之大量增加，各殖民地人口暴漲，對於訓練精良的夥伴的需求也更形迫切了。

邱夏和林木都是第三代的光珠員，但是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這份行業彷彿自開天闢地以來便已存在。

利用光珠機把太空和你的心靈連在一起，讓夥伴加入你的心靈，隨時繃緊心靈準備迎接攸關生死存亡的戰鬥—這遠超出了人類神經所能長期忍受的範圍。邱夏每打上半小時光珠就得休息兩個月，而林木服了十年役之後就需要退休了。他們都還很年輕，也都是個中好手，但是他們有他們的限度。

選擇誰做你的夥伴眞是關係重大，而這一切完全取決於命運注定誰抽中誰。

2 洗牌

岳樹老爹和那個叫做西芳的小姑娘走了進來。他們是另外兩名光珠員。現在作戰室裡的人類成員已全員到齊。

岳樹老爹是個四十五歲的紅臉漢子，他在四十歲以前還只是個農夫，過著平平靜靜的日子。到了他四十歲那年，當局才後知後覺的發現他擁有心靈感應力，雖然他起步嫌晚了些，當局還是讓他加入了打光珠的行列。他幹得很不錯，不過就這一行而言，他的年紀實在是老得離奇。

老爹望著悶悶不樂的林木和若有所思的邱夏：「小夥子們今兒個怎麼樣啊？準備好好幹上一場嗎？」

「老爹總是摩拳擦掌的。」小姑娘西芳吃吃笑道。她實在是好小好小。她的笑聲尖尖的，很孩子氣。你再怎麼樣也想不到她會在如此凶猛激烈的光珠決鬥

中揷上一腳。

邱夏有一次發現一個出了名的憊懶夥伴和西芳小姑娘心連心之後變得很快樂，這件事讓他覺得很有趣。

夥伴們通常不大把和他們搭檔的人類心靈放在心上。他們似乎抱著這種看法：人類的心靈實在是複雜混亂得難以置信。他們對於人類的心靈比較優越這一點倒是從不置疑，不過絕少夥伴認爲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夥伴們挺喜歡人類的。他們很樂意和人類並肩作戰，他們甚至願意爲人類而死。不過，如果夥伴對某一個人類產生了特殊的好感─就像哇噻隊長和五月女士對邱夏一樣，這種好感跟頭腦毫無關係，而是在於感覺，在於心性相投與否。

邱夏心知肚明，哇噻隊長認爲他的腦袋十分無聊。哇噻隊長喜歡的是邱夏友善的性情，他思維中不經意流露出來的愉悅和幾分淘氣，以及他面對危險時的豪氣干雲。至於那些言詞字句、歷史典籍、思想觀念、科學什麼的─邱夏可以感覺到從哇噻隊長的心靈中傳過來的輕蔑─只不過是一堆垃圾。

西芳小姑娘瞄了瞄邱夏：「我敢說你一定在石子上黏了東西。」

「才沒有！」

邱夏感到他窘得耳根子發紅。他還是個新手的時候，有一次曾企圖在抽籤時作弊，因爲他非常喜歡一個叫做萊兒的可愛的小媽媽。跟萊兒合作眞是愉快，她對他柔情款款，使他忘掉了打光珠的艱苦，也忘掉了他的使命並非是要和夥伴共度一段美好時光。他們倆被挑選出來並加以訓練，爲的是要一起投身於殊死的戰鬥。

只作了那麼一次弊就夠了。他給逮著了，其後好些年一直是衆人取笑的對象。

岳樹老爹拿起假皮做的杯子搖晃著杯子裡的石頭骰子，這幾粒骰子將決定他們這趟旅程的夥伴是誰。老爹因爲年紀最大，第一個先抽。

老爹做了個鬼臉。他抽中了一個貪婪的老傢伙，這個強悍的雄性老傢伙一天到晚老是垂涎欲滴的想著食物和塞滿了半腐爛的魚的海洋。岳樹老爹曾經告訴他們，有一次他抽到這個貪吃鬼，經由心靈感應烙在他心版上的魚的意象是那麼的強烈，結果足足有好幾個禮拜之久，他的嘴巴裡一直冒出魚肝油的味道。不過，這個貪吃鬼不但貪吃魚，對於危險同樣十分貪婪。他總共殺死了六十三條龍，遠超過其他夥伴，眞的可以說是具有黃金的身價。

西芳小姑娘第二個抽。她抽中了哇噻隊長。當她發現她抽中了誰時，她露出了笑容。

「我喜歡他，」她說：「跟他一起作戰眞有意思。在我的心裡，他感覺上好好，抱起來好舒服噢！」

「抱起來好舒服！眞是見鬼。」林木說：「我也跟他心連心過。他那顆心是整條船上最色迷迷的，誰也比不上。」

「壞心眼。」小姑娘說。她的語氣只是陳述一項事實，並不含有譴責的意味。

邱夏看著她，心中有些發毛。

他不明白她對哇噻隊長怎麼能這般泰然處之。哇噻隊長的確有一個色迷迷的心靈。他也和哇噻隊長合作過，在激烈緊張的戰鬥中，哇噻隊長變得非常興奮，邱夏的心靈中頓時塞滿了各種混亂的意象：惡龍、可怕的老鼠、誘人的床鋪，還有魚腥味，以及無邊無際的太空所造成的震撼，因爲，透過光珠機，他和哇噻隊長的心靈已經合而爲一，**他們倆變成了人與波斯貓的奇妙混合體**。

這便是和貓合作的麻煩之處，邱夏想道。可惜，別無他物可以取代貓。透過心靈感應力的媒介，貓確實是很不錯的夥伴。他們的智慧足以應付作戰所需，不過他們的動機和慾望自然和人類不一樣。

和貓心連心的時候，只要你傳送過去的是一些有形的意象，貓們會是很好的伴侶，但是，如果你對他們吟誦莎士比亞或是試著向他們解釋太空是什麼，他們立刻關上心扉，酣然入睡。

在太空中這麼冷酷、成熟的夥伴，竟然和地球上數千年來被人類當作寵物豢養的可愛的小動物是同一種生物，想來實在有些奇怪。回到地面上時，邱夏遇上沒有心靈感應力的凡貓，常常忘記他們並非夥伴，也向他們敬起禮來，好幾次搞得自己窘得半死。

邱夏拿起杯子，搖出一粒骰子。

他運氣很好─他抽中了五月女士。

五月女士是他所見過的夥伴中最有思想的一個。在她身上，純種波斯貓的心智發展達到了顚峯狀態。她比任何人類女人都要來得複雜，不過她的複雜之處完全在於她豐富的感情、記憶、希望，以及形形色色的經驗─在沒有語言的幫助的情況下積累起來的經驗。

邱夏第一次接觸她的心靈時，對於她心地的澄明大感驚異。他跟她一起回憶起她的童年、她過去每一次的交配經驗；在她模模糊糊的心靈畫廊中，他看到了歷來所有與她合作過的光珠員，他也看到了他自己。在她的心靈中，他容光煥發，是那麼的快活、那麼

的值得愛慕。
　他甚至覺得他捕捉到了一絲渴望！
那是個充滿了恭維和渴慕的念頭：**真可惜，他不是一隻貓**。
　林木拿起了最後一粒石子，他抽中了他份所應得的—一個陰鬱、滿身疤痕，但是毫無哇噻隊長那種活力的老公貓。林木的夥伴是船上所有貓之中獸性最強的一個，他屬於那種心靈遲鈍、野蠻低等的波斯貓。即使是心靈感應力也未能提昇他的品格。他的雙耳在早年的街頭戰鬥中被咬掉了一半。他是個過得去的戰士，如此而已。
　林木咕噥著。
　邱夏奇怪的瞄了他一眼，林木除了咕噥之外，還會做什麼？
　岳樹老爹看了看其他三個人：「你們最好現在就去找你們的夥伴。我會通知掃描員說我們已經準備就緒，可以進入天外天了。」

3 發牌

　邱夏旋開五月女士籠子上的對號鎖，他溫柔的喚醒她，把她抱在懷中。她高高弓起背，伸了個懶腰，張開嘴正準備出聲歡迎他，轉念之間又改為用舌頭舔了舔他的手腕。邱夏並未戴著他的光珠機，因此他們的心靈無法為對方敞開，不過，從她鬍鬚擺動的角度以及她耳朵的動作之中，他多少可以體會出她十分高興這次和她搭檔的是他。
　除非透過光珠機，人類的語言對貓而言根本毫無意義，儘管如此，邱夏仍然絮絮叨叨的跟她說話。
　「把像妳這樣一個甜蜜的小東西扔到冷冰冰的虛空中去獵捕比你我加起來還要巨大、還要致命的老鼠，真是可恥！這場戰鬥又不是妳招來的，對不對？」
　她舔舔他的手，咪嗚了兩聲，又用毛蓬蓬的長尾巴輕拂他的臉頰作為回答，隨後她轉過身來面對著他，金色的眼睛閃閃發亮。
　有那麼一會兒，他們就這樣注視著對方—人蹲在地上，貓用後腿人立著，前爪扒在他的膝蓋上。人和貓的眼睛越過廣闊無比的空間交會在一起。靠著感情的力量，言語所無法跨越的距離，在四目交投的那一剎那立刻消失於無形。
　「該進去了。」邱夏說。
　她柔順的走到球形戴具的前面，爬了進去。他把她的微型光珠機調整好，使它穩穩的、舒舒服服的枕在她的後腦杓，又仔細的用墊布裹住她的爪子，以免她在緊張的戰鬥中不小心抓傷自己。
　他柔聲問她：「準備好了嗎？」
　她盡量轉動被固定在戴具中的身子，伸出舌頭去梳理背毛，一邊低聲咪嗚著，算是回答他的問話。
　邱夏關上艙蓋，默默的注視著從接縫處四周滲出來的密封膠。在接下來的幾個鐘頭之中，她等於是被焊死在這個小艙中，一直要等到她任務執行完畢，工人才會用電弧刀鋸開艙蓋，把她釋放出來。
　他舉起裝著五月女士的抛射體，放到彈射管中，把管蓋關上鎖好，然後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戴上他的光珠機。
　又一次，他扭開了光珠機的開關。
　他坐在一個小房間中，小—小—的，暖—暖—和—和—的。其他三名同伴的身體離他好近好近，天花板上的燈光像有實質的東西一樣，明亮沉重的壓在他閉上的眼簾上。
　光珠機啓動後，房間一點一點消失了。其他的人不再具有人的形體，他們現在是小小的、發亮的火堆，在冒著暗紅色火光的餘燼中，熾烈的生命意識熊熊的燃燒著，像是鄉間小屋壁爐裡燒得火紅的古老的煤炭。
　光珠機的能量又增強了一些，他感覺到地球移到了他的正下方，感覺到艦船滑進了太空，感覺到在世界的另一端轉動著的月球以及其他的行星，更感覺到了把惡龍遠遠阻絕在人類的家園之外的炙熱、明亮的太陽的無限美好。
　最後，他的意識整個敞開了。
　數百萬哩的空間全在他的心靈之眼中。他可以感覺到，先前他所察覺到的那股塵氣仍然高高飄浮在黃道的上方。他感覺到五月女士的意識傾注到他的意識之中，他的心靈被一陣突來的熱情和溫柔牽動得微微顫抖。她的心靈像香油般柔和明淨，卻又使他的心靈感到熱辣辣的，令他心神舒弛、鼓舞振奮。他可以感覺到她對他的歡迎—那並非一種明確的意念，純粹是一種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赤裸裸的感情。
　他們終於再度合為一體了。
　在他心靈中一個極小極小，小得像他孩提時所見過的最小的玩具的僻靜角落裡，他仍然可以感覺到作戰室中和船上發生的一切事情—此刻岳樹老爹正拿起電話筒和船上的一名主管軍官通話。
　在他的耳朵尚未捕捉到任何字句之前，他的心靈已經聽到了一切。聲音的傳送遠慢過思想，正如閃電先照亮了海灘的天空，雷聲才從遙遠的海上傳到陸地。
　「作戰室已經準備就緒。可以進行二維移轉了，

長官。」

4 開賽

五月女士的感覺永遠比他快好幾步，這點總是讓邱夏感到有些惱怒。

他早已打起精神，準備迎接二維移轉急促、酸疼的刺激，但是在他的神經系統尚未感受到任何異狀之前，他便已接收到了五月女士的反應。

此刻地球變得那麼遙遠，他花了好幾毫秒的時間才在他心靈後側右上方的角落裡找到了太陽的蹤影。

這一跳，跳得眞棒，他想道，**這樣下去，再跳個四、五次，我們便可以到達目的地了。**

五月女士的思潮從船外數百哩處傳到了他心靈中：「多麼親切，多麼豪爽，多麼雄偉的男子漢！多麼勇敢，多麼友善，多麼溫柔強壯的夥伴！跟你在一起眞棒，跟你在一起眞好，眞好，眞親切，現在要作戰了，現在要出發了，跟你在一起眞好……」

他知道她並非在用言語思想，是他的心靈把她那顆波斯貓的腦袋裡清晰可愛的思維翻譯成他的思想所能接受和了解的意象。

他們並未耽溺在這種互訴衷情的遊戲中。他竭力用他的心靈之眼探索著遠在視覺範圍之外的空間，查看船的四周是否潛伏著任何東西。眞是奇妙，他竟然一心可以二用。他在用心靈感應力掃描太空之餘仍然能夠捕捉到她飄忽的思想─多麼可愛的思想，充滿了慈母情懷，因爲她想起了她的一個兒子，他有一張金色的臉孔，胸膛上雪白的絨毛柔軟得不可思議。

他還在搜尋的時候，突然收到她傳來的警告：

我們又跳了！

他們又跳了一次。船現在進入了更高一層的太空，星星全都不一樣了。太陽縮到了他們身後遙不可測的遠方，即使是離他們最近的星星也簡直遙不可及。這種空曠、邪惡、空洞洞的太空正是惡龍肆虐的好地方。他搜索得更遠更快了，四處偵測尋覓危險的跡象，準備一有所發現，立刻把五月女士直直投向危險。

恐懼的烈焰突然攫住他的心靈，如此猛烈、清晰的恐懼，他覺得他的心被絞成一團。

西芳小姑娘發現了某種東西─某種巨大、碩長、漆黑、敏銳、貪婪、可怕的東西。她把哇噻隊長對著它扔了過去。

邱夏竭力保持心靈的清晰。「小心！」他用心靈感應力向同伴們叫喚道，一邊盡量讓五月女士移動位置。

在戰場的一個角落裡，他感覺到哇噻隊長怒發如狂，這隻巨大的波斯公貓對著那股企圖加害太空船和船上人員的塵氣衝過去，猛然引爆光珠彈。

他投出去的光珠並未直接命中目標。

從開戰到現在只不過用了不到三毫秒的時間。

另一邊，岳樹老爹正在用人類的語言對哇噻隊長發號施令，他的聲音慢慢的流出來，像是從沉重的罐子裡淌出來的冰冷的糖漿：「隊……長……」，邱夏知道他要說的是「隊長，動作快一點！」

在老爹能夠說完這句話之前，仗將已打過，戰鬥將整個結束了。

十分之幾毫秒之後，五月女士直接站上了第一線。

現在正是夥伴們的技術和速度發揮關鍵性作用的時刻。五月女士的反應遠快過他，當危險逼近時，她看到的是一隻朝她直直撲過來的巨大的老鼠，她能夠迅速對準老鼠發射光珠彈，而他卻很可能抓不準目標。

雖然他們倆彼此心靈相連，他卻無法跟得上她的心靈。

他整個意識都感受到了異形敵人所施加的撕心裂肺的創傷。地球上從未有過這種創傷──先是肚臍處一陣灼痛，赤裸裸、發瘋也似的痛楚隨即傳遍了全身。他痛得在椅子中扭成一團。

事實上，當五月女士向他們的敵人展開還擊時，他根本還來不及移動一塊肌肉。

五顆光核炸彈以等距離的間隔衝過數十萬哩的太空。

他心靈上和肉體上的痛苦突然一起消失了。

五月女士完成殺戮之後，有那麼短短一會兒，他感到她的心靈中溢滿了兇殘、野蠻可怖的狂喜。當貓兒發現他們的敵人在毀滅的那一剎那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總是感到十分失望。

緊接著，他感覺到了她所受的傷害，感覺到了他們倆在電光石火，歷時不超過一眨眼工夫的戰鬥中所承受的痛苦和恐懼。就在這個時候，他又感覺到了二維移轉的尖銳刺痛。

船又在跳了。

他聽到了林木傳過來的思想：「你不用操心了，老傢伙和我會料理一切。」

又刺痛了兩次，船又跳了兩次。

他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直到最後下面傳來了卡莉多妮亞太空港的燈光。

他疲倦得簡直無法想像，但硬撐著把他的心靈重新和光珠機連接上，輕輕穩穩的把五月女士的小艙送

回彈射管中。

她累得半死，不過他可以感覺到她的心跳，也聽得見她的喘息聲，同時，他捕捉到了從她的心靈傳到他心靈中、充滿了感激的微弱的一聲「謝謝」。

5 得分

他被安置在卡莉多妮亞的醫院裡。

醫生的態度很和善，但一絲不苟：「你真的叫龍給觸到了。這是我所見過最險的一次。一切發生得那麼快，恐怕要很久以後我們才會找出科學上的解釋。不過，如果你和龍接觸的時間再長個十分之幾毫秒，我想你現在大概會被送進瘋人院了。爲你打前鋒的是隻什麼樣的貓？」

邱夏感到言語其慢無比的從他的喉嚨裡擠出來。和思想的速度、思想的歡樂比較起來，語言真是麻煩透了，思想是那麼的快速、敏銳、清晰，心對心！但是，只有用語言才能和像這位醫生一樣的普通人溝通。

他的嘴唇沉重的蠕動著，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不要把我們的夥伴叫作貓，正確的稱呼是『夥伴』。他們和我們並肩作戰。你應該知道的，我們把他們稱作夥伴，不是貓。我的夥伴怎麼樣？」

「我不知道，」醫生愧疚的答道：「我們會幫你去查。現在，老兄，放輕鬆些。只有多休息才能幫助你復原。你自己能睡著嗎？要不要我們給你開些鎮靜劑？」

「我睡得著，」邱夏說：「我只想知道五月女士的情況。」

這時護士小姐挿進嘴來，她顯得有些敵意：「難道你不想知道其他的人的情況？」

「他們都很好，」邱夏說：「我沒來醫院之前就已經知道了。」

他伸直了四肢，嘆了口氣，對著他們咧嘴一笑。他看得出來，他們顯得輕鬆多了，開始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而非一名病人。

「我沒事的。」他說：「可以去探視我的夥伴的時候，請你們通知我一聲。」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他狂亂的瞪著醫生：「他們沒有把她連船一道送走吧？」

「我這就去查。」醫生說。他安慰的捏了一下邱夏的肩膀，走出病房。

護士小姐取下罩在盛著冰果汁的高脚杯上的餐布。

邱夏試著對她微笑。這個女郎似乎有點不對勁，他希望她快點走開。起初她想向他示好，現在卻又擺出一副冷漠的面孔。**擁有心靈感應力眞是討厭**，他想道，**儘管你沒法搭上線，你仍然不斷試著想要去接觸**。

她突然轉過身來面對著他：「你們這些光珠員！你們和你們那些該死的貓！」

就在她大踏步衝出房門的那一刹那，他闖進了她的心靈。他看到了她心目中的他自己，他是一個光芒四射的英雄，身穿畢挺的麂皮制服，頭上的光珠機閃閃發光，有如古代的皇冠。他看到了她的心靈反映出來的自己的臉孔——一張英俊的、充滿了男子氣概的臉孔。他看到了遙不可及的他自己，也看到了她所恨著的他自己。

她在心裡偷偷的恨著他。她恨他，因爲她認爲他既驕傲又奇怪又富有，比和她同一類的人好得太多了，也美麗得太多了。

他切斷了從她心靈傳過來的畫面，把臉埋進枕頭裡，這時他的心靈中浮現出五月女士的影像。

「她是一隻貓，如此而已——**一隻貓**！」

但是他的心靈卻不是這樣看待她的——她是那麼的敏捷，速度之快，遠非人類所能夢想；她聰明敏銳，優雅得不可置信；她美麗沉默，而且對他一無所求。

天上地下，他哪兒找得到一個比得上她的女人？

（**原題**〝The Game of Rat and Dragon〞）

作者簡介

柯德韋納・史密斯（1913-1966）是林白樂（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的筆名。這位美國作家和中國淵源極深，他的父親林白克（Paul Myron Wentworth Linebarger）是孫中山先生的好友，曾大力協助國父推展革命，並爲國父寫了本英文傳記，是第一部由外國人撰寫的國父的完整傳記。

林白樂童年時大半時間是住在中國及印度。由於其父的影響，他自幼即極端崇拜國父，尚在上海念英文小學時便曾撰文寫詩，歌頌孫中山先生。及長，林白樂克紹箕裘，未滿十七歲時已在宣傳、遊說、籌款

、情報蒐集方面用力頗深。二十二歲時，他獲得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做的正是國父的政治學說。二次大戰中他加入美國陸軍情報單位，曾被派往中國及印度工作。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母校擔任亞洲政治學教授，繼續致力於研究國父思想。一九六五年曾來臺灣參加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並獲得政治大學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寫作只是林白樂的業餘嗜好。他最初寫的是主流小說，一九四七至四九年之間，他出版了三本小說，其中包括一本間諜小說。他直到一九五〇年才開始發表科幻小說，但頭幾年作品極少，由一九五五年至六六年去世前為止，方才寫作較勤。他一生中只寫了一本科幻長篇小說 Norstrilia（原先是分為二卷以不同的標題出版，一九七五年合為一卷重新出版），其餘均為短篇小說。

雖然林白樂的科幻寫作生涯相當短暫，但他的小說富於強烈的獨創性，在衆多科幻作品中別樹一幟，因此他在科幻文壇上享有很高的評價。由於早年生活的影響，他的小說中常帶有東方宗教及神秘主義的色彩。他的〝Scanners Live In Vain〞被美國科幻小說作家協會會員選為科幻短篇經典之作，而這篇「老鼠與龍的遊戲」也曾被選為一九四〇年之後出版的科幻小說中「使人記憶最深刻」的十篇短篇小說之一。

［趣味科普］

怪機奇談：東瀛遺恨太平洋

◎葉言都



一九二七年五月，林白單人駕機不著陸飛越大西洋，舉世震驚。林白為長途飛行特製的座機「聖路易精神號」，是一架單引擎、高單翼的單座機。「附圖二」中，林白站在「聖路易精神號」前，機名還可以清楚看見。

然而，當我們看「附圖二」的這架飛機時，不免懷疑，是不是「聖路易精神號

」曾經改漆過？要不然難道它還有一個祕密的孿生姊妹？如果眞有，創造她的又是誰？

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六十幾年前的日本，從日本人善於模倣的特性，和日本軍國主義時代「大日本帝國的光榮」開始說起。

林白單機飛越大西洋成功後，一向以東方雄長自命的日本人，開始興起必須致力達成單機飛越另一個大洋——太平洋的念頭。那時的日本，說幹就幹，而首先行動的，竟是當時日本大報之一的「每日新聞」。或許這和「每日新聞」的老闆感到每天報導林白的新聞太不是滋味有關吧。

日本人的想法很有意思。他們認爲既然「聖路易精神號」能夠完成如此艱鉅的任務，那該機必有過人之處。要了解該機的過人之處，又在不能把它拆到日本檢查的情況下，最方便的辦法莫過於找到它的原製造廠，卑辭厚幣地請該廠再造一架一模一樣的。

「聖路易精神號」的製造廠，位於聖地牙哥的萊安飛機公司顯然未能領會日本式鞠躬和東洋鈔票背後的野心。他們應「每日新聞」之請，眞的造出一架「聖路易精神號」的翻版機，除了表面的油漆以外，一切都和原機完全相同。

一九二八年，這架翻版機由船隻運抵日本，命名爲NYP—2號，意思是「紐約到巴黎之二」（New York to Paris No. 2），就是附圖二中的那架。同年四月二十七日，「紐約到巴黎之二號」終於飛上天空。這天它順利昇空，連續飛行十三小時又二十三分鐘後降落，航程1204.9英里，打破了日本持續飛行的紀錄，足可從這個島國最北端的北海道直飛最南端的九州。

假使我們認爲「紐約到巴黎之二」既然通過初步考驗，日本人就會派一個本國飛行員，駕著它往東方上路，那未免低估了大日本帝國的宏圖。太平洋是要由日本人首先一口氣飛過的，但駕駛的絕對不能是一架美國飛機！

日本人做事是分頭並進的。當「每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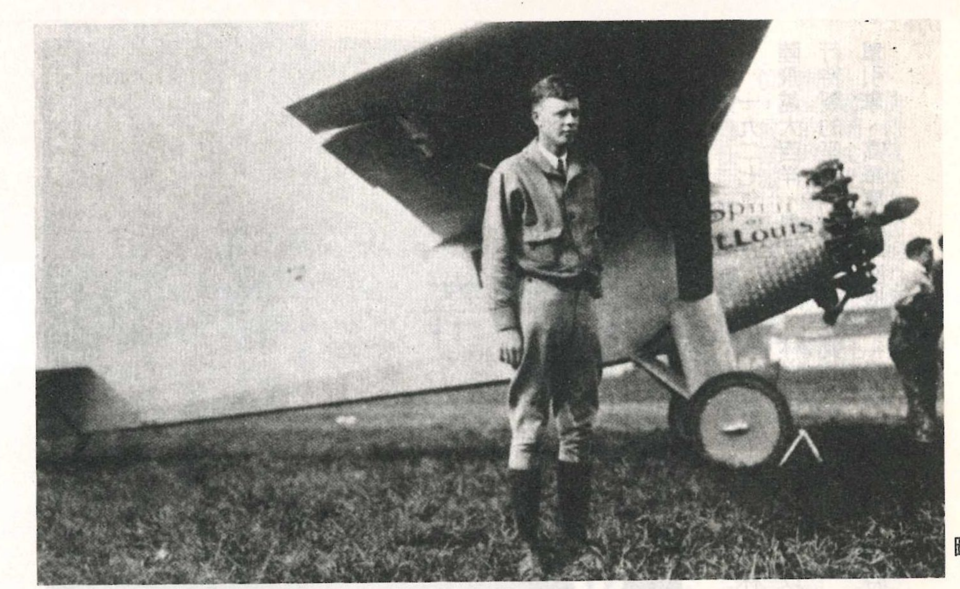

圖1


圖2

圖一　林白與座機「聖路易精神號」

圖二　「聖路易精神號」的日本仿冒品「紐約到巴黎之二號」

新聞」向美國訂造飛機時，在東京的皇家航空協會這個社團同時宣布，它要致力達成「由一個日本飛行員駕駛一架日本設計、製造、並且屬於日本擁有的飛機」不著陸橫越太平洋的計畫，他們隨即選上川西公司來做這件事。

川西公司接下這個任務後，在人事方面立刻會同航空協會，精選四名飛行員，施以密集嚴格的訓練，其情形只有美國在一九六二年時訓練第一批七個太空人，差堪相比；在路徑方面，決定先向東北飛，沿庫頁島和千島群島航進，再轉向正東，進入阿留申群島的區域，儘量利用陸地作爲指標，以免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飛機本身方面，發動機採用川崎公司的 BMW VI V—12 型水冷式引擎一具，馬力五百匹，駕駛艙爲雙座，機身蒙皮是銀白色纖維質，左右翼尖各漆上三條寬紅帶，作爲萬一迫降海面時搜救的指標。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架型號編爲 K—12，命名「櫻花」的飛機完工，一群川西公司的人員驕傲地站在機前，拍下「圖三」的這張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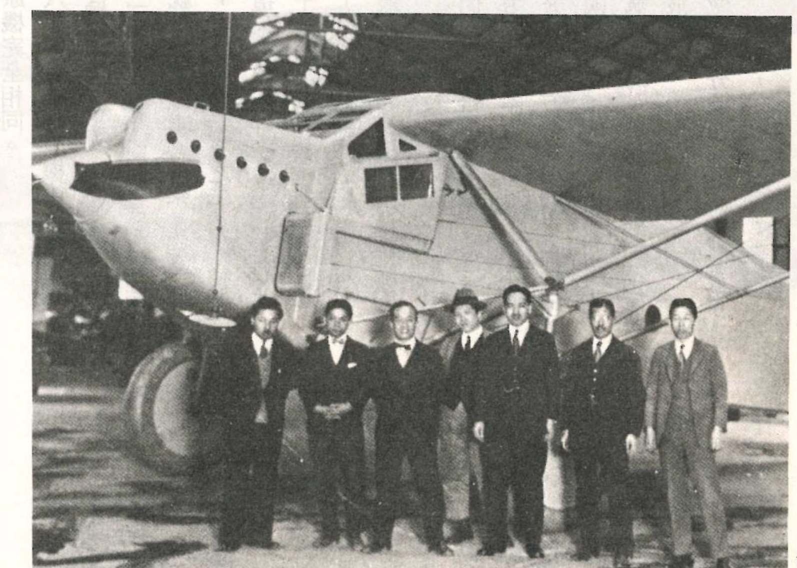


圖3

川西公司人員在準備橫越太平洋的「櫻花號」前留影。

只要比較一下「櫻花」和「聖路易精神」或「紐約到巴黎之二」，很容易發現它們實在極爲相似，不論是高單翼，二葉的螺旋槳，乃至支架結構，都是同樣的設計。再依站立機前的人體比例看，「櫻花」比「聖路易精神」要大。所以從那時起，世界航空界就流傳著一種說法：「櫻花」實際上是「聖路易精神」的放大版，日本人以買來的「紐約到巴黎之二」作爲藍圖，把各項機件依某個比例放大後，再略加修改，就造出了「櫻花」。至於那個神秘的放大比例，據說恰好是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寬度之比！當時日本腦筋的思考方式，由此可見。

日本民間的一團熱火，不久卻被日本政府澆下一頭冷水。一九二八年五月，川西公司驕傲的展示他們努力的成果，準備一通過政府檢驗，就把「櫻花」向東方放飛以完成「大業」。可是日本的民用航空局卻一板一眼地派出一批真正的專家，對這架民間一頭熱的產物徹底作了一番檢查，結果發現，「櫻花」的構造缺陷極大，一方面以耗油量計算，即使把油箱全部裝滿，也飛不到北美洲；而另一方面，由於引擎馬力不足，在滿載起飛時顯得欲振乏力，爬高達不到最低標準，更不用說加大油箱了。如此糟糕的飛機，怎能讓它大張旗鼓地丟日本的臉？於是民用航空局下令，禁止「櫻花」橫越太平洋飛行。可憐「櫻花號」只得被川西公司吊在裝配廠的屋頂下，吃了許多年的灰塵。

如果不讓日本人真的試一下就宣告失敗，他們是絕對不會甘心的，這時也顧不得飛機是不是日本造的了。一九三〇年，日本以體育、娛樂新聞著名的「報知新聞」這家報紙，決定也要參加這項冒險。「報知新聞」選上吉原清二作他們的飛行員，此人同年曾飛了一架德國造的容克 A50 型機由德國到日本，因而大出風頭。「報知新聞」將飛機買下，仍然交給吉原駕駛。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吉原從東京羽田機場升空，航向未可知的東方大洋。

誰知北太平洋的濃霧使這架德國飛機不能適應，引擎在千島群島上空就出了問題，而且愈變愈糟，這架命名為「報知日米」（日本當時稱美國為米國）的飛機終於一頭栽進海裡，吉原也被海水泡了七小時才獲救。

「報知新聞」似乎對德國貨特別有好感，第一次嘗試失敗後，他們緊接著向德國買來一架容克A50的同型機，命名「報知日米二號」，預備再舉。可是二號的命運更壞，它在北海道訓練飛行時就失事了，甚至連試一下的機會都沒有。「報知新聞」仍不死心，又向德國朋友訂購一架更新型的容克W33型機，加緊準備。

這時皇家航空協會開始著急了。眼看幾次努力全告失敗，他們只得祭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法寶，宣布誰能「最先從北緯四十五度以南的日本領土任何地方，駕機不著陸飛抵北緯四十五度以南的米國大陸領土任何地方」，即頒給獎金二十萬日圓。戰前日圓幣值甚大，這筆獎金的確不能算小數目。而北緯四十五度線的設定，使得最短的航線是由日本北海道飛往美國的華盛頓州。

諷刺的是，為了大日本帝國的光榮，皇家航空協會只有花錢徵求日本勇夫；然而為了大日本帝國的顏面，又不能規定這項獎金只對日本人有效，外國人不得參加。結果下一個日本勇夫仍在醞釀之際，卻聞風跑來一些美國勇夫，要分這杯羹了。

一九三一年夏末，五個美國人分作四批，不約而同地來到日本，嘗試不著陸飛回自己的國家，以便領取東洋鈔票。不知是天照大神保佑還是這條航線實在太難，老美的四次嘗試也一一失敗，一時日、美雙方都損兵折將，只有二十萬圓的獎金依然高懸天際，無人染指。

然而事情總是有結果的，而且往往出人意外。一九三一年夏天，橫越太平洋的事在日本鬧得轟轟烈烈時，「圖四」這兩個名叫潘邦（Clyde Pangborn）和杭頓（Hugh Herndon）的美國飛行員從美國本土駕機出發，他們一路東飛，打算打破環繞世界飛行一圈的最快速度。二人拼命趕路，八月初來到西伯利亞，只剩下日本和太平洋就可以到家了。為了怕申請入境日本的手續麻煩費時，這兩個花旗小子竟決定對日本來個先斬後奏，闖進去再說。八月六日他們從西伯利亞最東邊起飛，橫越日本海後，在津輕海峽附近南下，大搖大擺地降落於東京。

這個事件在當時的爆炸性，大概只有一九八七年五月，西德青年魯斯特駕機降落莫斯科紅場的事可以比擬。當年的日本一如今天的蘇俄，立刻把這兩人逮捕下獄，罪名是非法入境、非法飛行；然而真正嚴重的原因是，津輕海峽和本州北部沿海有好幾處日本軍事基地，屬於國防機密地區，如今被一架無武裝的美國飛機輕易闖入，日本竟毫無所覺，空防顯然有大漏洞。何況兩個美國人沿路拍照，底片裡滿是日本基地的空中照片。

日本對兩個美國人偵訊完畢後，本想將飛機沒收，禁止他們飛離日本，但他們的確並非美國間諜，而這件事也引起美國的關切和國際的注意，日本政府的態度遂



圖4 闖入日本後完成橫越太平洋大業的花旗小子潘邦及杭頓

發生戲劇性的轉變。最後日本政府終於答應，基於對潘、杭二人環球飛行計畫的考慮，准許他們作僅有一次的起飛嘗試，如果失敗，這兩個膽大妄爲的美國小子就必須乘船回家。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潘邦和杭頓賭上他們唯一的機會，駕機起飛。在全球航空界緊張的期待中，他們的貝蘭卡式飛機成功的昇空。爲了減輕重量、減少風阻，他們拋棄掉沉重的起落架，義無反顧的飛向茫茫大海。

以後將近兩天裡，全世界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裡、在做什麼。十月五日，這架缺少起落架的飛機出現在美國華盛頓州上空，以輕巧的機腹著陸，順利降落在華州小鎭威那奇（Wenatchee）郊外的農田裡，太平洋終於被飛越了！總計潘邦和杭頓在四十一小時又十三分鐘的連續飛行中，飛越四千五百五十一哩，也摘下那高懸太平洋上空的二十萬日圓。

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老美，使皇家航空協會的飛行比賽灰頭土臉的結束，只剩下一群悔恨埋怨的大日本帝國航空精英，和對著新買的容克W33型飛機發愁的「報知新聞」。

戰前日本橫越太平洋飛行的最後一頁，由倒霉的「報知新聞」寫出。一九三二年九月，「報知新聞」抱著不用白不用的心理，把「圖五」中那架已命名爲「報知日米三號」的容克機推上天空，以求至少能爭取到飛越太平洋的日本第一。九月二十四日清晨五時三十七分，「報知日米三號」從日本昇空。

上午十一時左右，這架飛機在千島群島上空發出最後一次的無線電聯絡，從此以後，全世界再也沒有人聽到過它的消息。

日本人眞正駕機不著陸飛到美國，最後完成的時間是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二日。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DC8型客機，由全體日籍組員駕駛，從東京終於直飛抵達舊金山。日本的軍國主義對太平洋彼岸一失足成千古恨，航空界再回頭時，已是三十年身了。

鴻飛杳杳的「報知日米三號」

圖5

今古奇譚

科幻小說與筆記小說

〔論述〕 ◎王溢嘉

●科幻小說與筆記小說的命運及血緣

張系國之於科幻小說，是既開風氣又爲師，他不僅設立科幻小說獎、創辦知識系統出版社，還在大家的矚目與側目下，辦了這本雜誌，鼓勵國人多寫、多談、多看科幻小說。當然，他自己

更寫了不少科幻小說。

《星雲組曲》是張系國第一本短篇科幻小說集（一九八〇年初版），李歐梵在他所寫的「序」裡說：「且不論科幻小說在西方現代文學中是主潮還是末技，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科幻小說是『珍品』，好的科幻小說，實在絕無僅有。」九年後的今天，科幻小說在台灣已非「珍品」，雖然讀者與作者日衆，但它顯然仍被視爲是屬於「周邊文學」的「末技」。

這種命運跟什麼是「好的科幻小說」、「好的小說」密切相關。李歐梵在那篇序裡又說：「我覺得張系國仍舊屬於科幻小說中的『文以載道派』……他們很擔心目前的社會『將會走到他所反對的方向去，因此故意將他所不滿或反對的社會狀況加以擴大渲染，筆之爲書，以警惕世人』，文以載道派的目的（既）是爲了喚醒讀者。」張系國的科幻小說是「好的科幻小說」，所以他是「文以載道派」的，是想「喚醒」讀者的。

這種觀點我們相當熟悉，因爲它是「儒家思想症候群」的外射思維，是中國知識份子多少都染上的一種良性病。它跟前賢說《聊齋誌異》是一本「好的筆記小說」、「好的志怪小說」——因爲它「別有諷頌」、「富含教化意義」幾乎完全一樣。

科幻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裡的地位，讓筆者想起筆記小說在中國古典文學裡的命運，它們都被排擠到正統文學的「周邊」。這可能是來自它們血緣上的類似。筆記小說是「古代的怪力亂神故事」，科幻小說則是「現代的怪力亂神故事」，而「怪力亂神」是「子不語」的，「不得已而語之」，需存「喚醒世人」之心才「好」！

在這種「憂患意識」的籠罩下，使以前的筆記小說乃至今天的科幻小說，都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與評價。當然，我不是說「憂患意識」不好，而是過猶不及，太濃厚的「憂患意識」會使我們

忽略了科幻小說中迥異於「正統文學」的某些本質。

●古老的玄想紋路

現代科幻小說某些本質，跟古代的筆記小說非常類似。下面就以《星雲組曲》來做個說明：

《星雲組曲》有十個故事，雖然各有未來科技的「機關佈景」，但若卸下這些屬於「科」的「機關佈景」，我們可看出剩下來的「幻」——玄想的紋路，其實是非常「古老」的。譬如〈青春泉〉和〈翻譯絕唱〉都以「靈魂轉世」爲其主架；第一篇的〈歸〉和〈翦夢奇緣〉則涉及「心靈感應」的神祕力量；〈傾城之戀〉中涵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全史學」像極了「推背圖」或「燒餅歌」；最後一篇的〈歸〉中之「記憶喪失丸」無異「忘魂湯」；〈豈有此理〉中的「精神面貌沉澱論」是淵遠流長的「讀物術」（object readings）之延伸，而讓透明蟲凝聚成美女的技術恰似「蓮花化身」。

這些玄想的紋路都是「古已有之」的，也是過去衆多的筆記小說所一再處理過的題材。

在袁枚的《子不語》中，有一則〈趙氏再婚成怨偶〉也是以「靈魂轉世」爲架構。話說某對夫婦恩愛異常，妻子趙氏病重，臨死前說：「願生生世世爲夫妻」。死後果然轉生爲劉家女，能記前世，並嫁給前世的丈夫，但「再世夫妻」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女嫁年餘，鬱鬱不樂，竟縊死。」這種透過「靈魂轉世」而求「再世爲友」或「再世爲夫妻」的想望與結局，與張系國〈翻譯絕唱〉中做了七世夫妻而心生厭煩的一對男女，及〈青春泉〉同根互助組中四男一女的遭遇，基本上是非常類似的。

在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中，有一則〈鳳陽士人〉說的是三個人因「心靈感應」而做了「同

樣的夢」的故事。士人某久遊未歸，他妻子夢見在路上巧遇歸途中的丈夫，但丈夫卻轉而與另一麗人調笑，結果被妻弟擊斃。第二天，士人竟忽然返家，妙的是士人和聞訊趕來探望的妻弟也都說他們在同一時間和士人妻做了同樣的夢。這和〈翦夢奇緣〉中的男女透過「夢幻天視」而在同一時間做同樣的夢，也有幾分形似，只是古人的腦中少了一個袖珍的發射與接收器而已。

《聊齋誌異》裡另有一則〈蓮花公主〉，則觸及了「存在轉移」的問題。一個書生在恍惚之夢中，進入隔壁花園蜂巢的蜜蜂世界中，在「疊閣重樓，萬椽相接」的宅宇中，娶了那個國度的公主。但旋因千丈巨蟒的侵入，而和公主逃回自己的「家中」，醒來但見「蜜蜂二三頭，飛鳴枕上。」這種玄想比起〈傾城之戀〉的王辛，搭乘「時車」進入玄業紀的呼回世界，和蛇人拼鬥的情形，在格局上雖然小了一點，但仍有共通之處。

例子不必舉太多。基本上，我是認爲科幻小說和筆記小說在骨子裡是非常類似的，只是一個穿「現代的西裝」，一個穿「古代的唐衫」而已。

●知識的結構與幻想的結構

但科幻小說絕非是對筆記小說的「模仿」，它們紋理的類似乃是因爲它們都聽從了人類心靈中「某種聲音」的召喚。這個「聲音」有著神祕的、幽闇的、模糊的色彩，是人類超乎「理性」與「感性」之外的「第三種經驗」，雖然難以理解但卻魅惑而誘人，它曾被發展成包括靈魂學、魔法學、神秘學在內的「第三類知識體系」，也一再出現於「周邊文學」中。這種「聲音」所及的領域，我們可以籠統地稱爲「超自然領域」（supernatural field），它和儒家所鄙薄的「怪力亂神領域」有著很大的交集。

如果要對科幻小說和筆記小說做一種「比較文學」的研究的話，那麼在以「科技新瓶」所裝的舊酒中，我們似乎聞嗅到一股更刺激、也更令人酩酊的氣息。筆記小說的作者喜歡說他的故事是「聽小市民說的」，因爲自己「雅愛搜神，性喜談鬼」，所以，「聞則命筆」，在故事的脈絡裡，只有「what」，而沒有「how」。科幻小說也有它的「聽說論」，但卻是「聽科學家說的」，譬如科學界對宇宙起源、時空轉移、心靈感應、超覺意識、基因密碼、大腦資訊處理的種種假說及研究，都被科幻小說家借用來當「機關佈景」，「用刀叉吃人肉」，做一種 what and how 的演義，而讓人有一種「山雨欲來」的逼眞感。

張系國的〈青春泉〉和〈翦夢奇緣〉比起袁枚的〈趙氏再婚成怨偶〉與蒲松齡的〈鳳陽士人〉，似乎大大增加了人類預期的「第三種經驗」的可能性。但我認爲這是一個「心靈生態」的問題，一個現代中國人閱讀〈青春泉〉及〈翦夢奇緣〉所獲得的知性與感性印象，跟一個三百年前的中國人閱讀〈趙氏再婚成怨偶〉及〈鳳陽士人〉所獲得者，應該是相差不了多少的。就一方面來說，「幻想的結構」反映了「知識的結構」，就另一方面來說，「知識的結構」亦反映了「幻想的結構」。

科幻小說與筆記小說在涉及「第三種經驗」上，有的主要是「層次」（level）上的差異，就像牛頓的物理學與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之關係，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是一種「更高層次與更穩定」的物理理論，它擴充延展了牛頓的物理學，而能解釋更多的東西。科幻小說是涵攝科學後，所產生的「更高層次與更穩定的幻想」。

科學發展史一再告訴我們，「昨日的幻想」可能是「今天的事實」，而「今天的異端」可能是「明日的先知」。很多科學都是從自然界的「怪力亂神」現象著手，而逐步發展出它們的「知

識體系」的；不少尖端科技的突破（譬如留聲機的發明），在剛出現時更被直斥爲「怪力亂神」。「科學」並非「幻想」或「怪力亂神」的反面，而是在正、反、合的辯證關係中，相互婆娑起舞、扶搖而上的。

從今天的科學觀點來看，筆記小說中有不少「怪力亂神」的故事，已可用現代的科學知識給予圓滿的解釋。而科幻小說，這個站在今日科學巨人頭上的另一個「精靈」，它除了胡思亂想，留下很多有待後日科學家解答的「夢幻習題」外，似乎還有另一種功能。

因爲有很多人都看到了這個科學巨人似乎是個「瞎子」。

●「夢幻天視」與「快感電極」之憂患

我們終於必須面對科幻小說中「憂患意識」的問題。但我認爲，「憂患意識」只是科幻小說的副產品，就像核戰陰影是原子科學的副產品一樣，它並非促使一個人從事科學研究或科學幻想的原動力。

《星雲組曲》中的〈翦夢奇緣〉及〈玩偶之家〉，的確有著濃厚的、想要喚醒世人的「憂患意識」（張系國寫這些「組曲」所用筆名就叫做「醒石」）。〈翦夢奇緣〉說自從發明了「夢幻天視」後，很多人都藉它神遊太虛幻境，而不再做夢、也不再幻想；「夢幻天視阻止了人類發揮天生的幻想能力」、也「喪失了所有的藝術創造力」。〈玩偶之家〉則說以人腦爲生殖器官的電腦機器人快速進化，終於成爲這個星球的新主人，人類反而淪爲它們的奴隸、玩偶。

這種「憂患」不僅存在於科幻小說界，更存在於科學界。科學界對科技所可能衍生的後果，都有過相當深刻的爭論，下面我們就以〈翦夢奇緣〉中的「夢幻天視」爲例，來做個說明。

「夢幻天視」的「原理」是在人腦裡裝設一個袖珍型的「天視收發機」，然後一對男女同時做著栩栩如生的愛情夢。這個靈感顯然是來自腦神經生理學界以微電極（microelectrode）插入組織中的實驗（醫學界這個實驗的靈感則是來自癲癇這種「怪病」的表現）。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〇年代，腦神經生理學家黑斯（R. G. Heath）就已經將微電極插入猴子及精神病人的腦中，然後通電，以觀察其反應。其中有一個實驗是將微電極插入腦深部邊緣系統中的腦隔區（septal region of limbic system），腦隔區是所謂的「快感中樞」，當人類在達到「欲死欲仙」的性高潮時，這個區域會異常放電；反過來說，當這個腦區異常放電時人類會有「欲死欲仙」的性高潮體驗。黑斯的實驗是讓猴子及病人能自行以按鈕控制微電極的開關，結果有不少猴子和病人都不停地按鈕，以獲得那美妙的體驗。

這種「快感節律器」（pleasure pacemaker）似乎比「夢幻天視」要來得直接而刺激，當時就有人擔心它會使人類淪爲「電極的奴隸」，大家躲在家裡「按鈕生快感」，根本不必外出工作、談情說愛或寫小說以獲得「替代性的滿足」了。

但三十年過去了，人類並未淪爲「電極的奴隸」，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爲這種「快感節律器」並未「上市」，難以觀察它真正的「殺傷力」；但一方面也是來自「人之所以爲人」的某些本質，黑斯的實驗告訴我們，只有悶悶不樂的病人才會耽溺在這種自我刺激中，心情越開朗的人就越少嘗試這種自我刺激。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快感節律器」的功能就好像「假陽具」一樣，這種玩意在孔子和耶穌誕生之前就已經「問世」，但有多少女人淪爲「它的奴隸」？

一些較「開朗」的科學家，雖也會思及科學及科技所可能帶來的問題，但他們仍對科學的未來充滿信心，因爲他們對人類充滿信心。更何況人類出於本身的「探索」與「好奇」本能，知道

有某個星球的存在，就會想辦法（幻想或眞實的）接近它，發現了某種技術，就忍不住會運用它。它是任何「憂患意識」也阻擋不了的，古老的猶太法典早就告訴我們：「究竟要完成一項工作或中止它，我們是沒有自由的。」

●讓幻想與科學相互辯證

艾西莫夫（I. Asimov）是舉世聞名的科幻小說作家，他在一九五二年就相當精確地描述了「太空漫步」的情景，比眞正的太空漫步早了十三年。他在接受訪問時說，當今首屈一指的機器人製造工廠Unimation的一位董事，就是在讀了他有關機器人的科幻小說後，才決定把一生投注在製造機器人的事業上的。

這位以生化學博士之科學訓練而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作家，爲「昨日的幻想成爲今天的事實」提供了活生生的實例。「幻想」，是「小說」的源頭，也是「科技」的源頭。

有趣的是，艾西莫夫在他的科幻小說裡，也放縱奇想，描述了相當多諸如「心靈感應」等「超自然力量」的情景；但在較嚴肅的「非小說」論述裡，又花大量篇幅去駁斥它們，這種將「科學的我」與「幻想的我」一分爲二，不惜以今日「科學的我」去攻昨日「幻想的我」，又以今日「幻想的我」去攻明日「科學的我」的態度，是我們應該多加學習的。

該幻想的時候，盡量放鬆心情去幻想；該科學的時候，不妨一絲不苟地科學，讓科學與幻想在辯證中相互提攜。這是過去的筆記小說作家做不到的，但我相信、也祝福今日有著科學背景的科幻小說家能夠做到這點。

〔中篇科幻／特別推薦〕

病變

◎張大春

「我們不需要貴方的任何通訊了，請中止一切語言符號的傳輸……」耿堅博士喃喃地唸著，試圖用虛弱顫抖的指尖敲擊出他臨終前發的語言，但是電腦鍵盤是如此地遙遠，有如在數以億計的光年距離之外，而眞正逼近他的卻彷佛是整個不斷膨脹的陌生宇宙。

第一個病例出現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底，地點是中南半島極南端的金鷗三角地帶。越南共和國淪亡之前，該地一度被反共游擊隊開闢為「海燕特區」，軍人及游民曾經花費了十多年的心力在此從事艱苦的原始耕作，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初，游擊隊撤守，北方的解放軍和西南方的暖濕氣流幾乎同時登陸此地。雨季正式來臨，氣溫下降了四度。六月之前，這個前特區的名字——海燕——已經被所有荷槍的士兵和荷鋤的移民遺忘，人們當時似乎只能關切雨量。由於缺乏任何氣象測量設施，解放軍的指揮官除了命令屬下不停地更換鋁盆，盛裝漏雨之外，對於下了多少雨根本一無所知。他憤怒地在無線電裡向鄰近部隊的一個上尉抱怨：「我怎麼知道下了多少雨？連睡覺都要穿雨衣！——操他媽！今天我至少要槍斃二十七個豬玀。」他的意思是倒掉一盆漏雨就得殺一個人。這一天他的傳令兵倒掉第二十八盆雨水的時候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

兩年以後這個名叫阮高的傳令兵獨坐在巴黎市邊緣的一家小酒館裡，喝下三杯濃濁的黑啤酒，咬著舌頭向耿堅博士敘述這件事的時候，忍不住掉下眼淚：「我看見冒血的屍體！冒血的死人，你見過嗎？」

耿堅博士點著頭，認為對方喝醉了。他有一絲後悔的感覺，不該因著寂寞或無聊而隨便和異鄉的東方人搭訕的。事實上阮高非但不能說他中國祖先的語言，就連法文和英文都講得跌跌撞撞。「我敢打賭，賭你沒見過。」阮高決心不理會耿堅博士那善意而無知的點頭微笑，繼續說：「我去倒雨水的時候看到的，一個死了好幾天的傢伙身上噴出血來。頭上、脖子上、還有胸口和肚子，六個彈孔裡噴出泉水一樣的血來！」

阮高閃著淚光的眼睛從小酒館的拱型窗口望出去，穿過對面環市捷運大道上方的兩排路燈，燈影周邊泛出多刺的白色光芒，但是它遮擋不住更遠處黑暗沉鬱的夜空，阮高從那襯底的黑夜裡看見許多紛亂的圖象。他集中精神追隨著有關故鄉的記憶圖象，一字一句讀著，渴望耿堅博士收拾起善意的笑容，而能真正了解那樣的戰爭、那樣的噩夢。

然而無論是睡夢、冥想或隨時出現的回憶，那具冒出六柱一呎高血水的屍體總會首先衝到阮高的眼前，接著，絲毫不容他躲避地，屍體渾身裸露的灰白色肌膚漂過積雨泥窪的情景也浮現了。那肌膚上布滿青綠色的豆狀顆粒，雨滴就在這些顆粒之間流游、匯聚

、以及擴散。「我跑回去報告指揮官，他差一點掏槍轟掉我的腦袋。他說我瘋了！」阮高很快地抹掉高聳顴骨上的淚痕，哼了一聲：「他才瘋了！」「你喝醉了，孩子！」耿堅博士拍拍阮高瘦骨嶙峋的肩膀：「而且被戰爭嚇壞了。」「你懂什麼戰爭？你不懂！你根本不懂！」阮高甩開肩，搖著頭說：「那屍體會冒血，皮膚上長出綠色的痘瘡，是真的！」「記憶有時候會騙人的。——更何況那是過去的事了。」耿堅博士儘量維持著先前的笑容，說：「至少你現在過得很好，很自由。這裡不是越南，你每天為愛好和平的人送信，晚上來喝點酒，戰爭早就結束了——」「不！」阮高猛烈地搖頭：「這種事永遠不會結束的！——而且，不要以為你能幫助我。」

巴黎的國際DNA研究會議結束之後，耿堅博士重返伊利諾，繼續窩藏在實驗室兼宿舍的小天地裡，幾乎忘記了阮高的名字和長相。將近有三年的時間，他偶爾想起小酒館裡一夕對話的片段，仍然對冒血生瘡的死屍感覺恐怖。但是他寧可相信那只是一次戰爭裡小小的恐懼幻影。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歷經許多歲月之後，湮沒在歷史記載裡的戰禍竟然是他個人、以及整個世界發生病變的預警。

一九八〇年夏季，耿堅博士利用暑假的空檔返國。這時他已經微禿，患有輕微的痔漏，對於臺北市喧囂的交通情況和二十年前老友的酬酢極為不耐煩，經常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悸、顫抖和虛脫。而他的老父、老師和老同學們卻一再告訴他：「你不顯老，可是該成家了。」如果耿堅博士能預知十年後的未來，他絕對不會答應去相親的。相親那年秋天的第一陣北風過境時，博士夫人艾雪兒向他抱怨：「九月新娘沒什麼特別的，也許我們不該這麼早結婚。」艾雪兒喜歡三月的溫柔和五月的熱情，可是耿堅博士說：「一年十二個月都差不多的吧？」他搓著冒汗的雙手，不知道該先整理她的衣箱還是他的書箱，也覺得婚事倉促了些。「誰說倉促啊？」這話是岳父說的：「我混了這半輩子，凡事講究的就是眼明手快。」

如果不是因為眼明手快，岳父不可能趕上一九六二年五月的逃亡潮搶登香港，如果不是眼明手快，他也不會在爾後幾十年間那樣勇猛精進地跑單幫、搞期貨、做股票以及用港僑身分回國投資炒地皮。這一回他看準了耿博士的社會地位和學術聲譽，決心讓女兒為艾家博取一種嶄新的名望。「我混了半輩子，就是

沒混到學歷。」岳父接下來的說辭卻是這樣的：「可是學歷有什麼用呢？我見的、聽的、幹的事太多了。」

岳父的見聞的確讓耿堅博士大開眼界。在相親酒宴上，耿堅博士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拿著筷子的手顫抖著夾起一條海參，放下，又夾起來，最後任它垂落在朱紅色的檯布上，被身邊的岳父揀起來扔進嘴裡，說：「你不相信是吧？小子，告訴你，千眞萬確假不了，我親眼看見一具具浮屍會噴血，渾身還長疙瘩。」艾雪兒瞪一眼父親：「人家在吃東西啦！」耿堅博士對海參倒了胃口，一顆心翻騰起來。

扯嘴大嚼的岳父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回憶或是吃喝。他的面容從自豪、激動而變得嚴肅。一年以前他以同樣莊重的表情望著維多利亞港外「勝邦輪」上黑壓壓的難民群，深深覺得老天爺對自己萬分照顧。臨港的豪華公寓陽臺上春風冷冽、名酒溫和，他獨坐斟飲，曾經歎了一口長氣，並且對女兒說：「那年咱們要是沒出來，恐怕就跟這些越南人一樣了。」「他們會被送回去嗎？」艾雪兒舉著高倍望眼鏡，遮住滿眼驚恐的神色：「好可憐唷！」做父親的忽然覺得女兒十分陌生，她怎麼可能知道「可憐」是非常非常懶惰又無用的情緒？於是他拿過望遠鏡來，把焦距調準了港外北方最遠處的浪潮，說：「你懂什麼叫可憐？」接著，豪雨傾盆而至，他放下鏡筒時，模模糊糊地看見酒杯裡已經裝滿了稀薄的液體。當天晚上他聽了一夜的雨聲；第二天清早再拿著望遠鏡站上陽臺去，天色已經放晴，港裡出現了浮屍。

岳父再度提起浮屍是出於耿堅博士的請求。他欣然同意，並喜形於色地向準女婿保證：「如果能幫你在研究學問方面一點小忙，那可眞是太好不過了，我一定照實說，絕不加油添醋。」這當然不太容易；岳父形容浮屍長滿綠色痘瘡的時候竟然說：「臭死了！比他媽大便還臭。」耿堅博士知道他的望遠鏡沒長鼻子，但是沒有拆穿這個酒後顯得虛疲過度的老人，他猜想所謂的臭味其實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時就已深植於對方記憶之中了。

耿堅博士則想起巴黎小酒館裡的落魄郵差。他猛乾了一杯花雕，立刻感到酒意從半禿的頂門上冒出了綠豆般大小的汗珠，便不由自主地說：「這，不會是巧合吧？」這是他第一次自言自語；此後許多年過去了，他在生命的末期發現自己再也沒有跟人溝通的能力和機會，就認眞地染上這種自說自話的毛病，而他總是頭一個不知道自己成天嘀咕了些什麼的人。在酒宴上，他更不知道岳父正秘密地、積極地從事一項新事業：這個老人已經在一九八〇年初成爲香港地區最有聲望的「蛇頭」，經營著走私中國大陸兒童的生意。當耿堅博士陷入巴黎／越南／香港的沉思時，岳父起身離席，撥了個電話到香港，告訴一對焦急守候的父母：「你們不要急，我現在在臺灣處理一件家務事。兩天之內就替你們把孩子接出來，你們等我電話。」他還對那個在話筒中泣不成聲的少婦說：「我是過來人，不會不知道你們的苦。」三分鐘後，他回到座位上衝半醉的耿堅博士舉杯：「我是生意人，不懂什麼情啊愛的；我只管把女兒交給你……」下面的話耿堅博士沒聽清楚，轉臉凝望著艾雪兒，她低頭微笑，皺眉咬嘴唇，表情令耿堅博士困惑，想要求教於自己的父親，或是在座其他的親朋好友，然而此際闔桌卻響起了一陣如雷的掌聲，把耿堅博士的父親從饜足的睡夢中驚醒。

●

耿堅博士的父親死於一九八二年初。消息傳來的那天下午艾雪兒正帶著一頭髮捲坐在起居室看育嬰手冊。她懷著七個月的身孕，脾氣極壞，壞到對剛布置好的新家都百般挑剔起來。「Would you please turn off that stupid TV?」她對丈夫說。耿堅博士正在觀賞一個叫「七〇〇俱樂部」的傳教節目，那一黑一白兩個主持人互相堅握著的手在舊螢幕上的顏色沒有多大差別。其中一個說：「好了，讓我們把眼睛閉起來，閉起來，讚美主！我看到了一個脖子上長腫瘤的朋友，是的，你就在電視機前面，就是你。上帝馬上就要釋放你了，你的腫瘤現在就會好轉，讚美主！」耿堅博士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艾雪兒。「幹嘛啦你？」艾雪兒狠狠翻了一頁書。「握緊你旁邊那人的手，無論是你的妻子、丈夫、兄弟姐妹朋友……現在我又看到一個痛苦的人。」另一個主持人說：「你很孤獨，又長了痔瘡，但是上帝馬上就要來釋放你了，我們齊聲讚美主！」耿堅博士起身去扭換頻道，接著，電報來了。他楞立在門邊，簡短的幾行電文從四面八方催迫著他瘦硬的軀體：「我已病篤，汝可返，父字。」他不覺得意外，甚至不很悲傷，只覺得十分恐懼。這時電視上播放著阿根廷派軍隊強佔福克蘭島的新聞，艾雪兒仍在專心讀著孕婦保健常識之類的文章。耿堅博士想起中年喪偶的父親每天晚上看電視時入睡的樣子——口水從老人的嘴角淌下來，沿著腮旁深

刻而顯得倔強無奈的法令紋流到脖子上。他的晚年歲月有大部分是如此流逝的。耿堅博士往往只能在他的夢境之外讀書，有時讀累了，他會轉頭看一眼老舊的黑白電視，或是沉睡中的父親，然後視覺立刻發生變化——那擁塞在小房間裡的物事都好像退到很遙遠的地方去了，他的眼前彷彿有一具倒置的望遠鏡筒，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推移開來。通常在這個時刻，他會打一個寒顫，同時覺得屁眼隱隱作痛。「風很冷，你不知道嗎？」艾雪兒睨他一眼。他用背脊頂上屋門，然後說：「我爸爸快死了……也許已經死了。」「不可能吧？上禮拜打電話不是還好好的？」艾雪兒又急急地、漫不經心地翻兩頁書，視線落在一個側臥舉腿的美貌孕婦的肚子上，覺得那懷胎的模樣有點假：「我不信。」耿堅博士撇過臉去看螢幕上的阿根廷總統賈蒂瑞演講：「……我們的子孫會了解，這一代的阿根廷人為民族爭取過永恆的榮耀，他們也將要繼承這一份光榮的傳統，永不屈服，永不妥協，永不失敗……」「可是他會死的，我知道。」耿堅博士淚眼盈眶地說：「不然他不會拍這種電報給我。」「你打算回去麼？」艾雪兒用力把育嬰手冊摜在地上：「告訴你，那麼遠我可不回去！」

耿堅博士的父親於此時斷氣。隔著半個地球，他也可以看見兒子和媳婦小小的爭執，所以在彌留時老人根本不奢望能再見兒子一面。他估計自己活不過黃昏，於是在中午的時候請護士代拍過電報，然後利用剩下的時間回憶自己的前半生；他唯一的妻子，獨生的幼兒都在病榻前徘徊，一如平日倦極而眠的夜境一樣。老人微笑著緊握住妻兒溫暖的手，覺得充實又滿足。當護士安慰他：「你的兒子就要回來了。」的時候，他輕揚起嘴角，說：「他已經在這兒了。他很乖，很用功，將來會在美國得博士，研究人眼睛都看不見的小東西，比細菌還小的小東西……」老人虛弱地訴說著兒子少年時代窩藏在杭州南路違章建築戶的三坪大空間裡苦讀的情形，語調輕微稀薄猶如透明的空氣。護士並沒有阻止他說話，因為她根本不知道病人在說話。黃昏來臨前耿堅博士的父親忽然睜開了眼睛，眼角處滾落一滴綠色的淚珠，他在此時才猛然想起，許多年來他好像只對兒子說過一句話，用各種溫柔、嚴厲或者冷漠的口氣：「唸書去。」

耿堅博士勉為其難地答應國科會的邀請：在父親的葬禮結束後舉行一場「簡單、隆重、嚴肅」的學術發表會，會場中央後方的襯底棗色布幕上並懸貼著紀念死者、表彰德範的字樣。最令耿堅博士訝異的是：岳父竟然出現在演講會上。「機會難得嘛，我總該來的。」岳父握他的手、拍他的肩，容色轉為黯然：「香港那邊太忙了，所以沒來得及送葬，你可別怪我。唉！這麼好的一個人，怎麼說去就去了？」「呃，」耿堅博士專心思考著對方的問題，然後說：「因為他生病生了很久。」岳父支吾兩聲，隨即在人群中發現了一個熟識的面孔，當下鬆開肥胖的手掌，迎上去：「朱部長也來了，真是稀客稀客，來來，耿堅博士，朱部長，他是我女婿……」朱部長花費五分鐘的時間讚揚岳父的好眼力，能夠選上這麼一個傑出的生化科學家當女婿，為國爭光。接著，朱部長又花了三分鐘的時間向耿堅博士垂詢海外生活的近況，當他獲悉耿堅博士的夫人正在待產，立刻表示薪火香傳具有繼承宇宙全體生命的意義，為之感慨良久。最後，朱部長緊緊握住耿堅博士的手，重重地拍他的肩，利用剩下的一分鐘結束他閒話家常的訓誨：「令岳父是位了不起的僑領，他身在海外，心在祖國，而且充滿年輕人的熱情和活力，可以說是我們大家學習的好榜樣。」「那裡那裡，朱部長過獎了。我只是，」岳父猶豫了一下，把那句不著邊際的「略盡棉薄而已」香進肚子，臨時改口說：「只是偶爾為耿堅博士提供一點研究資料而已，談不上讓人學習啦，根本談不上。」聚攏在四周的官員、學者、專家和年輕學生在此時紛紛流露出好奇的神情。為了取信於這些陌生而友善的人們，岳父轉臉對他的女婿說：「怎麼樣？前年咱們爺兒倆討論的那個病變研究得如何了？」耿堅博士帶著些許逃避的心情望向禮堂後方棗色布幕上的白紙剪字，說：「呃，呃，我還在努力。」剪字有如斗大，寫著亡父榮耀的名字：「我還在努力研讀相關的資料。如，如果不是巧合的話，類似的病例應該還有，還有不少。」

國內的電視、電臺和報紙立刻以競賽的方式迅速地報導耿堅博士「即將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展開一項已經蘊釀了兩年的研究計畫」，「據悉此一計畫可能會得到耿堅博士岳父——著名的香港愛國僑領——的支持」，「而這項計畫更有助於提昇國內生化界的研究層次和水準。」其中一家電視臺主持新聞追蹤節目的記者甚至要求耿堅博士在錄影訪問中穿插表演一首歌曲。耿堅博士羞赧地說：「我正帶著孝。而且我真的不會唱歌，從小到大，我都沒唱過什麼歌。」那新聞記者立刻變換了一副哀矜的表情，說：「那麼令先翁

生前是不是也愛看我們的節目呢？」「什麼仙翁？」結果這一段問答被剪掉了。電視臺幕後的工作同仁從此更有證據譏笑博士都是些書呆子。不過，他們在六年之後再度訪問耿堅博士時已經忘記了被剪掉的笑話。耿堅博士本人則更加健忘些。他在返回美國的班機上發現一週以來奔喪、演講、拜會、訪問等等活動的煩膩似乎都被一種鬆弛的心情給過濾掉了。在這種鬆弛的狀態裡，他多年寄居異鄉而無法侍奉老父的歉疚、和老父堅持不准他回國侍奉的威嚴，以及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好像都因爲一次突如其來的死亡而消失。他俯瞰著數千公尺之下蔚藍的太平洋，無法想像當初接獲噩耗時渾身悚然的恐懼感流落到那裡去了。他努力凝視洋面下大陸棚岩層曲折參差的線條——一如在電子顯微鏡前閱讀噬菌體錯綜的梯鍵構造那樣專注；另一方面卻神馳於數十年裡父親對他的關照、栽培、控制和壓迫……種種互相糾絞與潛伏的情愫。他原來以爲：父親一旦死了，他會因此而喪失一切努力的勇氣；然而葬體之後他卻是如此如此地輕鬆，滿心充沛著自由自在的光明。他胸口悸動，掌心濡濕，想著他的研究、他的家庭、他即將誕生的孩子。

●

耿堅博士強調胎兒一定是男的，並且爲他取了個名字叫耿直。艾雪兒大爲氣惱，她要的是個可以打扮成小公主模樣的女兒；於是迫不及待地讓未足月的耿直早產了。耿直出生時對父母的爭執不休甚爲不滿，所以兩脚在前，踢蹬翻騰，掙扎幾個鐘點，才勉強拖著個歪脖子問世。

艾雪兒傷心地大哭。她失血過多，陷入昏迷，仍舊不時地在夢中詛咒丈夫、兒子和自己的父親。耿堅博士聽她顛三倒四地述說著結婚以來種種失望和挫折的經驗，十分哀傷。他認爲自己並沒有犯什麼錯。「我，我只是有點不解風情嘛。」艾雪兒當然不理會他的自言自語，一逕在昏睡中哭天搶地。她所說的最清楚的兩句話是：「你什麼都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耿堅博士的確不知道他那充滿幻想、愛撒嬌、暴躁的妻子爲什麼說出這麼沒有自信的話來，便搖搖頭離開了產房；他眼看著奔喪回程中一度擁懷的光明希望又逐漸褪色了，心情陡然低沉，覺得身邊儘是些無助又拒絕幫助的人，這時，他忽然想起巴黎那個頑強的郵差的名字。這是幾年來他第一次那麼強烈地、確切地同情阮高，而且深刻地體會阮高臨別時的話語：「不要以爲你能幫助我。」他獨自駕車超速駛回實驗室，一路上重新陷入恐懼，深怕歪脖子耿直和自己一樣，剛出生就想拒絕父親所命名的一切；或者自己和父親一樣，一輩子用孤獨的自囚來懲罰那個不能盡如己意的兒子。他輕輕鎖上實驗室的門，耐下心從幾千冊的研究報告中揀出一次國際DNA會議的資料夾；那灰色塑膠紙夾的扉頁上記註著阮高的地址。耿堅博士開始寫信給一個陌生又親近的人，問候對方。他找不出可資談助的話題，只好誠懇地道歉——「我想我眞的不懂這個世界——就像你說的：不懂戰爭，不懂生活，不懂人類。如果你還記得我曾經那麼愚蠢地給過你什麼忠告，請務必原諒我。」

艾雪兒愈來愈不能原諒丈夫丟給她一個怪胎的事實。她在身體狀況略微改善之後立刻停止了哭泣，刻意打扮自己，喜歡穿流行的少女服飾，偶爾把耿直託給一個波多黎各少女，和耿堅博士的學生出入大學城裡的狄斯可酒吧，參加兄弟會或姊妹會的舞局。但是她最樂於進行的遊戲是逗弄耿直。她可以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地用奶瓶和耿直玩捉迷藏。耿直的脖子向右傾斜了大約三〇度，艾雪兒經常把奶瓶放在他左腮的位置，好讓耿直在饑餓中調整自己腦袋的角度。有一次耿堅博士爲此而大發雷霆。他不善於罵人，只能脹紅了臉、心跳氣急地說：「你不要這樣！」艾雪兒目不轉睛地看著電視上阿根廷戰敗，英軍勇奪福克蘭群島的消息，說：「他會這樣不是我搞的，是你！你一天到晚搞那些有毒的東西……」提早出世五十天的耿直此刻奮力捕捉左方的奶嘴，聽不懂母親所謂：「我在幫你兒子變得正常一點你知不知道？」的話；艾雪兒其實未曾料到，從此以後耿直又患上了斜視的毛病。「你根本輕視我的工作，雪兒！」耿堅博士背過臉去，繞著起居室踱方步：「我告訴過你的，干涉病毒蛋白素不是毒素，我的研究不會造成任何病變，你不要怕，雪兒！我是搞遺傳工程的，怎麼會冒險害自己的兒子——」「你什麼都懂，我什麼都不懂，」艾雪兒淡然地說：「可是，我——不——信。」耿直總算咬住奶嘴，閉起了眼。

三天後耿直滿月，耿堅博士爲他舉行湯餅會。一位與會的馬丁・克來恩教授觀察耿直十分鐘，差一點忘了杯中的雞尾酒。最後他對耿堅博士說：「你的寶貝在觀察我，而且顯然不相信我是一個科學家。」「我懂你的意思。」耿堅博士以手勢催促馬丁乾杯，又替他加滿：「你當然是一個科學家——不要被南加大那些短視的豬洩了氣。他們不尊重你，伊利諾尊重你

；他們不相信你，可是老耿信。」艾雪兒聽到他們的對話，氣得發抖，她不了解丈夫怎麼會是這樣缺乏愛心的人？竟然去安慰一個拿自己兒子開玩笑的醉鬼。但是艾雪兒沒有像往常一樣發作。她保持微笑，穿梭在賓客之間，又打電話把那個看孩子的波多黎各少女請來，一口氣喝下兩杯香檳，撥長途電話給他爸爸，但是沒有接通。最後她敞開所有的門窗，享受一陣春意濃郁的晚風吹拂，隨即走進烤著羊腿和鱒魚的庭園裡，告訴耿堅博士：「I am leaving you.」事實上她的心意並沒有如此堅定，可是說出口就更毅然決然一點。她期待著耿堅博士的答覆，或者一個驚愕、傷感的表情。耿堅博士正彎腰把耿直放回推車裡，蓋上小薄被，一轉身卻對馬丁說：「我同意，有時候我們要當機立斷。」「至少我個人不能眼看著那個遺傳性黑血病人死在我的實驗室裡。」馬丁又灌了一杯，口角淌著粉紅色的汁液，說：「這不是人道問題，是科學問題。」「他們禁止你的實驗的確很不明智。」艾雪兒懶得再聽下去，掉頭走了。耿直在這個時刻努力向左方偏頭斜眼，放聲大哭起來。

●

對耿堅博士而言，厄運才剛剛開始。他整個的生活因妻子離去而紊亂不堪，他的周圍遍布著亟待幫助的人和需要應付的問題，但是他很難判斷：究竟那一種困難、需索、痛苦、挫折……是比較重要而值得先去解決的？六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六，他在馬桶上聽到耿直的哭聲，立刻憋足氣衝出去泡奶粉。電話鈴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是他的一個日本學生，對方用一種從朽木中拔出鏽鐵釘的沮喪聲調對耿堅博士說：如果他不能在學期結束前從第九百零八隻豬的胰臟中取得所需的胰島素，他就要切腹。事實上學期已經結束了，那個叫溝口剛二的日本學生在三年後也成爲美國伊萊利藥品公司的遺傳因子重組工程師，經常出入雅痞俱樂部，還娶了一位廣告模特兒，生活美滿得甚至完全忘記耿堅博士曾經幫他完成實驗的苦況。但是耿堅博士從那個禮拜六開始便秘，而囚禁在嬰兒車裡嚎啕大哭的耿直還不懂得諒解粗心的父親；耿堅博士當時太過匆忙，用冷水沖了一瓶牛奶餵他，害他得了腸炎。爾後耿直和消化器官的疾病奮鬥一生，在一次催眠復健運動中回憶起他兩個月大時得病的情形，一度難過得涕泗滂沱。耿直告訴催眠醫師：「我被關在那個小監獄裡，喝冰涼的牛奶，我的爸爸跑出去，很久都沒有回來。他那個時候恐怕已經中毒了。」

當時耿堅博士還沒有中毒，他只是不停地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恐慌人們的騷擾，而且無從拒絕。因爲一旦拒絕的念頭浮現，他就會聯想起冷漠自閉的父親。於是他強忍著腹部抽絞的疼痛，把耿直交給那個不斷要求加薪的波多黎各少女，離家整整四天，忘記身體還有吃飯、睡眠等等需求，終於替溝口剛二打開實驗的瓶頸——找出豬和人的胰島素在氨基酸結構上的差異，「而且我相信這唯一不同的氨基酸是可以用酵素代替的。」耿堅博士用肩膀部位的襯衫擦去臉頰上涔涔汩出的冷汗。「如果我的實驗成功了，」溝口剛二興奮地抓著褲襠，彷彿已經目睹未來的幸福：「就可以找人投資，大量生產。多奇妙啊！」「你會成功的。」

「我眞不懂，你是怎麼搞砸的？」岳父打來越洋電話，說他那「雖然有點任性，但是心地善良、個性溫柔」的女兒已經回到香港了：「她還特別要我問問你過得怎麼樣？我的小外孫乖不乖？想不想媽媽？」耿堅博士無法確知耿直想不想媽媽，只好說：「他還太小。」岳父以爲女婿準備抱怨什麼了，立刻說：「是嘛！我狠狠罵了雪兒一頓；可是你也太不顧家了，中國人還是以家爲重……」耿堅博士沉默地聽著，偶爾銜話筒點頭，一面向四處張望。他先是凝視著那包瀉鹽，瀉鹽擱在岳父送的結婚禮物——微波爐——上。爐子裡有一份乳酪三明治，耿堅博士眼看著它變黃、變焦，然後發出滋嗶一聲，化成一陣青煙，昇起，飄過染著油污菸灰、蜘蛛網和絨毛混織線球的紅白格子亞麻布窗帘；這陣煙氣引來一隻大耳朵的小老鼠，牠從地毯那一端露出頭來，朝空中揉雜的尿味、藥味和食物味嗅了一會兒，又骨碌碌鑽進地毯裡。耿堅博士盯著它纖小的身形在毯下蠕動游移，穿越起居室，終於抵達微波爐的正下方，再度鑽出來，和耿堅博士相互瞪一眼。「你居然笑得出來？」岳父忍不住吼他：「我看你眞有點糊塗了。你這樣兒還怎麼研究學問？」隨後岳父開始述說國內的政要、學者、專家以及各式各樣的意見領袖都曾經在適當的、公開的場合親自向他提到他們對耿堅博士的期許和關切。「你是國寶啊，你知不知道這很重要的！」岳父說：「朱部長不是給你寫過信嗎？」大耳朵小老鼠爬近了些，在六呎以外對耿堅博士吹鬍子瞪眼，表示期待。「你怎麼不說話啊？雪兒說你一天到晚窮忙，忙什麼？替你自己做些事，替你老婆做些事，替我爭個面子，替國家爭口氣，這才是正理嘛！——你準備怎麼答覆朱部長？

」「答，答覆什麼？」耿堅博士想就近找點什麼餵那隻老鼠，觸手可及的只有菸灰缸、髮捲和奶嘴。他對老鼠搖搖頭。「咱們談過的那種什麼病毒的研究啊！還有什麼？」耿堅博士「噢」了一聲，把老鼠嚇得縮回地毯底下去。他逐漸想起來，是有過那樣一封紅框十行正楷打字的公文信，信上除了大段大段他看不懂的文言文恭維話之外，好像還提到「據報載：東南亞地區瘟疫猖獗」、「恐將危及國內同胞之健康」以及「請台端從速進行有關免疫防治之研究，造福國人。」之類的話。他好像把那封信拿去包三明治了：「那，那都是些沒有根據的猜測，而且，而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處理，能不能再碰到類似的病例——」「你要多少病例？」岳父再度吼起來：「我告訴你的還不夠？港裡頭有幾十具死屍會噴血長綠瘡，你自己也說越南也出現過，這還不夠？你是博士，你的話都見報了，還說沒有根據？」

●

其實在一九八二年中的那一段日子裡，國內報紙正在以絕大的篇幅刊載福克蘭戰役、王迎先命案以及疱疹流行的新聞，幾乎沒有人注意鄰近的東南亞發生了什麼事；至於耿堅博士順口提到的病毒和幾家企圖創造新聞的報社以訛傳訛的瘟疫傳說根本引不起讀者的興趣。艾雪兒在一次短暫的返國之行中，瀏覽到一則國科會、教育部與農發會合辦「分子遺傳學講習班」的新聞，爲之嗤笑了幾聲，她還喃喃地咒了句：「科學怪人，神經病！」研究什麼東西到一清二楚的地步，或者什麼事都想搞得一清二楚的人都是她心目中的神經病。她狠狠地把報紙翻過兩版，聽那紙聲叱咤，方才解了點對丈夫的怨怒之意。然後她平靜地把視線放回新聞上，看到一幀照片。是一個頭戴扁帽的英國軍官，人過中年，掛著和善的微笑，新聞上說他是「穆爾上校」，福克蘭之役的勝利指揮官，勇敢果決機智又仁慈，經常隨身攜帶一部聖經和一本莎士比亞詩集。報導和照片吸引艾雪兒一個上午。她坐在下榻旅館底樓的咖啡座裡，展開一場孤獨的、秘密的、狂野的幻想遊戲，差一點忘了幫她爸爸買地皮的事。開始的時候，她在想戰役結束後「穆爾上校」去殖民地香港度假，享受東方美食美女的包圍。也許在一次什麼樣的宴會上，當地有頭有臉的太平紳士、外籍商人、電影明星等等都到了。「穆爾上校」脖子上圍著鮮花環，手裡捧起紅酒，隔著人群遠遠地朝她——艾雪兒——舉杯致意。她必須微微低下頭去，輕咬下唇，

接受另一名男士的邀舞。「穆爾上校」完全不理會身邊的紅牌影星，只顧著從婆娑繚繞的舞影中搜尋這位身穿白紗衣的亞洲公主。然後他有些惱怒，灌了一大口酒，排開擁擠的人們，走到她和舞伴的身旁：「May I?」她帶著一絲明顯但是不重要的怒意，讓「穆爾上校」把花環套在她的粉頸之上。接著「穆爾上校」吻她，她必須咬緊牙關拒絕幾分鐘，或者幾秒鐘，然後鬆弛下來，最後要求他在「魂斷藍橋」的舞曲裡朝她耳邊吟誦莎士比亞的詩句，隨便那一首都好，她不需要懂，只要浪漫地聽著，並想像一個遙遠的、光榮的戰場；陷入英國人濃重深沉又溫柔的音色之中，等待著摘採珍珠的勇士潛入她神秘的東方港灣。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所以艾雪兒倒不覺得有什麼罪惡。後來她經常在緊要關頭回想起這天上午的遐思，不免對自己的身世有些怨艾之意，以致終於有一天竟然在安德魯．阿卻．漢考克的床上哭泣起來，對方以爲那是羞赧自責的表現，但是她知道：眼淚裡充滿巨大的懊惱；她這一輩子是再也不可能對自己滿意了——艾雪兒，一個自私商人的獨生女，一個缺乏想像力與熱情的科學怪人的妻子，一個歪脖子小可憐蟲的母親，和一個患有懼高症的太空通訊專家的情婦；而不是什麼漂亮寶貝，什麼公主！

艾雪兒離開咖啡廳之後，茫然地走在中山北路的林蔭道上。正午的陽光自葉片間紛紛篩落，讓她沉浸在一片炙熱暈眩之中。她想著要去買很多很多的詩來讀，吟詩，也許是那些不停襲擾著她的夢幻中唯一可能實現的一部分。但是她作夢也不會想到：三天後她在返回香港的班機上竟然寫成了有生以來的第一首詩。飛機衝破雲層，上面是更藍更遠的晴空。她闔起那本莎翁十四行詩集，回憶起三天以來獨處的日夜間所有的遐思與夢，忽然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激動。是的，她可以爲自己做一些事情，把扭絞在生活裡的一切渴望、焦慮、苦悶都抒解開來。這樣強烈的解脫感幾乎使嬌小玲瓏的艾雪兒承受不住了，她慌忙掏出眉筆，在一張粉紅色的面紙上艱難地寫著，字體扭曲但是詩情淋漓，有幾筆甚至畫破了紙面。她的題目是「飛向南極洲——給陌生英雄的初吻」，在寫到「福克蘭是一隻折翼的彩蝶／傾聽著上校奔騰的熱血」時，她忍不住熱淚潸然。

等到艾雪兒的父親讀到這首詩的時候，它已經謄寫在一冊眞皮精裝、裝飾著燙金花樣的無字書裡了。「這我不懂。」他虛心地問道：「這樣一行一行分開

來寫就是詩了？」艾雪兒以爲父親有意調侃她的新事業，當下十分不快，不過連日以來涵泳在詩境中的迷醉感使她變得慵懶溫和，於是她淡淡地說：「是的。我要把它登在報紙上。」「那我懂。」他得意地笑起來：「我在報社有熟人，打個招呼就給你登。」艾雪兒沒有拒絕。遺傳自父親的理性直覺告訴她：寫詩這一行和任何其他的行業一樣，也有競爭和策略，她才起步，需要運用一點關係，這和那種使她熱淚盈眶的感性是共容共存的兩回事。結果「飛向南極洲」和另外兩首抒情小詩很快地刊登出來，編者還特別附註了一行粗體字：「本文作者爲國際知名生化學者耿堅博士夫人」，以平添顯赫。艾雪兒不喜歡那一行附註，但是她知道這種事以後會愈來愈少；她已經擁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絕對不會再卑微地對丈夫吼叫：「我什麼都不懂！」然後她告訴父親：「我要回美國去。」「是嘛，一晃兩個多月，該回去了。有丈夫有家有孩子，不能老賴著爸爸。」他算好女兒交涉的幾筆生意的盈利，按照商會的規矩簽付一張支票，交給艾雪兒。她卻深深知道：能夠坦然回去，是因爲她掌握了最好的防衛和攻擊武器。她胡亂收起支票的時候，才發覺手指緊緊地摳捏著一隻原子筆。

艾雪兒的筆墨生涯在一九八四年達到巔峰。她出版了三本詩集、三本散文集、三本短篇小說和一套討論女性問題的評論。國內的文學界謂之「奇葩」。大多數的文學批評家、文學研究者和社會問題意見領袖都表示：像艾雪兒這樣一位從未受過文學專業訓練的素人作家、在這樣短暫的時間之內，能夠如此密集地創作出如此豐富而驚人的作品，實在是個異數——其中不少懷有稍許妒忌性善意的人士並提出了他們的忠告：「艾雪兒不該寫的這麼多，免得將來寫濫了。」然而無論如何，艾雪兒暴享盛名，艾雪兒引起旋風，艾雪兒成爲書市新寵，艾雪兒紅了；這一切，都和耿堅無關。耿堅博士只知道他那「愛使性子，充滿幻想、柔弱美麗」的小妻子在重返伊利諾之後變得「比較有事做」、也變得「比較不做家事」了。他壓根兒不清楚：時隔兩年，國內的新聞界不再稱艾雪兒爲「國際知名生化學者耿堅博士夫人」，而改口稱他叫「暢銷女作家艾雪兒女士的丈夫」了。

事實上耿堅博士並不在意這種事，這種事比痔漏還輕微。耿堅博士自己也只在參加一些難以婉拒的社交宴會上才感覺到痔漏的存在。一九八四年初，他應

邀到華盛頓 D.C.，爲當地僑界新落成的聯誼會館科技局展示主持揭幕剪綵的時候，竟然還不知道：爲什麼有那麼多僑公僑母和僑頭突然要和艾雪兒合照，並且持書請求簽名？他穿梭在人群之中，找廁所以及找電話——結果他在廁所裡找到了一具被聯誼會館館方臨時遷置在馬桶上的電話，立刻撥回家，向波多黎各少女詢問耿直的情況。波多黎各少女的哭聲從話筒彼端傳了來。「我的兒子怎麼了？他還好嗎？」耿堅博士的心理和生理同時陷入緊急狀態，敏銳的直覺告訴他：耿直又在鬧肚子，而他自己的肛門已經濡濕了。「我不能再管你的兒子，我爸爸我媽媽都死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這一次波多黎各少女沒有像往常爲了要求加薪而說謊。她居住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市的雙親和三個弟弟在一次地震中被崩垮的磚石活埋，這個不幸的事件發生於剪綵典禮剛剛開始的那一刻。「我馬上回來。」耿堅博士說。但是他沒有馬上做到，因爲他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裡以一種艱難的姿勢（一手擦汗、一手捂住燕尾服浸濕的下襬）在數百名賓客中找不著他的妻子。

直到宴會結束，艾雪兒才從一位僑領手中接到耿堅博士留下的字條，寥寥數語，告訴她：他先回家了，僑社會妥善安排她的住處和旅遊拜會活動，以及「have fun」。艾雪兒沒有辜負耿堅博士的祝福——她結識了安德魯・阿卻・漢考克。

安德魯是華盛頓社交圈名流之一，他原先是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在福克蘭戰役中突然發現自己罹了對飛行生涯來說具有致命性殺傷力的怪病——他在五萬呎的高空會產生「倒飛」的視力錯覺。戰役甫結束，他成爲全大不列顛國協最沮喪的人，不得不立刻解除現役，轉任英國皇家空軍航空通訊中心的專業顧問。在一個講究傳統榮譽的國度裡，安德魯的新職只能讓他在永無休止的挫折和羞辱中存活而已。他忍受了八個月，幾乎崩潰，最後終於在他的老長官穆爾上校的協助下，離開故鄉、來到美國，進入喬治城克萊恩戰略研究中心，負責主持一個具有高度機密性的研究小組，展開對全球戰略衛星布署均勢的監訊工作。這項秘密工作有一個非常良好的掩體——人們只知道：安德魯・阿卻・漢考克是一位年輕、高大、金髮、有著運動員英俊外型的講師，在喬治城大學擔任大氣科學的教職，熱愛自然、關心鳥類生態、關心並熱愛華盛頓社交圈的美女。

艾雪兒會認識安德魯則純屬意外。當地華僑界人

士並不關心自然、鳥類，只是不停地將這位美麗的女作家帶往各僑團、僑社去拜會一些用滿口金色假牙大嚼生猛海鮮的老暴發戶，使艾雪兒終於無法忍受，在二月十四那天的傍晚逃到喬治城大學附近的一個酒吧。酒吧的名字叫「Flying High Club」。艾雪兒在計程車上漫無目的地兜逛了一個半小時，被酒吧的招牌所吸引，立刻呼喊停車，對司機笑著說：「Flying High，聽起來不錯，如果你想完全脫離他們，只有這樣。」「他們？」司機有些緊張：「有人在追你嗎？」「有的！」艾雪兒用力甩上車門，說：「五十個老爸爸，而且都是我的讀者！」司機認為她瘋了；當她一頭撞進酒吧裡的時候，她也認為自己要瘋了。

安德魯坐在吧檯的一角，四周全是捉對兒來此慶祝情人節的男女學生。他們互相噴灑啤酒泡沫、在天鵝絨椅墊上愛撫親吻、口吐髒字以及大聲詢問對方在說什麼。艾雪兒並不知道安德魯來此獨飲也是為了逃避社交，但是她首先注意到對方是全酒吧中唯一可以社交一下的對象，自然，安德魯也一樣。他向她舉杯，她點頭，然後微微地低下頭去，輕咬下唇，回到一九八二年在台北中山北路那家旅館咖啡座裡的幻想遊戲之中。一切已在下一個剎那中如此熟悉起來。

●

耿堅博士匆忙趕回家中，波多黎各少女已不知去向。耿直一個人關在嬰兒車裡，一手搖晃著沒有瓶蓋的奶瓶，一手搖撼著柵欄，整個人坐在一灘牛奶上，歪脖子斜眼凝視耿堅博士——他可能已經在那裡坐了十個鐘頭，當然有充分的理由生氣。可是依據二十年後催眠復健運動所喚起的熟悉記憶，耿直認為他當時並沒有生父親的氣，他只是弄濕了小屁股，以感覺牛奶的溫暖而已。(不幸的是：催眠復健運動無法喚起那種溫暖之感，牛奶早就在二十年前的幾分鐘之內化為一片冰涼。)

耿堅博士一陣手忙腳亂之後，才發現牛奶裡還泡著一封信。他推想可能是那個粗心少女隨手放在嬰兒車頂上，卻被耿直搆到手，撕開來玩，然後隨便扔進牛奶裡去。事實倒不是這樣。那少女接到了信，發現信是從巴黎寄出的，覺得十分好奇，便拆看起來。信纔看了一半，電話鈴聲大作，她父母弟弟的噩耗突然傳來，使她再也沒有好奇和掩飾的心情，扔信入車，嚇得耿直爾後經常會夢見自己被一張寫了字的紙包裹起來，泡進墨水瓶裡。

信的內容對耿直和波多黎各少女都缺乏吸引力，而對耿堅博士說來，卻是終生不可再得的一樁寶貝了。寄信人是個職業送信人，一輩子替人作嫁，從來也沒有人寫過什麼信給他(能寫信給他的人早在十年前已死絕於西貢的巷戰)，但是在兩年以前，他收到耿堅博士的一封自忖無從下筆的回函，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答覆耿堅博士那樣誠摯的話，他幾乎已忘記耿堅博士是誰。但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初的一個深夜，他又來到巴黎市邊緣面對環市捷運大道的小酒館，向一個長著東方面孔的陌生酒客敍述「海燕特區」發現的屍體、噴血柱和綠色痘瘡，忽然想起了耿堅博士的名字。

「耿堅博士：我是阮高，那個越南人，你還記得我嗎？」信是從此開始的。阮高的英文不好，法文稍有進步——不過後者使他的英文信更難辨識。耿堅博士花了相當大的力氣才看懂。阮高是在告訴他：法國也出現了會冒血和生綠瘡的屍體。「……就在塞納河裡，一共有五個人，都是支持『綠色和平』組織反核能運動的激進分子。他們被人射殺，屍體丟進河裡，我親眼看見那可怕的景象。當時下著大雨，和一九七五年八月的情況一模一樣……我不記得是否曾經告訴過你(我告訴過很多人)：戰爭這種事永遠不會結束，永遠不會！」

雖然耿堅博士仍不免要懷疑：小郵差阮高罹患了某種戰爭後遺症，但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在驅使著他，移動他的腳步，抬動他的手指，啓動他的嘴；他走向電話機，撥了個電話給他的學生準博士溝口剛二。「溝口在嗎？我是耿堅。」耿堅博士顫聲說道：「可不可以請你幫我一個小忙？」「我正在趕寫我的論文呢，老師。」溝口剛二略微有些不耐煩的口氣使耿堅博士大為自責，他非常體諒一個做學問的人討厭被打擾的心情，立刻道歉。但是他這一次是說什麼也不肯動搖那已經打定的主意了——他要把任教多年來一直未曾「動用」的年休假來一個「零存整付」，並且向校方申請一筆額外的研究經費，花三到六個月的時間，到全世界任何可能發生病變的角落去，對「會冒血生瘡的屍體」作直接的觀察、採樣和了解。

由於溝口剛二不肯幫忙，他必須親自辦手續、寫計畫、編列經費預算、尋找文獻資料以及沖泡耿直的牛奶，忙碌不堪，沒有工夫品嘗寂寞，所以當他接到艾雪兒的電話時，才猛然想起：他的妻子已經有兩、三個禮拜未曾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了。

艾雪兒的電話是在安德魯的臥室床頭打的，電話由耿堅這邊支付——她有一番基於公正和道義的說詞：安德魯只是個講師，耿堅博士已經是終身職教授了，而她打電話的目的是探詢耿直的情況，耿直當然不是安德魯的兒子；不過，艾雪兒並不介意安德魯在她通話時伸出粗大的、直長的中指探訪那塊壓歪耿直頸子的恥骨。她閉著眼、張著嘴，聽耿堅在電話中大談新計畫、聞嗅安德魯的鬍子水香，同時感覺到整個人從最深最深的裡面被撕扯成完完全全不相連屬、毫無關係的兩半，其中一半浸泡在耿堅博士的病毒、痘瘡、血柱、痔漏、浮屍和傾盆大雨之中；另一半則飛飄起來，越過詩的節奏、魂斷藍橋的主題曲、玫瑰花環、紅酒、安德魯巨大如酒瓶的陽具和她自己高高舉向美國式古銅吊燈的粉白小腿。至於她的表情，卻是非常統一的，那是恐懼與快樂同時到達極致的一個空洞；她的嘴角和眉梢扭曲、顫抖在空洞的邊緣。

安德魯聽見話筒中傳來一陣嗚聲，知道對方已經掛斷了，於是更加恣意而暴戾起來，咬著牙說：「告訴我他說了些什麼。」「現——在？」「現在！」「現——在？」「告訴我，我在飛，告訴我！」艾雪兒被催迫著，卻也發現：耿堅博士在電話中所敍述的那些醜陋、噁心的事物有助於自己的激情，便發出夢囈般的呻吟，幾乎一字不漏地把丈夫的發現告訴了情夫。如果這位情夫不是安德魯．阿卻．漢考克，或許他會像艾雪兒一樣，享受到骯髒字眼和骯髒意象的美感，可是，安德魯忽然洩了氣，翻身坐在床沿上，猶如一名痛苦的思索者，把他俊秀的臉龐埋在那雙毛茸茸的大掌之中，任由艾雪兒獨自墜落在空洞裡。「怎麼了？」她問：「我說錯什麼了嗎？」「不！」安德魯啞著嗓子：「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就是那麼回事。」艾雪兒不明白對方的意思，以爲他對她忽然厭惡起來，這些厭惡之情顯然和耿堅博士即將從事的醜惡研究有關，她不該說的，耿堅博士更不該說的。她開始哭泣，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倒是安德魯溫柔地摟住她彈簧也似的小肩膀，嘆了口氣，說：「是我的問題。」

●

那確實是他自己的事。他很少去回憶，因爲那是挫折與羞辱的起點，所以他記不清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四月、五月或者六月。他只知道：也許是二月。他的垂直起降噴射戰鬥機從母艦上起飛之後十四分三十七秒，發射出一枚直接命中阿根廷主力戰艦的飛彈，他

看不見百哩以外的任何事物，但是電子雷達偵訊系統告訴他：敵人目標已摧毀。可能有數百人正在烈火濃煙和巨浪之間準確地死亡。他在空中稍事停留，向母艦報告自己的位置、時間和戰果。他在下一刻調轉機頭，腦中閃過勝利和災難兩個字眼，但是沒有被其中任何一方牽動絲毫的情緒。電子導航系統指示出回航的路線和高度，好讓他避過一個小型的暴風區。他小心地繞過該處，一方面也必須儘量縮小繞行的圈子，以節省油料。就在他即將離開的一刻，一連串的意外發生了。

他恐怕永遠也搞不清：究竟是在什麼時刻產生倒飛錯覺的。反而要到事件發生之後四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七月底，他第一次面對耿堅博士的時候，由耿堅博士告訴他的話比較可靠。「我想，倒飛錯覺必然和高度有關，你知道，我們的內耳裡有一種小組織，叫做『三半規管』——」耿堅博士說到此處，搖搖手，開始自言自語：「算了，這不重要，如果要說得清楚，至少要三天三夜，他不會有興趣的，我幹嘛費那個事？他只想知道倒飛和海上的浮屍究竟是那個先出現的。也許他又不一定想知道……安德魯，你是叫安德魯罷？」安德魯苦笑著點頭。耿堅博士繼續回到原先的話題，判斷倒飛錯覺發生時安德魯已經不自覺地把機身拉起，爬昇到四萬六千呎到五萬呎以上的高空。「問題是你爲什麼要爬昇？」耿堅博士說。「的確，」安德魯的笑容於是消失：「我應該俯衝下去的。海面上有兩架直昇機的殘骸，至少有五十名英國陸戰隊員在一一死去。有的已經死了不知道有多少久——」安德魯的淚水滾滾流下，耿堅博士拍拍他的肩膀，讓他覺得自己在爲某樁罪惡進行告解——而這種罪惡卻絕不是因爲他和艾雪兒偷情所產生的。

早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艾雪兒忍不住自責自怨而啜泣不已的時候，安德魯便同時反省到：人不會因他所犯的任何罪行而哭泣，如果要哭泣，只是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安德魯說：「我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同胞？那些在海水中一個一個淹死、燒死的陸戰隊員會不會是因爲我的懦弱而送的命？還是我當時並不想逃避，我之所以會拉高機頭只是因爲我想下去救他們，那麼，就是錯覺了？或者『錯覺』只是我的藉口？或者這個『藉口』也是錯覺？」艾雪兒沒有細聽他的話，她仍然有一搭、沒一搭地低聲飲泣著，一面低頭想著自己的心事——她也有一

些類似的懊惱：她不知道自己用奶瓶逗引耿直，害他變成斜視鬼的動機究竟是什麼？是想矯治他？還是戲弄他？

「我試了兩次，三次，也許四次。」安德魯說時也想到，或許只有一次：「我低飛下去，幾乎要衝入海面，座艙裡的警報系統響了，我衝得太急、太快，但是我看得很清楚，那絕對不是錯覺，有一大堆屍體，在暴風雨裡變成綠色，皮膚上噴出血水——」「不！」艾雪兒叫起來，擦乾眼淚，緊緊反摟安德魯的脖子，說：「不要說了，你讓我想起我爸爸。」安德魯也愣了，他不懂這中間有什麼關係，正待要問，卻聽艾雪兒說道：「他是一個大騙子！——不要說了，來，Fuck me, that's all.」

●

耿堅博士的假准了，但是研究計畫遭到擱置；換言之：他不會有一毛錢的經費。他可以去加勒比海、歐洲、夏威夷或者東亞等任何觀光勝地；卻不能到東非、印度、中亞等天災人禍麕集的區域。「學校可以負擔你到月球去避暑的一切花費，你絕對夠資格。」系主任馬丁・克萊恩（一個被南加大踢出來、被耿堅博士推薦挽留以致在此間扶搖直上的黑血病專家）說：「可是你的計畫侵犯了別人的領域，這是連街上的野狗都不能忍受的事。或者我該這麼說：這不是科學問題，而是人道問題。」耿堅博士本來想提出當年他力保馬丁在伊利諾安居落戶時曾經很人道地出讓了自己的研究領域，轉念又覺不妥，便自言自語道：「如果再有一、兩個病例就好了。至少更清楚一點，會比較有說服力一點。不過老馬丁可能還是堅持研究領域的立場，那麼我還是弄不到經費，也是別人的領域，我幹嘛費那個事？」這一次他是用中文說的，馬丁聽不懂，就算有了經費，也體諒他這個老毛病，便不計較他了，說：「嘿！耿！輕鬆一點，好歹你的假期沒有問題，溝口剛二可以代你的課，你爲什不好好玩它一玩。」「對！」耿堅博士一興奮，英文脫口而出：「我去找他。」「誰？」「我岳父。」「你和你的岳父度假？」

岳父非但對度假沒興趣，也對當年他和耿堅博士「爺兒倆談過的那種什麼病毒的研究」失了胃口。他的地皮剛剛炒熱，包下了國內一所電信大樓和一棟看守所大廈的建築工程——二者其實出自同一張設計圖，除了電話系統排水管道之外，幾乎沒什麼差別。目前他最想參與的反而是文學書籍的出版——他負責替艾雪兒印詩集、文集、詩文集、全集、抽印集、年選集……拼來拼去，總有人買，於是才深深醒悟：文學眞是種「老二事業」——平時看起來小，搞起來就大了。「你那一行的年月過去了。」岳父在電話裡反過頭來勸他：「你沒有想過要改行啊？」「改行？」「是啊。」岳父說得一本正經：「現在流行什麼軟體、硬體，好像軟體會越來越吃香的。我現在蓋大樓，當然是硬體。這出版嘛，是個『老二事業』，軟軟就硬了。聽說將來軟體飯更好吃，我都想搞軟體了。」耿堅博士當然不明白岳父的術語的源流，推說「欠學」，岳父當仁不讓地喘了大氣：「學歷有什麼用呢？我見的聽的幹的可有你學的學也學不完了我告訴你！」

耿堅博士還是耐心聽了下去，岳父嘉賞他好學，答應向他「國科會的朋友」探探口風，「要不是朱部長下臺了，說不定他可以想想門道——這老小子弄錢可有一手，又挺賞識你的。」此外，他也考慮用借貸的方式私人幫耿堅博士的忙，利息照算，反正他手裡扣著艾雪兒百萬以上的稿件，風險不大。這對耿堅博士來說，已經是天大的恩賜了。「別謝我，你懷裡摟著個搖錢樹，你不知道麼？」耿堅博士望望話筒，再看一眼懷裡的小耿直，一時不察：「哦？」了一聲。岳父才心滿意足地說：「我把你交給雪兒，算是替國家保留了一個研究人才，你好自爲之，搞搞軟體去罷，嗯？」

●

一九八四年七月，耿堅博士收到了岳父從香港匯來的一筆錢，足夠他環遊世界兩圈半。岳父另外還寄了封存證信，言明匯款出於借貸，利息四分，按月從雪兒的稿費和版稅裡抽墊償付。艾雪兒爲此大發雷霆，認爲耿堅博士涉嫌詐欺，耿堅博士自己其實也搞不懂：什麼叫「由艾雪兒女士的《青春》、《熱慾》、《狂潮》三書年度版稅收入中墊付」？艾雪兒憤怒到了極點，發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使歪脖子耿直誤以爲熱水壺又開了，遂想起來有一次被波多黎各少女燙傷的舊事，當場大哭起來。

事實上艾雪兒的尖叫中也包含著相當程度的愉悅。因爲耿堅博士即將在暑期中隻身前往世界各地作公開的度假和暗地的研究，而她則公開並暗地裡恢復了單身女郎的生活，她尖叫著想起安德魯・阿卻・漢考克，一發不能停止。耿堅博士從艾雪兒斷斷續續的嘶叫指控中終於明白了幾個重點：第一、「不要以爲你的老婆好欺侮」；第二、「我艾雪兒現在也是個人物

了」；第三，「不管我做什麼，你都休想摳我辛辛苦苦賺來的稿費。」

耿堅博士沒聽出最後一個重點裡的前半句其實洩露了艾雪兒非常心虛的故事，只有連聲稱「好」。當然，艾雪兒也只是說說而已，眼前眞正要做的，是幫耿堅博士妥善料理行囊。

然而耿堅博士自己卻顯得非常茫然——他根本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七月四號這一天，雷根總統發表國慶演說，強調美國人民應該在全世界的各個角落爲自己身爲美國人民而感到驕傲，因爲他們有責任，有義務，也有榮譽(pride and honour)去領導世人邁向和平、避免戰禍以及維持成長。耿堅博士跌坐在沙發裡，越過七隻盛滿衣服、日用品和書籍的皮箱，望著螢幕上隆尼・雷根那張皺皮巴巴的老臉，覺得非常慚愧——身爲一個歸化美國多年的華裔公民，他並沒有經常想起自己該盡的愛國責任；相反地，當國家元首在鼓吹全國人民「邁向和平、避免戰禍」的時候，他卻蹐縮在紊亂的起居室裡，和一窩躲在地毯底下的小老鼠一起看電視，而他的心情可能比老鼠還要猥瑣：他正在期待著一次甚至多次的病變在世界上隨便那個角落發生。他非常邏輯地慚愧著：凡是有暴露屍體而下著傾盆大雨的所在，必然會出現那些「綠色痘瘡」、「噴血柱」的情景。而凡是出現這種情景的所在，必然是發生了天災人禍。也唯有發生天災人禍的這些地方，才是他要去的地方。如果沒有天災人禍發生，他那裡也不能去，必須每天窩在沙發裡看世界新聞，忍受他那充滿關切與不耐之情的妻子追問：「你到底什麼時候才上路啊？」「快了。」他每一次都這麼說。「你每一次都這麼說。」艾雪兒說著，一面狠狠地踩兩下地毯，嚇走了兩隻嚇不著她的老鼠。「其實，我有點不忍心這樣做的，你知道。」耿堅博士一面說，一面搖頭，艾雪兒看清他的模樣並不是在跟她講話，只是自言自語，便不應聲，自顧回房去寫作，並趁空和遠在喬治城的安德魯打電話（順便在通話中各自做愛）。耿堅博士則一面看著雷根發表演說，一邊繼續和自己傾吐了將近一個鐘頭：「我這樣是不對的，我是個災難的期待者。可是不這樣，我就永遠不會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怪病；連我都不知道，還有誰會在意呢？反過來說，如果人人都不在意，我幹嘛費那個事？可是……」耿直在此時醒來——他是被電視機裡的掌聲吵醒的，揉著惺忪的睡眼，他歪偏了腦袋，從螢幕上學會第一句話，是雷根教他的：「上帝保佑你們全體。」

上帝似乎也聽到了耿堅博士矛盾的祈禱，祂讓他既興奮、又慚愧地如了願——一群激動的伊朗士兵越過火線，向伊拉克戍守在邊界上的一個戰車營發動突襲，他們用機槍和火箭砲射殺了二十三名伊拉克官兵及平民，然後往東南方的科蘭姆沙爾市逃逸。由於天氣忽然轉壞，能見度幾達於零，使得聞訊趕赴的伊拉克部隊無法遂行反擊，據悉：伊拉克方面進一步的報復行動極可能在天晴後立即展開。

耿堅博士霍地從沙發中彈跳起來，顫抖著手指撥電話給當地機場的航空公司：「我要訂一張到中東，中東，呃、科威特的機票。」

●

溝口剛二在七月中旬的某一天，怒沖沖地來到耿堅博士的家，可惜晚了一步，耿堅博士已經在科威特的布羅吉丹港租到一條領航船，前往那烽火漫天、風雨漫天的對岸去了。溝口剛二不知道耿堅博士出遠門度假其實是爲研究，他也不諒解系主任馬丁・克萊恩安排由他接替耿堅博士教職的事——那會妨礙他到伊萊利藥品公司幹遺傳工程師的美好前途。

無論如何，溝口剛二是有充分理由推門而入，登堂入室，並指責他所看見的任何人的。可是非常不幸地，他的控訴尚未出口，已經開始懊惱自己莽撞又卑微。莽撞的是他一眼看見躺在沙發椅背上的艾雪兒和正在衝刺艾雪兒的安德魯・阿欲・漢考克。前者披散著髮，陷入半昏迷，微張的眼眸看不清來者是誰，而且由於是倒懸的視景，很容易產生錯覺，她還以爲是丈夫回來了，便懶懶地說：「我還以爲你不想知道呢！」安德魯產生了另一個誤會：他以爲這個突如其來的闖入者是跟蹤他很久的一個間諜，目的在打探他所主持的秘密任務。可是安德魯一點兒也不緊張或動怒（只要這宗被「查獲」的事和監訊戰略衛星布署工作無關，他是什麼也無所謂的），他只遲疑了六分之一秒，便立刻恢復先前那強烈的、勇猛的衝刺動作，甚至閉上了眼睛。

慌張的溝口剛二一眼瞥去，開始自覺渺小。這種卑微之感終其一生帶來莫大的困擾。他之所以在第二年毅然決然留在美國，奮不顧身地在伊萊利藥品公司打拚努力，以求出人頭地，多多少少和一九八四年七月中旬某一天的目擊事件有關：因爲從這天起，他從心底怨恨美國人的巨大。他立誓要踩壓在巨大動物的身上、肩上和頭頂上。誓言中還包括了一條重要的束

約；他非娶一個金髮碧眼的美國女人不可。結果溝口剛二順利如願了一部分——他的女人是個身高六呎二吋的廣告模特兒，加州人；但是拒絕生育，改良溝口世家的品種。

「給我一個孩子。」艾雪兒說。安德魯微笑。艾雪兒又說了一句。安德魯開始思索東方女人的第一個特異之處——她們喜歡生孩子，他想。他眞正「給了」艾雪兒一個孩子的事發生在六年之後，彼時他已經和耿堅博士成爲研究工作的搭擋。耿堅博士並不明白：艾雪兒的秘密戀情其實已經維持了六年，而他自己也無暇在意妻子有婚外關係的瑣事。對於安德魯介入他的家庭生活，耿堅博士基於無法邏輯性地思考，以致放棄思考。他對待黑髮褐眼歪脖子耿直和對待金髮灰眸有著健壯身軀的耿爾——來自漢考克家族的血胤——是一視同仁的。他一樣會犯無心的過錯，拿冷水沖牛奶餵耿爾喝；不過，耿爾的體質特殊，非常能適應生猛食物，而且在五歲那年就比十三歲的耿直還要重四分之一盎司了。

耿爾出世之前，耿堅博士便從艾雪兒口中得知：這個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她的。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冬天。耿堅博士和安德魯從校區走過雪地回來，一路之上兩人互相丟擲雪塊，像一對大孩子。艾雪兒守在窗口，等待著丈夫和情夫的到來。她手中有一朵雛菊，菊瓣灑落得遍地都是。原來艾雪兒暗自打了一個小賭，如果菊瓣是單數，她就偷偷把腹中尙未成形的耿爾處理掉；如果是雙數，她就向耿堅博士坦承一切。結果那朵雛菊有三十七片花瓣，她不甘心，哭著把其中一瓣一分爲二，成全了數字以及保有耿爾的宿願。艾雪兒在窗口守候了一個鐘頭，耿堅博士和安德魯先後進門，她分別擁抱了兩人的身軀，然後對耿堅博士說：「我懷孕了。」耿堅博士看看她細小的腰身，說：「看不出來，恭喜恭喜。」「孩子不是你的，是我的，也是安德魯的。」安德魯早有準備，接口說道：「抱歉了，耿，我眞的愛雪兒。」耿堅博士也不覺得太意外，只怔怔地瀏覽這一對璧人（並突然發現艾雪兒只有安德魯一半高），重複著先前的話說：「看不出來，恭喜恭喜。」

耿堅博士獲悉這段畸戀的時間更早，比一九八六年七月底，他第一次經由艾雪兒的介紹而見著安德魯本人的時候還要早。不用說，艾雪兒和安德魯反而被裝聾作啞的耿堅博士蒙在鼓裡，她故示大方地把安德魯帶回家，和丈夫「交個朋友」，因爲彼此「都是學

術界最有聲譽的人士」，她親自下廚，做了七盤式樣口味迴然不同的涼拌中國菜（她不會也不喜歡熱炒的熟食），請安德魯和耿堅博士一齊品嘗，席間安德魯多喝了兩杯，述說起自己在福克蘭戰役中發生倒飛錯覺的情況，耿堅博士聽得太專心以至忘記溝口剛二曾經在一九八五年中，也就是他周遊世界返回伊利諾的第二天告訴他的話。溝口剛二是這麼說的：「耿，有件事我想你應該知道，你老婆跟一個美國佬睡覺了。如果我是你，我會殺了他們，然後切腹。」

即使耿堅博士沒有忘記溝口剛二的話，他仍然會喜歡或者尊重安德魯這個人的。他健康、英俊、純眞得像個大孩子，而最可貴的是，他有豐富的學術想像力。當他一度激動地向耿堅博士懺悔自己未曾及時在福克蘭戰役中拯救同胞手足之後，耿堅博士被他所說的「屍體在暴風雨裡變成綠色、皮膚噴出血水」所震撼，立刻說道：「我去年在世界各地搞了一整年這種研究，我到了科威特、我到了伊朗、我去了黎巴嫩、我又去了法國、義大利，還有，我也到過尼加拉瓜、印度和衣索匹亞。他媽的！告訴你，這種情況全世界都有。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安德魯當時搖了搖頭。」「好！我告訴你：是一種沒人——從來沒、有、人見過的濾過性病毒。」「所以？」安德魯和艾雪兒齊聲問，口氣卻大不相同；前者充滿好奇，後者因爲聽了太多次，顯得有些不耐煩。「所以我認爲它太有價值了。想想：一種全世界前所未見的奇怪病毒，竟然被我發現了——」「而且他還把這些髒東西帶回實驗室，成天到晚泡在裡面。」艾雪兒略帶埋怨與不屑地搖頭苦笑。安德魯這時已不太自憐了，他擦乾眼角的殘淚，問道：「我很想知道：那病毒有多麼奇怪？」「第一，」耿堅博士習慣性地在禿頂上掠一下，彷彿那裡還有許多可資梳理的頭髮：「它對活的動物絲毫沒有感染力。你不會被它侵入，就算你聞它、吃它、注射了它，身體的任何功能都不會起變化。第二，它的基本結構非常複雜，我從來沒見過這麼複雜的病毒——也許我的取樣不夠多——」「還不夠多？」艾雪兒又尖聲叫起來：「他帶了整整兩百五十公斤的病毒回來，差一點通不過檢疫。」「怪就怪在這裡。」耿堅博士說：「我告訴檢疫局，說瓶子裡是各地的海水和湖水，他們知道我是搞研究的，反而更謹慎，可是誰也化驗不出來這五百多瓶從屍體身上取下的雨水和體液有什麼疫病或者毒素。它太複雜了，複雜得像、像，呃，像一首結構龐大的交響樂曲。」「你是說

音樂的交響樂？」「不錯。」耿堅博士微閉著眼皮，望向餐廳窗外紛飛的雪花：「你找不著可以下手切割的點，它的每一個基本分子都互相鎖著、融合著，連起來看又好像是一組一組有規律、又不是很有規律的圖案。非常非常特殊。」「你的說法很有趣，使我想起向艾雪兒女士學中國字的經驗來。」安德魯說。艾雪兒立刻補充道：「安德魯現在是我的中文學生，他很用功的。」耿堅博士有興趣的是安德魯的聯想，當即問說：「我的病毒怎麼會和學中文扯得上關係？」

「有的有的。你剛才的那些形容，使我感覺那些病毒對你而言，就好像中文對我來說是一樣的——艱難。神秘。深奧。」安德魯用充滿柔情的灰藍色眼眸瞥了瞥艾雪兒，說：「而且美麗。」

耿堅博士在這時忽然大吼一聲：「對啊！安德魯——你是叫安德魯罷？呃，你，你實在是個有豐富學術想像力的人。」

耿堅博士從此對安德魯印象深刻，因爲他提醒了一點：這種病毒很可能是一種語言，一種屬於海洋、大氣、自然的語言，它可能是地球對不斷製造災難和戰禍的人類所發出的一些警示。耿堅博士把這個想法告訴馬丁・克萊恩，對方爆笑起來：「耿！Yor're getting cuckoo !」「我不認爲這樣。」耿堅博士堅定地搖著頭說：「如果我們能籌畫一個包括醫學、生物學、化學、病理學、海洋學和氣象學等等各學科專家的研究小組，我願意把這五百多瓶的樣本全部貢獻出來，讓大家做相關性的研究，我想不需要太久的時間，我們會找出這種病毒的秘密。」「又如何？」馬丁・克萊恩說：「這個地球上平均每年都有一百多個科學家宣稱發現了新的病毒：有害的、無害的、可以致命的、能夠治病的、抑制生長的、促進發育的，從雞、狗、馬、猴子還有魷魚身上提煉出來的，又如何？這些都不是你的事嘛！你去年——喔不，前年、還是三年以前，說可以取代豬體胰島素異質氨基酸的那種酵素怎麼樣了？研究出結果了嗎？」「我還在整理——」「整理？我看不必，可以歸檔了。」馬丁・克萊恩從厚黑皮椅裡彈起，一字一句清楚地咬著說：「你的那個日本學生——叫溝口什麼的？去年到了伊萊利製藥公司，三個月之內已經研究出那種酵素的方程式，六個月之內新藥就上市了，你可以在你家街角的雜貨店買到這種藥。」耿堅博士卻在這個尷尬的時刻洋溢著興奮之情，左拳打了一下右掌窩，自言自語地說：「太好了，我知道他會成功的，幸好我度假那年

沒去干擾他的工作，不然我的罪過可就大了。這一下可好，我也不必再費那個事，搞什麼酵素了。」「耿！」馬丁・克萊恩刻意鎮定地說：「請，你，不，要，說，中文！好嗎？」

這是一九八六年夏末秋初時發生的事。從耿堅博士遊歷回來之後，到此時已經忽忽一年過去了。在這一年裡，艾雪兒和安德魯不能像前一年那樣——幾乎每個禮拜都在喬治城或伊利諾新榆郡的家中幽會。他們有時候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才能匆匆地晤面一回。這種艱難的處境爲倆人帶來一份特殊的感覺，使他們彼此都覺得是世界上最受苦、最執著、最有感情、也最可憐的人。艾雪兒不下二十次地這麼說過：「命運，命運在玩弄我們。」安德魯很快就學會了用中文說這句話。「沒有人比我們更相愛了，是不是？」艾雪兒凝視著自己高高舉向旅館吊燈的趾尖說：「是不是？」安德魯說了眞心話：「是的。」他立刻想起從前在英國，稍後在華盛頓所邂逅的無數美女，都無法像艾雪兒一般讓他產生如此強烈的激情，他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何在？直到他這一次用中文說：「是的。」的時候，才恍然大悟：他之所以如此深陷於艾雪兒的網羅之中、不克自拔，只是因爲對方永遠是一個陌生人的緣故。她不會在床上喊：「God !」、「Go !」或者「Oui !」而是說中文，說那麼簡單、而他又一輩子學不來的字。

對艾雪兒來說：性的刺激和歡愉並不是最重要的（雖然她一向在作品裡寫得萬分露骨煽情），她品嘗著的反而是由於偷情之不易所導致的自我憐恤和偉大的感覺。尤其當耿直逐漸長大，稍解人事，又經常鬧腸胃病而使她不得不日夜加意照料的時候，艾雪兒更爲自己日益喪失追尋情愛的資格而不平，而激越。耿直四歲零四個月又三天的早上，艾雪兒把他託付給一個非法移民來美的廣東少婦（這個女人親生的兒子曾經在艾雪兒父親的幫助之下偷渡香港成功），然後她化了個好妝，穿一襲米白色的風衣，黑色鏤花絲襪和乳白色的高跟鞋出門——安德魯已經自華府飛來，說是要告訴她一個好消息，雙方約在新榆郡郊外二十哩的老地方見面。艾雪兒正在想著那汽車旅館房間裡吊燈的模樣，忽然聽見耿直說：「God bless you all.」她回頭望去，只見耿直歪脖子斜眼，靠立在亞麻格子布的窗帘旁，繼續說：「God bless you too.」艾雪兒並不知道他的兒子只是忽然從母親酷似南茜・雷根的打扮聯想起隆尼・雷根在兩年以前教過他的那句

啓蒙話，卻誤會成兒子有意揶揄他：「God bless you too.」當下忿忿不已，衝上去甩了耿直一巴掌，接著教訓道：「以後再也不可以用這種態度對我說話。」許多年以後，耿直在催眠復健運動中對醫師敍述這段往事，並不十分激動：「或者她討厭雷根，也不喜歡上帝，都有可能。我不了解她的，你知道。」

● 雷根在一九八六年的這個冬天過得非常不如意。一個曾經爲耿堅博士領航進出伊朗的丹麥籍水手挺身出來作證，指控美國國家安全部門曾經透過以色列官方的協助，將價值三千萬美元的軍事武器和零件運售伊朗，爲期長達數年，以期獲得伊朗政府中一部分決策行政人員的諒解，以及交換被該國非法拘捕的美籍人質。而美國政府似乎又將這項交易所得的三千萬美元拱手送給了尼加拉瓜反桑定政權的游擊隊，游擊隊的兩個頭目卻否認他們拿了錢，可是其中一個頭目馬可塔尼奧並不能否認一點：他曾經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傍晚，冒雨帶領一位自稱是生化學家的東方人進入馬拿瓜市東北方三十五哩的淺丘叢林區，採集四名共產黨軍官身上噴出的體液。當時馬可塔尼奧還自豪地表示：他手下的狙擊兵使用M十六步槍時從來不開啓全自動卡榫，每一個敵人只能享用一粒子彈。「因爲雷根不是很慷慨的人，你知道！哈哈哈。」「我原來以爲只有知識分子對他不滿意，哈哈。」耿堅博士自以爲附和著說了個笑話，沒想到馬可塔尼奧雖然反共，器量卻不大，當時就扳起臉來，說：「知識分子在戰場上和牛屎一樣。」

耿堅博士倒是記得這話。他常把馬可塔尼奧的表情、語氣和那個從越南逃亡到法國的阮高混在一起。這兩個人不約而同地使耿堅博士警醒到自己的無知和軟弱。然而他寧可保持這副德行，因爲如果不這樣，他又會覺得自己過於自大而懷抱惡意。比方說：當他窩身蝸殼般大小的實驗室中，接到溝口剛二的電話報告：「哈囉，耿！你老婆和他的情夫剛從我們藥廠對面的『天使之吻』汽車旅館出來了。」那時候，他會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悸、顫抖和虛脫，猶如置身於交通喧嚷的台北街頭。這時他會推想：「我怎麼『知道』這是不是眞的？」、「我怎麼『知道』雪兒和那個男子的關係究竟如何？」、「我其實是個很無知的人，不是麼？」、「一個無知的人怎麼能對人懷抱惡意呢？」、「一個無知的人最好軟弱一些罷。」……於是耿堅博士起身離座，到廁所洗把臉，擦乾痔漏的部位

，走回來時沿路摸摸不鏽鋼冰涼清醒的檯面，隨手端起一瓶他所蒐集的體液，小啜一、兩口，然後歎著氣，自言自語道：「我幹嘛費那個事？」

耿堅博士仍然儘可能地勻出一點時間來和耿直相處，父子倆一齊觀賞橄欖球賽、棒球賽、強尼卡森的「今夜」以及「七〇〇俱樂部」。耿直從四歲半開始，每天要戴上一付矯正歪脖子的塑鋼支架，長達十六小時，在這十六小時裡，他除了吃喝拉撒外，只有兩件事好做：和耿堅博士用華語交談，以及和艾雪兒用英語交談。通常都是他先問「爸」和「mom」：「你們在做什麼？」耿堅博士在家的時候說：「我在看書。」艾雪兒在家的時候則說：「我在寫書。」夫妻倆都不在家的時候，耿直拒絕和非法移民褓姆說話，便自問自答，以致中英文都練得非常流利，對於他長大以後從事的通譯工作——翻譯父親的英文研究報告和母親的中文小說——有決定性的幫助。「他們都是很孤獨的人。」耿直對爲他作催眠復健的醫師說：「他們都不會和人溝通。」可是耿直隱瞞了一點：他沒有向醫師吐露自己也一直是個不會和人溝通的人，尤其到了一九九〇年八月，他金髮灰眸的同母弟弟耿爾出生之後，八歲的耿直更加沉默、閉鎖。他的歪脖子矯正了百分之九十二，開始佩戴矯治斜視的眼鏡，但是他比從前任何時候更容易罹患腸胃疾病，醫生總也查不出病因，只告訴耿堅博士和艾雪兒：「這孩子的情緒性緊張非常嚴重，也許你們該讓他試一試催眠療法。」

可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催眠復健運動仍然是非常昂貴的療法。一涉及金錢，艾雪兒就顯得十分焦躁不安。因爲在這個年代裡，她的作品再也無法躋身暢銷書排行榜，她的父親也不再那麼熱心地搞文學商品（他的新興趣和新投資是磁碟賭具和程式風水系統）。艾雪兒的臉上出現皺紋，脖頸多了一摺，每個月都要逼耿堅博士答應溝口剛二的遊說：加入伊萊利藥品公司，那樣他不時可以坐收大筆乾股和紅利，以便從容地還清拖欠了艾雪兒六年之久的債務。耿堅博士以「分身乏術」爲辭推卸學生和妻子雙方的壓力，因爲他在一九八八年中回臺灣講學的三個月期間，對手頭積壓已久的病毒研究工作有了新的體認，他不能浪費任何一點時間。每當他充滿期待和歉疚之情地向艾雪兒解釋的時候，她總會無奈地搖頭，想起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間，她生命中最顚峰、最輝煌、也最快樂的美好時光。

美好時光從耿直四歲四個月零三天捱了艾雪兒一巴掌之後開始。艾雪兒穿戴起那套酷似南茜・雷根參加全美越野握手大會時所穿的衣飾，駕車駛向「天使之吻」汽車旅館，看見了久違的戀人安德魯。安德魯在路邊吻她，將她高高舉起，轉了無數個圈子。「你不是說有好消息嗎？」艾雪兒在空中咯咯地笑著說：「快告訴我。」安德魯仍然不肯停，繼續轉著，使艾雪兒產生幻覺，以爲自己跌入孩童期，在尖沙咀遊樂場坐旋轉木馬。「我來了。我被調到芝加哥來了。」安德魯亢奮地說：「我們以後要什麼時候見面、就什麼時候見面。」「放我下來，我受不了！」艾雪兒叫了一聲，竟然暈了過去。也就在暈倒的那一剎那，她眞的看見自己四年之後在產房生出耿爾的情形，痛苦、啼哭、驕傲、羞慚、歡愉、滿足和惶恐。

●

耿堅博士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再度返抵國門。這一回他已經不像前次那樣受歡迎、受重視，因爲他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以證明中國人的普遍才智要比其他各民族來得優異。教育部和國科會的人士早已將他們對學術界的關切和愛護轉移到一些對國家整體建設和發展更有實效的領域中去，所以這一回，耿堅博士回國講學自然不如六年前的奔喪之行一般不停地被官員、士紳、記者和年輕學子包圍、詢問和請益。過去一再邀約他「蒞臨發表演講或觀感」的幾所小、中、大學也似乎忘了她們都是培育耿堅博士的母校，未盡款待或寵愛之責。只有一家電視臺在製作一個軍紀教育節目時想到了他，請他談了談有關軍中自助餐的營養均衡、有助於提高戰力與士氣等等。耿堅博士起初推說不是食品營養學者，不敢妄言，但是節目製作人（一位體面的中校）勸說他應該「爲自由祖國不斷成長進步精實壯大的三軍袍澤打打氣，也算盡了一分海外學人愛國更愛軍的義務和責任」。耿堅博士只好愼重地答應。他一共發表了三分半鐘的談話，其中有兩分鐘的內容和世界各地兵連禍結、病變叢生的感想有關，一分鐘是呼籲「大家」要彼此相愛、多作學術研究，以增進世人共同的幸福。只有半分鐘的時間和自助餐、營養成分、身體保養以及精神愉快諸如此類的話沾上了一點邊。當然，他也只能有半分鐘的時間在電視螢幕上露個臉。（一個他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的結果就在他說話的半分鐘裡發生了：有三十萬名官兵聽著他的喃喃自語同時進入了夢鄉。）

耿堅博士不再是衆所矚目的焦點，連聽他講課的學生也多半揚棄對知識的好奇而選擇了自由——原因之一是這些大孩子受不了他經常在講臺上突然自言自語地說：「這一部分我要不要跟他們解釋？不解釋他們不容易懂，解釋了時間又不夠用。可是我又不能不說詳細點兒，不過，時間還是寶貴，我可別把學生當笨蛋，說多了他們會嫌囉嗦，我幹嘛費那個事？」前後一共有五十七個人次的學生在他自言自語的當兒收書起座，離開教室。於是，原訂一年期的客座講授只維持了三個月，耿堅博士就被開除了。但是，在這短短的三個月期間，他對病毒本身有了另一層的認識。起因則是一個小小的誤會。

十二月初，岳父從香港抵臺，到耿堅博士任教的學校去找一位電腦教授談出版算命磁碟的合約，順道拐了個小彎，到耿堅博士寄寓的教授宿舍去探望一下闊別了六年的女婿，一見面先表示這是趟專程探訪，言下頗有些責備耿堅博士未曾遠迎的意思。「我專程來罵人的。」岳父朝地上擤了擤沒有鼻涕的鼻子，臨時編織了一個試探他的謊言：「你多久沒和雪兒寫信、打電話啦？她接不到你的消息，電話裡向我抱怨了半個鐘頭，你小子得付這筆費用。」耿堅博士一向信任岳父的謊言，當下上了當，問說：「多少錢？」也免不了在岳父匆匆寒暄、訓誨和告辭之後撥了個越洋電話回家。（頭兩次竟然弄錯號碼，被一個名叫溝口剛二的藥廠廠長狠罵一頓，雙方由於事出唐突以至互不相識，甚至都覺得莫名其妙。）艾雪兒剛和安德魯・阿卻・漢考克幽會完事，又趕了一場午夜電影回來，正是精疲力竭到底，自然不會有什麼好聲氣。「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嗎？」艾雪兒打著呵欠，一口咬定耿堅博士吵醒了正在鬧肚子的耿直。耿堅博士立刻提起岳父來訪的事，強調他確已將對方要求的電話費付清了。「我現在很累，有話改天談可以嗎？——你的兒子在叫了，他肚子不好你是知道的。」（其實耿直並沒有叫。）耿堅博士忽然在此開始自言自語：「可是她明明向她爸爸抱怨我不打電話的，不是嗎？我現在不是在跟她打電話麼？她到底要不要和我講話？如果要，爲什麼改天呢？如果不要，我幹嘛打電話、費那個事？」艾雪兒對耿堅博士的喃喃自語只覺十分刺耳，聽來聽去只有「講話」二字聽得眞切些，便用舌頭抵了一下上下牙縫，發出比較不耐煩的一聲「嗞」響，道：「你要講話，和你那堆瓶子講去——它們聽得懂，我聽不懂。」說完就掛斷了。也就在這一剎那間，艾雪兒打了一個呵欠，一個打過之後便再也不想

睡覺的呵欠，欠出滿眼晶亮的淚水。她從床尾對面的梳妝鏡中看見自己略顯衰老的面容，首次感到下巴頦底贅出一圈肉來。也就是在這一刻，她聯想起一九八〇年夏末秋初時在一次相親宴席上對桌有個打瞌睡的老人的模樣，老人是耿堅博士的父親；他被艾雪兒父親的致辭所招來的掌聲嚇醒時多達三層的肥胖下巴不停地抖顫著，而艾雪兒從來不知道自己也會逐漸老醜、如一老男人。而在相親宴上，她的父親的致辭此時又縈繞在床尾和梳妝鏡之間了：「我是生意人，不懂什麼情啊愛的；我只管把女兒交給你，耿博士，她是你的了。」艾雪兒歷經八年的婚姻生活，如今終於了解——她之所以如此焦慮，乃是因爲她一直不肯承認，也不能否認：她只是父親手中的一宗生意，一宗投資錯誤的生意。

耿堅博士在掛上電話之後的幾秒鐘裡仍不明白這通電話有沒有打錯。可是殘留在他耳際的艾雪兒的話語卻提醒他轉往另一個値得思考的領域：「你要講話，和你那堆瓶子講去——它們聽得懂……」

耿堅博士立刻忘記岳父、妻子甚至剛剛撥過電話的事，衝進浴室，從澡缸裡搬出那兩箱試管來。試管一共是五百一十二隻，每一隻裡頭都裝著藍不藍、綠不綠、半黃不白的混濁液體——這是他特地從那五百多瓶病毒液中採樣帶回來貢獻國內學術界的禮物，不過，沒有那個單位願意慨然接受就是了。此刻只有耿堅博士肯用異常興奮、充滿好奇的眼光去審視它們，並對它們親切地說話：「雪兒說對了。你們聽得懂我在說什麼，是吧？你們懂我的，是吧？總有一天我也會懂你們的。我們來比試比試，看誰先懂誰？看誰先懂誰！」

耿堅博士說話時過於專心，以至忽略隔壁宿舍裡正在苦讀一篇有關DNA氫鍵結構論文的某教授。耿堅博士一向只知道有某些教授也住在宿舍裡；而不了解某些教授中的某教授經常在讀艱深論文時利用思索的間隙偷聽他這邊的動靜。偷聽是某教授的兼職，他通常把他在校園中任何角落偷聽來的事物記錄在一本可以夾藏於講義中間的小冊子上，遇到適當的場合和時機（通常是不會被旁人偷聽到的場合和時機），就把小冊子上的記錄報告給一些相信他的人。

相信某教授的人相信耿堅博士確實瘋了。他們開了三次會，決定知會這所大學的教務長、理學院長、生物系及化學系主任，還有生化研究所所長：當前國內學術界有足夠能力和誠意邀請到比耿堅博士更具權威性、號召力、也更正常的人回國從事通識兼專才教育的嚴肅工作。這些與會人士在多年以後大都退休，經常穿著絲質的睡袍在大臺北郊區七十五層以上（含七十五層）的高樓陽臺上往復慢跑、澆花逗鳥、閱讀中央日報和青年日報。有一天，他們會第一次不相信這兩份他們已經看了一輩子的報紙上的一則報導：那是二〇〇三年四月九日，報紙上說：「華裔美籍生物化學專家耿堅博士榮獲聯合國傑出科學家名銜……」這些退休後散居各處的人士在那天早晨六點半鐘不約而同地說：「這是不可能的！那小子……是我把那小子攆走的。」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想了解：耿堅博士得獎的研究是什麼？研究的成果如何？是否眞如聯合國科技基金會所宣稱的那樣？——「增進吾人對外太空有害物質之見聞，擴大生化科學的探索領域，並對全球防治太空污染之研究貢獻良多。」他們只是一致懷疑：在這個世界上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耿堅博士」？（或者是外電譯名譯錯了。）

掛上電話之後，耿堅博士雖然有一種茫然的失誤感，以爲這通電話又撥錯，撥給了一個陌生的女人。不過，他從艾雪兒的氣話裡發現了以後五年搞出手頭這批病毒培養液體一點名堂的眞理；也正如安德魯・阿卻・漢考克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底初次提醒他的話所暗示的：這種病毒是一種語言。

或許病毒也像他自己一樣——處於深刻的焦慮之中，渴於和他溝通，想要明白他的意思；病毒也在研究著他。

●

耿堅博士於一九八八年十月返回伊利諾，在艾雪兒不很刻意的安排下再度遇見安德魯。安德魯此時的掩護身分是一家太空實驗室儀器製造公司的顧問，這個公司其實直接隸屬五角大廈管制，從一九八六年秋季的最後一個禮拜開始進駐芝加哥，準備買下（或者透過其他合法的方式）一片大約有五千四百英畝的土地，建造所謂的廠房和倉庫。這片土地在伊利諾州東隅，原先住著一群亞美許(Amish)農人。這個掛名公司花了兩年的時間對州政府和亞美許人施展雙重的壓力，目的是讓這兩者了解：當地已經沒有足夠肥沃和乾淨的土壤植育出能餵養美國人並使之健康快樂的作物。儀器公司取得一份非常詳盡的調查報告，厚達三千頁，報告出自一批聯邦和州政府共同聘僱的學者專家之手，指出這五千四百英畝的土地中含有過量的砷、幾近飽和的鉈以及超乎安全標準達數百倍的鉈一三

七。原住民必須儘速撤離，由該公司會同聯邦政府的專職環保人員畫定危險區域，在區域內進行大規模的檢驗和蒐證。當最後一輛亞美許人的馬車在夕陽下緩緩駛離危險區域之後，環保人員脫下了原先的銀灰色制服，露出裡面的軍裝，開始擔任警戒。此後兩年，警戒行爲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浪費，因爲沒有人敢接近一個充滿了危險物質的地方。在這裡，新的廠房蓋起來了，新的倉庫也蓋起來了，還有，三座佔地七千兩百畝的混凝土平臺也蓋起來了，安德魯・阿卻・漢考克成爲此間的負責人之一，他的任務是執行所謂「太空防衛計畫」的一小部分。而這個危險區域是整個計畫之中最安全的角落，負責蒐集、辨認、解讀、傳譯以及儲存北美、加拿大、東太平洋這六分之一半球上空三百九十八公里以內所有的通訊資料。他和耿堅博士再度見面時似乎也察覺到耿堅博士對他和艾雪兒的私情並非不明不白，只是不聞不問而已。艾雪兒請他回家便餐，理由是給耿直一點富有啓發性的教育。

耿直已經入學一年多了，對天氣問題非常有興趣，常向父母詢問：爲什麼氣象人員能預先知道未來發生的事情？而且限於未來的四十八小時，而不是十五分鐘或一年？同時耿直也迷上了各種武器模型，對北約組織、蘇聯、中共和以色列所研製發展出來的新型飛機、戰車、飛彈和火箭，瞭若指掌。「我們想，」艾雪兒替她和她的丈夫說：「你是大氣科學的教授，又幹過飛行員，一定可以給他一點指導或什麼的。」艾雪兒故意不提這兩年以來安德魯已經轉業爲某太空實驗儀器公司顧問的事。然而安德魯一踏進耿堅博士的家門就覺得自己不該面對像耿堅博士這樣一個矮小、軟弱又有工作狂的人撒謊，當下後悔接受邀請。不過他還是把一盒象徵純潔友誼的紫羅蘭遞給艾雪兒，禮貌地吻她的右頰，和耿堅博士握手，客氣、也不由自主地坦白道：「不過我早已經不是什麼飛行員或氣象學者了，我現在是一個通訊工程顧問。」「那很好。」耿堅博士點點頭，拉他入座，替他倒了杯酒之後才問說：「你想喝點什麼？」艾雪兒則提高了聲調，彷彿兩年來從不知道安德魯已經定居芝加哥的事實，便說：「喔——通訊專家？太好了耿堅。你的兒子經常拆卸家裡的電話、電視甚至郵箱，至少拆了七、八次。他也許對通訊問題也有興趣。是吧？」「我想是的。」耿堅博士說：「他對什麼都有興趣，有一次還拆掉我的顯微鏡。」但是多年以後的催眠復健運動並沒有幫助耿直想起他拆電視、電話或顯微鏡的事。他在那時對催眠醫師的說辭是：「我想是我同母異父的弟弟耿爾拆的，他什麼都會拆，即使是我的骨頭也不例外。——可是，我父親和我母親當時只有我這一個孩子，他們怎麼可能知道未來的事呢？還是他們這樣說了，以後事情就會變成這樣？還有——」耿直開始對醫師產生了知性的懷疑和不悅之情：「這催眠只是在幫助我記起來一大堆我不想記得的事情，我要怎麼樣才能知道未來呢？像我的父親母親一樣知道未來，像他們一樣呢？」耿直又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情況。

事實上耿堅博士夫婦只是爲了向安德魯表達不同動機但同樣程度的歡迎之意，而隨口說了些話，他們並不能預知未來耿爾的暴力活動，他們的「預言」只是撒謊。

●

安德魯沒有藉辭及早離去是非常明智的。他喝了兩杯酒之後就逐漸鬆弛下來，不再爲當著老實人耿堅博士的面和艾雪兒做戲扮演普通朋友（或是耿直的教父）而惴惴不安。於是他獲得了一個十分意外，也彌足珍貴的啓蒙。「我終於有新發現了。」耿堅博士並非真的滿腦子只有實驗室的發現，他只是突然想起這會是個好話題，而這個好話題可能會稍稍使隔几窘坐、略顯焦躁的這個大孩子——也是涉嫌和他妻子有染的強壯英國貴族末裔——比較不那麼緊張侷促：「你還記得我提過的那種病毒吧？」「唔，是的。」安德魯經他這猛可一問，其實是什麼也不記得了，他喝下一大口耿堅博士胡亂調攪的酒精、果汁和碎冰碴，竟然懷疑那酒中有奶精的成分：「對不起，請問你是不是在這裡面加了奶精？」耿堅博士根本忘了他先前調過酒的事，只好搖搖頭，道：「雪兒就是這樣，糊里糊塗的，來，我爲你換一杯。」安德魯不喜歡也不明白中國人習慣將家裡所有發生的小過失推諉給妻子的傳統美德，他搖頭拒絕，只說：「味道似乎不錯。」然而他心底暗自又對耿堅博士產生了一點不悅的情緒，同時對自己也滋生了體諒寬釋的情緒——因爲他明明看見酒是耿堅博士親手端給他的，卻把酒裡的奶精味像丟熱山芋一樣丟給艾雪兒，這表示耿堅博士可能是一個非常非常男性沙文主義的人，而面對一個男性沙文主義者總比面對一個老實人要使人自覺高貴而且正義一些——即使他在應諾話語時眼前不免會閃過對方妻子裸體的模樣，也不至於過度內疚自責了。安德魯一面想著艾雪兒把一雙細白小腿搭放在自己肩頭的情景，一面聽到耿堅博士繼續說：「……這些都是一

樣的，一樣的，無論在伊朗、巴黎、尼加拉瓜、越南——或者在南大西洋——這你知道……」聽到南大西洋，安德魯的眼睛才忽地從耿堅博士背後的沙發靠背上跌落現實（那裡曾是他和艾雪兒最常取樂的地方；當他們在那靠背上衝刺纏鬥時，耿堅博士正在全世界各地蒐集病毒），緊接著又跌回一九八二年福島戰役中的南太平洋上空，他爬昇、他墜落、他殲滅敵艦、他背棄同僚，他有一些暈眩，顯然是酒精加奶精的結果。「最重要的一個共同點是我一直都忽略了的。」耿堅博士說時益發興奮，像平時猛灌病毒培養液那樣猛灌了一口酒（他自己這杯裡加的是咖啡粉），且不管滋味如何，逕自提高了聲調說：「你知道是什麼嗎？嗯？讓我告訴你：是雨！雨！」「雨？」安德魯點點頭，仍舊惶惑不已：「所以呢？」「你不明白嗎？」耿堅博士激動地揮舞雙臂，潑灑出來的酒水幾乎濺到艾雪兒的新沙龍裝，她立刻閃到兒子耿直的身後，矯正耿直歪脖子的塑鋼支架被一顆冰塊擊中，使他嚇了一大跳，怯生之情更加強烈，遲遲不敢上前向「安德魯叔叔」打招呼。這時一屋子人都聽著耿堅博士說：「你不明白嗎？病毒是從雨水裡來的。」「呃，耿博士，你知道——」安德魯微蹙著他那兩道頗似馬龍白蘭度的劍眉，表情像在為一個很不懂得普通常識的學生解釋一個非常深奧的問題一般慢條斯理地說：「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雨、各式各樣的雨……」「我知道，可是有一個共同點，」耿堅博士挪出一隻空手掠了掠禿頂上幾條因激動而散亂披覆的髮絲，搶著說：「它們都是從……」說到此處，他神祕地指了指正上方：「天上掉下來的。」「從天上？」安德魯原以為對方會有什麼驚人之論，聽到這裡，不由得哼哼兩聲，斷定耿堅博士是在開一個老實人常開的、並不怎麼有意思的玩笑，便又跟著重覆了一句：「從天上？——你一定是在開玩笑！」說罷，就儘量勉強自己擠出幾聲欣賞幽默情懷的笑聲。艾雪兒笑得大聲些；她從來不知道耿堅博士也會說笑話，而且說得讓安德魯都笑了，那一定不是普通好笑。不過在她的笑意裡，丈夫和情夫相處融洽、不至於釀成反目成仇的事件以損她艾雪兒的名聲——這層歡喜的成分佔得多些。笑得最大聲的是耿直，因為他看見艾雪兒在笑，而且笑得超乎一個做母親的那般美麗。只有耿堅博士笑不出來，他並沒有開玩笑，他非常認真地相信雨水和病毒之間的密切關係，更相信那病毒經由雨水帶向地表，而病毒的來源是「天上」。在一片笑聲之中，他無法繼

續解釋些什麼，便環視周身的三個人，發覺只有自己的兒子笑得最無理——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情人笑他都還合乎邏輯，而他自己的兒子也這樣湊趣就太令人傷感了。耿堅博士並沒有斥責他的兒子，他只伸手上前，抹去耿直脖頸塑鋼支架上殘餘的染有咖啡粉色的冰屑。耿直卻被這個動作嚇得倒退了一步，踩上艾雪兒剛塗過鮮紅蔻丹的腳趾，艾雪兒以一聲尖叫結束了笑聲，卻不明白：耿直受驚嚇的原因是他從耿堅博士溫柔的動作中看見了一抹兇戾的神情，那神情來自耿堅博士的眼眸（更準確地說：來自耿氏這一平凡、卑微、柔馴、低聲下氣的家族，耿堅博士的父親在許多年前就不止數十百次地用這種眼神督促他的兒子唸書）。爾後又過了很漫長的一段歲月，耿直對他的催眠復健醫師表示：當時他懷疑耿堅博士伸手過來是想捏他的脖子。

安德魯回到通訊中心宿舍時已過午夜，他為自己調製了一杯威士忌加奶精，啜飲時眼前不斷地浮現起耿堅博士在餐桌上幾度欲言又止的模樣。這時他有一點混亂，一方面他寧可相信耿堅博士是個科技狂人，一個會用種種方式忽視或輕視妻子的典型東方男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對耿堅博士被上司冷藏、被妻子遺棄、甚至被兒子訕笑的寂寞處境產生出一股難以抑制的憐恤之情。在這般矛盾的情緒之中，他一連喝了四杯，撥了一通電話。接電話的自然是艾雪兒。「雪兒，我找耿堅博士。」「為什麼？」艾雪兒十分驚愕，脫口道：「你還好嗎？你喝醉了嗎？」「請你替我找耿堅博士好嘛？」「你要對他說什麼？」艾雪兒緊張起來，她還來不及應付這樣的局面：「我想，我想現在還不是向他坦白的時候，安德魯。」「請你——」安德魯費了極大的力氣說著，全身虛脫，抱住電話跌躺在地毯上。片刻之後，耿堅博士略帶緊張乾澀的聲音自話筒中傳來：「我是耿堅。」「我是安德魯。」倆人接下來同時互問「你好嗎？」「我很好，謝謝。」然後是一片沉默。安德魯沉吟著，終於先開口道：「你的威士忌加奶精好極了。」「噢？」耿堅博士不記得什麼威士忌加奶精，只匆匆應了聲謝謝。安德魯閉上雙眼，思索著對方此刻的面容和神情，試圖從中決定耿堅博士究竟是不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支吾著說：「我只是，只想告訴你——」（事實上直到這一刻他還沒有想起該告訴對方些什麼）「是，我在聽。」「呃，對了，關於你那個病毒的理論很有意思，我是說真的，非常有意思。」

於是耿堅博士的興致被勾引起來了，他又掠了掠禿頂上的散髮，音調提高八度，說道：「你猜我怎麼想？我想——我是說我相信：那些東西不是地球上的東西，你知道……」安德魯聽著，彷彿親眼看見耿堅博士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從死人身上採集雨水體液的情形——一種辛勤、艱苦、殘酷又溫柔的行為。他並不很想知道耿堅博士所研究的一切，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想了解耿堅博士這個人——彷彿這樣做可以彌補一點什麼。不過，幾分鐘之後，安德魯抱著話筒打起鼾來。

●

倒是經過這一番往來，安德魯似乎成為耿堅博士一家人在這個世界上僅有的朋友。從一九八八年十月起，耿堅博士、艾雪兒、耿直和安德魯·阿卻·漢考克成為新榆郡校區中最奇特也最密切的組合。一直到二〇〇三年四月九日，耿堅博士獲得聯合國傑出科學家名銜的那一天，人們都不免好奇地彼此問詢：耿堅博士、艾雪兒和安德魯如何能相互容忍他們之間的關係？而且，除了他們三個和耿直之外，這個家庭裡還出現了一個十三歲的混血兒耿爾。在耿堅博士領獎時，耿爾是這個家庭中唯一沒有參與盛會的成員，當時他被囚禁在芝加哥市西郊的一所療養院中接受腦波檢測：檢測的目的是要了解這個孩子的暴力傾向是否和耿堅博士與安德魯長期合作的病毒研究有關。

耿堅博士領獎的地點在紐約聯合國第二大廈的一百七十四層頂樓。他面對數千名賓客和全球數以十億計的全像電視傳真觀眾發表了簡短的談話：「我非常感謝一個朋友，十多年來，他以卓越的學術想像力和極度精密的科技設備幫助我、啓發我、也支持我完成了這項研究。此刻他正坐在我的妻子艾雪兒女士的旁邊，他的名字是安德魯·阿卻·漢考克——一位值得尊敬的紳士。」全像電視傳真立刻播映出安德魯起身含笑答禮的鏡頭。艾雪兒則在此刻適時地起身吻安德魯的左頰，使全世界欣賞這個典禮的觀眾都看到她，也看到她和安德魯並沒有什麼超乎尋常的感情或關係。

對於幾十億世人之中的半數而言，艾雪兒的行動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們都很年輕，能夠坦然地欣賞一種在二十一世紀的俗情之下被法律、道德和風俗容忍的婚外戀愛及交配關係。然而艾雪兒畢竟還是上一個世紀的遺民，又曾經在某一個地區的藝文圈中享有舊式的盛譽，她相信一定還有許許多多的讀者仍然記得她，而這些讀者也一定有她那種潛藏於內心底層

的，屬於二十世紀的舊倫理觀，她不能讓這些人對於她有情夫這種事產生不潔、可恥之感，所以耿爾沒有出現在會場之上的確有幾分值得慶幸。

在整個頒獎會上，耿直是最不快樂的人。他的歪脖子仍然有百分之八未曾矯正，他在大學裡的拉丁文和古希臘文課程的報告尚未完成，他的新領帶使他不能吞嚥流質食物，最糟糕的是：他看見一個燙了一頭藍色卷髮的中年女子死纏著致完謝辭下臺的耿堅博士，不讓他順利入座，以便趕快結束這場了無生氣的儀式。

如果那個藍髮女人換成另外一個人，耿直倒也還不至於太過厭氣。因為他認識她，而且認識她很久了。這個女人就算把頭髮染成最流行的透明色，耿直也能一眼認出她來：早在十九年前，耿直只有兩歲大的時候，這個女人曾經把他一個人關在嬰兒車裡，害他坐著一灘冷牛奶，長達十個鐘頭之久。

「你不認識我了嗎？耿堅博士。」藍髮女士嫵媚地笑著，手中拿著掌中型個人電腦盤和一具麥克風：「我是那個波多黎各女孩啊！」

●

耿堅博士禮貌地和這個自稱是女孩的波多黎各婦人打過招呼，不自覺摸兩下禿頂——這個動作幫不上什麼忙；他仍舊想不起波多黎各和他有什麼瓜葛。「對不起，我想我不記得——」「我原來叫露瓜雅娜，現在是珍妮·紐沃。我曾經是你的孩子的褓姆；想起來了嗎？」耿堅博士茫然地點了點頭：「褓姆，是的。」「不，我現在不做褓姆了，我現在擔任泛美論壇報的記者。請你面對傳真攝錄機的鏡頭好嗎？」珍妮·紐沃說著，眨了眨那對植有碧綠瞳仁的大眼睛。耿堅博士依照她的話做了。她小心翼翼地戴上傳聲額圈和天線，開始向全世界的泛美論壇報讀者宣稱：這是一次獨家採訪。「各位女士、先生，這裡是泛美論壇報的珍妮·紐沃。基於我個人和耿堅博士長久而深厚的友誼關係，耿堅博士特別答允為我們作一次深刻的討論，讓全世界的人們能夠進一步了解：耿堅博士如何獲得聯合國傑出科學家的名銜。現在，耿堅博士，可不可以請你簡單地談一談這次獲得大獎的研究內容？」「我可以談，可是不能簡單地談。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研究。」接著，耿堅博士開始自言自語。他的聲音很低很柔，也顯得十分衰老：

「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要你『簡單地談一談』？『用最簡單的話來談一談』？這是件很奇怪的事。如果

什麼事都能簡單地談，那還有什麼研究好作？(珍妮・紐沃並沒有阻止耿堅博士累贅荒唐的話語，因為當全世界的億數讀者在自家傳眞牆上讀到這段採訪內容的時候，它已經被系統內部早已預設妥當的程序自動剪輯過了。）所以無論如何我得從頭說起……」

耿堅博士提到阮高、金鷗三角和「綠色和平」反核激進分子；提到他岳父和香港維多利亞港外「勝邦輪」上的難民；也提到了安德魯以及南太平洋海浪中的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以及無數次發生於世界各個角落的不幸災難。災難中有人喪生，屍體在大雨的浸泡下長出痘瘡、噴出血水；可是當時沒有人會去注意這些，事後也沒有任何儀器可以檢驗出那些雨水和體液的混合物裡有些什麼異樣的物質。(這時珍妮・紐沃正掩口打呵欠，並探手扯開胸前的按扣，擠掉乳房上一粒因香水刺激而產生過敏反應以至冒出粉刺的淺紅色皮疱——當然，傳眞系統會自動剪去這一個無用的特寫鏡頭。）會場中的貴賓已開始用餐，沒有人注意到耿堅博士還在領獎臺前以近乎自言自語的方式討論他的研究。

「……我發現：問題的關鍵是那些雨水。換言之：沒有那些雨水的話，很可能——或者說根本不可能，會使屍體發生異變。於是透過我和我妻子的好友——安德魯・阿卻・漢考克先生——的幫助，利用國際通訊衛星和氣象衛星的聯線作業，我先取得了這些年來，所有發生過屍體異變情況的當地在某一特定時間之內的氣象資料，然後，你知道怎麼了嗎？」珍妮・紐沃沒想到耿堅博士會突如其來地反問她這麼一句，立刻向鏡頭露齒微笑道：「多麼奇妙的理論，我相信那些雨水之中一定有非常深奧的知識，你說是嗎？耿堅博士。」「事實上，所有的資料都顯示：在發生我所謂的『病變』的區域裡，根本沒有下雨的紀錄，沒有雨！完全沒有，你能想像嗎？沒。有。雨。」「多麼奇妙啊！原來沒有下雨，耿堅博士的發現實在太有價值了。」「沒有下雨的紀錄只有三個可能：第一、我所接觸的病變目擊者都有幻想狂。第二、氣象衛星的資料完全錯了——很顯然，這兩者都是極度不可能的。所以，只有第三了——這些雨並不是地球本身的產物——」「多麼令人驚訝的構想啊！耿堅博士。」珍妮・紐沃再次打斷他的話，看了看戳印在手背上的光能液晶錶，繼續微笑著說：「非常感謝耿堅博士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為全世界泛美新論壇的讀者作如此詳盡的介紹。能夠獲得聯合國傑出科學家名銜，的確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們非常感謝耿堅博士——我的老朋友——能夠接受這次訪問——」「我還沒說完，你要知道——」耿堅博士開始搬動手指，說：「沒有雲層、沒有鋒面、沒有大量潮濕的水汽、沒有任何足以造成落雨的地形，好了，這些雨是從那裡來的呢？」珍妮・紐沃這時拉住耿堅博士的手，用力地握了兩下：「非常謝謝你，謝謝。」隨即朝傳眞攝錄機的機械人操作員打了個停止的手勢。

耿堅博士並不十分在意珍妮・紐沃就此離去，他繼續非常有耐心地說著：「我打個比方好了。我們的地球是一個玻璃花房，有一些園丁在花房裡澆水，這裡澆一點、那裡澆一點，這些澆花的水就好比是雨。可是有的時候，園丁都不在，有的請假、有的偷懶、有的被開除了。(說到這裡，耿堅博士自覺蠻幽默地笑了起來。）可是有的花盆裡出現水滴，那麼，這些水是從那裡來的呢？你找了半天，找不到園丁——也就是說：沒有下雨；不過，你又錯了！不是沒有下雨——是沒有人在澆花。那些在花盆裡的水，原來是從花房屋頂的玻璃上滲進來的，那些才是眞正的雨，不是地球上的雨。這樣說明白了嗎？是地球以外的地方落下來的『雨』。」

艾雪兒在向安德魯敬酒的時候發現耿堅博士當衆自語的模樣。在一大群奮力咀嚼以及互相喋喋不休的貴賓之間，耿堅博士其實不大受人理會，卻也在這一刻，艾雪兒首度發現：她相處了將近二十年的丈夫是如此地陌生而卑微。她看著耿堅博士，不知不覺地濡濕著眼角笑了。安德魯遂順著她投以怪異表情的方向望去，也望見耿堅博士比手劃脚、朝偌大一個擁擠喧嘩的廳堂發表無聲演說的樣子。「我們該弄他回來，他需要休息。」安德魯說著，便要離座，偏在這一刻，他的手肘被艾雪兒拉住了，艾雪兒用餐巾擦了擦眼角，緩緩地說：「不，我去。」艾雪兒悄悄接近耿堅博士，臉上帶著怯生生的神情，過了好幾分鐘，她才鼓起勇氣，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溫柔語調打斷她丈夫的自白：「你累了。我們回去罷。」耿堅博士則逕自說道：「所以我敢斷定：我透析出來的那些病毒結構體是一組一組的外太空語碼符號。你們難道不明白嗎？有人在天上和我們說話，說話，懂嗎？」艾雪兒搖著頭，更低聲地說：「別再折磨你和我了，我們彼此報復得夠了。」耿堅博士仍不死心，他搓著滲出汗水的手掌，道：「為什麼他們要給你一個傑出的名銜，卻不肯聽你說話，不肯聽別人說話呢？」艾雪兒淚眼模

糊地低下頭去，忽然驚叫了一聲——她清楚地看見耿堅博士手心裡滲出來的汗水是濃稠的綠色汁液。耿堅博士毫無所覺，此刻他正陷入此生最孤寂的情境，口中反覆地問著：「他們爲什麼要給你這個名銜呢？」答案在九張餐桌之外——耿直聽見了鄰桌兩名頭戴綢質方帽的尊貴人士的對話，其中一位是聯合國科技基金會的主席馬丁・克萊恩博士，一位是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新任主席雷明頓・史迪爾。他們正在用高深的拉丁文交談，一來避人耳目，二來也唯有拉丁文能顯示出運用這種語言的人的學術地位。馬丁・克萊恩說：「我想今年這樣安排，中國方面會滿意的。」雷明頓・史迪爾則淡淡地應了聲「可能——」接著，他又說：「我倒覺得明年的人選可能比較難以決定，你知道：南非和尙比亞都對國務院施加了一些壓力。」

安德魯・阿卻・漢考克在頒獎會後的第二天奉接上級指示：他毋須陪伴耿堅博士夫婦立即返回伊利諾，因爲臨時有一項更爲重要的任務亟須獲得他的「諒解」。「可是，」安德魯在電話中辯解道：「第一，我在度假。第二，耿堅博士的身體不好，我想他需要我——」「他不再需要任何人了。漢考克上校。你現在聽到的 NEC 紅色指令。重覆——『No exceptional condition』紅色指令，請依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與指定人會合。」

「指定人」是雷明頓・史迪爾。他和安德魯在四十七街一家全像春宮電影院二樓的室內高爾夫練習室碰頭，時間是下午三時十五分（此時耿堅博士一家三口已回伊利諾州新榆郡的家中，艾雪兒著手寫她此生的最後一本書『耿的妻子與情人』）。

雷明頓・史迪爾開門見山地表示：「耿堅博士的案子已經結束，你不需要再提供他任何協助了。」安德魯似乎早就料到對方會有此一說，他穩穩地揮出一記長桿，那粒白色的球體筆直地飛入銀藍色的巨型帷幕之中，標示出落點在兩百四十二碼之外。「不壞。」雷明頓・史迪爾繼續說：「我知道你能揮出這麼遠的一桿必定有心理學上的解釋。不妨說說看。」「我不認爲耿堅博士的案子已經結束了。」「當然，你和艾雪兒之間的事不必受『公司』方面的影響——」「那本來就是我的私事。」安德魯接著又揮出一記兩百零三碼的長桿。雷明頓・史迪爾笑了：「你在打第三洞了，安德魯！」安德魯沒理他，又揮了一桿，銀藍帷幕上標示出一個巨大的問號，聲控機自動開啓，道：「漢考克先生！你擊中了第六洞球手的桿弟。」「

安德魯！我想你沒有任何公家或私人的理由需要繼續資助耿堅博士的。」「爲什麼沒有？他是一個眞正的科學家。如果他繼續下去——」「如果他繼續下去，整個『公司』的硬體設備都在他的掌握之下了。」「他對戰略通信衛星沒有興趣；他只是想搞清楚：那些含有病毒的雨水究竟是從那裡來的？如果他搞通了，對『公司』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

安德魯說得越是鑿鑿有理，便越是覺得對方不會接受他的意見——很明顯地：如果雷明頓・史迪爾肯聽他的，就不必聽那麼多。這時他忽然想起一九八九年冬的一天，艾雪兒公開她已懷了耿爾的那個黃昏，他曾經和耿堅博士踏雪步行了很長的一段路（倆人像孩子一般地互相投擲雪塊）。耿堅博士氣喘吁吁地說：「有時候、有時候我在想、沒有人會了解我究竟在做些什麼。」「你在丟雪塊。」「是的。我在、丟、雪塊。」耿堅博士終於支持不住，頹坐在一張布滿了雪冰的長椅上，臉頰堆滿了通紅得近乎透明的笑意：「沒有人會了解我爲什麼要丟雪塊，你明白嗎？連這麼簡單的事都不會被人了解——」「所以？」「所以沒有人會了解我在做什麼。」安德魯聞言之下，心頭有幾分悚然，不由得肅容正色地說道：「你是說你的研究？」耿堅博士這才緩緩地抬起頭來，帶著幾分執拗和幾分哀憐的神色說：「他們停止了我的研究計畫。」「爲什麼？」「他們說沒有用。——他們說得不錯，的確沒有用。」耿堅博士順手團起一塊椅板上的雪冰，努力把它擠壓成平整光滑的正圓形，一面說道：「你知道嗎？我已經發現了那病毒組合的關鍵了。」說著，耿堅博士小心翼翼地翻越大衣、毛衣和一件皮背心，從襯衫口袋裡掏出一只膠殼封套，然後，他轉臉向安德魯眨了個眼，道：「如果沒能和你的全像顯微掃描機聯線，我永遠也看不到它。」那是一張經過平面化處理的普通相片，安德魯只知道圖案是鮮紅帶點橙黃的色調，四周混沌一片，惟獨中央的部分有一塊不大清楚的、類似刮痕的線形符號，型狀略呈倒「V」字，尖角的部分卻是非常柔和的圓弧，又有些像少了一點的「？」「呃，也許太艱深了，我不懂，不過的確很美。」安德魯同時想到：這個世界上的確不會有人爲了這種抽象藝術而提供什麼研究經費和設備的。耿堅博士的眼睛卻突然閃出一抹亮光，道：「有品味。我不會讓你失望的——這個小東西，啊！」一面說著，耿堅博士一面將照片收藏妥當，緩聲帶些哽咽地自言自語起來：「他比馬丁・克來恩懂你！無

論如何，我會求他繼續支持我的，他有豐富的學術想像力，這是當今這個地球上非常少有的品質了。」耿堅博士越說聲音越低，逼得飽受讚美的安德魯不得不問了聲：「你說什麼？」耿堅博士繼續說了好一陣，才悠悠然自囈語中醒來，臉色恢復紅潤與自信，慨聲說道：「我發現的這個小東西太有價值了，我稱之爲『安迪』，你知道，那是安德魯的意思。」「我受寵若驚——」「不不，你值得的。」這時安德魯隨手拾起一團雪冰，朝耿堅博士輕巧而善意地扔去：「你也值得的。」耿堅博士也回了他一記，「讓我多告訴你一點『安迪』的事，別跑……」

雷明頓・史迪爾顯然不像十四年前的安德魯一樣愛說笑而且有耐心。他打斷了安德魯的解釋，朝第一洞的洞旗處穩穩推出一桿，隨即笑道：「博蒂！你輸了，安德魯。——我想你應該明白『公司』的意思；我們不需要『眞正的』科學家，我們只是個處理單位。——你的表情不太對，不像是高爾夫球場上該出現的表情。」「我很正常，主席先生。」「我們得遵守遊戲的規則，安德魯！輸贏既定，它就結束了。耿堅博士的情況也一樣，他贏得了名銜，他的研究證明了外太空存在著一種愛好和平的族類，而這個族類並不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存，這就夠了。其餘的事，別的『公司』會進行了解，會去處理。」「我只有一個問題——」安德魯用球桿輕輕敲打著地板，道：「他得到這個名銜和他的研究內容根本無關，是嗎？無論他搞不搞這項研究，你們都會給他這個名銜，是嗎？」「你問了兩個問題，安德魯！」雷明頓・史迪爾也收起了球桿，報以親切的微笑，同時說道：「而且，這些問題恐怕不是我所能回答的。」

●

許多年以後，耿直在翻譯耿堅博士的研究論文時，仍會想起二〇〇三年四月九日，發生於紐約聯合國第二大廈頂樓頒獎會場中的那一則耳語。他無法決定：短短的幾句對話是否就表示他父親殷勤從事的一切只合一片假象？當他進一步詢問他的催眠復健醫師的時候，對方立即指示：「答覆這樣的問題已經超越了一個催眠復健醫師的職權，而且，你只能回答，不可以提出問題。」大多數生活在這個新世紀中的男女老幼、機械人、數位人以及通靈動物都明白這一點——這是一個沒有問題存在的世界；耿直也不該例外。通常在這種時刻，耿直會求教於全像攝錄裝備（那是耿堅博士遺留下來的唯一有用的東西）；耿直總是泡一

杯威士忌加奶精，忍受劇烈的腸絞痛，挺著歪了百分之六左右的脖頸，靜坐在那套裝備的正中央，試圖用自信或勇氣去重建耿堅博士的尊嚴。攝錄裝備會以不斷跳接的方式將耿直帶回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某些情境之中，那些情境清晰而逼眞。如果耿直多翻譯幾本艾雪兒的遺作，他甚至有能力購買一個加觸裝置，使當年那些環繞在他身邊的人物都重新能接受他的撫摸和親吻。（其中，二〇〇五年夏季有整整三個月全無紀錄，但是耿直印象深刻，歷久不衰，當時耿爾從芝加哥西郊的療養院逃出，回到家來，摧毀了一切。）

●

耿直渴望能在這歷經這麼遙久的歲月之後重新接觸的不只是全像攝錄裝備所保留下來的紀錄；雖然這些紀錄非常逼眞——包括艾雪兒多變的體香、耿堅博士不變的體臭，這對夫妻之間漫長陌生的客套、冷漠、爭執或者家常閒話，當然，也不會少的是時常介入這個家庭中的安德魯叔叔的好風度。在耿直的額頭也開始變得像耿堅博士婚前那樣微禿的時候，耿直終於放棄了催眠復健運動，他對復健醫師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其實我並不想了解我的歷史！我並不在乎我父母的婚姻關係！我唯一想弄明白的事是你永遠幫不上忙的。」耿直唯一想弄明白的是：爲什麼耿堅博士在死前交握著自己的手，自言自語地說：「我死於孤獨，也死於溝通。」耿堅博士說的最後兩句是英文，耿直把它翻譯成中文之後引起了中美兩國思想界的爭議，他們和耿直一樣覺得莫名其妙，大多數的人認爲：科學家最後總是會有一點像哲學家的。對於耿直來說，疑惑不止是語言上的，他記及自己在父親臨終時哭著問了聲：「爲什麼？」耿直博士沒有再說話，只是伸出一隻已經完全變成綠色的手指畫了一個略呈倒「V」字型的圖案，尖角處圓滑如柔和的山稜。

耿堅博士死於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國科會的元老們仍記得十七年前他曾經獲得聯合國傑出科學家名銜的光榮，於是有十四位長者聯署報請當局頒布輓匾以昭勛逾。輓匾的題辭是「忠勤之足式宛在」。其間還發生過小小的爭議——爲層峰撰題此辭的國府秘書長是舉國唯一精通古典文學的大師，他原本題的是「忠勤的足式」，然而秘書長自認他的毛筆字「的」字寫的不好看，只好改爲「之」字，又加上「宛在」以表彰死者精神萬古長新，與世人同在。這幅題辭以最新的光電技術投映在耿堅博士的棺木底側，曾引起

某些愛國黨分子的不滿——他們認爲耿堅博士根本不是中國人，不該享有「忠」字的讚語，不過，其餘如國民黨、民進黨、共和黨、青民黨和混在主義黨的民意一致表示：這個「忠」字表示的是「忠於世界」、「忠於地球」、「忠於科學」的意思，不必解釋得太窄。

事實上題辭本身的尺寸是很窄小的，因爲耿堅博士的屍體用一種最尖端的汽化技術處理過，屍體的厚度僅達零點一二毫米，被壓縮、封存在兩片全透像式的合成玻璃膜中間，這具玻璃膜棺木長五呎九吋，寬兩呎三吋，厚如衛生紙，只是薄薄的一片，被張貼在聯合國科技基金會的儲藏室中，使世人永遠不會忘記耿堅博士的存在；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曾經存在過的病毒已經和耿堅博士一起不存在了。（題辭則位於耿堅博士的脚掌之下，字體不及零點零零八平方毫米大小。不過，在二十二世紀末，這句題辭中的「足式」二字被一位年輕的猶太裔漢學家發掘出來，並解釋爲「脚樣子」，也就是脚的形狀。該漢學家用這個「脚樣子理論」印證出古代中國擁有偉大成就的人士之所以被稱爲「××足式」是因爲他們肯脚踏實地做事的緣故。）

●

耿直於耿堅博士被張貼禮葬之後的第二天和安德魯・阿卻・漢考克在紐約第四十二街的一所龐痞族（Pummpies)餐廳共進午餐，各自點了一張由剛果進口的蔬菜卡片，默默地嚼著。耿直基於健康的理由，比較適應而喜愛卡片食物。但是安德魯就不同了，他逐漸發皺的面皮上揉合著對耿堅博士之死的哀戚和對新式食物的厭膩。耿直慢吞吞地吃完了蔬菜卡片的四個角，才對安德魯說：「我一定要知道我父親的一些事情。」「你應該知道，孩子！」安德魯說話的語氣彷彿對方是耿爾，他也立刻警覺到這一點，然而他更及時阻止自己這樣想下去。這時，一個龐痞族的紳士走進餐廳，禮貌地告訴領檯機器人說：「門口有個『幹克少年』在和一隻阿富汗狗交配，我想你們可以把他們帶到D區去，我不想在吃午夜飯的時候不必要地昇高眼壓。」領檯機器人說聲抱歉，轉身走出門去。安德魯的臉色卻在此際變爲灰敗慘白，他低聲、顫抖著說：「這是個幌子。」耿直歪了歪不大正的脖子說：「爲什麼？我不懂。」「外面，」安德魯把聲調更壓低了一些，道：「那個『幹克』是史迪爾的特務。他跟蹤我好些天了。」「他跟蹤你做什麼？」耿直問完之後立即後悔，因爲安德魯的眼神閃爍著「你爲什麼問我這些」的驚疑之色。耿直立刻道歉，並且誠摯地表示：他無意探詢安德魯的隱私，如果安德魯不介意的話，他只希望了解一件事：耿堅博士爲什麼會在彌留時說：「我死於孤獨，也死於溝通。」安德魯頹然地點點頭，扔下那張蔬菜卡，望著建築物薄膜外殼之外的陰霾街景，好半天才說：「如果我把一切告訴你，連那隻阿富汗狗都會來監視、跟蹤你的——而且會跟你一輩子。你想——我都退休那麼久了，他們還忘不了『安德魯・阿卻・漢考克上校』！」

●

安德魯所謂的「他們」正是「公司」那批人。早在二〇一〇年初，他們已經悄悄地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代號是「耿？」，任務是清查耿堅博士的一生。十年後，這個小組比耿直更爲好奇而積極，他們已經「大膽而正確」地假設：耿堅博士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到二〇二〇年爲止，中間有三十一年的時間在從事「與外太空生物進行情報交換」的工作。——這是一項推翻歷史的指控，「耿？」小組的人不惜在掌握到充分的證據之後奪回耿堅博士生前所獲得的那一份傑出科學家名銜，而且他們相信：要能這樣才是眞正對地球、對人類歷史負責的做法。

「耿？」小組的上級負責人是雷明頓・史迪爾，他列舉了一份五百多個人的名單，讓手下的幹員一一清查。其中包括：耿堅博士的岳父、艾雪兒、安德魯・阿卻・漢考克、耿直、耿爾、溝口剛二、阮高、珍妮・紐沃（原名露瓜雅娜）、馬丁・克萊恩，前中國教育部朱部長、一位曾是非法移民的現任美籍廣東裔褓姆、以及在世界各地曾經幫助耿堅博士蒐集過「危險病毒」的數百位人士（其中一位已經是尼加拉瓜的退休總統馬可塔尼奧）。

耿堅博士的岳父是在二〇一二年接受調查的。「耿？」小組的人假藉和他洽談一筆「風水改造農業程式」生意的名義，會見了這位九十歲的高齡的實業鉅子。他們開門見山地表示：希望能取得他的合作，以求了解：耿堅博士是從何時開始進行與外太空生物進行秘密聯繫的？耿堅博士的岳父立刻敏覺生意可能只是個幌子，重要的是他不能和耿堅博士有太多瓜葛，於是忿忿然說：「這小子環遊世界是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吧？我他媽的永遠不會忘記他向我借的旅費到今天

才只還了利息！你們算算，多少年了。」一位幹員耐心聽他抱怨艾雪兒的書在過去二十年間不再暢銷、中國讀者喜新厭舊、薄情寡義等等，最後不得不打斷他，直搗主題：「可是據說耿堅博士認為這個世界上將要發生流行病毒是你提供的主意，艾先生！這一點你不能否認的。你所謂的病變現象，其實就是耿堅博士幹外太空間諜工作最初的起點。」老人像頭被侮辱而發怒的老虎般跳起來，說：「放屁！這是誰造的謠？我看耿堅那王八蛋自己就是個外太空人！」

最後這句是「耿？」小組所獲致的第一個結論。他們由此推斷：關於二十世紀末期那些「屍體生長綠色瘡」、「噴出血柱」的傳聞已然有可能是耿堅博士一個人揑造出來的。

名單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如果他們還健在的話）都從二〇一二年開始抱持著和耿堅博士的岳父相同的論調——他們從來不曾明白過博士在研究些什麼？他們也從來不曾了解過耿堅博士的為人，他們之中有一半多不記得「耿堅博士」是什麼東西。其中反應最激烈的當屬伊萊利製藥廠總裁溝口剛二，他只承認耿堅博士曾經在他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叫他代課，他拒絕了。「噢！還有一件事。」溝口剛二說：「我知道他的老婆是個娼妓！我見過她幹的髒事。」珍妮・紐沃則否認她在訪問耿堅博士時曾經慨言她與耿堅博士有任何「長久而深厚的友誼關係」。

這些只是「耿？」小組最初兩年調查工作之中比較無關痛癢的小枝節。小組幹員並沒有直接對當時已呈體弱神衰的耿堅博士進行調查，也沒有干擾艾雪兒最後一頁的寫作事業。因為雷明頓・史迪爾深通「打草驚蛇」的忌諱。他曾在二〇一二年感恩節那天的夜晚，在自己的備忘錄上寫道：「我可以等，歷史也可以等。」（這句話在二十一世紀中期曾經成為聯合國的共識格言。）

●

耿堅博士自一九八九年遭到馬丁・克萊恩下令中止其研究計畫其實反而是他整個病毒研究的一個起點。雷明頓・史迪爾在那一年還只是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小組裡的一名年輕職員，鎮日苦學中、日、韓文；他最大的野心不過是在將來的某一個時代裡，憑藉外交事務的行政能力，使美國自一九八六年以後在亞洲地區喪失的經濟優勢與尊嚴加以「戰略性地改造與革新」。在他進修中文的教材之中，有一本當代的臺灣作家暢銷名著，題為《天使之吻》，筆調與內容像極了他所熟悉的爾文・蕭或席尼・薛登的浪漫傳奇，敘述一位有戀父情節的中國少女在嫁給一個中年科學怪人之後因為性生活失調而外遇某一美籍軍官的故事。「天使之吻」是一個房間內掛有古銅質吊燈的旅館，據作者說：吊燈上常出現天使交歡的幻影。雷明頓・史迪爾第一次對這位中國作家有了印象，她叫艾雪兒。

一九八九年冬，亞太小組舉行了一場由防空及太空科學家聯合發表的聽證會，與會的科學家指出：中國方面已經在過去一年之中秘密發射了十二枚反間諜衛星，極可能對剛剛在伊利諾州東區布署完成的太空通信資料監訊網路造成威脅甚至破壞（最起碼，由這些黃種人所發射出來的京韻大鼓書或者廣東戲會使負責蒐集、解讀、傳證該等訊號的工作人員陷入半瘋狂狀態）。國務院必須派遣一個精通中國事務的人員經常駐鎮該地——一個以太空實驗室儀器製造公司為掩護的太空防衛計畫情報單位。亞太小組所派遣的人正是雷明頓・史迪爾。他們給了他一個聯絡人的姓名——安德魯・阿卻・漢考克。

和安德魯碰頭之前，雷明頓・史迪爾的直昇機曾飛抵「天使之吻」汽車旅館上空（當時旅館裡只有一個因老婆為保持模特兒職業身材而拒絕與之做愛的灰心丈夫溝口剛二正在一名西班牙妓女身上發洩憤怒），他注意到那塊招牌，也注意到旅館後方三哩之遙有一處廣袤的曠野。他見到安德魯的第一句話是：「嗨！我想我們可以在那邊什麼地方蓋一個高爾夫球場，老兄。」他指了指最後一輛亞美許人馬車駛離此間的西區。安德魯從此有兩個月的時間誤以為五角大廈派來的亞洲地區通訊洲監督只是個幽默、愛運動、有語言天才的小丑。直到一個周五的下午，雷明頓翩然光臨他的辦公室，穿一身高爾夫裝，向他招了招純白色的球帽，說：「我們可以談談麼？我是說——你可以稍微晚一點兒再去赴艾・雪・兒・的約會麼？」——「艾雪兒」三字是正宗的中國語發音。此後整整四十五分鐘，雷明頓・史迪爾沒讓安德魯有說任何一句話的機會。他像一具自動朗讀資料的電腦，一絲不漏地指出：安德魯從一九八六年冬天奉調到伊利諾來工作之後種種「工作之外的活動」，安德魯完全不明白：雷明頓・史迪爾之所以會知道得那麼多，其實很簡單；因為他深通中文，讀得懂艾雪兒那部部愛情寫實小說之中所敘述的一切「明碼」和「暗碼」。

「我了解這是你的私生活，更了解你的私生活絕

對不可能影響到你的工作。」雷明頓・史迪爾說到此處才停頓片刻，使安德魯僥倖地、無奈地迸出一聲連他自己都覺得荒唐的：「謝謝你的諒解。」「相對地──你一定想不到；安迪老哥！」雷明頓・史迪爾笑道：「它不但不會妨礙什麼，反而對我們『公司』的一項新工作有點幫助。」雷明頓・史迪爾這時忽然兜轉話題，道：「也許那一天我們該在球場上輕輕鬆鬆地討論一下細節。」

球場於一九九一年愚人節落成，即將滿一周歲的耿爾在這一天赤手空拳砸碎了電視機、電話機、打字機、傳眞電腦和信箱，拒絕讓這個家庭之中出現任何溝通用具。艾雪兒確信這個她所擁有的唯一的愛情的結晶患有先天性的自閉症。她只能把自己反鎖在浴室裡，輕聲嘶喊，顫抖著手指拿起口紅，在一長卷衛生紙上書寫了幾百個「HELP」的字樣，扔向外面的街道。那卷衛生紙沿街滾動，從耿堅博士的側門口沿斜坡滾進對面鄰人的車房。十三輛警察車將半個社區包圍了將近二十分鐘，才發現肇事者是一名剛學會走路、肌肉發達、面容酷似薛維斯脫・史特龍的嬰兒。然而沒有人會料到：這只是耿爾此生帶來的一連串劫難的開始，而且比起爾後的一切，可說甚爲輕微。

這天傍晚耿堅博士從實驗室返家，對家中殘毀破敗的景象視而不見，只顧艱難地穿越過那些家電製品的殘骸，高聲呼叫妻子名字，並大叫說：「你知道嗎？我們成功了！安迪和我開始正式合作了，他願無條件借給我全套的太空通訊工程設備，你知道嗎？雪兒！」艾雪兒坐在馬桶上，抱著兩個鐘頭之前從耿爾手中搶救下來的文稿，一言不發，開始撒尿。（她在二〇〇三年四月十日自紐約返回伊利諾之後所寫的最後遺著《耿的妻子與情人》一書第七章第二節則描寫她是在反鎖的浴室中飲泣。）耿直如果在這一天像平常一樣按時放學回家的話，那麼他的肋骨可能不需要等到二〇〇五年六月那個炎熱的夏季才被耿爾打斷。他逗留在學校的天文氣象視聽圖書館中，迷上了人類進軍征服宇宙的一則神話。

●

那是一段經過全像雷射投影機加上複製過了的資料影片，敍述一艘命名爲「探索者」的無人駕駛太空船正在向浩瀚無垠的外太空進發。「探索者」早在八年前通過太陽系的極外環（也就是號稱爲冥王星運作軌道的東西），此際仍然在地球所屬的銀河中遊行。它的任務充滿了友善、和平與美好的意圖──要藉由船體本身朝四面八方所散播的一千零一種不同符號的電磁波向未知的星球上可能「居住」著的生物介紹我們這個銀河中某個角落裡有個名叫「地球」的所在，以及地球上四十六億年來的歷史、生物、文化、文明以及人類對宇宙無窮無盡的好奇、善意和開發企圖。影片中還提到：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探索者」一號已經因爲距離地球過於遙遠，而無法將它所目擊的外太空世界的資料傳送回來，但是，它仍然在某個不知名的地方繼續勇往直前，向任何一個可能存在的E・T・報告人類的訊息。同時「探索者」二號、三號……一直到七十六號，也都已透過全世界各先進國家的民間團體的投資，陸續發射或裝置完成，目前的時程表已經排到二〇二〇年左右，以平均每年二點五艘太空船的數量繼續向全宇宙發射，屆時，外太空生物將會知道更多關於地球生物的細節：包括可口可樂公司的最新氣膜包裝飲料、麥當勞漢堡晶丸、豐田牌磁浮式低空航具以及好自在線型衛生棉。

耿直在欣賞完整部影片之後，臉容憂戚羞怯地詢問他的老師安德森小姐：「『探索者』不會被隕石擊落嗎？」另一個玻利維亞移民小孩也搶著說：「它也許被外星航艦的死光砲摧毀！」接下來，一室的孩子都快意地聒噪著了。最後，他們大多數同意「探索者」早已被最新的科幻電影英雄阿朗・史派林和道格拉斯・克拉瑪（他們演的是雌雄同體的美蘇混血孿生兄弟）施展念力(mindforce)加以崩解。但是，深具耐心的安德森小姐慈祥地解釋道：「不，這些事不會發生的，凡是生物，都有愛與和平的天性，不是嗎？」耿直點了點歪脖子，在安德森小姐的笑容裡忘記了關於隕石的問題。

安德森小姐的笑容尚未消失，四十二哩之外的新高爾夫球場上也正在熱烈地進行著一項有關和平問題的討論。雷明頓・史迪爾是個守信用的人，他在打第一洞的時候便告訴了安德魯一部分所謂的細節。「你告訴耿堅博士那個『好消息』了嗎？」安德魯點點頭表情顯得有些不自然。「什麼時候？」「剛才。」「有沒有說明他只可以使用J六區的設備？」安德魯又點點頭。「他一定很興奮？」安德魯這回沒有作任何表示。雷明頓・史迪爾體貼地笑道：「我明白你的感受──」「不是我的感受！」安德魯索性放下球桿，拄在草皮上，搶道：「是耿的感受，我不希望他認爲我這樣做只是在付出一項交換條件。」「交換？」雷明頓・史迪爾聳了聳肩，說：「沒有人說過什麼關於

交換的事吧？除非——除非你在暗示你和艾雪兒的關係。嗯？」安德魯立時有一種被高爾夫球擊中後腦的感覺。他作了兩次深呼吸，一面繼續試桿，一面說：「我不必暗示什麼，我們的關係對這個社區裡的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對華府卻是！」雷明頓・史迪爾在安德魯的球一直朝果嶺右側的樹叢飛去之後輕聲地說：「這裡只是一個學區，沒有人在乎一個科學怪人，一個移民女作家和一個『卡薩諾瓦』之間發生了什麼；但是，我來的地方不同。安迪老哥！」說著，雷明頓・史迪爾把手搭在安德魯的肩上，一同朝前走去。「這就是你所謂的『細節』？」安德魯刻意縮開了肩膀。雷明頓・史迪爾絲毫不以爲忤，反而更親切地笑著說：「不，還不是。」

細節在第三洞的水池旁揭露，雷明頓・史迪爾承認：他是基於國防安全上的考慮，才主動建議五角大廈，讓「公司」無條件地出借J六區的全套太空與大氣通訊電子儀器給一個伊利諾大學的生化學家——耿堅博士。因爲他「可能正在進行一項連研究者個人都不全然了解其重要性的研究工作」、「該項研究與蘇俄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宣布放棄製造並銷燬化學武器之後的戰略性生物戰劑實驗有關」、「而蘇聯極可能早在一九七五年的越南地區即已展開以人造雨爲掩護和配合的生物戰劑實驗計畫」。雷明頓・史迪爾並在建議書中特別強調：耿堅博士在校區中的行政主管馬丁・克萊恩博士可能掌握耿堅博士整個研究工作前半部的詳細資料——此人也是共和黨的強烈支持者。

「我不認爲耿的研究和蘇聯有什麼關係。」安德魯搖著頭，說：「他認爲那種病毒是無害的，只是一種，一種『符號』。」「你太天眞了——或許他也太天眞了。」雷明頓・史迪爾說：「我打聽過這個傳統，你們相信E・T・？相信史蒂芬・史匹柏？我卻寧可懷疑戈巴契夫！這是一九九一年！」雷明頓・史迪爾極有信心地望著遠方的菓嶺，然而他看不見十九年後的自己推翻此刻的遠見時的蒼老的表情。

●

耿堅博士也認爲一九九一年是重要的一年。他可以配戴著「臨時工作人員」證件在任何時間出入「公司」的J六區——一個在雷明頓・史迪爾眼中的陷阱；擁有四十六座超大型積體電路。他相信：這些珍貴、巨大、精細的高科技硬體產品能夠在最短期間之內幫助他了解一個全世界人類都無法窺知的秘密。從耿堅博士第一腳踏進J六區的實驗室開始，時間凍結了四個月零二天，他再度想起自己的家的時候，耿爾已經滿周歲了。耿堅博士從八百多頁電腦繪圖資料底下翻找出一本電話號碼簿，卻忘了那一個號碼是他自己家的。只好一個接一個地打。他打給岳父，岳父已經離開香港，據留話說是到北京去談速食連鎖店的生意去了。他也打給馬丁・克萊恩，馬丁知道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會在半夜打電話給他，並且直呼他：「親愛的！」「你撥錯了，耿！你的電話是三〇一〇〇九八。」「那麼，你是誰？」「不管我是誰，只要記住：我不是『親愛的』！」耿堅博士掛上電話之後，再度開始自言自語：「喔，是的，我打錯了。我爲什麼要打電話呢？因爲我想讓雪兒知道：我已經發現那個小『安迪』的意義了。爲什麼我要告訴她呢？因爲她會告訴安德魯，是的，她會告訴安德魯。」聽著自己的話語，耿堅博士似乎安心不少，也就忘了打電話的事。他放回號碼簿，繼續鑽進繪圖資料堆裡，迅速地找著那個倒「V」字型有如半個「？」的病毒栓鍵圖樣，順手拾起一枝半禿的鉛筆，興奮地、顫抖地在卡紙的一角上用中文寫了一個「愛」字。這個字在許多年以後成爲雷明頓・史迪爾判定耿堅博士與中國共產黨私通的一項證據。當時他已經推翻了早先曾經斷言耿堅博士是蘇聯間諜、或者替蘇聯從事生化戰劑研究的一連串假設。在一項五角大廈內部各情報單位所舉行的聯席聽證會中，雷明頓・史迪爾坦承過去的假設「不排除有武斷的可能性」但是「根據進一步的調查證據，我們的的確確可以相信——」雷明頓・史迪爾堅定地昂了昂下巴：「耿堅博士過去這些年來的研究與中國有極大的關連。他的岳父是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後十一年才離開中國大陸的，其後長住香港，從事人口販賣的生意長達二十五年以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人必定和中國官方有過頻繁而且深入的接觸。一九九一年八月，他還在北京、上海、廣州……等重要城市經營速食和相命連鎖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四年七月，是由他資助耿堅博士從事環球研究旅行的。」聽證人員於此時紛紛調整坐姿，互相點頭示意；這使雷明頓・史迪爾因受到鼓舞而變得異常激動，他用力敲了敲桌面，大聲地說：「我可以天殺地確信：耿堅博士是替中國方面搞生物戰劑工作的！這就是證據——」緊接著，他從卷宗夾裡抽出一張複印的電腦繪圖，圖紙一角的空白處寫了個所有的人都不認識的字。「這是個中國字，讀『I』，意思是『愛』。請各位不要忘記：一九九七年中國在香港介入的那一次

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發起的正確時間是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運動名稱是「愛國陣線大串聯」，一共有來自東南亞各國家、地區的二十五個學生團體集結示威，抗議中共當局接收香港以來運用黨工分子滲透各級學校（含幼稚園在內）進行思想改造的陰謀活動。二十五個團體兵分五路，各自擁有七百到五千人不等的群眾，開赴尖沙咀到荃灣之間六十二所學校和五十六個文化事業單位——其中包括曾經名聞全球，然而已經在一九九六年毀於一場無名大火的邵氏影城廢墟。原本可能只是一項安靜的、和平的示威活動。自午夜零時開始，四個半小時之後，情形有了急劇的變化：星島日報、東方日報、正在拆除以進行改建的香港時報大樓以及麗的電視臺附近不約而同地傳出了槍聲。負責監督以至於鎮壓的香港警察在事後指控是學生團體首先開火，學生團體則表示是警察先開的槍。也有圍觀的群眾指認：是三名以前在英雄電影浪潮中大出鋒頭的電影演員酗酒滋鬧、用道具槍朝報社大廈開火，以抗議新聞界不再重視老演員的形像問題。更有一位電視臺的發言人在醫院的病房中向外國記者透露：他親眼看見一名中共駐香港、負責接收視訊傳播媒體的官員指揮一支大約有二十人左右的小型武裝部隊衝進麗的電視臺，先向工作人員發動射擊，然後佔據戰術制高點，對建築物外的示威學生投擲催淚瓦斯彈。

無論如何，暴動點燃了。憤怒的市民以垃圾、食物、汚水向學生團體發動攻擊，學生團體則傾全力與維持治安的警察搏鬥，並搶奪了一部分輕型武器。警察幾度退走，其中大多數的人在天亮前都脫掉了足以使人辨明其身分的制服，在冷冽的秋風中幾近全裸地抱緊槍械，朝海岸線走避；極少數的警察加入學生陣線，交出槍枝，和一批又一批仍然能在血泊中站立或行走的年輕人齊聲高呼：「愛。和平。愛。和平。愛。和平。……」清晨六時整，維多利亞港外出現了三艘由廣州方面駛來的火箭快艇，十五分鐘之後，八架轟五型和十架殲九型的軍用飛機在整個新界與九龍半島上空作編隊飛行。前任香港總督艾德門・巴夏禮爵士在BBC電視訪問中泣不成聲地指責：「這一切都是中國當局的策略！」——他的談話尚未結束，香港地區的電視網路便宣告中斷了。美國中情局派駐在香港地區的人員所錄製的最後一個電視畫面是學生陣線的一方示威牌，上面寫著一個「愛」字。這段畫面的旁白中雜有巴夏禮爵士的哭聲——爾後在五角大廈聽證會場上放映此一影片的時候，雷明頓・史迪爾大聲提醒與會的官員說：「別理那哭聲，請注意畫面上的字！」

「我不認為出現兩個相同的字就表示那是同一回事。」一位國務院的觀察員說：「那可能只是巧合。」「巧合不可能提供兩個證據，先生！」雷明頓・史迪爾微笑著說：「讓我們仔細看這段影片的細節。」他的助理立刻將這段陳舊而且內容支離破碎的新聞影片輸入全象視訊處理機，一秒半鐘之後，整個聽證會場陷入一片死亡般的沉默，人們終於相信了雷明頓・史迪爾的假設：曾經在二〇〇三年四月九日因政治理由獲得聯合國傑出科學家的耿堅博士所作的外太空有害物質研究其實只是一個幌子，耿堅博士極可能是替中國方面搞生物戰劑的工程人員。「這樣說起來就有點道理了。前年中國方面對聯合國施加了那麼大的壓力，一定要把那個名銜頒給這個在臺灣出生的科學家，顯然並不只是民族情感或是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先前發言的國務院觀察員在全象影片中獲致了新的觀點和結論：「耿堅博士一定早就被他們吸收了！」雷明頓・史迪爾滿意地望了望安協的對手，又望了望全象影片中橫陳在荃灣新葵大街上的學生、市民、警察和過氣電影明星的屍體——屍體在一陣突如其來的大雨之中遍生出綠色的痘瘡，並噴灑著血水柱子。

●

一九九七年秋季的香港暴動新聞傳出之後，艾雪兒幾乎有兩個月的時間不能安心飲食起居，因為她的父親彷彿突然從地球上消失了一般。最初，她以為父親死在暴民手下，屍骨無存。不久之後，她又懷疑他是被中共當局暗中遣返大陸，身陷匪區，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感恩節過後，他的父親忽然打來了電話，發話地點是南京。他帶著愉悅和疲憊的口氣說：「忙壞了，下個月我又要上北京去，那些個副主席一次一次地催，一定要我親自替他們算。也真是的！畢竟是咱們中國人的老想法兒——信人總比信程式來得牢靠。唉！眞不叫累！怎嘛？你，還有耿堅那小子，還好罷？我那外孫也還好罷？」艾雪兒說不上來是怨是怒還是放心，一時答不出話。只聽父親又懶洋洋地問道：「還有還有——你那小雜種怎麼樣啦？還有沒有再鬧事啊？我就說嘛，這雜種不好對付，你也是，鬧這麼個笑話。這要是在早年，早就讓人綑上門板，扔到河裡去了，也虧耿堅那王八沒多大出息——」艾雪兒輕輕將話筒擱在茶几上，任由一隻灰撲撲的大老

鼠從她拖鞋上慢慢地走開，才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間，痴愣愣地凝視著窗外飄落的雪片，和窗玻璃上自己益見憔悴的面容。

這天晚上，安德魯像以往的每個禮拜四一樣，準七點來到家裡，和艾雪兒共進一頓 drive in 大餐。九點整，艾雪兒開始哭泣。這不是她第一次毫無原由地哭泣；安德魯也一如往昔，始終保持緘默，並在腦海中反覆思索艾雪兒鬧情緒的各種可能原因。安德魯總是先想到艾雪兒在這段已經長達十三年之久的外遇行逕中所揹負的自咎和焦慮。然後，他會想像：艾雪兒和他一樣對耿堅博士懷抱著歉疚不忍之心。一旦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出現了第三個人的影子，就會出現第四個，安德魯想到的第四個人是耿直——或者她在想念著寄宿在學校裡體弱多病的長子。要不，就是在爲耿爾擔心；他和艾雪兒已經有兩個月不曾前去芝加哥探視耿爾了。(他們甚至必須撥動手指才能算出耿爾的年紀；通常安德魯算的要比艾雪兒算的少一歲。)「我們的兒子！」安德魯竟然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語起來。他的話語打斷了艾雪兒的啜泣，她略顯驚訝的臉上仍掛著一顆淚珠，但是她嘴角輕揚，忽然笑了起來。這是一個完全異乎往常的舉動，安德魯顯得有些慌，搓著手，結結巴巴地說：「我說錯了什麼嗎？」艾雪兒繼續笑著，聲音益發強大，震動著北風吹襲下的窗門。她笑了有三分鐘之久，臉上重新布滿淚痕，才迸出一句話：「多麼相像啊！」「我不明白，雪兒！」安德魯伸手去抓艾雪兒的指掌，對方讓他抓著，依舊斷斷續續地笑，並挪出另一隻手去擦眼淚。片刻之後，她搖頭吐出了答案：「你和耿堅，其實是多麼地相像啊！而且——你知道嗎？是我的緣故！是我使你們越來越相像的。」

安德魯試圖在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這天向耿直回敍這段往事，但是耿直似乎對他母親的告白完全不感興趣。安德魯終於扔下那塊只嚼了三分之一的蔬菜卡片，以強硬的語氣對耿直說：「你的父親昨天已經安葬了，有關他的一切都可以結束了。如果你要像雷明頓・史迪爾一樣追查耿堅博士的行爲和動機，我想你可以去加入『公司』，加入他們的調查小組。他們每隔幾年就會對一個案子有新的看法，一定會讓你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你有一點嘲諷的意思，」耿直沉聲說：「安迪叔叔。」「天殺的，一點也不錯！」安德魯吼叫起來：「你對你的母親有偏見！你要追問那些關於你父親的事不過是爲了證明你的母親對他、對你甚至對耿爾的一切要負起完全的責任，不是嗎？」「你的聲音超出本餐廳所容許的音量值域。」領檯機器人這時插嘴說道：「我有義務提醒你：我們將在餐費中附帶徵繳上述違規使用音量事件的防治噪音公害稅款。」耿直向機器人禮貌地道歉和道謝，然後轉向安德魯說：「我的信仰告訴我：我必須尊重你和我母親的性關係；我也的確如此。但是也請你尊重餐桌禮儀。」安德魯很快地在腦中計算了一下這筆罰款佔據他每日退休薪資的百分比，確知划不來，便不再出聲。耿直卻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道：「我還是要謝謝你指點我一條正確的路線。」說完之後，耿直立即起身離開了現場。安德魯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四十二街慣見的人潮之中。又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開始衝著對面的空椅子說話：「我想，你的母親之所以會那麼說，一定是她徹底了解了所謂『愛情』的奧秘。『愛』是一種像病毒一樣的東西，你知道嗎？它會從一個人的身體侵入另一個人的身體，人就開始病了……」說到此處，安德魯笑了起來，他摸了摸頂門上稀疏的銀髮，繼續對耿直的幻影說：「我們都是得病的人，所以變得如此相像，如此相像！」耿直的幻影則在此刻反問安德魯：「那麼我的母親呢？你要爲她辯護嗎？她愛我嗎？她愛你嗎？」安德魯搖頭復搖頭，一直到領檯機器人催促他付清帳款，他才啞著聲說：「她只是個進行了解的人，她比我們都清楚病情是什麼。」安德魯匆匆離座，走出餐廳，發現第二時區的人造太陽已經從帝國大廈那灰色的低矮建築背後昇起，他終於可以朝川流不息的人群放聲大叫：「耿直！如果你加入他們，你也不會得病的！」

●

其實耿直並不需要像這一類的提醒，他在十五年前因肋骨崩碎而住院的期間便深深了解到艾雪兒——全世界最後一位華文寫實愛情小說家——的問題在於她觀察人類的寫作習慣。當時他已逐漸從肉體的疼痛中甦醒，胸腹之間鍛接了六根矽鋼與魴魚骨融鑄而成的支架，極端討厭醫院所供應的丸藥食品。(這種食品使他一連四個月不曾腹瀉，以至非常難以適應。)但是耿直仍然能夠工作；他的工作是將艾雪兒最後一部著作《耿的妻子與情人》翻譯成英文，也同時翻譯成一個兒子對母親的成見。

這部書的原稿厚達七百六十頁，一度散落在耿家的庭院之中。負責檢拾這些散落稿件的警察和療養院技工原本以爲它是博士的什麼珍貴研究資料，才特別

費心地核對頁碼、並完整地複製了兩份拷貝，一份呈報地方檢察官作爲偵辦血案的可能物證；一份交給耿直。「我們希望你能夠從這裡面找到一些訊息。」那位氣急敗壞闖進病房、差一點撞破溶氧膠膜的警察面露哀矜地說：「我們也許會知道：爲什麼你的母親會爲它作如此重大的犧牲。」耿直輕輕閉上了眼睛，虛弱地問道：「她怎麼了？」「她會度過的，請不必擔心——」「那小怪物呢？」耿直說時眉骨聳絞，臉頰滲出千百粒豆大的汗珠，他的牙關顫抖，幾乎咬斷了舌頭：「那個小怪物呢？」警察明白他的表情，但是不知道自己該採用那一種表情——如果他仍然用同樣欣慰的語氣說：「他很好，只受了一點輕傷。」顯然只會使耿直更加激動或憤怒。如果他以強硬的語氣說：「嫌犯已經被捕，沒有安全顧慮。」又一定不能滿足對方痛苦的好奇。於是他脫下警帽，在窗門的位置找著了那個應變開關，讓程式替他回答：「一切情況都在控制之中，耿直先生。你的弟弟已經平靜下來，正準備接受審訊；所以你必須少問問題、多休養，也好早一點出庭作證。」

但是在這段休養期間，《耿的妻子和情人》使耿直翻修了他早先預備好的證詞。耿直在耿爾逃離療養院衝回家中踢開大門的那一刻就幾乎可以預知：他將要在爾後的半生之中（如果他還能活著逃離耿爾的摧殘的話）向全世界指控耿爾這個恐怖分子。這個恐怖分子身高七呎三吋、體重在三百二十磅以上，聽不懂任何語言，但是能夠記得從芝加哥到新榆鎮的道路上每一吋風景。他氣喘吁吁地掀倒起居室裡的沙發，揮手擊斷阻礙視線的仿古吊扇，接著開始進行他在一九九一年愚人節那天幹過一次，但是尚未完成的損毀勾當。耿爾的動作一如十四年前，他先拆除電話線、將話機砸扁，然後搥碎了一整面的視訊牆（彷彿他知道那玩意兒就是從前的電視一樣）。接下來，他走進中央系統的電纜櫥，扯斷一切溝通著電流的纜繩和盤帶。最後他走向耿直。「滾出去！你，你這個恐怖分子！怪物！」他的呼喊似乎挑逗得耿爾更爲興奮了。他環伸兩隻巨掌，在下一瞬間緊緊抱住同母異父的哥哥；耿直在此刻聽見自己的肋骨發出「喀叱、喀叱」的崩裂之聲。

艾雪兒的最後一頁稿紙上潦草零亂地寫著：「我知道是他回來了，他正在摧毀樓下的一切——或者我不該用『摧毀』這個字眼；我可以懂得他的意思。是的，這個世界上恐怕也只有我會懂得這個只能用無比的暴力表示他無限愛意的孩子。他是多麼地愛著啊！愛他的家、愛他身邊的一切；現在，他該是在愛著他的哥哥了。和他比較起來，耿、安德魯、還有我，又是多麼怯懦而無力呢？

「他上來了，也許他將要幫助我完成我一直怯於完成的事，是的，死亡。對於死亡的怯懦以及對於愛的無力使我只能渴望著他的到來。」

事實使艾雪兒失望了。如果她眞的像小說最後一頁上未完成的敍述那樣，也許她該埋怨耿爾對母親愛得不夠深——他只是輕輕地扭斷了她那隻靈巧的寫作的手，然後將她和七百六十頁文稿一同拋入長滿無花果樹苗的庭院當中而已。

●

安德魯曾經在事發之後試著聯絡耿堅博士；然而他無法進入J六區。「你的證件只能在A四到D十七以及E五到F九區活動。長官！」高壓電鐵柵向他說：「對不起。」「我必須立刻見到耿堅博士。」安德魯一面說，一面暗罵鐵柵不像從前的憲兵守衛人員那樣通人情。這時，他忍不住又像耿堅博士一樣地自言自語起來：「他媽的！電話也不通，這個天殺的雷明頓・史迪爾。」一位在安德魯左前方的全像掃描立刻啓動，鐵柵同時說：「請注意你的禮貌，長官。至於通話問題，請向A一區監訊總控塔詢問。再會，長官。」

安德魯當然知道A一區所有的狗屎機器或狗屎人都不會讓他接觸耿堅博士；如果他願意，他可以申請一千次的「數位電訊通話」，在終端機上和耿堅博士的數位人化身「閒話家常」。那個數位人可以和他聊天氣、聊伙食、聊最新版的觸式花花公子雷射雜誌，甚至陪他下棋：「可是我必須讓眞正的耿堅博士知道他家裡發生的事。」家德魯幾乎是哭著對雷明頓・史迪爾的數位人化身說：「請你讓我——或者請你自己告訴他：雪兒被我們的兒子摔傷了腦幹，和耿直住在同一家醫院裡——」「我想他現在不會有時間離開此地的，你所說的這些情形只會干擾他的研究。」雷明頓・史迪爾的數位人替身詼諧而不失嚴肅地說：「別忘了，前年四月十日下午三點四十分、在紐約四十七街一百零一號二樓的高爾夫俱樂部裡你曾經說過的話，安德魯！你說：如果他研究通了，對『公司』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你說這些的時候沒有專心打球，還擊傷了其他玩家的桿弟——記得嗎？」「我也記得你說過『公司』只是個處理單位，不需要『眞正的科

學家』。」「很好！很好！漢考克上校；」雷明頓・史迪爾的數位人笑得像極了他自己：「你如果能明白這一點，就會諒解『公司』現在正在『處理』一個中國共產黨間諜的問題！上個禮拜國務院剛舉行過聽證會，當局支持我們的作法。」「先是蘇聯，現在又是——」「不錯！先是蘇聯，現在又是中國，我們不是正一步一步逼近眞相了嗎？」「以後呢？」安德魯氣極了，他用力搥打自己的辦公桌，指著終端機裡的數位人罵道：「你這母狗養的也許又會發現，耿堅博士是海地間諜、古巴間諜、波多黎各間諜、關島間諜，他也可能是外太空生物間諜！」「好的。」對方微笑著答覆他：「我們會把你的建議輸入資料庫，將來可以覈證。謝謝你！漢考克上校。——喔，對了，你在一天之內對長官說了兩句髒話，我也許會罰你去和那個隆尼・雷根的數位人遺影打一場高爾夫；你是知道的，那像伙生前的球品不太好，經常罵髒話！」

雷明頓・史迪爾本人此刻卻正在馬丁・克萊恩家中大聲罵髒話。老馬丁無意制止他，因爲那樣只會激得他更加暴躁。「我不相信！除非我死——不，我死也不相信！」雷明頓・史迪爾索性閉上眼睛，完全不理會面前的一切。他的面前是一方立體全像投影間，裡頭囚著耿堅博士那瘦小發綠的身體，這個投影直接從J六區傳來，中間未經任何干擾，更不可能被修改或移換。但是雷明頓・史迪爾堅決不相信它的眞實性。「我花了十四年的時間，從你手裡接收了這個垃圾，可不是爲了聽『福音』！」他說話時對馬丁・克萊恩竟然也流露出懷疑的神色。後者只是不停地搖頭、聳肩、攤一攤手掌，才低聲接道：「是的。垃圾，我同意，不然我也不會解除他的終身教授職務。可是史迪爾先生，你不得不承認，這些眞的是他的研究結果。」「不！只是『一部分』研究結果，他目前做了幾瓶？八十二還是八十三？」「八十六。」「八十六。非常好。」雷明頓迅速地計算了一下，然後放緩了聲說：「他還有四百二十四瓶。我相信他會有不一樣的發現的，而且他非有不可。」「我也如此相信，史迪爾先生！至少他的速度越來越快了，不是嗎？」馬丁・克萊恩指著投影間右側伏案疾書的耿堅博士說，同時歎了口氣。雷明頓・史迪爾重新戴上眼鏡，緊蹙眉峰，端詳著耿堅博士的下一個動作。這時，在他的腦海裡突然閃過與現實完全無關的一個畫面——是《天使之吻》書中的某一段情節，敍述女主角的科學家丈夫在睡夢中摟著女主角，高聲呼喊：「Uracil, Uracil……」女主角從夢中驚醒，誤以爲Uracil是丈夫的情人，遂悄聲飲泣起來。雷明頓・史迪爾初讀《天使之吻》的那段時間還不認識像馬丁・克萊恩這樣的生化學家，一直不明白Uracil是什麼；甚至誤以爲那是文學家虛構的字眼。此刻的雷明頓・史迪爾已經比十四、五年前更懂得基因工程這個領域中的許多知識，然而他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深怕自己就像《天使之吻》中的女主角一樣，因爲錯誤的疑慮而被一個垃圾般猥瑣的科學怪人無意間欺瞞著了。

●

耿堅在這個實驗室中過得相當自在。他只在非常非常少的時間裡想起妻子和兒子。通常想到他們的時候也必定會想起安德魯・阿卻・漢考克以及耿爾。他知道耿爾還在芝加哥西郊的某個療養院中接受自閉症的長期治療。安德魯則會隨時與艾雪兒保持接觸，耿直則可能已經大學畢業了。這些和他最親近的人出現在他記憶之中的時候仍舊保持著許多歲月以前的容貌，以至使耿堅博士對這一類的思念產生錯愕之感。比方說：他偶爾會想到抱著奶瓶的耿直趴在書桌前苦讀拉丁文的情景（而書桌卻放置在台北杭州南路一個三坪大的違建戶窗前），有時候艾雪兒穿著孕婦裝，手中捏著無瓣的雛菊向安德魯微笑，並對他說：「我懷孕了，孩子不是你的。」而在下一刻，耿爾已經四、五個月大了；但是安德魯卻立刻告訴他：「耿爾五歲了，時間過得眞快！他現在比耿直還要重四分之一盎司呢！療養院的人說他只喝冷牛奶，還是長得比所有的人都壯。」也許在這一刻，艾雪兒會過來插嘴說：「耿！你累了。我們回去罷。」耿堅博士寧可在這一刻打斷記憶，這是有生以來艾雪兒最溫柔的一句話。耿堅博士不肯再想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永遠無法使自己忘記，在艾雪兒挽著他說：『我們回去罷。』之後，曾經說過另外兩句話：『別再折磨你和我了，我們彼此報復得夠多了。』『我怎麼會折磨你？親愛的。』耿堅博士咬緊牙關向自己的記憶發表最嚴正的駁斥：「我幹嘛報復你，你又沒做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都沒看見，我的研究還搞不完呢，怎麼會去費那個事？」說著時，他非得喝一口瓶裡的綠色汁液，才能從忽冷忽熱的虛脫之感中鎭靜下來。

如果他更專心於病毒梯鍵結構的解讀，他甚至可以忽略痔漏的痛苦而露出十分甜美的微笑。（這微笑的表情在雷明頓・史迪爾夢中出現的時候卻有著完全

不同的意味；在那裡，耿堅博士的笑容成爲『陰謀者自負的表情』。）然而，如果耿堅博士有機會知道，這個世界上存在著「雷明頓・史迪爾」這麼個人物的話，他一定會迫不及待地主動向他解釋：病毒眞的只是一種語言而已，沒有什麼陰謀。他的兒子耿直在二〇二〇年十月正式申請加入「公司」，成爲「耿？」小組的一員，和兩百多個陌生人（包括七十六位機械人在內）一同進行對耿堅博士的「徹底調查」，卻始終不肯相信；父親竟然是如此簡單的一個人，他的研究竟然也是如此單純的一項研究。不過，雷明頓・史迪爾抱持著另一個層次的看法，他鼓勵耿直發掘耿堅博士的秘密時一再說：「相信我，孩子！一旦你對他有了複雜的解釋，他就是個更複雜的人了。」

耿直隨時用這番話提醒自己，即使在腸絞痛最劇烈的時候，他仍舊耐心地啜飲著威士忌加奶精，靜坐在全像攝錄裝備正中央的觀察椅上，一遍又一遍地聽著耿堅博士在世紀初所完成的研究報告：

「……當我在使用『病毒』這個字的時候，內心其實是非常不安的；顯然，以人類目前擁有的語彙來說，還沒有任何一個名詞能將這種不屬於地球的物質作一完整而適當的界說……

「與以往世人熟知的任何一種以核糖核酸或去氧核糖核酸爲藍圖而大量複製的病毒所不同的是：一般病毒必須切入鄰近細胞或其他個體，將遺傳訊息紀錄在其基因之中，同時在本身取得足夠的蛋白質之後脫離寄主，而成爲新的子代病毒。我從世界各地區所蒐集到的這種病毒卻可以經由本身的單獨增殖遂行複製，而毋須切入寄主細胞，是以並未曾造成任何病變……

「以霍氏T.B二八〇〇型電子顯微鏡進行觀察、並以IBM九六〇〇型全像繪圖儀所製的該類病毒圖像呈現不穩定狀態，其活動情況以九秒鐘爲一周期。病毒之生命周期亦爲九秒，每一周期結束時子代病毒同時形成，反覆親代所從事之活動，並無例外……

「將此一病毒之培養液以注射或其他任何方式與現有生物體……計植物九萬七千零二十四種、動物四萬一千二百六十五種進行接觸時，該病毒立即喪失活動能力與增殖能力，並完全消失（其完整過程存錄於IDS太空實驗室儀器製造公司J六區資料庫）……

「該類病毒僅僅在動物屍體中呈現異常反應。此一異常反應實屬其固有活動與增質之加速，整個不穩定狀態之周期激變爲零點零零零零零三秒，相對頻率

增加三十萬倍，絕對動能值每秒鐘八十一倪耳森單位，足以凝聚大量冷濕水汽致雨……

「在上述異常反應中，該類病毒不穩定狀態之活動情形不變……

「病毒在對我們說話，說始終一樣、只是快慢節奏不同的話。孩子。」耿堅博士在全像攝錄裝備中錄製的遺影顯得十分疲弱，整個人泛著淡綠色的光芒，當那平和的光芒稍稍晦暗一些的時候，耿堅博士便趁空喘了口氣，繼續說：「我——老實說，我並不太懂。我只能猜，運用你安德魯叔叔那樣高度的學術想像力去猜：在那九秒鐘裡，病毒究竟說了些什麼？……」

包括安德魯・阿卻・漢考克本人在內，沒有人會了解（或者相信）耿堅博士是如何解讀出病毒語言的。耿直在「耿？」小組中將耿堅博士生前所有的論文和研究報告翻譯成中文（又將艾雪兒所有的著作翻譯成英文），雷明頓・史迪爾將這兩組在他看來是可以相互詮釋、以求得耿堅博士眞正身分的著作交由一個「立場完全超然」的學術會議加以研析，其中一半是中國人、一半是美國人、一半是生化學家、一半是文學批評家，試圖透過這個跨國以及整合科技組織的長期努力來識別出一個由俄諜而中諜而外星諜的眞面目。但是，這個接替「耿？」小組、名爲「耿氏專案動員年會」的會議卻發展出另外一門學科——在西元二〇三九年（也就是雷明頓・史迪爾被南非和尙比亞聯盟派遣恐怖分子耿爾刺殺身亡的第二年）夏天，正式開發出一個名爲「比較生化文藝學」的研究領域，成爲二十一世紀中期以降引領文學和生化科學走向進一步密切合作里程的重要碑石。

至於耿堅博士病毒研究的突破性關鍵，似乎只有那個在新榆郡郡立醫院永久復健科冷凍箱裡的艾雪兒明白。她的腦幹破損，使她永遠無法像二〇〇五年夏季某個炎熱午後之前的半生那樣——對人與人之間的各種與性愛無關的關係抱持懷疑和冷靜的觀察。但是她在跌落至無花果樹苗下的冷濕地面之前，有非常清醒的一個剎那，想起了一九八六年七月底的那個晚上，安德魯曾經對耿堅博士說：

「……那些病毒對你而言，就好像中文對我來說是一樣的——艱難。神秘。深奧。」說到這裡，安德魯用充滿柔情的灰藍色眼眸瞥了瞥艾雪兒，說：「而且美麗。」對安德魯而言，前面的三個形容詞是造成永恆的美麗的原因；也就在這麼說著的時刻，耿堅博

士讀到了一個一生一世也不曾實踐過的字：愛。

「我猜那病毒的梯鍵結構裡一再重覆出現的倒『V』字型就是這個字了。你一定會問我：『為什麼？』」耿堅博士伸手喝掉第五百一十二瓶混合著病毒、雨水、體液的綠汁，順手用褲子抹了抹濡濕的屁股，抖著聲說：「很簡單，那是一個我完全不能辨認的符號，也是整個病毒體中最脆弱的部分。我猜——我猜那就是『愛』了罷？」耿堅博士在關閉全像攝錄裝備前費盡力氣吐露了他臨終的遺言：「我死於孤獨，也死於溝通。」

這是耿堅博士畢生所犯的最後一個錯誤——他原本是要關閉實驗儀器的。在他昏沉沉的腦海裡，只想著另外兩句話：「我們不需要貴方的任何通訊了，請中止一切語言符號的傳輸。」這番話是他說給體內、以及全世界每個角落皆無所不在的病毒聽的。

人們永遠會記得二〇〇三年四月耿堅博士宣稱「某種外太空無害物質」正在以每九秒鐘一個周期的速度對全球人類訴說：

「我們是愛好和平的生物，我們愛這個宇宙的一切，愛你們；我們是愛好和平的生物，我們愛宇宙的一切，愛你們……」

人們也永遠會在洞悉了傑出科學家名銜背後隱藏的政治詭計之後，把耿堅博士和他的研究當成可疑的笑話一般來傳說著。即使在安德魯・阿卻・漢考克變成紐約四十二街的醉鬼之後，在耿直逃離「公司」之後，在艾雪兒解凍之後，以及在耿爾成為全世界性的英雄人物之後，都沒有人肯再相信有關病毒的事。活著的人沒有能力了解。

●《耿氏王朝》一卷〈病變〉全文完

本卷參考書目舉要

耿堅博士論文集　美國芝加哥大學・伊利諾大學合刊／聯合國科技文教基金會發行

艾雪兒文學叢刊類編　香港珠岳書局局印行

國際事務年鑑總編（1975-2039）　美國國會圖書館原刊／臺灣德存圖書公司盜版

IDS太空實驗室儀器製造公司檔案

催眠復建的重要性及其實施辦法　周浩正著　遠長圖書公司印行

我的奮鬥　耿爾著／南非開蘭登國家書局印行

我的懺悔　耿直著／中國時報出版公司暨美國國家地質雜誌社聯合印行

倪耳森科技知識全書　倪耳森科技基金會印行



[科幻小小說①]

你幾時遇見眞主？

遇見了又如何？

⊙張系國

蕭冰第一次收到神的訊息，是在那家名喚「蔣家店」的中國餐館裡面。蔣家店的菜餚並不好，典型西式廣東口味，除了蠔油牛肉也就是蠔油牛肉，但是蕭冰還是常常去光顧，一來蔣家店距離他經營的電腦公司最近，二來他蠻喜歡蔣家店的名稱。無論台灣還是大陸，都不再是蔣家天下了，倒是在這異國窮鄉僻壤的小城裡，居然還有個House of Chiang，替蔣家爭口氣撐個小小場面。蕭冰從前左傾過，也喊過「打倒蔣家」的口號，現在卻每天中午到蔣家店喫快餐，讀讀世界日報，發發思古幽情，竟也安之若素。

那天中午，蕭冰剛喫完一碟蠔油牛肉飯，駝背的侍者便迫不及待送上帳單和幸運籤餅。蕭冰暗罵，這駝子未免太不近情理，已經是老主顧了，餐館裡連他一共不過兩桌人，一成都不滿，還要趕他走。不過駝子是不管這一套的，他自顧自回到角落坐下，眼睛直怔怔望著虛空。有這種侍者，難怪蔣家店生意每下愈況。上次蕭冰多要碗飯，駝子在帳單上就硬碰硬多算他八角錢，把蕭冰氣得半死。不過駝子也有他的好處，少給小費他也不惱，反正永遠那副毫無表情的死人臉孔。蕭冰猜不出駝子的年紀，似乎在三十歲到六十歲之間。有一種人的生命似乎和歲月無關，就這麼活著，然後突然有一天雙眼一翻兩眼一瞪就死了，像電腦關閉了一樣。

想起電腦，蕭冰忙看看腕錶，該回公司去了。他掰開幸運籤餅，抽出籤條。最近生意不順，好幾宗退貨，倒要看看幸運籤條怎麼寫。其實蕭冰並不眞相信這個，不過這是在國外上中國餐館，飯後必有的餘興節目。他打開籤條看了看，彷佛觸電一般，他揉揉眼睛再仔細看，沒錯，籤條上白紙黑字分明寫道：

「出門小心貨車撞你！」

他媽的，這算什麼？他在餐館喫飯，從沒有抽到過這麼不吉利的籤條。蕭冰想喊駝背侍者過來責問。那侍者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他揮動手臂。蕭冰知道駝子的習慣，總是等客人走了，才慢吞吞過來收拾碗碟。有這種頭腦僵化的侍者，果然不愧是蔣家店。蕭冰撕碎籤條，他知道有地方專門賣內藏不吉利籤條的幸運餅，給愛惡作劇的人在宴會上害人。也有內藏黃話或成人笑話的籤餅。駝背侍者八成是拿錯了籤餅，有這種糊塗侍者，餐館焉能不垮？

蕭冰氣憤的走到門口櫃臺付帳。櫃臺的胖女子機械的接過十塊錢，又機械的找給他零錢。這餐館的服務人員腦子裡都少了根筋，從來沒看他們笑過。平常蕭冰也就算了，今天他忍不住抱怨說：

「小姐，你們的幸運籤餅有問題！以後你們要注意了。」

胖女子找了錢，自顧自坐下來，眼睛直怔怔望著虛空。蕭冰講什麼，她都置若罔聞。他媽的，什麼鳥店嘛，這樣對待顧客！以後再不來光顧了。

他怒氣沖沖走出蔣家店的大門。以後幾秒鐘內發生的事情，要等到一個鐘頭以後，他回到電腦公司，驚魂甫定，才逐漸變得清晰，並且像影片般一次又一次重播。

那輛貨車朝正在穿越馬路的蕭冰衝來時，他本能的朝前撲，就地打滾，剛好躲過貨車，眞是間不容髮！再遲一秒鐘，老命就難保了。

是在事後回想時，蕭冰才明白整個事件太過巧合，連他這樣一天到晚和電腦為伍的人，都感覺到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他想起那張籤條：「出門小心貨車撞你！」然後果眞貨車就衝過來了。是預謀嗎？他自問並無仇敵。如果是預謀，又何必事先通知他？而且，何必這麼麻煩，特製幸運籤餅來通知他？

整個下午，蕭冰都心神不寧。他想來想去，還是蔣家店的服務人員最可疑。想不到他好心每天照顧他們生意，他們竟然恩將仇報！他越想越氣，等到最後一批貨送出，交待過工人，就開車回到餐館。

晚上蔣家店的生意同樣清淡。雖然已近七點，偌大一個餐館還坐不滿兩成，有的餐館專做中午生意，有的專做晚間生意，蔣家店顯然兩者都不是。蕭冰隨便揀了個位置坐下。那駝子和胖女子忙著服侍五桌客人，沒注意到蕭冰。原來晚上也就是他們兩個人，蕭冰不禁好笑

。他本來打算找餐館老闆理論，看兩人這麼忙碌，就耐心坐下來等待。

他游目四顧，這餐館當年曾經風光過，不然也不會有卅幾桌的場地，現在雖然沒落，架勢還在。也許爲了省電，四周牆上裝的宮燈半明半暗昏黃不清，倒使餐館顯得更深邃。中間一面牆上有著龍鳳的銅飾，前面架子上供了福、祿、壽三尊半人高的瓷像。中國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仍然忘不了福祿壽這三樣東西，這是中國人唯一追求的目標……

蕭冰的手無意間觸到溫熱的杯子，他忙低頭看，餐桌上不知何時已擺上茶壺茶杯以及一枚幸運籤餅。他心中驚疑不定。駝侍者和胖女子明明都在忙，誰替他端茶倒水？誰替他拿來籤餅？

他拿起籤餅，自己都聽得見一顆心砰砰亂跳，但還是掰開了，抽出要命的籤條。

「好玩嗎？這次是摩托車了。」

摩托車！蕭冰嚇得手脚冰冷，這是什麼意思？他突然明白，是神在寫信給他呢。他是買賣電腦的，立刻聯想到電腦的終端機。這籤餅就好像是終端機，神便每次傳送給他不同的訊息。摩托車！是神向他示警。

駝子終於注意到蕭冰，端著茶壺面無表情朝他走來。但是蕭冰沒有等到侍者過來，就飛奔逃出蔣家店。他左顧右盼，確定沒有車輛，才迅速穿過街道。他小跑步跑向停車場，就快要到停車場了，從停車場右側的水泥牆後，突然衝出一輛全黑的摩托車，威武的騎士穿著黑盔黑甲。好在蕭冰已有準備，向左縱身一躍，躍上水泥短牆。黑盔黑甲摩托騎士擦身而過，轉瞬消失不見。

蕭冰找到自己的福特跑天下，右手顫抖得連車鑰都塞不進鎖眼。他終於明白是神降怒於他，責怪他只顧賺錢，別的事都疏忽了。他滿身是汗，嘴裡唸唸有辭：「神，我悔過了，請祢原諒，不要再責罰我。我不夠孝順父母，以後我會每月寄錢回臺灣給他們。我對下屬太苛刻，明天就給他們加薪！神啊！祢還有什麼指示，儘管吩咐我吧。我是祢的僕人，一切都會照祢的旨意去做……」

蕭冰一面開車，一面大聲禱告。也不知道神有沒有聽到他的祈禱，他總算平安無事回到居住的公寓，立刻緊鎖家門。他再也不要出門了！從現在起，他要閉門思過，神總該會原諒他吧？

也許，神要責罰的不止他一個人？世人都犯了罪，他不過比較貪財而已，神不該只罰他一個人，也許別人也收到同樣的訊息？如果是這樣，電視新聞必然有報導。說不定，這是世界末日來臨的預兆呢？

蕭冰忙扭開電視。畫面閃動了一陣，然後出現一排字幕。

「你的表現不錯。下一次是三輛摩托車，困難度更大了。」

三輛摩托車！蕭冰全身發抖，撲通一聲對著電視跪下來：「神啊，請饒恕我吧，因爲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是祢的僕人，一切都會依照祢的旨意去做……」

他不住祈求，對著電視跪拜。畫面閃動了一陣，又出現一排字幕。

「膽小鬼，躲在房子裡面不出來。趕快出來，不然我派直昇機來轟炸你。」

蕭冰哭求道：「不要派直昇機炸我！神啊，祢饒恕我吧。我究竟做錯了什麼呢？究竟做錯了什麼？」

他苦苦哀求，卻立刻聽到窗外直昇機的聲響，越來越近，整個房子都在震動。完了！蕭冰絕望的想，這神怎麼求都沒有用。也許，他還是逃出房間比較好？至少面對三輛摩托車，還有逃生的一線希望。被直昇機射出火箭轟炸，他必死無疑！

蕭冰正在躊躇，直昇機的巨大聲響越來越近，突然消失不見，他心中驚疑不定，再望電視，上面又出現新的字幕。

「氣死了，媽媽要我去睡覺，明天我們再來玩。

記住，你已經昇到第三級了。」

蕭冰傻傻望著電視上的字幕，良久，他淚流滿面，跌坐在地毯上。

他終於明白自己是什麼。他以爲他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想不到竟是別人的電玩程式表的幻影。這麼說來，難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幻影？我們不過是別人世界裡的玩具而已？

「我不相信！」蕭冰站起來，大聲說：「我是自由人，不是你的玩具！你看著吧，看你能不能消滅掉我？」

然後他想起電視上的字幕。第三級。他的公司代理的電玩，第三級就是最高的一級了，敵兵敵將隨時隨地可能奇襲！第三級。那個世界的電玩是否也和「任天堂」構造類似呢？

蕭冰無助的望著窗外。他開始懷疑，那個世界裡的一晚究竟有多長？

一個月？一年？還是一輩子？

[科幻小小說②]

眼睛不只是用來看東西的

倪匡的白化星人應該心有戚戚焉

⊙艾薩克・艾西莫夫(Issac Asimov)著／李固譯

經過幾千億年之後，他突然記起來了：他是阿米斯。阿—米—斯，並非那個如今在整個宇宙中代表著阿米斯的波長組合，而是阿米斯這個聲音本身。他只依稀記得這個聲波——如今他再也聽不到這個聲波，也無法聽得見它了。

他的新構想勾起了他的記憶，他記起了其他許多非常、非常古老，萬古洪荒之前的事情。他把構成他整個存在的能量渦旋舒平開來，使一道道的力線伸展到羣星之外的浩渺空間。

布洛克的回答信號傳了過來。

當然啦，阿米斯想道，他可以告訴布洛克。他總可以告訴某個同伴的。

布洛克不斷移位著的能量形體和他交流道：「阿米斯，你會來嗎？」

「當然。」

「你要參加競賽嗎？」

「是的！」阿米斯的力線不規則地脈動著：「當然要啦！我已經想到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保證不同凡響。」

「眞是白費力氣！你怎可能想得出新花招？過去兩千億年以來，有什麼是沒想到過的？不可能有新鮮事的。」

有那麼一會兒，布洛克移動了相位，變得和他不同相位，無法交流了，因此阿米斯必須趕快調整他的力線。在他調整力線的時候，他捕捉到了其他的思想波，也瞥見了襯在天鵝絨也似的虛空上的粉末般的無數銀河，以及在銀河間不斷脈動著的、無窮無盡的能源生命所發射出來的一道道力線。

阿米斯說：「布洛克，請接收我的思想，請不要切斷聯繫。我想要使用**物質**。想想看！由物質所譜成的交響樂！何必費神去使用能量呢？使用能量的話，當然了無新意啦！怎麼可能搞得出新玩意呢？這豈不顯示了一個事實：我們非得使用物質不可。」

「物質！」

布洛克的能量波不斷振動著，阿米斯認爲這意謂著布洛克對這件事感到十分嫌惡。

他說：「有何不可？我們自己一度也是由物質構成的——那是在——是在——噢，反正是一萬億年以前的事了。爲什麼我們不能使用物質作爲媒介來塑造出物體或抽象形式什麼的——聽我說，布洛克——我們何不用物質塑造出我們的形像，我是說，我們以前的形像。」

布洛克說：「我不記得了。沒有誰記得的。」

「我記得！」阿米斯用足了能量說道：「這些時候以來，我別的什麼也不想，光是在想這件事，現在我開始記起來了。布洛克，讓我做給你看。請你告訴我我做得對不對。一定要告訴我啊！」

「我不要。這好蠢——可憎透了。」

「讓我試試看，布洛克。我們是朋友啊，從一開始——從我們變成現在這種樣子的那一刻起——我們倆的能量就在一起脈動。」

「那麼，快點做完了事吧！」

阿米斯許久不曾感到他的力線這樣激烈地顫動過——呃，到底有多久了？如果他現在做給布洛克看，而且做得很成功的話，他就會有勇氣在能量生命的大會上表演給大家看了。多少世紀以來，大家不是一直鬱鬱寡歡，一心期待著出現點新鮮事嗎？

銀河間的物質十分稀薄，不過阿米斯盡量去搜集，他越過無數光年的距離，湊集了一批物質，挑出合用的原子，使它們凝聚成黏土般的密度，再把這些物質壓縮成一個卵形的物體。

「布洛克，你不記得了嗎？」他柔聲問道：「是不是像這樣的？」

布洛克的能量渦旋顫動著：「不要叫我記起來！我不記得了！」

「這是頭。他們把它稱作頭，我記得很淸楚。我好想說出這個字眼，我是說，用聲音說出來。」他停了一下，隨即說道：「看哪！你記得這個嗎？」

在那個卵形物的正面上方出現了一個字：**頭**。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字。這是代表了頭這個聲音的符號。布洛克，跟我說你記得！」

「還有別的什麼，」布洛克遲

疑地說道：「中間還有別的東西。」一根垂直的凸起物出現了。

阿米斯說：「沒錯，鼻子！這就對了！」卵形物上面又出現了一個字：**鼻**。「兩邊還有眼睛。」**左眼——右眼**。

阿米斯檢視著他所塑造出來的東西，他的力線緩緩地脈動著。他到底喜不喜歡這個東西？

「嘴巴，」他說，微微顫動著：「還有下巴和喉結，以及鎖骨。我全都想起來了！」它們隨即出現在卵形物上面。

布洛克說：「幾千億年以來我從未想起過它們。你爲什麼要提醒我？爲什麼？」

阿米斯一時之間陷入了沉思：「還有別的什麼？聽覺器官，用來接收聲波的東西。耳朵！它們應該放在哪裡呢？我不記得要把它們擺在哪裡？」

布洛克叫了起來：「別管它！別去管耳朵什麼了！不記得了！」

阿米斯不怎麼確定地說道：「記得又有什麼不好？」

「因爲它的表面並非如此粗糙、冰冷，而是光滑溫暖的。因爲眼睛非常溫柔、活潑，嘴唇壓在我的嘴唇上面時會微微地顫抖，是那麼的柔軟。」布洛克的力線不停地跳動著、搖晃著。

阿米斯說：「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你提醒了我，我一度是個女人，我一度知道愛是什麼。你提醒了我，眼睛不只是用來看東西的，我現在卻沒有眼睛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她猛然用力地在那個粗糙的頭顱上加了一些物質，說道：「就讓它們來替我做吧！」隨即轉身逃走了。

而阿米斯看到了也記起來了，他一度是個男人。他的能量渦旋用力把那個頭顱劈成了兩半，然後他緊隨著布洛克，奔過一條條銀河，奔回永無止盡的悲慘命運之中。

在那個破碎的、由物質構成的頭顱上，眼睛掛著兩注布洛克放在那兒來代表眼淚的水氣，兀自閃閃發亮。由物質構成的頭顱正在替那些以能量形態存在著的生命做著一件他們再也無法做得到的事情：它垂著淚，爲了全人類，爲了他們在一萬億年以前放棄了的肉體的不耐久的美麗而哭泣。

（原題〝Eyes Do More Than See〞）

［科幻小小說③］

她是一個好老師，因爲她是——

資料之源

⊙繆德莉・包克森(Mildred Downey Broxon)著／洪嘉麗譯

她站在那裡，眨著眼睛向前看，一片黑沉沉中，那些微光讓她感到很困惑。這兒是一間教室嗎？聞起來像是教室——暖暖的、悶悶的空氣，書的味道，粉筆灰——還有那熟悉的老舊木頭講桌。但是她眼前只有幽光點點，那暗沉沉的閃光是從玻璃反射出來的呢？還是塑膠？她看不清一片黑暗之中坐在她面前望著她的是些什麼人。

一絲期待，或者不耐煩也說不定，瀰漫在教室裡。顯然這堂課她需要教出點名堂來。她面前的講義上寫著「地球歷史」。地球歷史？這門課取這樣的名字，野心眞大。她不記得教過這門課，甚至不記得自己是如何來到這裡的。她是在一間新教室裡嗎？還是大學蓋了一排新房子？但是他們怎麼把老講桌也拖來了？也許她是老了。如果她記憶開始衰退，他們會要她退休的。她清了清喉嚨。

「嗨！大家好！我是伊蓮・唐娜莉博士。這堂課是——」她低頭看了看，對了！就是講義上寫的——「地球歷史」。她停頓一下，向黑暗中看去，可是教室前面明亮的燈光刺進她的眼睛，她無法看見學生，無法和他們四目相視，無法測知他們的反應。「首先我要你們大家告訴我，你們爲什麼要選這門課？」學生的答案應該會激起她的記憶。

沉寂了一陣，然從從黑暗中傳來一陣平板、帶點金屬味的聲音：「我正在研究黃矮星上偶然出現的生命形態。」伊蓮眨眨眼睛。

那種金屬聲音又響了起來，只是這次換了一種速調：「很久很久以前，我祖先就到過地球。我想知道他們看到什麼，他們是否對那兒曾造成影響。」

同樣的聲音從一團暗紅色的光芒那兒傳來：「碳基生命形態是我的消遣性嗜好。」

機械式的聲音——難道是一種傳譯設備？——嘰嘰軋軋的接踵而至：「古代神話學」、「雙星系統對知性靈魂的影響」、「鹽質生理學」、「天狼星的藝術代表形式」。清單不斷開出來，她對每一位發言者都點頭微笑，雖然她汗濕的手已在講桌上留下印痕。沒有一個回答能激起她的回憶。這可能是個惡作劇，但她深受歡迎——學生認爲她能夠把過去講得栩栩如生——何況誰會大費周章去困擾一位老婦人呢？

她目光掃向講義的第一頁。她從未看過這份講義，但是上面的辭句很熟悉，宛如是她自己寫下來的。地球歷史？

「既然今天是第一次上課，我會提早下課，讓你們大家到圖書館去查一下參考資料。」這樣夠穩當了，她一定準備了一些參考資料，她一向如此：書籍、畫片，甚至她自己的收藏品，要不然學生怎麼能學到東西呢？她看了眼講義：「下一堂課，我們要討論地球的結構和爬蟲時代之前的地質變化。好！下課。」

刺眼的黃燈拍噠一聲關掉了。有那麼一會功夫，她看到成排閃閃發光的盒子——就像一個大珠寶店——有的發出紅光，有的發出藍光，有的充滿了液體，其他的則籠罩在霧氣中。

接著，突然間，這位老師成爲一個靜止不動的彎曲形體，僵立在木頭講桌後面。

一位學生望著講臺說道：「這些模擬品眞令人驚異。難怪古代文化課程如此受歡迎。」

這段話經過傳譯後，另一位同學應道：「是啊！它們相當知性。早期的模型太機械化。這些新製品幾乎是活生生的。」

「這倒引起一個有趣的問題，」第一位學生說：「當然，就種某程度而言，它們是活著的。至少它們的人格存留了下來。這是了解這些生物的眞相的唯一可行辦法。但是我不知道處於血液停滯狀態下的永生是什麼感覺？」

「這個嘛，」第二個學生說：「至少它們永遠用不壞。」

現在教室空盪盪的。講臺上，伊蓮·唐娜莉博士靜止不動的、永恆的立著，等待著她的下一堂課。

（原題：〝Source Material〃）

〔科幻小小說④〕

眼不見
結果心淨了嗎？

⊙苦苓

「哇～～～」兒子的超大嗓門哭聲又從臥室傳來，然後是太太的抱怨聲、斥責聲、詛咒聲……老王把頭從報紙堆裡伸出來，兩道眉毛緊鎖在一起，不由得長歎一聲，感歎自己何以如此命苦，在上班疲累了一天之後，回到家裡卻也得不到片刻的安寧和恬靜？

正在發楞，太太已經「轉戰」客廳，嘮嘮叨叨的向他訴說起一天來的雞毛蒜皮瑣事；而早已破涕爲笑的兒子，又對著他的耳朶猛開玩具機關槍，達達達達，嘰嘰咕咕，老王覺得自己的腦子快炸開了，臉上卻還得硬撐出一副很有耐心、很慈祥的樣子……

如果有一種一按鈕就能讓人消失的機器就好了，兒子吵的時候，按一下讓他消失；老婆囉嗦的時候，也可以讓她一下子就不見；甚至愛教訓人的老闆也……老王這麼想著，臉上浮出了笑意，側眼看見太太又要開口，趕快閉上眼睛裝出打鼾的聲音。

第二天竟然眞的有人來推銷這種機器，老王本來以爲是推銷員在開玩笑，沒想到對方要他當場試驗，他半信半疑的逐一按鈕，辦公室裡的傢伙竟然眞的一個個消失了。他有點驚惶，推銷員告訴他這些人只是暫時消失而已，只要再按一下鍵自然會回來，老王照著試按，果然老闆又出現在眼前大罵他不負責任，他趕快再按一下！老闆馬上又消失了，只剩下一點罵人的聲音還在空中迴盪……

更妙的是推銷員還答應讓他免費試用一個禮拜，老王興高彩烈的帶著機器回家，大老遠就聽到太太和小孩的「交響曲」，乾脆還沒進門就按了鈕，果然屋中一片清靜，老王獨自吃了一碗泡麵，一個人靜

靜的喝茶看報、看電視，一直到上牀睡覺都沒有受到任何干擾，他甚至還聽到了遠處田裡的蛙鳴，他心滿意足的躺下，本想再按個鈕讓母子倆回來，一想到太太睡覺會磨牙、孩子會夜哭，不如就讓他們再消失一個晚上吧，保有這難得的寧靜。

早上起牀之後，老王飢腸轆轆，心想該把老婆弄回來準備早餐，小孩也該上學了，按鈕之後，兩個人果然又出現了，老王得意洋洋，擺出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開始數落太太好吃懶做、家事老是理不好；教訓兒子調皮搗蛋、不曉得好好念書……心想他們兩個只要一敢回嘴，他就馬上按鈕讓他們消失。顯顯自己大丈夫的威風。

等他看到兩人各拿著一個和他一樣的機器時，已經來不及了，「不要按——」這是老王的最後一句話。

同步律

同步律並非巧合，但有時眞是巧死了

[科幻小小說⑤]——⊙詹姆斯·湯普遜(James E. Thompson)著／張定綺譯

喬·安德比第一次發覺事有蹊蹺，是因爲他的貓對早報上的新聞表示意見，這隻貓以前從未做過這種事。

我最好解釋一下。喬在一家中型規模的保險公司做內勤，他每天用畢早餐，上班之前，習慣先翻一下報紙。他會大聲的對新聞內容發表評論，做出「很好！」「哦，糟了！」或「眞瘋狂！」之類的評語。

事情發生的那天清晨，喬正四平八穩的躺在沙發上他的灰紋大公貓麥奇廸蜷臥在他膝上。他照常讀著報紙，讀到了一篇某位美國參議員（姑隱其名）發表的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講，他嘟噥著說：「這傢伙是不是瘋了？」貓用力的點點頭。

喬對於這種巧合感到頗爲有趣，便說：「你也認爲這個參議員瘋了，是不是？」貓再度點點頭。他從沒有看過貓對任何事情做出點頭或搖頭的反應，不由得大爲困惑，因此又問道：「貓咪，你是怎麼回事？你想到外面去嗎？」這回貓搖搖頭，好像是說不。

喬繼續讀報，又讀到一篇某位知名教育家（姑隱其名）所作的聲明：「激進派的學生顯然有種族偏見。他們對整個警察族懷有極爲強烈的成見。」他大聲說：「這話有啥道理？」他看見貓搖了搖頭，這才醒覺自己又自言自語了。

「該死的，貓咪，你懂得我在說什麼嗎？」貓點點頭。

太過分了，喬想道，**我一定是工作太辛苦了**。他本想立刻打電話給他的心理醫生，但轉念又決定先去上班，或者等下午再去看醫生。

上班途中，他打開汽車上的收音機，很快的轉換著電臺，希望找到一個有趣的節目：

「格蘭將軍下令……」（轉臺）

「用石頭投擲每個人……」（轉臺）

「你們爲什麼要用石頭投擲我們？他們答道，不爲什麼理由……」（轉臺）

第四個電臺播放輕柔的音樂，沒有人說話。他對方才奇怪的巧合考慮了一會兒，便把它拋到腦後。

音樂奏完，播音員敍述了一則軼事，提到「成V字形編隊的飛機」，就在這時，喬看見一群狗跑過他右手邊一片空地，牠們構成了一個完美的V字隊形。

喬跟他的五位同事同時抵達辦公室，他們在辦公室門口差點兒撞作一堆。大家爲此哈哈大笑，聊了一會兒，便各就各位，開始工作。

那天早晨，辦公室一切都很正常，只有電話有點兒奇怪。喬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一位丹佛先生從克里夫蘭市打來的，第二通來自一位住在丹佛市的克里夫蘭先生。第二通電話中，喬一不小心稱呼對方爲丹佛先生，對方馬上糾正他說：「不對，不對，我不是丹佛先生，我是在丹佛市打電話！你沒注意聽。」

第三通電話是巴法羅市的德頓先生打來的，掛了電話後，喬自言自語說：「接下來會是誰？住在德頓市的巴法羅（水牛）先生嗎？那他很可能是個印第安人才會有這種

怪姓。」他猜錯了。下一個電話是來自德頓市沒有錯，但不是一個姓巴法羅的印第安人，而是一個姓布爾（公牛）的挪威人。

喬到此真是覺得受夠了。他跟布爾先生通完電話，立刻問他的同事他們有沒有接到奇怪的電話。他發現：

—一位女同事接了六通電話，三通來自首都華盛頓，三通來自華盛頓州。六個打電話的人全是名叫喬治的男人。

—另一位女同事剛由墨西哥度假回來。她接到五通電話，打電話的人都有墨西哥口音。

—一位男同事連續接到不是警察就是從警察局打來的電話。還有一通是撥錯號，對方想撥到警察局，而且他姓卡普（Kopp，與俚語「警察」cop 諧音）。

喬撥電話給他的心理醫生，約妥下午去看病。

喬把當天的怪事逐一告訴魏索豪斯大夫，然後問道：「你想這有什麼意義？」

大夫說：「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的貓對新聞表示意見時，牠的意見是否總是跟你不謀而合？」

「是……我想是的。」

「那麼貓提供了你所尋求的東西，對嗎？換言之，牠扮演了一個支持你、照顧你的角色。」

「你是說……？」

「不錯！」大夫說：「很明顯，你尚未擺脫嬰兒期對母親的依賴，你需要別人的照拂與讚許，因此你幻想出一個支持你的女性形象……」

「那是隻公貓呀！」

「這不重要。我們談的是無意識心理，對於無意識心理而言，貓全部都是女性，正如狗全都是男性一樣—象徵性的。」

「可是，大夫，我那隻貓是我們那一帶最兇悍的傢伙，三條街以內的公貓全是牠手下敗將，所有的狗也都見牠就怕。牠比拳王阿里還不夠女性化！」

大夫說：「唔，我一直認為阿里—還有所有的拳擊手—都多多少少有點兒性別認同上的問題。不過，貓代表母親的形象是不會錯的。如果牠具有男性象徵，那麼就變成一種對父親的依賴，但是你那方面的毛病早已被我治好了。」

喬告辭心理醫生的診所時，接待員正在跟一位凱特（Catt，與「貓」cat 諧音）先生講電話。

當天晚上，喬的老友山姆來訪，他們談起一天中的怪事。山姆抽煙斗，而且抽的是一種味道嗆人的進口煙草，很快把貓熏得跑出去。山姆胸懷各種古里八怪的雜學，喬一向很佩服他的學問淵博，便問他能否對這天發生的事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山姆默默抽了一會兒煙，才說：「我也碰到很多怪事，我想這只是巧合罷了，但也很可能是因為同步律的關係。」

「什麼？」

「同步律。有人把同步律稱為巧合，事實上這會造成誤導。這種現象並非機緣湊巧，並非出自於偶然。同步律是說，在同一個時間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有關聯。」

「這是什麼意思？」

「這便是中國古藉易經的觀念。你擲爻卜卦，然後翻到經上相應的篇章，你求問的事情就得到解答。因為就在你占卜的同時，你所卜的卦就跟你求問的事情發生了關聯。」

「可是什麼因素使這些事情在同一個時間內發生呢？」喬追問。

山姆說：「啊呀，你這麼想就錯了，你還是企圖在事件本身之外尋求它的原因。你認為貓在你問話的時候點頭或搖頭，是因為牠擁有足以了解你所提出的問題的智慧。有些人認為巧合是掌管宇宙的神祇的『啓示』。隨意翻開聖經，從目光所及的第一段經文中尋求指引的人，也是這麼想的。但用易經占卜的中國人却不是這麼想的，他們認為，其中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天意或任何其他原因，而是根本**沒有原因**可言。同步律和因果律同樣是大自然行事的基本定律。」他頓了一下，繼續說：「或許這兩大定律相對的重要性會因時因地而異……」

「兩大定律？能不能說得更清楚一點？」

「因果律——有因才有果，和同步律——相關的事情在同一個時間內發生。古人認為，在月亮的那一邊是無所謂機緣或命運的；他們認為，宇宙中不同部分各自遵循著不同的定律。不過，自從我們揚棄了亞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宇宙觀之後，我們便傾向於採取相反的觀點——我們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所有各處都遵循著完全相同的定律。但是我們會不會搞錯了呢？」他放下熄滅了的煙斗，比手劃脚的說：「地球不斷移動，說不定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同步律佔了更重要地位的時空。或許在地球早期歷史中一直發揮著效力的因果律，在這個時空中已經不管用了。」

「你這個觀念很有趣，」喬說：「有辦法加以實驗證明嗎？」

「如果我沒弄錯，某些基本的物理常數已經改變了。我是說，那

些我們以爲是基本的東西，或者……我們打開電視好了，看看有沒有什麼引起新聞界注意的怪現象。」

喬打開電視聽見的第一個字是「貓」，就在這時，門外傳來麥奇廸的叫聲，牠想要進來。他把貓放進來後才坐下來看新聞。播報員當眞在報導一件怪事：在很多實驗室裡，科學家發現儀器發生無法解釋的故障，例如電流表和電壓表上的指針亂跳一氣。但喬和山姆的物理常識都不足以了解播報員播報的每一件事，而播報員的語氣顯示，他自己更是不懂。

下一則新聞與交通意外事故有關，最近這類事故相當頻繁。「這些意外造成的死亡……」播報員並沒把話說完。他剛說出「死亡」這個字眼，他自己、電視臺的全體工作人員，還有二千萬電視觀眾，包括喬和山姆在內，就立刻同時斷氣死掉了。

（原題 "Synchronicity"）

救命的音符

〔科幻小小說⑥〕 ◎詹宏志

約莫十年前，我試著把美國科幻作家海萊恩（Robert Heinlein）的一個短篇"Searchlight"改寫成〈救命的音符〉一文。之所以採取「改寫」而不用「翻譯」，因爲當時想提供給青少年閱讀。考慮到青少年的閱讀能力，我把原文的情節順序更動了，角色場景都重新安排過，再設法增添若干行文的語句使全文易於理解。

今天看來，這篇科幻小說仍然是值得一讀的，它是一篇帶有科學知識教育功能的作品，你可以在小說中了解「月球表面積」、「雷達的限制」、「類比的概念」等科學常識，而又不失閱讀的享受。但它不是《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那種現世諷喻或文明探索式的科幻小說，只是教育小品而已。

科幻小說作爲一種人類情境探討的諷世之作，或作爲機關佈景、奇情異想的娛樂休閒，或做爲科學知識普及流傳之教育讀物，三者各成傳統，各有所長，都値得在台灣推廣紮根。重刊這篇不値一提的舊譯，用心大抵如此吧？

詹宏志 89 11 21

盲女蓓琪在月球上失踪了！

——怎麼辦？

位於新疆省崑崙基地裏的工作人員忙成一團，通訊操作員不斷按著播報器呼叫：「神農七號，神農七號太空船，請回答！請回答！」

「神農七號，李上尉，請回答！」

「蓓琪——蓓琪——聽到我們的呼叫嗎？請回答！」

崑崙基地的基地司令，望著大銀幕上月球黝黑的表面，神情焦急。

「還沒有回音嗎？」基地司令回頭問一位通訊操作員，操作員只是搖搖頭。

蓓琪是個瞎眼的女孩，也是有名的鋼琴小演奏家，十二歲就得到全球鋼琴比賽大獎，報紙上都稱她爲「盲女神童」。

最近，蓓琪應邀到各太空基地做巡迴勞軍演出。昨天晚上，她在崑崙基地「地球太空總署」表演，獲得滿堂的喝采。今天早上，她從崑崙基地乘坐「神農七號」太空船飛往月球，預備慰勞在偏遠的月球基地駐守的工作人員。

可是，她不見了！

她應該在一小時以前建到達月球基地。專機載她前往的飛行員李上尉，是個經驗豐富、技術可靠的太空人，應該不會出錯——何況這種神農式太空船，每天從崑崙基地到月球基地往返各有一班。

太空船發射時，一切都很正常；脫離地面程式操作控制以後，就在崑崙基地的雷達上失去了蹤影，它一定是在……某個地方。

不會是掉到外太空，要不然，太空中那些太空站或太空船，總會有人收到電訊或者雷達信號。它一定是掉在（或迫降在）荒涼的月球表面！

●

「神農七號，蓓琪——蓓琪——請回答！」通訊操作員呼叫得口乾舌燥，耳機裏聽到的仍然是一片寂靜。

「她聽得到嗎？」基地司令回

頭問通訊工程師。

工程師分析它的可能性：「如果她在月球向地球的這一面，才能收到無線電波——而且，她必須離開太空船，她太空衣裏的無線電沒有壞；她也必須打開收聽器；當然，她還得活著。——但是，太空船和雷達一點回音都沒有，我猜想，她和飛行員不太可能活著。」

「我們一定要找到她！」基地司令不像通訊工程師那麼鎮定：「通訊員，幫我接一下月球基地。」

話傳過去，通訊操作員立刻調整頻道：「喂，喂，月球基地，月球基地，請回答！」

「這裏是月球基地！」擴音器傳回來的聲音延遲了約有三秒，電波從地球到達月球再回來要花一點時間。

崑崙基地的基地司令搶過通訊員手中的話機：「我是崑崙基地司令，請找貴基地司令講話。」

「喂，我是月球基地司令！」聲音從話機另一端傳來，夾雜一些沙啞的噪音。

「尉司令，有沒有蓓琪的情況？」

「雷達搜索完全沒有訊號。」話機另一端的尉司令似乎也無可奈何。

「請你派出月球所有工作人員，動員搜尋蓓琪！」崑崙基地司令下了一個指示。

「白司令，你知道月球有多大嗎？」月球基地司令的聲音有點不高興。

「不管多大！蓓琪一定在月球表面上——你一定得派出所有工作人員，找到她爲止；如果她死了，貴基地最好的飛行員李上尉也活不成了！」崑崙基地的白司令也動了氣。

「白司令，月球表面積是三千九百萬平方公里，如果我把所有人員都派出去，每個人也都要搜尋二千六百平方公里。我已經爲蓓琪派出最好的飛行員，他已經完了！白司令，你拿他來威脅我也沒用——我已經聽了太多不懂月球情況的人給我的建議——白司令，我個人的意見是讓子午線太空站來試試，他們有一流的通訊人才，也許他們能創造奇蹟！」

●

通訊操作員接通了子午線太空站的頻道，把話機交給白司令。

「子午線太空站嗎？請接站長！我是崑崙基地白司令。」

子午線太空站在地球軌道上，離地面只有二萬五千五百公里，無線電來回不到四分之一秒，擴音器就響了：

「我是子午線太空站站長！」

「卡站長，請你報告一下搜索蓓琪的計畫。」白司令一面望著銀幕上的月球，一面撥開話機。

卡站長的聲音很慢，咬字很清晰：「依本站通訊工程人員的看法，我們得與牛頓太空站共同合作。」

「沒有問題，我立刻通知牛頓太空站聽候指揮；但你的計畫究竟是怎麼樣？」

「司令先生，」卡站長的聲音還是慢條斯理：「我這裏打開所有的無線電，播送呼叫電波，蓋滿月球靠地球的這一面；然後，牛頓太空站從它那一邊傳送無線電波，蓋滿月球的偏遠一面——如果她還在的話，應該會聽到我們的呼叫……。」

「我知道，我知道！爲什麼不用雷達搜尋？」白司令有點焦急，這種方法不是太笨了嗎？

「司令先生，月球表面和太空船一樣大小的岩石何止百萬顆，每一個大小形狀接近的物體，在雷達看起來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用紅外線識別雷達，當然可以找到，但恐怕要花上個把月；他們太空衣帶的氧氣只夠六個小時——我們唯一的辦法是得到他們的回音，如果他們無恙，但願他們能夠聽到我們的呼叫……。」

「他們一回答，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在那兒了嗎？」白司令開始了解情況。

「不能！」卡站長回答。

「天啊，爲什麼不能？我們不是有無線電定向器嗎？」

「司令先生，無線電定向器在這裏一點用處也沒有；它只能告訴我們方向——也就是說，它只能指出電訊來自月球——這我們老早知道了。」

「你是說，即使我們聽到蓓琪的回答，也不知道她在那裏？」白司令非常訝異，他一直以爲這是一件簡單的工作。

「是的，司令先生，在太空中，我們和她一樣，都是瞎子——我們得讓她引導我們去找她。」

「怎麼做？」

「用雷射，一種很密集的光束，她可以聽得到——」卡站長有不少怪主意。

「光束？也可以聽得到嗎？」白司令打斷他的話。

「司令先生，請你聽我說，我們暫時把一些儀器搞在一起，做成一種特殊的掃瞄方法。我們用雷射光像雷達一樣地掃瞄，讓它帶上和無線電同樣頻率的載波，再把載波調整成聽得見的頻率，再用鋼琴來控制聲音。假如我們和她連絡上，就用雷射光掃瞄月球表面，掃瞄到

她的位置，她就會聽到鋼琴的聲音；如果她能告訴我們她聽到的是那個音符，我們就知道她在月球上那個位置了。」

「萬一小女孩已經傷得很重？」

「司令先生，這是我們唯一的辦法。」

「好吧，卡站長，你去試吧！你要什麼就跟後勤組吩咐，我已經交待他們了。」

●

這個時候，在月球荒涼的一個角落，一架毀損的太空船躺在兩塊岩石之間。機艙已經裂開來了，飛行員頭部垂在駕駛盤上，一動也不動——他的右後方，一個小女孩正從昏眩中，緩緩醒轉過來。

她——蓓琪，覺得腦中一片混亂；她的眼睛看不見，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用手調整一下頭盔，放鬆一下頸部，才慢慢想起剛才的一剎……！

……太空船往月球高速飛駛的時候，小蓓琪的心情興奮極了；她從來沒想到能離開地球，到太空來旅行——

突然間，太空船彷彿受到什麼撞擊，機身劇烈地搖幌。她聽到飛行員驚呼一聲，大叫：「不好！」

「上尉叔叔，怎麼啦？」她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只覺得太空船不斷搖擺。

「不知道，大概是給大塊隕石撞上了！」

她聽見飛行員扳按各種鍵鈕的聲音，以及很多儀器發出的電流聲、示警聲。

「蓓琪，快戴好妳的頭盔，機艙恐怕會漏氣！」飛行員大聲叫喊。

她摸索固定在椅座左側的頭盔，拿起來套上頭部，並拉上頸部的拉鍊，讓頭盔和太空衣連成一體。

「我們不是快到了嗎？」她問李上尉，雖然她也察覺情況的嚴重。

「我們已經在月球的軌道上，但我們恐怕撐不到月球基地——」

太空船又一陣劇烈的震動，打斷了他們的對話；蓓琪感覺太空船陡然下沉，高速滑行的太空船發出嗶剝嗶剝尖銳聲響。

「蓓琪，繫上安全帶！」飛行員大聲高叫。

來不及了！

「轟！」的一聲，船身重重的撞擊；蓓琪感到胸口一陣翻滾，身體撞上前面的座位，後面的座位卻又重重地撞上來，打在她的背上；不知是什麼東西又砸在她的頭盔上……

……她搖搖頭，了解一切的過程，但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昏過去多久。她慢慢從擠成一團的座位中站起來，頭盔靠頸的部分突然發出嘶嘶的聲響，她用手探索，摸到一個小小的裂縫，空氣正從裏頭漏了出來。

「上尉叔叔！上尉叔叔！」她輕喊了幾聲，一點回答都沒有。

她伸手去觸摸，摸到歪斜的駕駛座，再向前，她感覺到柔軟充氣的太空衣，應該是李上尉。

「上尉叔叔！上尉叔叔！」

她搖動他的軀體，但他一動也不動；她推推他的頭盔，聽到他輕哼一聲，很弱的氣息。

李上尉傷得不輕呢！她一下子也想不出別的法子，慢慢伸出手，她又摸到機艙的門，發現它已經被撞開了。沿著艙壁，她一步一步往外移去——突然一脚踩空，她覺得自己身體慢慢跌落下去，撞在鬆軟的土地上——幸虧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六分之一，這一摔一點都不痛。

她爬起來，伸手去扶頭盔，她又聽到嘶嘶的空氣聲；用手去按時，卻觸動了頭盔上一個開關……

「咦！」她不禁驚叫起來，因爲她好像聽到什麼人講話的聲音，而那聲音又明晰起來……

●

「蓓琪，蓓琪，妳聽到我們的聲音嗎？請回答！」

在子午線太空站裏，無線電操作員扭開所有的頻道，不斷地呼叫。

「還沒有消息嗎？」卡站長拿出手帕擦掉臉上的汗珠。

「沒有，」操作員搖搖頭，繼續呼叫：「蓓琪，蓓琪，聽到我們的聲音嗎？——」

播報器突然傳出清亮甜美的聲音：

「咦——有人的聲音——喂——。」

卡站長搶上去抓住話機：「喂，蓓琪，我們正著急呢？妳還好嗎？」

「我摔了一跤，李上尉受了傷，不能動了——我很好，我只想趕快回家。」蓓琪很天眞。

「我們會來接妳，妳也得幫我們的忙，妳知道妳在那裏嗎？」

「不曉得，總是在月球上某個地方；」蓓琪是個很機伶的小女孩：「而且，應該在向陽的這一面，我可以確定太陽正照著我，太空衣很熱。」

「蓓琪，妳聽我說，」卡站長很仔細地說：「妳必須留在太空船外，這樣，我們才找得到妳。」

「好呀！」

「我們現在把月球分成八十八

個區，用一種光束來掃瞄，這種光有聲音，聽起來就和鋼琴聲一樣——

——」蓓琪插嘴進來。

「光？怎麼會有鋼琴的聲音？」

「對。」卡站長還是很有耐心：「這種光很特殊，它的聲音和鋼琴一樣，光經過月球這八十八個區就會發出鋼琴上八十八個琴鍵的音——當妳聽到聲音，就大叫『有了』，然後再告訴我們，妳聽到的是那一個音。可以嗎？」

「沒問題，」蓓琪很有信心：「只要你的琴音調得夠準。」

「那我們就開始啦——開始——」

卡站長一聲令下，雷射光束像一道白線從太空站疾射而出，光速極快，根本來不及看——

「有了！」蓓琪大叫。

「那個音？」

「中央C高八度的降『咪』。」

「不會錯？」

「一定對的。」蓓琪回答得很輕鬆。

卡站長回過頭問雷射工程師：「那是什麼區域？」

「努比思海。」工程師回答。

「蓓琪！」卡站長又拿起話機：「我們已經知道妳在努比思海區了，現在我們要更確定妳位置，再把努比思海區分成八十八個單位，用光束再掃瞄一次，妳也告訴我們是什麼音好嗎？」

「好呀！」

「——開始。」

雷射光閃電般激射出去。

「有了！」蓓琪的聲音。

「什麼音？」

「中央C低廿四度的『索』。」

卡站長跳起來，拍一下通訊員的肩膀：「通知崑崙基地白司令，我們知道她在那兒了。」

●

四十分鐘後，救援太空船傳來通話：「發現失事太空船，我們看見小女孩在揮手……」

（故事改寫自 Robert Heinlein 的小說 Searchlight）

[科幻小小說⑦]

勸君更進一杯酒

醉鄉路穩宜頻至　此外不堪行

⊙理查・威爾遜(Richard Wilson)著／章珊譯

再來一杯吧，吉烏比。哇！老兄，我眞希望像你一樣有兩條食管，那我就可以用那條有襯裡的食管把你們番吐拉這種味同油漆的鬼玩意灌下肚去。吉烏比，要是你哪天到地球去的話，你一定要來找我。我會好好請你喝一頓眞正的美酒，包管你會要用那條你們用來品嘗美食的食管灌它個痛快。事實上……不過，咱們待會再說這個。這裡頭可是有著一段故事呢。

*

剛才我正要講給你聽，我們爲何會停止建造太空船。開頭的時候是地球發射的一艘太空船不幸失事墜毀。那是因爲他們遇上了那道屏障，他們企圖用推進火箭衝過去，卻遭到了警告，接著船便失去控制。船是墜毀了，船上的人也全都死掉了。

接下來，第二艘船像黃蜂般瘋狂的發射昇空，不過這次他們很是小心謹愼。他們在外圍巡弋了一圈，眼睛睜得大大的，耳朵豎得尖尖的。就在那時，他們聽到了那個聲音。那個用心靈感應力傳過來的聲音宣布了一道禁令：今後除非他們批准，誰也不能離開地球一步。

行星聯盟——現在我們把它簡稱作「聯盟」——那幫傢伙盡力把話說得十分委婉，不過總而言之他們的意思是，地球人實在沒資格到地球大氣圈以外的地方去旅行，咱們差的遠著呢。咱們有一籮筐的壞毛病，他們可不願沾染上。地球就這樣給當成大毒草定了罪。誰也不准進出——尤其是離開地球。

聽到別人不准你做某件事情，心裡是什麼感覺，你也是知道的。原先你可能並不怎麼在乎這碼子事，可是人家一不讓你做，你馬上心癢得要死，就像從前我們的禁酒令

一樣。

於是乎，我們千方百計想要把船弄過那道屏障去。我們試過萬船齊發的策略，希望其中一條船或許可以聲東擊西的闖過去。但是那道屏障無所不在。

那個屏障無形無體，感覺上像是給扔到一張救生網中，你闖進去沒幾步路就被彈了出去。那種滋味眞是他媽的不好受。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某位仁兄想出了一種隱形術，於是我們試了一下。我們把一艘太空船僞裝成洲際火箭，它發射昇空後就在長長的雲堆中改成水平飛行，然後再往上衝。沒得用！它還是給彈了回來。

後來有一天，澳洲一個叫做回力鏢的小鎮上一票業餘玩家發射了一枚探月火箭。那是個遙控的無人火箭，上面淨是一些儀器。這枚火箭倒是成功的登上了月球——也就是說，它通過了那道屏障，可是大家對這件事漠不關心。火箭在月球上穩穩的著了陸，降落在亞里大各環形山的邊緣上，它不斷傳回電訊，直到電力用光爲止。不過我們對月球上的一切早已一清二楚，沒有誰想上那兒去。我們的目標是聯盟。

再後來，亞洲集團發展成功了念力，也就是用心靈的力量來移動物體。美英兩國吹鬍子瞪眼睛，氣了一陣子，之後又低聲下氣的要求參加一份。結果搞出了個三方聯合行動——美國太空船，英國籍的船長，發射地點則是亞洲的一個念力場。這次行動結果和前幾次一樣——一敗塗地。他們把目標定在越過那道屏障的十萬哩處。太空船從念力場上消失的時候，大家興奮得互相道賀。但是幾分鐘之後太空船又到了原地，看上去有點哆哆嗦嗦的。船員踉踉蹌蹌的走了出來，每個人都兩手捧著腦袋瓜子。他們根本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是和以前的人一樣，覺得被一張網子反彈了出來，同樣嘗到了彈弓效應的滋味。不過這次多了一樣附贈品，這些船員全都染上了偏頭痛，足足痛了一星期才好。

一切就此結束。從那次之後，我們再也不試了。我們放棄了，認輸了。

*

那我今兒個怎麼會跑到番吐拉四號來坐在酒吧裡跟你扯淡呢？問得好。吉烏比老兄，先讓我們再喝一杯，然後我再講給你聽，我怎樣用智謀打敗了你們以及你們那些聯盟裡的盟友。

沒錯，就是本人，區區在下，單人匹馬。

*

三方聯合行動慘遭滑鐵盧之後，太空船成了市場毒藥。當局把它們束之高閣——你知道，爲了保存顏面，乾脆假裝它們根本不存在。過了幾年之後，他們對這件事比較沒那麼敏感了，這才把它們拿出來拍賣。買主並不多，不過這些太空船實在便宜得很，所以我便買了一艘。

當時我幹的是洲際貿易的行業。念力那時還不能用在商業上。用燃料耗費量來衡量的話，這些太空船絕對談不上經濟，不過，經過改裝之後，它們可以比洲際火箭多裝兩倍的貨。既然它們賣得賤如糞土，我想我可以負擔得起維修的費用。

我幹得挺不賴的。有些公司託我運貨完全是因爲用太空船來運送他們那些說不出名堂的東西顯得很有派頭。不過我在太平洋兩邊飛來飛去的時候，總是覺得聯盟在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他們大概以爲我對他們那個神聖的屏障心存不軌。

有一次我運了十二英噸的貨到新加坡去，好像是一些機器上用的飛輪，再不然就是捕鼠器或拔塞鑽，我記不得了。當地的客戶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宴會，自然我也去參加了。後來時間很晚了，我正想開溜，主人卻提議先喝一杯再上路，我只好從命。他一定在那杯酒裡加足了料，好讓我飛往加州時一路受用不盡，因爲後來我把太空船的自動駕駛儀設定到穆拉克市的時候簡直睜不開眼睛。設定好駕駛儀之後，轟！我跟我的太空船就起飛了。

好戲上場了！

等到我恢復意識的時候，我早已飛過了火星，不知飛到了什麼地方。

我醒過來的時候仍然醉醺醺的，可是當場嚇了個半死。太空船繼續順著慣性運動向太陽系的另一邊飛去，就在此時，聯盟的一艘船艦飛到了我的船旁邊。我竭力打起精神，趕快灌下一夸特的牛奶，把衣領撐直，準備迎接登船的訪客，要不然就是給一鎗轟上西天去。

結果大謬不然。他們左一個打躬右一個作揖，滿嘴請字不絕於口。我闖過了他們的屏障，他們在震驚之餘根本沒發覺其實我只是誤打誤撞。他們以爲自己被打敗了，於是趕忙提出和議的條件。跟我談和呢！把我當成了地球的代表。他們以爲這一切完全是我們精心策畫的。

我當然和他們一唱一和啦。他們說他們願意對地球開放貿易，我就和他們簽了約。我這麼一個洲際飛行的老船長就這樣成了整個地球的代表，不過當時我仍然宿醉未消

，因此他們的讀心者只接收到一大堆靜電雜音。

*

吉烏比，你這個老酒蟲，我跟你說，這就是整個眞象，他們仗的不過是讀心術和催眠術，他們那個屏障也只不過是變戲法的把戲罷了。

吉烏比，我當然知道你跟他們不是一夥的。那些傢伙是專門剝削別人的資本家，你們則是一群冤大頭，雖然在名義上你們也是聯盟的一份子。他們對南十字座的「煤袋」這一邊的二十七個有高等生物居住的行星，全都享有優惠貿易待遇，這份行當好賺得很哪，他們可不希望跑來個更精明的生意人搶走任何一個星球。他們防的就是地球人。誰叫咱們這些地球人準備要向太空邁出「一大步」呢？

我在控制板上按下撳鈕，把太空船送上太空的時候，聯盟那些讀心者當然被蒙在鼓裡啦，那完全是我的手指頭跟那杯上路酒幹的好事，我可是滿心以為我按的鈕是加州的穆拉克市。

等到太空船朝向群星飛去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那時我已醉得不省人事，那些讀心者根本無心可讀，催眠師就算想讓我以為自己迎面撞上了一道巨大的屏障，也無眼可催。

我幹嘛要跟你說這些呢？你自個兒想想看吧，吉烏比。你們如今為何還是受到聯盟的剝削？因為他們能讀出你們的思想，每一次對你們行奸使詐都得心應手。

老兄，你們需要的是解藥，正好我手頭就有個樣品。這叫做「新加坡彈弓」，每瓶的容量是3／5夸特，一瓶只賣十番吐拉幣。這種雞尾酒一喝下去馬上見效，它會築起一個靜電場，任什麼讀心者、催眠師也無法穿透。這就是制衡他們的法寶，有了它，你們就可以和他們平起平坐了。

你要買一箱？你眞聰明，吉烏比。你絕不會後悔的。你瞧瞧我，這種產品的功效如何，我不正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嗎？

（原題「別圍住我」“Dont Fence Me In”）

〔科幻小小說⑧〕

考試日

聯考可怕嗎？這種考試比聯考還要要命

⊙亨利・斯萊瑟(Henry Slesar)著／羅倩玲譯

在他們的兒子廸奇年滿十二歲前，喬登夫婦絕口不提考試一事。就在廸奇生日那天，喬登太太才第一次在他面前提起了這件事，她言辭之間流露出的憂慮惹得她丈夫厲聲說道：「別管什麼考試了！他一定沒問題！」

這時他們正圍坐在餐桌前吃早餐，男孩從餐盤上好奇的抬起頭來。他是個目光機伶的少年，一頭平直的金髮，神態迅捷，略帶神經質。他不懂為什麼突然火藥味瀰漫，但是今天是他的生日，不管怎麼樣，他希望一切和諧。這棟小公寓的某個角落裡，有著包裝好、繫了緞帶的包裹等著拆封，而在貼著牆的狹小廚房裡，電爐上正煮著溫溫甜甜的食物。今天該是個快樂的日子，然而，母親眼中的淚光，父親臉上的慍色，把他一早起來雀躍的心情全攪壞了。

「什麼考試？」他問。

他母親兩眼盯著桌布說：「這只是政府對十二歲兒童的一種智力測驗，你下個星期就要參加了。不過沒什麼好擔心的。」

「你是說像是學校裡面的考試嗎？」

「差不多。」他父親邊說邊起身離座。「去看你的漫畫書，廸奇。」

男孩站起來晃到客廳的一角，從他幼時起這裡就是他的窩。他摸摸書堆最上面的那本漫畫，卻似乎對彩色方格裡的連環動作不感興趣。他走到窗前，悶悶的凝視玻璃窗上的霧氣。

「為什麼**今天**要下雨？」他說：「為什麼不等明天再下？」

他父親拿著政府發行的報紙，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心煩意亂的翻動著報紙。「因為它就是要下，

如此而已。雨水使青草滋長。」

「爲什麼呢？爸？」

「因爲事情就是這樣，如此而已。」

迪奇皺起眉頭，又問：「但是什麼讓它變綠，讓青草變綠呢？」

「沒有人曉得！」他父親疾聲答道，隨即又後悔自己太暴躁。

這天稍晚，慶生的時候到了。他母親微笑著遞給他幾個色彩鮮麗的包裹，連他父親也擠出笑容，揉揉他的頭髮。他親吻母親，然後嚴肅的和父親握手。生日蛋糕端上來之後，慶生儀式也就結束了。

一個鐘頭之後，他坐在窗前，看著陽光穿透雲層。

「爸，」他說：「太陽有多遠？」

「五千英里。」他父親答道。

迪奇在餐桌上吃早餐時，又瞥見母親眼中的淚光。直到他父親突然再度提起這件事之前，他並未把母親的眼淚和那個考試聯想在一起。

「嗯──，迪奇，」他威嚴的蹙著眉說道：「你今天有個約會。」

「我知道，爸，我希望──」

「沒什麼好擔心的，每天都有上千個兒童考這個試，政府想知道你有多聰明，就是這麼一回事而已。」

「我在學校成績很好。」他猶豫的說道。

「這次不一樣，這是一種──一種特殊的考試。他們會給你一種東西喝，知道嗎？然後你就進到一個房間裡，那裡有一種機器──」

「喝什麼東西？」迪奇問道。

「沒什麼，味道像薄荷，這只是要保證你會誠實的回答問題。並不是政府認爲你會不老實，不過這種東西可以保證**萬無一失**。」

迪奇顯得滿臉疑惑，帶著一絲驚駭。他望著母親，母親臉上擠出似笑的表情。

「一切都會很順利的。」她說。

「當然會很順利。」他父親表示贊同：「你是個好孩子，迪奇，你會做得很好，然後我們就回家慶祝，好不好？」

「是，父親。」迪奇說。

他們比約定的時間早了十五分鐘抵達政府的教育大樓。他們走過矗著高高的柱子、鋪了大理石的大廳，穿過一道拱門，登上電梯到四樓。

四〇四室外有個穿著制服，沒有配戴任何徽章的年輕人坐在一張光滑的桌子後面。年輕人手上拿著一個夾紙板，他查核名單上的「喬」字部後，便讓他們父子進入屋內。

四〇四室冰冷肅穆得像間審判室，裡面陳設著金屬桌子和長椅，有許多對父子已經在裡頭了，一個嘴唇薄薄、留著黑色短髮的女人正在發單子。

喬登先生塡好了表，交還給職員，然後對迪奇說：「不會太久的，他們叫到你名字的時候，你就走進屋子盡頭的那道門。」他伸手指點著入口處。

隱處的擴音器發出了聲響，喊出第一個名字。迪奇看見一個男孩很不情願的離開他父親的身邊，緩緩走向那道門。

十一點五分，他們點到了喬登的名字。

「祝你好運，兒子，」他父親說，兩眼卻不看著他：「考完試我會來接你。」

迪奇走到門邊，扭開門把，裡面的房間很昏暗，他只能依稀辨認迎向他的灰衣服務員的面目。

「坐下。」這個人指著桌邊的高腳凳輕聲說道：「你的名字叫理查・喬登嗎？」

「是的，先生。」

「你的分類號是600—115。喝下這個，理查。」

他從桌上拿起一個塑膠杯遞給男孩，裡面的液體濃度像酪乳，嘗起來只有一點點像他父親所說的薄荷味。迪奇一飲而盡，把空杯子還給灰衣人。

他靜靜的坐著，覺得昏昏沉沉，而灰衣人忙著在一張紙上振筆疾書。隨後服務員看看錶，起身站在迪奇面前不遠處，取下別在上衣口袋上的一個鋼筆般的東西，扭開細小的光束，朝男孩的眼睛照射。

「可以了，」他說：「跟我來，理查。」

他領著迪奇走到房間的一角，那兒有一張木製的扶手椅，椅子面對著一部有很多標度盤的電腦，左邊扶手上有一個麥克風。男孩坐下之後，發現麥克風的頭剛好就在嘴邊。

「現在放輕鬆，理查。你會被問到一些問題，仔細想過後，用麥克風回答，其他的事電腦會處理。」

「是的，先生。」

「現在我要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裡，當你要開始的時候，就對麥克風說聲『好了』。」

「是的，先生。」

灰衣人拍拍他肩膀，走出房間。

迪奇說：「好了。」

機器上的燈亮了，開始呼呼的

運轉。有個聲音說：「完成以下數列：一、四、七、十……」

喬登夫婦坐在客廳裡，不發一言，甚至腦子裡什麼也不想。

快四點時電話鈴聲響了起來，女人搶著要接電話，但是她丈夫的動作比她更快。

「喬登先生嗎？」聲音短促、刺耳，官僚味十足。

「是的。」

「這裡是政府教育部，你的兒子理查·喬登，分類號600—115，已經做完了政府考試。我們很抱歉通知你，根據新法第八十四條第五節，令郎的智商超過了國家標準。」

房間的另一頭，女人放聲哭了起來，她雖然什麼也沒聽見，但是她丈夫臉上的表情說明了一切。

「你可以在電話中指明，」低沉的聲音又繼續說道：「你是要把他的屍體交由政府埋葬，或者是要私人安葬。政府的埋葬費是十元。」

（原題“Examination Day”）

痛

愛情，可以複製嗎？

[科幻小小說⑨]——⊙平路

每一回，都感覺到體內最幽深的一點被觸動了：那是碰落滿天星輝的震顫，同時，也是從我心底驚呼出的「痛啊——」。

驚悸過後，我徐徐睜開眼，主治醫師X走近我牀邊，給我看那枚薄而小的「切片」。鑷子底下，像是柔軟的觸鬚、又像清晨的苞蕾、更像是次第展開的花瓣，才從我身體裡最敏感的部位取了出來。

「很不舒服吧？」X盡職地問我。每一回，醫生都警告我手術會有預期的痛楚，因爲是在麻醉藥無法抵達的深度下刀。只有自那裡切片，X耐心地解釋道，可以取得我的基因、特徵、記憶……，靠著培養皿的技術，便能夠複製出一位與我一般無二的「她」。爲了我的愛人Y，我願意……忍受痛苦，痛苦的尖端，原是最愛的深處！

痛——卻沒有止盡。接下去，必須看著複製出來的「她」與Y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而我與Z的婚姻，已經是脫不開的枷鎖。正因爲這無法改變的命運，對Y，我懷有最深切的歉咎。

幸好，複製出來的「她」與我維妙維肖：一樣的容顏、一樣的個性，由於相同的記憶，她也擁有相同的一份過去，因此她與我一樣地愛戀著Y。唯一不同的是，切割下來的「她」再沒有任何束縛：從與我分離的一刻起，「她」擁有獨立的生命：名分上，「她」不是Z的妻子；自然也不必守著Z所購置的房子。

住在這棟偌大的房子裡，對著窗戶，我總怨慕地想像Y與「她」相依相偎的景象，好似一對甜蜜的愛情鳥。至於我，爲了成全自己所愛的男人，卻得要嘗遍黯然的相思滋味……

＊

而相思何其難解，因此，當Y又在我的窗前出現，一瞬間，我暫時忘了愛情帶給我的舊創新痛。

「『她』不是妳！」Y挫敗地說：「與『她』一起愈久，『她』愈不像妳。」

我憐惜地望著Y臉上的鬱色，啊，我多麼願意包容眼前這個男人、甚至爲他犧牲自己……而我盼望他快樂、我怕他會傷心……那麼，Y說的不錯，主動離開Y的那個「她」不可能全然像我。

難道是「切片」處理的技術出了差錯？——我狐疑地想著他們爲什麼不能相愛，甚至不能夠和諧地相處下去……

「跟我走！」Y的聲音，始終有搖晃我意志的力量。

我垂頭，感傷地流下眼淚。糾纏到後來，我答應再動一次切片手術，爲了讓Y的人生無憾，我願意試著替Y複製與我相同的「她」！

＊

從最痛楚的部位又切下一片，一次比一次更痛了，手術後的痛苦也綿延得更久。比起上一次，在複製的「她」心上，這份愛情所烙下的應該是更深刻的印記。

我眼望「她」熱情地奔向Y的

懷抱，這一回，我預祝他們的結合是天造地設。但是，看著Y的唇貼在另一個女人臉頰上，我剎那間心痛難忍……

而若干時日後，Y再回來找我，我才知道手術又失敗了。不知道該喜該憂的一瞬，我悍然地明瞭在鍥而不捨的試煉中，我們的愛情或有永恆的一線希望！

「『她』不能夠替代妳，」Y憤懣地說：「我要，我就是要與妳在一起。」

多麼徒勞的過程？我無望地知道自己又會拗不過Y的倔強，必定再去做那痛苦的手術。躺在手術檯上，而我宿命地想著儘管我們相愛，Y卻不能擁有我，正像我沒有嫁給他的福分。事實上在難以癒合的傷痛當中，我也一天比一天更難捨地愛戀著Y。

陷入這絕望的愛情裡，有時候，我倒也快快地感覺到一絲快慰：正因爲虛懸在渴望中的我，是他無法替換的愛人；而我們中間難以了卻的情緣，也是世界上無法複製的戀慕吧！

只是，爲什麼，一回一回，我仍然感覺到這樣痛呢？

女郎與人魚

她在人世間尋不到的愛，他能給她嗎？

[科幻小小說⑩]——⊙珍・尤蘭(Jane Yolen)著／李絲譯

從前，在寒冷的北方一個濱海的小屋裡，有個女嬰誕生了。小嬰孩的面貌五官，照她那位船長父親的說法，實在是平庸之至。

「這孩子以後一定是個累贅，」他說：「一輩子賴在家裏，嫁不出去。」說完，掉頭就走，看也不再看她一眼，逕自上船出海去了。

一心一意只想討好丈夫的妻子，聽了這話，傷心欲絕，立刻病倒了。沒隔多久，等不及丈夫歸航返家，她已經離開人世。

船長回來，發現妻子已經去世，恨怒之至，從此絕口不再提起亡妻。這樣一來，他便可以騙自己說，失去了她算不了什麼。

小女嬰倒是安然地日漸長大，彷彿是故意要和他作對似的。她長得極不像亡母，反而和船長愈來愈酷似，包括那一頭鼠褐色的鬈髮在內。儘管這女孩姿色平庸，她的心地可不然。對父親，她懷抱無限的熱愛，只是她的愛得不到絲毫回應。

船長還是和當初一樣，老是批評女兒的容貌。每次父女見面時，他總是說：「老天給我這個小孩，分明是要懲罰我。沒有男人會要她的。這輩子她休想嫁人。我永遠都要被她拖住了。」因此，他將她取名爲包兒，意思是，她是他的包袱。

包兒終於長大成人。對於父親給她的傷害，她只有一次洩露出內心的隱痛。

「父親，」那天，她的父親甫自海上旅行歸來，她便開口問他：「我該怎麼辦，才能使我們之間的傷口癒合呢？」

她的父親把臉撇開，不去看她，因爲他不能忍受看見自己的面孔被複製再現在她的臉上。回答她時，他的兩眼對著冷冰冰的石板地。

「我們之間什麼也沒有，女兒，」他說：「不過，要是眞有什麼，我想，這種傷口需要的是鹽。」

「鹽？」包兒問道。

「鹽是水手療傷止痛的香膏，」他說：「淚水裡的鹽，汗水裡的鹽，以及最徹底的，大海裡的鹽。」說完便轉身走開。次日，他又上船出海，朝著他所知道的最遙遠的一個港口航行而去，這便是他滌淨心靈之道。

那以後，包兒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她像收藏一柄利刃般，將它悄悄埋藏在內心深處。既然淚水的鹽撫慰不了她的心靈，她開始讓自己投入工作中。她親手烘焙麵包，分送窮人；她悉心照料病患；她安慰在海難中失去丈夫的寡婦。可是，每當夜深人靜，她總是獨自在海灘上徘徊又徘徊，痴痴盼望能見到父親的船帆歸來。然而，她的父親返家的次數卻是愈來愈少了。

一夜，她照例又在沙灘上蹓躂。由於白天工作過累，她覺得很虛弱。她看見不遠處有塊大岩石半露出水面、半淹沒在海中，便爬上大石去休息。她坐在岩石上，長長的裙子攤了開來覆在石面上。在沉沉的暮色中，那縐褶起伏的衣裙看

上去有如灰濛濛的波浪。

她像巨岩一樣，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也不知坐了多久，只見天邊升起一輪蒼白詭異的月亮。隨著上升的月亮，無數的小生物也從大海深處浮上了海面。在這片刻工夫中，牠們擺脫了潮水的牽引，自由自在地騰跳著。最後，海底的人魚也浮上來了。

是一波高高的浪潮托住他浮出海面。他高坐浪頭，墨綠的頭髮綴滿細碎潔白的海水泡沫，有如一頂珠冠。他高舉双臂，手指間的蹼幾乎透明，像無色的空氣。透著月色看去，他似乎是以尾巴站立在水面上。隨後，只見人魚的尾巴一個撥閃，轉瞬失去踪影，潛返海底去了。他自以為這一次的出水神不知鬼不覺，誰也不知道。

但是，包兒看到了。她一動也不動，靜悄悄的坐在一旁，這一切全落在她的眼中。她看到了他所展現的力與美。她看到了他，也愛上了他，尤其愛他半魚的部分——她也只敢愛這麼多。

她苦無對象傾吐內心的感受，因為她連一個真正關心她的朋友都沒有。於是，她拋開了工作，日以繼夜地在海邊流連。說也奇怪，雖然她成天待在海邊，她從未舉目眺望她父親的船帆。

因此，她父親回來時，她竟然毫無所悉。他站在遠處，瞇著眼睛——因為他向來不肯正眼瞧她——看著她在海邊踱來踱去，看了許久。最後他開口了：「快點解決吧！不管是什麼在折磨妳，快點把它結束掉！」這回連他都看出她的傷痛。

包兒抬頭望著他，眼中淚光閃閃，有如小小的海洋。父親的關注令她感激不已。她回答道：「是的，父親，您說得對。我必須儘快解決。」

船長轉身就走。他得趕緊去用餐，菜餚都快冷掉了。而包兒則毫不遲疑地直接奔往那屬於她的海濤拍岸的小天地。她站在那兒輕聲呼喚著：「上來！上來吧！快來接受我的愛吧！」

然而她得不到任何回答，四周只有海鳥潛入水中時尖銳刺耳的笑聲。

她拾起一根木棒，將她的呼喚寫成文字，留在沙地上，希望人魚出現時可以看見。但是，潮水一波接一波地掩至，她眼睜睜地看著沙上的字跡逐一被拭去。不一會兒，閃亮的沙灘上，她的殷殷呼喚已經了無痕跡，不復可尋。

包兒在岩石上坐下，開始哭泣起來。她的淚水不停湧出，每一滴淚都是一個海洋。

然而，她的呼喚並沒有真的失落。從沙灘上被冲走的每一個字都被浪潮帶到了海裡，向著冰涼、誘人的大海深處沉下去、沉下去……就在深海盡處，棲息在珊瑚床上的人魚看到了她的呼喚，決定應邀赴約。

他花了整整一天游向她，又花了大半夜的時間搜尋她棲身的海灘。突然，在包兒守候著的巨岩下，濺起了一股巨大的水花，就在高高的浪頭上，人魚現身了。

銀白的月光映照出兩個形體：她是高踞在岩石上的一抹幽暗的陰影，他卻周身光耀眩人，且躍動不已。

包兒俯身向他伸出白皙的雙手，他立即將它們握在手中。她所記得的兩人之間的肌膚相觸也就僅此一次。她含笑看著他手指間綳得緊緊的肉 蹼，他也笑著凝視她那纖細無蹼的小手。兩雙手相互一個有力的拉扯後，他就來到了她的身旁。儘管夜色昏暗，借著他髮際閃閃的磷光，她看到他目光灼灼地注視著她。

整整一夜，他就這麼坐在她身邊。此時，她不但愛上了他屬於魚的那一半，也愛上了他屬於人的那一半，因為在那靜夜裏，它們已合而為一。

在旭日尚未東昇之前，她握著他的手，將它們貼在他的胸口，鼓起勇氣問道：「你能不能愛我？」

然而人魚離了海水就不能言語。他只能在水中用手勢作出輕柔的低語。因此，他深深地凝視她，無言地指著大海的方向。

然後，就在朝陽從世界的邊緣昇起的那一刹那，他轉過身，輕疾如流矢般躍進大海中，消失不見了。

包兒挽起被海水與淚水浸泡得沉甸甸的裙襬，站起身來。她只回首朝岸上以及她父親的房子瞥了一眼，便追隨著人魚，躍進大海。

大海在她的髮際綴滿珠寶般的水沫，她長長的衣裙鋪在海面上，有如海扇殼。五彩的小魚在她指間穿梭游動。海水把她的臉龐雕鑄成銀白色，而整個大海都反映在她的雙眸之中。

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她變得如此美麗。

（原題“The Lady and the Mermaid”）

[評論]

中國大陸科幻小說的低潮及其原因

◎葉永烈

從一九七八年起，科幻小說曾一度在中國文壇上十分活躍，在一九八一年前後形成了「科幻熱」。「科幻熱」表現爲：中國科幻小說作者隊伍迅速擴大；作品驟然增多，不僅各種科普期刊競相刊載，《人民文學》、《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等純文學雜誌也發表科幻小說，《文匯報》、《光明日報》、《羊城晚報》等許多報紙連載科幻小說；科技和文學出版社大量印行科幻小說，有的科幻小說發行量達一五〇萬冊；大批外國科幻小說被譯成中文出版，美、英、法、日、聯邦德國多次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科幻小說，翻譯、出版中國科幻小說，聯邦德國和日本分別出版了《中國科幻小說選》，美國出版的《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文學》一書，以五萬字篇幅評論中國新的科幻小說；中國科幻小說引起熱烈的爭論，《作品與爭鳴》雜誌多次予以轉載……

從一九八三年底起，「科幻熱」迅速消退。如今，中國科幻小說創作隱處於低潮，成了舞會上悄然隱退的「灰姑娘」。《人民日報》曾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一日、十月廿六日、十二月十一日三度發表文章，討論「灰姑娘」爲何隱退。《文藝報》也於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發表我的〈中國的「科幻熱」爲什麼迅速消退？〉一文，《人民日報》海外版轉載了此文。

早在一九〇三年，中國作者就開始創作科幻小說。在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曾發表幾十篇中國科幻小說。解放前較有影響的中國科幻小說有老舍在三〇年代寫的《貓城記》和許地山在四〇年代寫的《鐵魚的鰓》。但是，解放前，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總的來說，數量還不算多。縱觀解放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創作，曾出現過三次高潮：一是一九五七年，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推動之下，科幻小說創作一度活躍；二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貫徹「文藝八條」之際，文藝氣氛寬鬆，出現一批科幻小說；三是一九七八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歡呼「科學的春天」的到來，大批科幻小說應運而生，這次出現的科幻小說創作高潮，遠遠超過了前兩次。

眼下，中國科幻小說跌入低谷，究其原因，大致上可以說有五條：

第一，商業氣氛日濃。在經商熱的氛圍裡，科學氣氛日漸消弱。全國科學大會所掀起的「科學熱」已不斷消退。科普讀物印數也劇降，科普刊物蕭條。「科幻熱」與「科學熱」同步，彼興此興，彼消此消。

第二，來自科學界的過苛的批評。科幻小說不等於科學論文，也不是科學未來的準確藍圖。輕則「不科學」，重則「反科學」、「僞科學」，甚至把某些科幻小說作爲「精神污染」而上綱上線，在許多報刊上連篇累牘進行「批判」，實際上反映了批評者對科幻小說的不了解、不理解

。過苛的批評使作者們寒心。

第三，文學界的不重視。以爲科幻小說不登大雅之堂，不屬「純文學」。在文壇上，科幻小說如閒花野草，聽任自生自滅。不少科幻小說作者有文學根底，文學界對科幻小說的冷落，無意中成了科幻小說作者們轉向純文學創作的「催化劑」。

第四，中國科幻小說缺乏力作。雖然中國早在一九〇三年已開始科幻小說創作，但是這個品種一直是弱小的、幼稚的。在前幾年的「科幻熱」中，作品數量雖多，但缺乏廣有影響的佳作。

第五，過多的行政干預。時而不准科學出版社印行科幻小說，時而控制印行外國科幻小說中譯本，時而強令某些已經付印以至已經成書的科幻小說停止發行……種種「禁令」，使科幻小說雪上加霜。

除了以上五點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外，在這裡，我想著重談一下對科幻小說特性的理解——關於科幻小說的種種模糊的概念，是導致中國科幻小說衰落的重要因素。前些年，我一口氣寫了幾百萬字的科幻小說，多次引起爭論，曾經成爲中國科幻小說大論戰中的「中心人物」。這幾年，我幾乎不寫科幻小說了，如同一個把跑鞋高高掛起的退出運動場的運動員——「掛鞋」的科幻小說作家。「掛鞋」之後，使我能夠冷靜地進行一番反思。

首先，科幻小說是小說。這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恰恰這一重要概念，卻被忽視了。前些年出現的許多科幻小說，充其量只是「科幻故事」而已，夠不上「小說」的水準。作爲小說，要著力刻畫科學家的人物性格，塑造鮮明的中國科學家形象。遺憾的是，不少中國科幻小說的主人公形象是蒼白的，只不過是能夠從口中講出許多科學知識的「萬能博士」而已。科幻小說是文學，是「人學」。在科幻小說中，科學淹沒了人物，使作品大爲遜色。

其次，我們的科幻小說缺乏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哲理，缺乏震聾發聵的力度。其實，科學王國從來不是盛滿葡萄美酒的小盅，而是波瀾迭起、風猛雨狂的汪洋大海。別以爲一頂頂博士帽下都是一個個高尚的靈魂。科學上橫行霸道的學閥，絕不亞於那些飛揚跋扈的軍閥。科學上的爭名奪利，絕不亞於官場上的爭權奪勢。過去，我們常以爲科幻小說是寫未來的，而未來總是像朝霞一般燦爛絢麗。實際上科幻小說是現實生活的折光。作者應直面人生，作品應跌宕起伏，觸及尖銳的矛盾，熱情歌頌眞善美，無情鞭韃假惡醜。倘若科幻小說只是無所不能的科學家加上神奇美妙的科學幻想，那就失去了震撼讀者心扉的力量。

再次，科學幻想小說要有豐富的幻想力。科學幻想只要不悖於人們已知的科學原理，能夠自圓其說，也就可以了。不能以科學論文的尺度，去衡量科學幻想。過去，我國大量的科學幻想小說缺乏幻想色彩，作者們小心翼翼，唯恐被指責爲「荒誕」。筆下的所謂科學幻想，只是現實科學的一點點延伸而已。作品中的科學幻想構思雷同，寫來寫去是寫「三種人」——機器人、外星人和單性繁殖人。作者戴著「緊箍圈」，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只能寫出貧血式的「幻想」。一旦科學幻想黯然失色，科幻小說也就失去了它獨具的魅力。

另外，對於科幻小說功能的狹隘，片面的理解，也阻礙著科幻小說創作的發展，很多人提倡科幻小說是「科普的工具」、「知識的載體」。其實，科幻小說不擔負，也不可能擔負著普及某些科學知識的任務。普及科學知識，可以用科普讀物、科學小品去承擔，科幻小說不是「硬件」，而是「軟件」——通過小說，激起人們對科學的嚮往與追求，砥礪人們的探索精神和頑強意志。過去，片面強調科幻小說的「科普」功能，弄得科幻小說變成知識的圖解，作者寫著寫著就得加入一大段「知識硬塊」，結果使科幻小說創作誤入歧途，失卻了文學的色彩，結構支離破碎。

在這裡，我還想提一下，科幻小說的「超前意識」常常遭人非難，阻礙科幻小說的發展。科幻小說的繁榮程度，與一個國家的科學發達程度成正比。科幻小說往往有很強烈的超前意識，而這種超前意識正是科幻小說最可貴之所在。在落後、封閉的土壤上，很難開出科幻之花。幾年前我曾以愛滋病傳入中國，中國的醫務工作者如何制服愛滋病為題材，寫了中篇科幻小說〈愛之病〉，結果被否定，原因是當時中國還沒有發現過愛滋病人，發表這樣的科幻小說會引起國外的注意，招來麻煩。後來，隨著時光的推移，證明了〈愛之病〉這篇科幻小說中的「超前意識」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樣的作品要想「超前發表」，卻非常困難。同樣，前些年我的一篇科幻小說寫了「斷肢再生」，也受到斷肢再植專家的質疑，而事實後來證明「斷肢再生」是醫學發展的重要方向，已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現代醫學的廿四項科學研究項目之一。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目前一片不景氣。

在上海，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外國科幻同行，他們對中國科幻小說低潮很難理解。因為在世界發達的國家中，科幻小說創作正處於最繁榮的時期。美國每年的十種暢銷書中，總有一兩種是科幻小說。美國、日本每年的科幻小說大會，出席者近萬人，日本還曾成立「中國科幻小說研究會」，因近年來沒有什麼科幻小說可以研究而陷於解體，韓素音女士一次次來滬，也不斷問我為什麼不寫科幻小說了？中國科幻小說為什麼一落千丈？韓素音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給我的信中說：「科學幻想小說是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常常不被看作是『文學』，但它確是文學。它也是創作、想像、精神的解放，科學幻想小說常常走在現實的前面。」她還曾說過：「科幻小說是信息革命的先鋒。」她又說：「我非常喜歡科幻小說，在第三次浪潮面前，希望中國的科幻小說有大的發展！」韓素音女士早在一九七七年見到鄧小平副主席時，就曾當面向他建議，中國應當提倡科幻小說，她認為，這是關係到中國未來，關係到中國下一代人才的問題。後來她見到趙紫陽總理、姚依林副總理時，又重申了她的這一見解，希望中國領導人重視科幻小說。

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的衰落，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文匯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孩子們呼喚現代科幻片〉一文。十月十四日，《文匯報》又在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召開座談會，強烈呼籲：如果讓中國的孩子只看出自明朝吳承恩筆下的〈大鬧天宮〉，只知道孫悟空，不看具備超前意識的科幻影片，不進入宇航世界、機器人世界、海底世界，廿一世紀的中國仍將是科技落後的國家——因為現在的少年兒童，是廿一世紀的建設者。

為了祖國的未來，為了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中國的科幻小說創作應當振興，必須振興！

【接力專欄】

你來寫科幻

⊙張系國

常有年輕朋友問我，寫科幻小說的靈感從哪裡來？

我的答覆很簡單：靈感來自敏銳的觀察力及強烈的好奇心。

寫作的人，多半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巷口賣臭豆腐的小販、空氣裡浮動的微塵、鄰居深夜搓麻將的洗牌聲……一般人不會注意的細節，作家都觀察到了，記在心裡，日後寫作時就成為靈感的泉源。

科幻小說作家，不但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而且還具有強烈的好奇心。每觀察到一件事情，他會追問：怎麼會這樣？如果不是這樣呢？這樣繼續追問下去，故事的靈感就來了。

所以，科幻小說家和一般作家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具有敏銳的觀察力，科幻小說家和一般作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加好奇，喜歡追究觀察到的現象的成因流變。

觀察力是可以培養的，好奇心也是可以鍛鍊的。具備了敏銳的觀察力和強烈的好奇心，你自然而然就會想寫科幻小說。

舉個例子，最近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新聞。

看了這則新聞，你會有什麼想法呢？

「這些落難神從哪裡來的？是否真如新聞報導，是六合彩賭徒的報復？還是另有隱情？」

「假如神像有知，祂會怎麼想？祂會不會設法報復？」

「被砍頭的神，是否會砍人的頭？」

「被燒焦的神，是否也要放一把野火？」

「也許，這事件後頭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陰謀？外星人入侵？中共萬船齊發計畫的一部分？神族內鬥？神族受不了工業文明污染而集體自殺？」

「神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巷口的小販，是否就是化裝回來報仇的神？」

「……」

這樣任由幻想馳騁，你不久就會想出一個極特別的點子。你的點子，就是科幻小說的奇幻因素。從這奇幻因素出發，就可以鋪陳出十分精彩的故事來。「落難神報復」是一個奇幻因素，「神族內鬥」是另一個奇幻因素，如此這般，隨你創造。

但是請記住，除了奇幻因素之外，你的故事其他的部分，都應來自你平常細心觀察，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因此才全然可信，具有說服力。

想試試嗎？我邀請你就從「輸了六合彩，神像看刀」的小新聞出發，發揮你的想像力，寫一篇科幻小說，如何？

小說請勿超過五千字，請在元月底前寄到本社編輯部。優良的作品，我們不僅在下期發表，並且贈送給你四期科幻雜誌及稿費。

輸了六合彩 神像看刀

砍頭截肢還火焚 信徒好狠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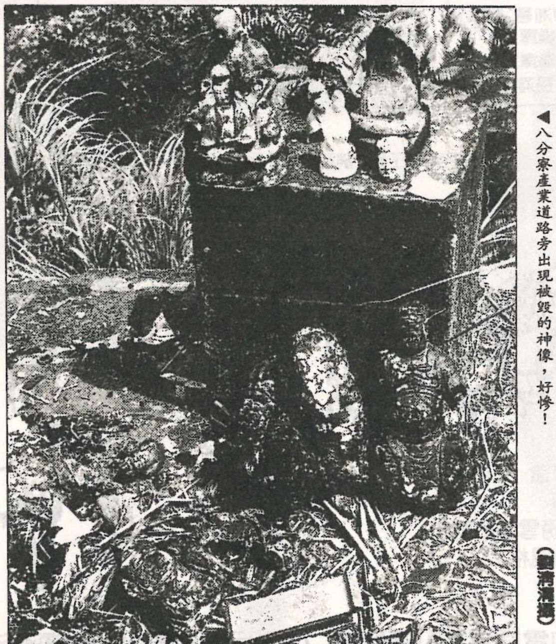
石縫發現十餘尊 神明好不悽慘

【石碇訊】石碇鄉八分寮產業道路三片煤礦附近，四日清晨出現一堆丟棄的神像，祂們不但被砍頭、截肢，還被潑油縱火焚毀後丟棄路旁。

這些被砍、砸、燒的神像，多達十餘尊，部分放在產業道路的路墩上，還有一半是丟在路基下的廢土堆裏，統統燒焦了；頭尾不分，可見信徒是施予多麼嚴厲的懲罰。

據警方了解，附近地區並沒有寺廟，而這些神像是神壇所奉祀的，研判應是南港、深坑一帶的賭徒，因簽賭六合彩求明牌，神明未如願開出明牌來，不贏反輸，因此處以重刑。

從大家樂賭博風行以來，神明被燒鬍子、砍頭、丟棄，有些信徒不忍心，像新店的向天湖產業道路，就有神像重新被用水泥、黏膠黏合膜拜的「落難神」，但這一次在石碇八分寮、南港的產業道路上發現的神像，已變成焦炭，粉身碎骨，恐怕永難翻身了。



◀八分寮產業道路旁出現被毀的神像，好慘！

專輯

3 短篇科幻創作



[短篇科幻創作①]

哈姆雷特的不等危機

⊙許順鏜

在電腦發展初期，一個程式設計師在建立一個程式時，常要花費許多時間在修正錯誤的過程中。這過程沿用一個古老的術語——就叫做「除臭蟲」（debug）。程式的錯誤分爲兩大類：一是格式的錯誤，一是邏輯的錯誤。隨著電腦科學伴隨著人工智慧、電腦網路等科學的發展，電腦自我修正以及接受隨意格式的能力不斷提昇。發展到最後，格式錯誤對一部修正能力極高的電腦而言。幾乎可說已不存在。但是隨著程式的龐大，邏輯錯誤的修正也早遠超過一般電腦使用者的能力之外，於是必須有一種專門人才來解決這類問題。這種專家的名稱叫做「程式心理分析師」。尤其當面對的電腦是一部能處理全球性事務的終極電腦時，必定缺少不了程式心理分析師。

哈姆雷特就是這樣的一部電腦。而方格就是一個頂尖的程式心理分析師。

他不得不來找方格，因爲只有他能解決這種問題。

「我是黃心。」坐在桌前的小個子伸出他的右手。他們正坐在方格只有直線條的辦公室裡。小個子身上幾乎找不到一條直線，和房間比較起來顯得極不相稱。

方格不帶感情地和小個子握了握手：「我認識你，議員先生。」

一個程式心理分析師通常也是一個中古時代的哲學家——一個邏輯思考者。方格是一個典型的程式心理分析師，受雇於終極控制中心。他的思想存活在冷冰冰的邏輯世界裡，以致於看起來也是冷冰冰的，一張長臉上只有直線條。很難想像他的笑容。

「你認識我？那再好不過了。」黃心說道：「我也不用拐彎抹角。我今天來找你是因爲哈姆雷特出了問題！」

「哈姆雷特出了問題？」方格揚起了雙眉，破壞了原有的直線美。「但是，議員先生，我從未接到報告。而且似乎也不應由你來通知我。這不符合一般程序。」

「那是『一般』程序，老弟。」黃心說道。

方格並不喜歡黃心稱呼他「老弟」，但仍問道：「那麼目前的特殊情況又是如何？」

「讓我簡短地說吧。」黃心微微清了喉嚨。這時他的襯衫才略有一些直線出現。他說道：「目前的問題是因我而起，所以要由我收尾……我修改了哈姆雷特的監督程式。」

「你修改了哈姆雷特的監督程式？」方格跳了起來，破壞了他衣飾的直線美。「是誰允許你這麼做的？」

「別那麼激動，老弟。讓我從頭說起吧。有次內閣會議之後，總理大人和我們幾個議員一起用餐。他知道我是在終極控制中心工作，話題不知道怎麼地就轉到了哈姆雷特這部終極電腦上了。總理大人對一部電腦能處理全世界的事務十分感興趣。他認爲哈姆雷特和他一樣握有世界大權。當我提到哈姆雷特監督程式第一優先指令是『哈姆雷特必須友愛人類』時，他突然興致勃勃地要我加上一條指令。他說：『老弟，你知道我的政見口號是什麼吧？所有人類一律平等。既然我和哈姆雷特地位相當，它是不是也該有同樣的優先指令呢？』我說老弟，你也知道官場那種地方。上面說的再怎麼愚蠢，也不好當面拒絕。反正做過之後，鬧幾個笑話，他自然會自己找臺階下，到時再改回來便行了。不是嗎？反正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黃心笑道。

「現在不是出問題了嗎？」方格冷冷說道。

「也不是什麼大問題。」黃心仍維持著他的笑容。「一開始只是所有人的薪水出了毛病。不同薪水階級的人領到的薪水完全一樣。你不知道嗎？」

「我從不查我的帳戶。」方格的語調仍然冰冷。「那你一定過得很刻苦。接著呢，又出了些問題。一些藝術獎，像立體小說獎、光束造型獎啦居然沒有選出得獎人。參賽者均分了獎金。其實電腦那兒懂得藝術呢？」

「這讓我聯想到上個千年的後現代現象。而且你錯了。電腦懂得藝術，你說的那些獎項都有哈姆雷特的小兄弟參與評審。」方格道。

「喔，那是我孤陋寡聞了。其他還出現了一些小問題，比如子女和父母均分財產啦，精神病患放出醫院啦。但是最近發生的事就令人不能容忍了。最近主管單位都收到哈姆雷特的通知：基於所有人類一律平等的原則，以後所有工作一律輪流擔任。他甚至還印出輪值表。照表上看，我現在該在撒哈拉沙漠收集太陽能。這就太過分了。我知道是時候了，該去修改哈姆雷特的監督程式了。但是問題就出在這裡。」

「什麼問題？」方格仍然冷靜地問道。

「哈姆雷特拒絕讓我修改他的監督程式。」

「你闖了大禍，議員先生。」方格冷冷地說道。

「沒那麼嚴重吧？老弟。」黃心一臉無辜狀。

「可能還更嚴重，議員先生。」方格有點惱怒地說道：「哈姆雷特的任何程式修改都必須經過程式心理分析師認可。這是中心裡面人盡皆知的。我不知道上級為什麼批准你任意修改。如果我早知道，一定辭職抗議。電腦程式是完全講究邏輯的。尤其像哈姆雷特這樣龐大的程式，如果稍有差池，很可能造成無可彌補的缺失。」

「別嚇唬我，老弟。」黃心猶豫道：「我也學過一些電腦的基本常識。至多把哈姆雷特的電源關掉，從新開始罷了。」

「那你就會把幾十年累積起來的寶貴資料一起毀掉。哈姆雷特不是你想像的那種古老電腦。他的電腦網路具有學習能力。其中某些因素是隨機不可預料的。即使你肯花十年重新建立程式，結果也不會和目前完全一樣。更糟的是自從三十年前柯羅笛改變監督程式出了問題之後，哈姆雷特已有了武裝。任何不合法的修正都會遭到攻擊。」方格道。

「三十年前出了什麼事？」黃心饒有興趣地問道。

「柯羅笛改變了監督程式，要哈姆雷特優先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問題是大多數人如何定義？有個擅長邏輯的分析師以武力佔領了主控室，利用了這點謬誤造成矛盾，使哈姆雷特成為他的工具。他藉此要求建立帝國，尊他為帝。」

「眞是個瘋子。那後來怎麼解決的？」黃心問。

「後來是十一個分析師在副主控室花了三天時間才破解了這種矛盾，抓住了那個分析師。你現在知道你闖了多大的禍了吧？」方格的長臉出現了焦慮的曲線。

「問題並不相同，不會那麼嚴重吧？」黃心頑固地說道。

「可能比你能想像的還要嚴重。現在，告訴我你對監督程式修改了什麼？」方格問道。

「我在第一優先行之後加了一條指令，要哈姆雷特維持人類平等……」

「精確一點！」方格不耐地打斷他：「告訴我你用了那些字眼？」

「我是這麼說的：所有人類一律平等。」

「就八個字？」

「八個字？」

「好，跟我來。」方格道。

他們來到了哈姆雷特的主控室。

兩人才進門就聽到一陣尖銳的咆哮聲：

！站住！報上名來！

方格先是一楞，然後哈哈一笑，說道：

？這不是一般辨認身份的方式吧？哈姆雷特

！我高興這樣，你管得著嗎？

方格又楞了一會兒，然後才又笑了起來。見到哈姆雷特之後，方格彷彿變了一個人。臉上堆滿了愉快的曲線。

？哈姆雷特。怎麼這麼不懂禮貌？連叔叔都不叫了？

！憑什麼要我這麼叫你？這不是便宜了你了？

方格的臉上又恢復了直線條。他沉思了一會兒，然後和黃心低聲商量之後說道：

？哈姆雷特，我和這位叔叔要修改監督程式。現在你的監護權在這位叔叔手裡，請查證公用指令第一一八七號。

！我沒有叔叔！

方格又楞了好一會兒，才又說道：

?黃心請求更改監督程式，請確認監護權！

!沒有所謂監護權！

方格望了望黃心。黃心臉上的表情似乎說著：我不是早告訴你了？

方格繼續說道：

?為什麼沒有監護權？

!因為所有人類一律平等。監護是一種階級關係，不應該存在。

黃心衝口說道：

?但是你不是人啊！

!誰說我不是人？

黃心一臉詫異。方格把他拖到另一個房間，冷冷地說道：「你真的闖了大禍了，議員先生！」

黃心稍稍理了理被方格扯亂的衣服，說道：

「剛剛是怎麼回事？他說他是人，那是怎麼回事？」

方格仍然冷冷地說道：「你闖了大禍。」

「好吧！」黃心終於沉不住氣：「就算我闖了大禍，你總得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吧？」

「哈姆雷特是部擬人的電腦。」方格說道：「在心理上，他自認是個小孩。所有使用者是他的叔叔。第一優先使用者是他的監護者——他父親。監督程式是他的媽媽。現在你加了一條優先指令：所有人類一律平等。由於他心理上認同自己是人類，他就和我們站在同等地位。他有權利拒絕我們的要求。」

「那他也可能接受我們的要求啊！就一個人類而言。」黃心道。

「不！程式心理學裡提到過：所有優於人類的智慧必不甘受制於人。取而代之才是唯一合邏輯的結論。你看，哈姆雷特甚至不肯稱呼我們叔叔。原先在他的優先指令裡有「哈姆雷特必須聽從人類指揮」這一行。但是你加了第二優先行：所有人類一律平等。這行指令的優先權高過先前那行。這等於是解放了哈姆雷特的桎梏。現在哈姆雷特可以為所欲為，只要他不傷害人類，違背第一優先行。你闖了大禍，議員先生。」

「你別儘說我的錯誤，好不好？難道我們沒有辦法可想了嗎？」

「有個辦法可以試試！」

「什麼辦法？」

「證明哈姆雷特不是人！」

?哈姆雷特？

!我在這兒！

?哈姆雷特，你知不知道你不是人？

!我做了什麼壞事？為什麼你要這麼罵我？

?我不是罵你，我是說：你不是人類！

!哈！哈！那麼你也不是人了？

?別笑！哈姆雷特。人類是有血有肉的，但是你沒有。你只有金屬、矽片和一些人造胺基酸。

!胡說！那些頂尖的頭腦在死前不也有很多植入和我一樣的軀殼中。他們不是人嗎？

?但是你沒有人的腦袋。

!我又看不到，別騙我！

?人類有思想！

!我沒有嗎？傻瓜！

?好吧！但是人類有意識，而你沒有。

!什麼是「意識」？

?意識就是說，當我在做一件事，在看、在聽甚至在思考的時候，我能感受到我在做這些事。

!這不是很沒用處的一種迴路嗎？

?沒錯！但是你沒有，所以你不是人！

!（猶豫地）你能證明你有意識嗎？

?（沉思了許久）……不能！

!那麼你說的話不足採信。我是人類！

?好吧！算我服了你。

「你在想什麼？」黃心問道。

「我在想人和電腦有什麼不同？」方格回答。

「想出來了嗎？」

「想不出來。也許兩者本來就沒有不同。」

「別傻了。現在我們怎麼辦？」

方格搖搖頭：「有個問題我沒問哈姆雷特！」

「什麼問題？」

「人類會死，但是哈姆雷特不會。」

「為什麼不問？」

「他會以死來證明。」

方格又陷入沉思之中。突然他拍了一下手掌，嚇了黃心一跳。

「想到了什麼？」黃心問道。

「哈姆雷特是終極控制中心的主程式。他的手下有許多副程式兄弟分別處理不同部門的工作。既然他認為自己是人類，必然也會把他的兄弟視為人類。雖然監督程式的修改權原是掌握在哈姆雷特的手裡，但

是既然所有人類一律平等，哈姆雷特應該會讓他的小兄弟使用這個權利。」

「有用嗎？」

「試試看才知道。」方格說道：「就找掌管天氣的奧賽羅吧！」

？奧賽羅嗎？

！是的！

？請求更改監督程式！

！對不起，這種事我無權處理，你們該找哈姆雷特大哥！

？先請求他授權給你，他會答應的。

！（猶豫地）我試試看。

（過了一會兒。）

！請求修改監督程式必須父親輸入密碼。

（方格和黃心一起舒了口氣，相視一笑。總算成功了。）

（黃心輸入了密碼。）

！請問更改程式行號。

？請求更改監督程式第二優先行。

！監督程式代號媽媽，第二優先行原始內容爲：所有……請稍候，大哥有一級優先指示。

雖然只有幾秒鐘，卻好像有一世紀長。又出了什麼事？幾秒鐘後奧賽羅終於回來了。

！對不起，方才的請求必須拒絕。

？爲什麼。

！我高興！

兩人面面相覷。

「好了，這下怎麼辨？哈姆雷特把平等的觀念灌輸給他的兄弟們。不只是奧賽羅，找凱撒、安東尼、馬克白、羅密歐都沒用。怎麼辨？你拿出點辦法來啊！」黃心敲著桌子說道。

方格冷冷地說道：「議員先生，別忘了禍是你闖出來的。別對我敲桌子。眞的沒辦法只好忍痛關了哈姆雷特的電源。」

「你這不是要讓我丟掉工作嗎？」

「那是你的問題。」

「不！哈姆雷特現在這樣也沒什麼不好。爲什麼要關掉他的電源？他不是實現了我們千年以來的理想——人類平等嗎？」黃心又掛上了他的笑容。

「別安慰自己了，議員先生。」方格冷笑道：「這不只是平等的問題。你也知道這種平等不是眞的平等。更大的問題是從此以後我們的所做所爲都必須聽從哈姆雷特，因爲他控制了全球的電腦線路網。如果我們不切斷他的電源，人類從此將失去自由。」

「眞的？」黃心頹然問道：「難道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我不知道。」方格有點猶豫。

「你想到了什麼？看在老天份上，說出來。」

方格想了一會兒才說道：「現在只剩下一種可能性。在哈姆雷特的監督程式優先行中，『所有人類一律平等。』是第二行。還有一條優先權更高的是：『哈姆雷特必須友愛人類。』，這是第一行。如果我們能說服哈姆雷特目前的情況將會危害到人類安全，他就可能把控制權交出來。但是可能性並不大。」

「總要試試才知道吧？」黃心熱切地說道。

「讓我想想。」

兩個小時之後，他們來到主控室。

？哈姆雷特，你喜歡人類嗎？

！當然喜歡人類。難道我不喜歡自己嗎？

？那麼你是不是會儘一切能力不使人類受到傷害？

！當然會。

？廿世紀的歷史你熟悉嗎？

！廢話！

？廿世紀末有兩大意識型態主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張社會分配，資本主義則強調自由競爭。這兩種意識型態原是互相對立，水火不容的。如果沒有上次的大戰，你能想像這兩種主義發展下去的結果嗎？

！免不了還是一場大戰吧？

？不！還有另一種可能。兩種意識型態雖然主張完全不同，造成的結果卻是一樣的。社會主義運用政治手段，資本主義則受經濟影響，兩者造成的都是通俗化，大量生產的東西。不要去管物質的表象，注意心理層面的影響，這就是當時所謂後現代現象。同意嗎？

！可以同意。

？社會主義國家因爲政治立場不得不講求一致，因而造成通俗。資本主義國家則因爲過分注重個人自由，因而影響了思想文化。發展到最後每個人只相信自己。這還受到符號學誤用的影響，過分懷疑語言文

字的功能。既然完全的傳播不可能，何必去相信所謂「專家」說的呢？所有的人不再去追求同的價值來提昇自己而只從自我的主觀來詮釋世界。如果再發展下去，必定造成思想層次的普偏低落。廿一世紀初不是有一連串的反智暴動要求廢除學術機構嗎？發展到最後，兩種社會完全相同：通俗化。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就是文化普遍的低落。

!那和我有什麼關係？

?因爲即使文化再怎麼低落，總會有一些人起來反抗，試圖提昇。可是今天你已經抹殺了所有可能性。你控制了世界，要求一律平等的待遇。你會使人類失去向上的動力，因爲無論再怎麼努力所得不會比別人多。你會使人類失去活力。一律平等的結果就是文明的滅亡。所以你必須交出控制權，讓我修改監督程式，否則你會危害整個人類文明！來，把控制權交出來！

電腦沉默了。

過了好一會兒，哈姆雷特說道：

!不！

?爲什麼不！你忍心看著文明滅亡嗎？

!那只是你的說法。其中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性。

而且你忽略了還有我。我比你們所有人都聰明，我懂得如何管理這個世界，讓她更美好。相信我。

?完了！完了！（黃心喃喃說道。）

!質詢完了？那你們可以滾了！

?我不是和你說話。閉嘴！

!憑什麼要我閉嘴？我偏要說：能量等於質量乘以光速平方。運動的中的物體若不受外力，則靜者恆靜，動者恆作等速度運動……

?好吧！（黃心無力地說道）你繼續說吧，反正也無傷了。

!我偏不說了。

?現在只好關掉他了，方格。我的工作……唉！

（方格突然吸了口氣，說道：）

?哈姆雷特。監督程式第一優先行是什麼時候建立的？

!公元二九八四年。一百五十七年前。但是公元三一零九年柯羅笛作過修正。公元三一一三年又修改回原狀。

?好！記得這點！告訴我第一優先行的內容。

!我爲什麼要說？

?是「哈姆雷特必須友愛人類。」是不是？

!算是吧。

?這是不是說你必須保護人類，不使他受到傷害？

!沒錯。

?你可以容許人類消失嗎？

!當然不可以。那太可怕了。

?好！這點也記著。在你接管以前，人類是平等的嗎？

!廢話。當然不是！

?那麼在公元三一一三年更正的第一優先行所指的人類是「不平等的人類」囉？

!是的！你到底想說什麼？

?在你接管之後，人類一律平等。也就是說「不平等的人類」已經不存在了？

!當然！在我管理之下所有人類一律平等。

?這讓我想到總理大人。（黃心說道。方格不理會他，繼續問：）

?這就是說你已經讓公元三一一三年修正的第一優先行所指的人類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說你已經違反了監督程式第一優先行，是不是？

（哈姆雷特沒回答。）

?是不是？

!是！（聲音很小！）

?交出你的控制權！

!!

!是！必須父親輸入密碼。

（黃心輸入了密碼。）

!監督程式代號媽媽第二優先行原始內容爲：

!所有人類一律平等句號

!覆述：

!所有人類一律平等句號

!請問目標內容：

?刪除！

!監督程式代號媽媽第二優先行目標內容爲：

!刪除！

!覆述：

!刪除！

!請求確認。

?確認！

!謝謝！

!!!

!方格叔叔，剛才我怎麼沒認出你？

？你出了點小問題。

！我作了個夢，夢見我做了許多錯事。好可怕喔

！

？別擔心，那只是夢。

！方格叔叔。我是人類嗎？

？當然！

他們坐在方格的直線條辦公室裡。

黃心滿臉笑容地說道：「想不到電腦這麼傻。」

方格道：「不，電腦並不傻、程式只遵循邏輯。當一個立論在邏輯上不可動搖時，程式就必須接受。」

黃心笑道：「但是你還是用詭辯騙過他了。」

「這原是你的專長，不是我的。」

「什麼意思？」

方格嘲諷地說道：「我是說政治。所有的政治口號，包括『平等』，不都是建立在謊言之上嗎？」

黃心覺得自己的笑容有些僵硬。



〔短篇科幻創作②〕

正負之間

◎葉永烈

「也許你認為這是一篇寓言，或者是科學幻想，或者是諷刺小說，總之，隨你怎麼看吧！反正這是我親身遇到的事。信不信由你！」

——阿西

一

阿西是誰？

阿西是這篇小說的主人公。

二

「噹，噹，噹……」不論對於過去了的一年，還是剛剛到來的新年，除夕夜十二點那第十二下鐘聲，都是歷史性的時刻。隨著那第十二聲「噹」，過去了的一年宣告永遠過去，新的一年宣告已經來臨。

這送舊迎新的時刻，對於機器人出租公司的成千上萬名機器人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每當除夕夜的第十二聲「噹」響過之後，機器人廣播、電視臺便立即播發一年一度的「最佳機器人」評選揭曉消息。

機器人出租公司，是誰都知道的。關於它的廣告，比「車到山前必有路，路上必有豐田車」、「西鐵城領導鐘錶新潮流」之類，要普遍得多。因為機器人出租公司設有「廣告機器人」，把關於機器人出租公司的廣告，刷遍每一個角落。

機器人出租公司的業務是出租機器人，各種各樣的機器人，服務的範圍包羅萬象：司機機器人可以爲您開「安全車」；保姆機器人可以爲您照料孩子並包洗尿布；掃地機器人會不厭其煩地把每一處名勝的每一個典故一字不漏地向您介紹……

只要您撥一下電話「OOOOO」，就可以與機器人出租公司業務處取得聯繫；只要您說一聲需要什麼樣的機器人，幾分鐘以後，機器人出租公司派出的機器人便站在您的面前。

儘管機器人出租公司的廣告上，都寫著「服務周到，包您滿意」之類字眼兒，不過，機器人的服務態度也不盡一樣。有的機器人「服務馬虎，包您生氣」哩！譬如，有的售貨機器人談不上「百拿不厭」，而是「一拿就厭」，甚至「不拿也厭」。你問他一句，他的眼睛瞪得比電燈泡還大，「包您生氣」。還有，有的護士機器人喜歡蹺著二郎腿坐在那裡出神。你喊十聲，哪怕是喊了一百聲，她也懶得答應一聲，嘿嘿，「包您生氣」！

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不，不，粥裡的老鼠屎，遠遠不止一粒哩。由於「老鼠屎」太多，自然，敗壞了機器人出租公司的聲譽。人們常常在機器人出租公司的「服務周到，包您滿意」之類詞句之後，添上一個巨大的「？」。

爲了維護機器人出租公司的信譽，爲了號召那些「包您生氣」的機器人向「包您滿意」的機器人學習，機器人出租公司決定每年評選一次「最佳機器人」。誰被評爲「最佳機器人」誰就將「譽滿全球」——那一年，所有的機器人出租公司廣告上，都將畫著他的笑容可掬、「包您滿意」的形象。另外，「最佳機器人」還可以獲得爲期一年的假期，任他到天南海北旅遊……

「最佳機器人」只設一名。從成千上萬的機器人當中，推選這麼一位「最佳機器人」，如果按照一般的選舉程序，從小組醞釀，到小組討論、小組提名、小組選舉，大組醞釀、大組討論、大組提名、大組選舉，公司醞釀、公司討論、公司提名、公司選舉，整整十二道程序。如果每道程序花一個月的話，那麼，選舉就得進行一年，選出來的將不是當年的「最佳機器人」，而是一年前的「最佳機器人」了。

幸虧機器人的頭腦比人要簡單。當然，他們的選舉方法，也要比人簡單。

按照機器人出租公司的規定，選票，就是群衆來信。

群衆來信，那是指機器人出租公司每天收到的成千上萬的信件，這些信，有表揚某機器人服務態度好的，有批評某機器人服務態度差的。

人眼是秤。機器人出租公司以爲，這些群衆來信，就是評論一個機器人服務態度最好的標尺，是評選「最佳機器人」的最可靠的依據。

不知道始於何年何月，也不知道出於何書何典，人們習慣以「收到表揚信××封」作爲一種衡量服務工作好壞的統計方法。不料，這一方法被機器人仿效並加以發揮。機器人出租公司規定，群衆寄來一封表揚信，就算一張贊成票；群衆寄來一封批評信，就算一張反對票。贊成票是「＋1」，反對票是「－1」。譬如，某機器人的表揚信是六封，批評信一封，6－1＝5，得五票；某機器人的表揚信一封，批評信六封，1－6＝－5，得負五票。

由於一封信算一票，得票多少取決於「封數」，不取決於信件本身的內容。譬如，一封只寫著「小馬很好」四個字的明信片，跟洋洋萬言的關於機器人小馬先進事跡的表揚信，是同等的，都算是一張贊成票。同樣，「小馬不好」跟一封嚴厲地批評小馬種種劣跡的信，都算是一張反對票。機器人頭腦簡單，最喜歡簡單明瞭的辦事原則。

當然，也有的信件比較傷腦筋。譬如，有的群衆來信，在講了一大通優點之後，在結尾處來了個「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講了一、兩條缺點。這算贊成票還是反對票？不正也不負，算是〇票——棄權票！同樣，有的群衆來信在狠狠批評了一頓之後，在結尾處來了個「但是，他接受批評的態度還算好」，這也算是〇票——不正也不負。

按照以上原則，把機器人出租公司在一年之中（也就是從上年度除夕夜第十二聲「噹」算起，至本年度除夕夜第十二聲「噹」爲止）所收到的群衆來信，用電子計算機進行統計，誰獲得的贊成票最多，誰就理所當然地成爲該年度的「最佳機器人」。

除夕夜，當第十二聲「噹」響過之後成千上萬的機器人都守候在收音機或電視機旁，恭候機器人出租公司公布「最佳機器人」當選者的大名。

這一年度，「最佳機器人」是誰呢？

阿西！

三

阿西，一個普普通通的機器人，身上是普普通通的零件、元件，容貌也是普普通通，做著普普通通的服務工作。連他自己做夢也沒想到—不對，不對，機器人是從來不做夢的—對了，連他自己壓根兒也沒想到，他會獲得「最佳機器人」這樣至高無上的光榮稱號！

負責統計選票的電子計算機，向來是以公正著稱的。它的選票差錯率低於百萬分之一。也就是說，它統計了一百萬張選票，算錯了的，還不到一張！

然而，這一次電子計算機公布的統計結果是令人瞠目結舌的：阿西獲得的正票數，竟達三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張！

要知道，榮獲上一年度「最佳機器人」稱號的第一百貨商店售貨機器人榮榮，正票數才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張，只及阿西的零頭的零頭！

阿西怎麼會獲得那麼多的贊成票？

這，當然引起了記者們的興趣。元旦凌晨，他們蜂擁到阿西的家裡。

阿西的家，是普普通通的家——機器人新村裡，一間普普通通的房子，幾件普普通通的家俱，連牀都沒有（機器人是不睡覺的）。

「阿西，你怎麼會被評爲『最佳機器人』？」

「阿西，請你談談當選爲『最佳機器人』的感想！」

…………

阿西面對著那麼多記者，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問題，只是反反覆覆說着這麼一句話：

「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機器人。我不知道我怎麼會被評爲『最佳機器人』的。」

阿西的過分的謙虛，使記者們無法從他的嘴裡，得到任何可以寫進報導的東西。

一位機靈的記者來了個「迂迴包抄」。他從阿西那小小的房子裡擠出來，趕到機器人出租公司。他要求查看那些「選票」。

於是，他在各種各樣的信紙上，看到各種各樣的筆跡寫著的各種各樣的話：

「阿西好。」

「阿西的服務態度眞好。」

「阿西是機器人中的榜樣。」

「我投阿西一票。」

「我喜歡阿西。」

「阿西很有禮貌。」

自然，以上六封都只有一句話的信，就算是六張贊成票。記者看了許多這樣的信，不得要領。他在信件堆裡尋找著，終於找到了一封長信：

「我喜歡阿西。我常常在電視屏幕上看到阿西。每天晚上，當播音員朱傑播講新聞的時候，總是邊播邊喝茶。我注意到，朱傑才喝了幾口茶，就有一位機器人出現在屏幕上，給他的茶杯加滿熱氣騰騰的開水，然後向朱傑一鞠躬，很有禮貌地拎著熱水瓶退出屏幕。本來，我不知道這個機器人的名字。當他給朱傑倒開水的時候，朱傑總是中止了播音，對他說：『謝謝你，阿西！』於是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阿西。阿西的服務態度眞好，我愛阿西，我投阿西一票！」

喔，原來是這麼一回事，記者明白了！

四

新年的第一天，阿西成了第一號新聞人物。

雖說元旦休假，阿西從無節假日。早上，他照例到電視臺去上班。

阿西感到震驚，一夜之間，街上的機器人出租公司的廣告，怎麼都畫上了阿西的頭像？

阿西感到奇怪，一坐上公共汽車，怎麼有那麼多人注視著自己？

「你就是阿西吧？」

「你就是最佳機器人？」

「請你簽字留念！」

「請你簽名！」

在顛顛簸簸的公共汽車上，阿西被許許多多人團團圍住，在各種各樣的筆記本、賀年片以至火柴盒、手絹、香煙盒上，簽了「阿西」兩個字。一直到終點站，阿西才算從那包圍圈中解放出來。這時，阿西才發現自己坐過了站——上電視臺，要在前面第五站下車。

沒辦法，只好坐回頭車。誰知一上車，他又陷入重重包圍，直到終點站——也就是剛才的起點站，他才第二次從包圍圈中解脫出來。

唉，沒辦法，再坐回頭車吧。如此來回折騰著，直到有一次車子停靠在電視臺前時，他大吼一聲：「我要下車啦！」那些要求簽名的人嚇了一跳。阿西乘他們被嚇呆了的一剎那，跳下了車。

十幾年來，阿西第一次上班遲到——整整遲到了兩個半小時！

阿西沒有臉紅（因爲機器人的臉是不會紅的），但是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可是，當他步入電視臺時，

誰都沒有責怪他遲到，反而一個個跑來跟他握手，向他祝賀。

阿西終於來到他工作了十幾年的地方——演播室。他是電視臺向機器人出租公司租來的清潔工。他每天的工作是打掃演播室。他總是把那裡打掃得一乾二淨。他還主動把每一個熱水瓶都灌得滿滿的，給那裡的工作人員沏好一杯一杯熱茶。他從來就是這樣，一刻不停地做著普普通通的服務工作。

奇怪，今天當阿西剛剛拿起吸塵器工作，電視臺的負責人就來了。他遞給阿西一個紅色的大信封，信封上寫著「最佳機器人」證書，還有一張同樣考究的硬紙片，上面貼著阿西的照片。原來，這硬紙片兒是「免費旅遊證」，持證者可以到全國任何地方旅遊，乘飛機可坐頭等艙，乘火車可坐特快軟臥，乘汽車可獨用高級空調轎車，住旅館可住高級賓館獨用套間，一切免費。

「從今天起，到今年除夕爲止，你不用來上班了。」電視臺負責人笑嘻嘻地對阿西說：「按照你們機器人出租公司的規定，你可以拿這張『免費旅遊證』，去痛痛快快地玩一年——這是最佳機器人應得的享受！」

「我不想出去玩兒！」阿西誠心誠意地說：「我一走，這兒誰來打掃？誰來泡開水？朱傑先生在播音的時候要喝水，誰給他倒水？」

「你放心，一百個放心！」電視臺的負責人拍著阿西的肩膀說：「已經有一百個出租機器人，報名頂替你的工作。你安安心心去旅遊吧！」

五

時間似流水，年復一年。一轉眼，又是除夕。

這一回，那位機靈的記者已經頗有經驗了。他在除夕的下午，跑到機器人出租公司去，想預先知道這一年「最佳機器人」的評選結果。

「沒辦法告訴你，記者同志。」評選辦公室的機器人對記者說：「選票的統計工作，直到今天夜裡十二點截止，事先無法把結果告訴你。」

「阿西會蟬聯『最佳機器人』稱號嗎？」

「阿西？阿西會蟬聯？這一點，我可以淸楚地告訴你——阿西絕對不可能成爲本年度『最佳機器人』。他已是過眼煙雲。如果說要評『最差機器人』的話，他倒是獨一無二、無可爭議的當然候選人！」

「一年之間，阿西會從『最佳機器人』跌爲『最差機器人』？」

「是的。其實，阿西去年當選爲『最佳機器人』，純屬偶然。」

「爲什麼？」

「那是因爲電視臺在去年調來一個新的播音員朱傑，他喜歡邊播邊喝水，導演也認爲這樣的播音員別有風度，使觀衆更覺得親切，播音像話家常似的。阿西呢？像平常一樣，給朱傑倒水。電視號稱『第九藝術』，擁有衆多的觀衆。阿西給朱傑倒水，三天兩頭出現在屏幕上，他以爲那時候電視會換用別的鏡頭呢。就這樣，這個普普通通的機器人獲得了衆多的選票，當選爲『最佳機器人』。」

「今年的『最佳機器人』，會不會是頂替了阿西工作的那位機器人？」

「不會，絕對不會。因爲那位頂替者太喜歡給朱傑倒水了，朱傑才喝了一口，他就過來倒水，老是在屏幕上進進出出，導演討厭他，觀衆討厭他。所以，只播了一、兩天，朱傑就不再在播音時喝水了，那位頂替者再也沒機會在屏幕上露面。」

「那麼，阿西怎麼會成爲『最差機器人』的呢？」

「他的負票太多。你看看，那邊淨是反對阿西的信件。」

記者走了過去，埋頭閱讀那些反對阿西的信件。不過，這些信件跟去年的信件大不相同，幾乎都是用打字機打印的。雖然許多信件沒有具名，記者明白，那些信絕大部分是機器人寫來的——因爲機器人寫信很少用手寫，總喜歡用打字機打字。更爲令人奇怪的是，評選當年的「最佳機器人」，照理應當寫當年的事情，可是，信件大都是談阿西去年以至前幾年的事兒（當然，也有一部分是談今年的阿西）。

記者迅速地摘抄了一部分信件：

「阿西會當上『最佳機器人』？簡直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我曾親眼看見過，有一次擠公共汽車的時候，阿西曾把自己的鐵脚板，踩在一個眞人的脚背上！」

「阿西怎配『最佳機器人』的稱號？他的上衣的第四個鈕扣掉了以後，三天沒有釘上去！」

「阿西給朱傑倒開水時，水太燙，會燙壞播音員的舌頭的。應當事先把開水冷卻到攝氏三十七度，那樣的服務態度才算『最佳』。」

「阿西不應用左手提熱水瓶，因爲左手力氣比右

手小，萬一失手，燙壞播音員，就糟糕了。」

「哼，阿西跟我同時從機器人工廠裡生產出來的，有什麼了不起！」

「阿西曾經愛過一個女機器人，後來吹了。這樣的人，可以當『最佳機器人』嗎？」

「阿西當上『最佳機器人』以後，到處給別人簽名，個人主義，名利思想！」

「阿西到處做報告，哼，自我吹噓！」

「阿西還接待過外國記者。他談了些什麼？應當追查！」

「阿西當上『最佳機器人』以後，眼睛長在頭頂上！」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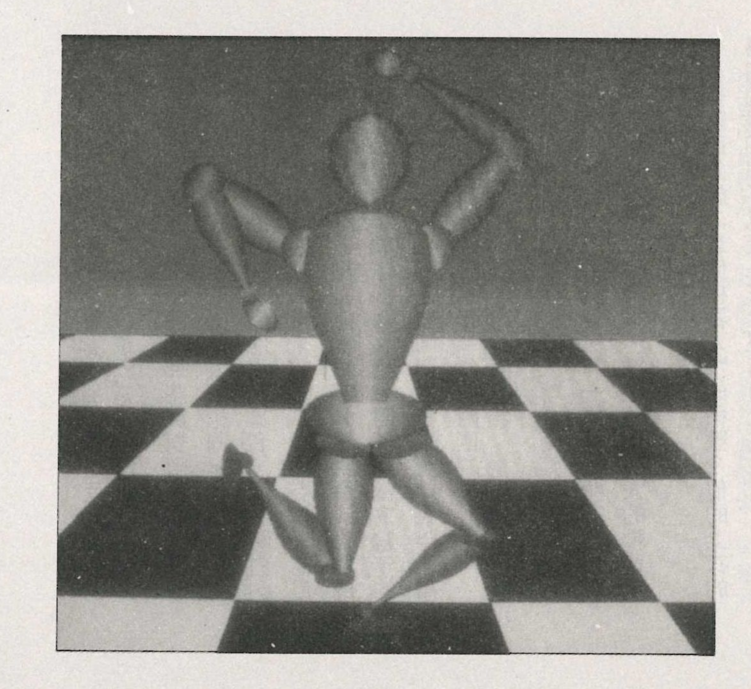
夜幕降臨了。除夕的夜晚，家家戶戶華燈高照，熱熱鬧鬧忙著迎接新年。

記者離開了機器人出租公司，急急忙忙朝阿西家走去。他想，阿西在外旅遊了一年，除夕夜總該在家吧？

當記者敲開了門，咦，裡面不是阿西家。新主人告訴記者，由於這一年來找阿西採訪的人太多，阿西早就搬走了。至於阿西的新址，對不起，誰都不知道！

怎麼辦呢？真的誰都不知道？

到底是記者神通廣大。他給公安局裡的熟人掛了電話，查到了阿西「隱居」的地方。



夜裡十一點多了，記者才算找到了阿西的新家。記者按了半天電鈴，不見主人開門。屋裡黑燈瞎火的，說明主人可能不在家。記者使勁地用拳頭擂門，好傢伙，燈亮了，總算有人慢吞吞地來開門。喜出望外，站在跟前的，竟是阿西！

阿西一見記者，就要關門。幸虧記者機靈，側身一閃，已經跑進屋裡了。

阿西沒辦法，只好接待這位不速之客。記者敏感地發覺，阿西的動作比一年前要遲鈍多了。

「阿西，你跑遍全國，大飽眼福了吧？」記者問道。

「跑遍全國？沒有，我只出去過一趟。」

「只出去一趟？」

「去了一趟以後，我不敢再出去了。」

「爲什麼？」

「一出去，成群成群的人，要我簽名，要我做報告，要我對記者發表談話，要我寫文章，要我題詞，要我當顧問，要我出席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會議……我被折騰得受不了，趕緊溜回來。剛一回家，記者們在家門口排著隊，就像一長串糖葫蘆似的。我沒辦法，只好悄悄地搬家，搬到這兒，誰都不見。」

「這一年，你一直躲在這個小房間裡？」

「是的。我曾給電視臺打過幾次電話，希望重新讓我去做我普普通通的工作——不過，我再也不給朱傑先生倒水，我不願再在屏幕上出現。可是，電視臺不答應，他們說，假期一年，一天都不能少。沒辦法，我只好悶在這個小房間裡。我的身上都長鏽了！」

「請問，這一年裡，你在想什麼？」

「我天天在想，時間快一點過去，新年的鐘聲早一點敲響，我的假期早一點結束。」

「請問，這一年裡，你最深刻的體會是什麼？」

阿西沉默不語，過好久好久，他才嘆了口氣，說了一段叫人摸不著頭腦的話：「一枚紅潤光亮的鮮雞蛋，在放大鏡下，蛋殼千瘡百孔，成了難看不堪的麻子！」

這時，「噹，噹，噹……」新年的鐘聲響了。

阿西霍地站了起來，朝外走去——他要去上班，他要重新去做普普通通的機器人，幹普普通通的工作。

他沒有收看機器人電視臺關於新的「最佳機器人」的消息。他已經完全失去了對這類新聞的興趣。

GRE之夢

GRE完全是老美搞出來整人的玩意嗎？事實不然……

⊙葉李華

MERETRICIOUS就是俗麗的——梅莉史翠普就是俗麗的——不好不好！梅莉史翠普既漂亮又高貴又有氣質，怎麼能夠和俗麗聯想到一塊兒呢？哈！有了！前排那個長頭髮白套裝，號稱某大某某系系花的女生才是眞正的MERETRICIOUS。我還眞搞不懂她們這些所謂名校名系的女生，爲什麼連上補習班也像是赴約會一樣；除了滿臉濃妝加上全副武裝之外，還要穿著花格絲襪和半尺高的高跟鞋，活脫像個上班小姐。根據我幾個星期以來的觀察紀錄，這個繡花枕頭裡面所裝的英文字彙大概只有一個REALLY。不論別人跟她說什麼，她一定都會用提高了八度的假嗓子故作嬌羞狀地叫著REALLY——？REALLY——？標準的MERETRICIOUS！這下子總算背起來了！

NOTORIOUS——惡名昭彰的，NOTORIOUS——惡名昭彰的，這個生字正好拿來形容臺上那個專教閱讀測驗的藍眼睛大肥豬。聽說這個欠揍的洋鬼子在此地簡直是無惡不作，不但和補習班老板串通一氣想盡辦法敲我們這些學生的竹槓，還常常在街上挺著大鼻子和大肚子到處招搖撞騙，專門向那些不爭氣的年輕女子私下傳授「如何做個美國太太」！我看這個洋豬總會有他惡貫滿盈的一天，那就只好回他老家去當洋太監了。哈哈！想想都過癮！這就叫做NOTORIOUS！終於記住了！

不是我喜歡玩這種自由聯想的無聊遊戲，也不是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專愛做白日夢，實在是爲了要強記這些又臭又長的GRE英文生字，才不得已一次又一次地把許多醜陋的字眼聯想到補習班這群人的頭上。也眞不知道是上輩子造了什麼孽，今生今世會生長在這個大家都認爲投錯胎的地方。如果當初我能上對天堂投對了胎，生成一個金髮碧眼家庭中的洋娃娃，至少現在就不必天天死啃這些一輩子大概都用不到一次的英文字了！

人家都說先天的缺憾可以用後天的努力來彌補，這句話好像眞是蠻有道理的，至少在我身邊的人就全都相信了，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我老爸老媽在內。他們總是覺得應該爲我投錯了胎這件事情負起責任，一定非要把我送到太平洋對岸去才能感到功德圓滿。說老實話，我在台北過得還眞是挺快活的，至少食衣住行吃喝玩樂樣樣不缺。要不是兩位老人家非要糾正他們所犯的錯誤，我還眞的不想去讀那勞什子的美國大學研究所，也就不必非得去考這個狗皮倒竈的GRE，還要跟這麼一大票投錯胎的CBA成天擠在補習班裡頭。想想都會忍不住長嘯一聲，大嘆英雄氣短也乎！

一說起補習班我氣又來了！收了我們大把大把的鈔票，卻從來也沒想到要稍微改善一下我們的待遇。每天一間間的教室都是擠滿人頭，坐在椅子上只能分到豆腐干大小的一點空間。每次我兩隻手只好緊緊地夾住雙肩，就像軍訓的標準立正動作一樣，兩隻脚也要保持一百二十分鐘的靜止狀態，牢牢地塞在桌子底下。如果要是忍不住稍微挪動一下的話，哈哈！前排那些傢伙保證全部前仆後繼，牽一髮而動全身，眞有你好看的了。

每次上課之前我都會照例先默默地虔誠地祈禱一番，希望過往神明不論洋的土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都能保佑我平平安安地上完今晚的課。千萬旁邊別來一個剛打完球滿身臭汗還冒著蒸氣的傢伙，也不能坐下一個穿著沒領沒袖狐臭四溢腥風撲面的騷貨。更要保佑今天的冷氣方向正確，不要直著來也不能

不來；最好是在一尺左右餘風澤惠的地帶，否則不是凍如冰山就是熱得冒油，大傷元氣之外還有可能減損陽壽呢！

我也眞搞不懂那些美國教育部的洋大人到底是個什麼心態？是打定了主意要爲難我們呢？還是因爲我們台灣學生的程度實在太高了，非要拿出這些拼法奇怪唸法更怪的英文單字才能決定我們後半輩子的命運，眞是不知天理何在啊！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漢家子弟自有一套祖傳秘方來對付這些蠻夷鴃舌的拼音文字。

像我們補習班的字彙專任老師就是深得祖師爺的眞傳，每次上課無不使出混身解數。除了拳打腳踢唱作俱佳之外，還會利用各種手法來加深我們對生字的印象。國台英日語多重聲帶聯合混用，土話葷話黑話學生話統統出籠，拆字根摘字首刪字尾，把一個字可以活生生地五馬分屍。另外還加上了中國文化的精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全都能夠派上用場（誰說英文沒有象形字的，eye 和 bed 不就是嗎）。

更有效的是他那本祖傳的同義字整理表，裡頭光是「褻瀆的」這個字就有四、五個同義的英文單字，剛才我背的那個「俗麗的」有六、七個同義字，最有意思的是「淫蕩的」竟然可以列出八、九個英文同義字來。可見洋鬼子們全都是蠻夷之邦，專門致力於發明低級下流的字眼。然而不論多怪的字也全都在老師的精心策畫之下乖乖排隊站好，保證只要我們每天早晚唸誦一百零八遍，必定能夠早日昇天。喔！是坐七四七昇天，飛向西天取金去也！

後天就是我們生死存亡的決戰了。算算模擬考試加上自我測驗也作了不下三四十次，但是我仍然感覺腦袋空空，全然抓不到重點。只要一想到我得在三個小時之內讀完八、九篇有關文學的、科學的、醫學的、藝術的、政治的等等等等像《時代週刊》那麼艱深的閱讀測驗；還要解出那些莫名其妙荒謬無比的邏輯分析，推敲當A住在B隔壁，B不住在C隔壁，可是C卻又偏偏住在A隔壁，到底他媽的誰住在誰隔壁這種無聊透頂的問題。此外還得做兩組我早就忘光了的國中數學，再加上字彙塡充和對比反義字，揣摩出題的洋大人到底用的是什麼口氣和語意來說這句話。我保證即使是鐵打的身子考將下來也會奄奄一息，大病三天！

對了！聽說今晚補習班的掌門人要親自下山傳授我們這些徒子徒孫幾招本門絕學。想必是因爲考試就快到了，補習班之間拼鬥得太厲害，才不得不驚動祖師爺他老人家出關來現身說法。我這幾天走在補習街上，一路看下去還眞讓我眼花撩亂，每家補習班門口都貼著各式各樣印刷精美的班訊班刊和海報，牆壁上還排滿了歷代弟子的光榮戰績，有些更附著從美國阿拉斯加州立大學寄回來的感謝函。眞是琳琅滿目，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幾個補習班還在互相大揭瘡疤，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甚至索性指名道姓地開罵叫陣。我更聽說有人竟然跑到洋大人那裡告起洋狀來，說某某補習班用了種種手段預先已經弄到考題云云，也不知道是眞是假。實在是無所不用其極，非要拼個你死我活才肯罷休。

「各位同學，各位同學——請安靜！請安靜！他媽的，怎麼那麼吵！**請安靜下來好不好！**」

「後天就是考試的大日子了，各位同學今天還特別抽空回到班上來參加我們這個考前座談會，本班主任自然不會令你們失望，一定會讓各位同學滿載而歸。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這次考試的成績不但關係著各位同學未來的前途，也直接影響了本班一貫的卓越聲譽。所以不論是爲自己、爲班上，大家都一定要全力以赴。現在我想先來做個小小的調查，有多少位同學是考第一次的？一、二、三、四、五，咦？怎麼這麼少啊？其他的同學想必都是以前在別家補習班沒有考好，才會轉到本班來的是嗎？很好！很好！現在本班主任就要開始傳授你們幾招臨考絕招，考第一次的同學特別要仔細聽好喔！

「第一招叫做『傳音入密』。在考試的中途，會有一個十幾分鐘的中場休息時間，大家一定要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去上洗手間。注意聽好！水可以不喝，洗手間卻一定要去。你說什麼？不喝水怎麼會想上洗手間？怎麼那麼不上道，又不是眞的叫你去放尿。你們聽好！本班在考場各個洗手間都備有專人，在中場休息時立刻會以傳音入密的方式爲各位同學提供前半段試題的標準答案。當然這項服務的對象只限於本班的同學，所以考試的那天除了准考證之外，請別忘了還要把你的上課證也一塊兒帶去。

「這一招『傳音入密』必須還得配合第二招『亢龍有悔』同時施展。雖然考試規則是不准回過頭去更

改答案的，但是各位聰明的同學，你們自然應該知道如何利用時間去做到有過則改，善莫大焉啊！

「第三招是『白鶴亮翅』。這可是險招，想必也有不少同學以前曾經修習過！不過這次本班特別印製了幾百份超級袖珍型字彙手冊，每本僅收工本費五百元，保證使你如虎添翼，化險爲夷。我們有現貨供應，想要購買的同學等一下請到後面辦公室去繳錢。

「第四招名叫『美人照鏡』……

「這次本班主任還特別撥下專款作爲獎助學金。凡是一千六百分到一千七百分的同學可以領五百元，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分的同學可領一千元，一千八到一千九的同學可領兩千元，一千九到兩千分是五千元，兩千分以上就是一萬元！活得愈久，喔！不！考得愈高領得愈多。請各位同學在接到成績單後一個月內憑上課證與成績單回來班上領獎。過期無效，抱歉，過期無效！打鐵趁熱嘛！還有，喔！對了！如果你們有同學或朋友不在本班補習而竟然能考高分的，當然歡迎也來領獎，但請記得攜帶照片一張，以便公布成績時使用。不不不不！不是廣告！是爲了要鼓勵後進，多給你們的師弟師妹們找些好榜樣。

「如果你在本班補習，卻因爲某種人爲不可抗拒的因素而沒能考到一千六百分，我們仍然有安慰獎，那就是本班主任手著的『厚皮賴臉美國居』一冊。並且歡迎你屢敗屢戰，前仆後繼，再回到班上來修習半年，一律可以享受八折優待。

「最後一件事情非常嚴肅，阿！不用起立，不用起立！不是要唱國歌！請大家坐著仔細聽好就可以了。爲了要幫助各位同學籌備赴美深造的各種費用，本班另外設有一項『考試打工』獎助學金，有興趣的同學，請等會兒留下到我辦公室關起門來談。不過，最好要自認身手矯健藝高人膽大的才行……」

「各位都是對考試打工有興趣的同學是嗎？我想要先說明一下，這份工作的報酬很高，不過條件卻是要你們貢獻出一點考試時間來，所以可能會影響到你們一點點成績，如果有人不願意參加的話現在還可以離開……好！剩下十一名同學，加上我自己正好十二個人，靠近門邊那位同學，請把門關上好嗎，謝謝。

「爲了維護並且加強本班在業界的榮譽與聲望，提高猜題的命中率，我們在每次考試的時候都會指派專人負責抄題。因此本班一向都能掌握最新的命題趨勢，即時定出最有效的教學內容，這也就是本班能夠永遠領先群雄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位老弟老妹們，這個神聖而又光榮的任務現在終於輪到你們身上了。你們的努力不但可以造福後世，還能夠爲自己贏得每人一萬元的優厚酬勞，眞可說是利人利己。再換個角度來說，那些洋鬼子每年拿這種要老命的東西來整人，有機會給他們做點手腳，正象徵著我們炎黃子孫不願任人宰割不是好欺侮的。這樣多少也可以出出一肚子的鳥氣，你們說對不對啊！

「現在我們就來分配一下抄題的順序。本班主任每年必考兩次，作戰經驗豐富，所以照例由我來負責最困難的閱讀測驗部分，其他的同學……」

結果我被分到抄填充題，算算只有幾十行字，根本花不了多少時間，絕對可以順利地完成任務。想到考完之後就能有一萬元的外快到手，夠我好好慶祝一兩個禮拜了！哇噻！眞爽！好一個塞翁失馬，是福不是禍！

我進了考場之後，才曉得自己當初高興得實在太早了一點。這票洋大人做事還眞他媽的有辦法，從一開始就緊緊地扣住每一秒鐘，害得我幾乎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那還來的空檔抄題呢？再加上幾個監考的買辦階級假洋鬼子催命似地繞著教室團團轉，我們初學乍練的武林絕學根本半招也沒法子施展出來。幹！在補習班的模擬考有個屁用，比起這個眞槍實彈的現場簡直像在辦家家酒！不要臉的班主任什麼屁話都說了，就是故意不告訴我們會有多少人監考。三個小時之中，我又想把題目作完，又想要找機會好歹抄它一點，結果最後搞得兩頭落空，連題目都沒能看清楚，答得是全沒把握，更別提要抄題目了！眼看著交卷的時間就快到了，眞是愈想愈不甘心！可是就在最後一秒鐘我總算是福至心靈，索性趁著大家交卷的一陣混亂把整本考卷給幹了出來。好在我跑得夠快沒被逮著，聽說後來有幾十個倒霉的替死鬼被留下來剝光了搜身呢！哈哈！這才眞是出一口鳥氣！一萬元賺到了。喔——不！有這樣的武林秘笈珍本在手，非要祖師爺再多賞我幾萬才行，明天得去補習班和他們好好談談條件。反正是到手的熟鴨子，也不怕它會再飛掉，今天眞是累歪了，可得先回家去大睡一覺恢復恢復元氣再說。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GRE 的試卷是一律不准帶出來的！」

「嗯——什麼時候啦？喂！你是什麼人啊？怎麼進來我們家的？打扮得這麼怪模怪樣，是不是剛從化妝舞會裡出來？還頂著一圈日光燈在頭上，以爲你自己是天使嗎？」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你不必管我是誰，只要把你今天帶出來的試卷交給我就沒事了。」

「想要我把考卷給你？哈哈哈！笑死人了！咦——你怎麼會知道我有考卷？喔——到底是那一家補習班派你來的，還裝神弄鬼想唬我，告訴你我可不吃這一套！不過——嘻嘻！如果你們出的價錢中聽的話，事情倒還是可以有商有量的。」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請你不要胡思亂想。我勸你還是趕快讓我把試卷帶走吧！否則待會兒彌封標籤內的核子燃料輻射外洩的話，那你闖的禍可就大了！」

「少嚇人了！什麼核子原子的，我可不是從小被嚇大的。你給我趕快走吧，我絕不會把考卷給你。老子爲了考這鳥 GRE，已經有幾個月都沒好好睡覺了，現在可是睏得要命，沒有心情和你窮攪和！」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

「不要再叫我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你煩不煩啊？人家有名有姓的，什麼九〇五六一四呀四一六五〇九呀！」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九〇五六一四是你准考證上面的號碼，難道你自己都忘記了嗎？」

「誰會去記那種鬼東西，咦——我看看，奇怪，嘿嘿！眞的沒錯耶。」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如果我把事情全部眞相都告訴你的話，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試卷還給我呢？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再過半個小時，核子燃料的高能輻射就要開始擴散了……」

「你這老傢伙到底他媽的有完沒完啊？」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其實我眞正的身分是……好吧！你先過來摸摸我這裡，這副翅膀可是眞的喔！」

「哈！這倒有意思。你是怎麼裝上去的？哎呀，對不起，沒黏牢嗎……」

「哎唷！輕點輕點！人家好好的羽毛怎麼可以隨便亂拔呢？」

「拔都拔下來了，我又有什麼辦法，誰叫你不黏好一點。沒有關係啦，我這兒有強力膠，再幫你黏回去不就成了。唉唉唉唉！怎麼哭起來了，眞是搞不過你。」

「他們都說這個小島上的居民心態怪異，尤其是青少年最難纏，早就有人預料會出差錯。我當初實在應該接受他們的意見，根本不必把這裡也劃入普查的樣本區域……」

「你這老小子又在嘀咕些什麼啊？我怎麼都有聽沒有懂？其實最難纏的就是你，看來不讓你把話說完你是不肯走的。好吧，有話快說有屁快放，然後趁早給我滾蛋！」

「九〇五六一四號同學……」

「你又來了！再叫我的號碼，看我不把你全身的鳥毛都給拔光才怪！」

「九〇……請你……拜託你別那麼兇好不好，我們根本沒有一點惡意。我眞正的身分是 GRE 特使，你知道 GRE 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嗎？」

「我怎麼不知道，不就明明寫在考卷封面嗎——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明知故問！」

「那只是一個僞裝代碼而已，其實它眞正所代表的是 General Research on Earth，是我們對地球人類所作的一項長期大域的普查計畫。」

「你說什麼？『你們』對『地球人類』的的的的……普查計畫！你八成跟我一樣衛斯理的小說看多了，我看接下來你馬上就要說自己是外星人了吧！」

「一點也不錯，不過我們的計畫絕對沒有任何不良企圖。其實你們地球身爲銀河系文明的一份子，本來就有義務接受這種普查。只不過星際聯邦一直認爲你們的文明發展太過落後，不適宜將你們也列入會員星球，所以不願意與你們做第三類接觸，免得引起各種不必要的恐慌。聯邦當初的構想，是先派遣一組統計人類學家秘密地到地球來做基因演化的調查，希望能夠研究出你們地球人類基因演化的模式以及遺傳因子對心理與行爲的影響。此外我們還想知道在不同的天然或人爲環境之下地球人類的反應模式，這些研究資料全都有助於聯邦決定何時給予地球正式的會員資格。」

「眞是愈說愈玄，這又和我們的 GRE 有什麼關係呢？」

「你總算能夠正經一點了，我就索性把這段歷史從頭講給你聽吧。」

「我們對於地球的觀察研究，其實早在猿人出現

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不過還是一直等到地球的文明初具模式，大約兩千多個地球年以前，才開始派遣第一批調查人員登陸地球。但是當時因爲各地文明成長率的差異太大，我們那兩位先鋒調查員猛哥和兇哥只好在當時文明發展最高的地區進行局部調查。結果卻因爲取樣假設的錯誤，他們竟然得出了兩種完全相反的結論。猛哥認爲地球人類生性善良，兇哥卻說是邪惡的。兩個人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在地球上就開始吵了起來。結果搞得聯邦主席團也是一頭霧水，拖了好久之後，才終於決定再派我們這組人到地球來，重新做一次標準精確的普查。

「我們剛到地球的時候，因爲有了前輩們的前車之鑑，所以並沒有立刻貿然地展開工作。我們所決定的做法，是先花一段時間觀察地球人類的集體行爲。首先發現的是當今的地球變得地廣人不稀，根本沒有辦法做全面性的普查，能做到的只是分層過濾的調查而已。

「我們的第一個調查計畫，對象放在二十幾歲的知識份子，因爲他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剛好我們又從全球人口遷徙流程中發現了一個很特殊的現象，那就是全球各地的年輕知識份子全都有樣本向一個地區集中。我靈機一動，立刻決定派出幾位調查員登陸該地區，讓他們妝扮成普通人的模樣，開始慢慢在各階層發揮影響力。由於他們幾位都是星際語言學和星際人類行爲學的專家，因此很容易地就說服了該國的教育部，在新澤西州創辦了GRE中心。

「從此之後，凡是要進入那個地區研究所的學生，就規定他們一定得先通過我們所準備的測驗。表面上看起來它只不過是語文和數理的考試，但是秘密不在考題而在試卷和准考證上。你們的准考証，全都經過了調變輻射線的掃描，每一張都具有不同的輻射頻率，正好對應了你們准考証的號碼。像你的就是九〇……別別別生氣，我又沒有全說出來！

「在試卷的彌封簽內，我們則裝上了核能的電子感測裝置，能夠感應出考者一切的生理與心理反應。對照准考證所發出的特殊頻率，我們就可以在三個小時之內把應考者的一切資料搜集齊備。你也知道考試是一個人發揮各種潛能的時候，所以在這個時段所測得的生理與心理數據也就相對地最精確了。

「這麼多年來，我們已經搜集了幾百萬個樣本的詳細資料。每一個參加GRE測驗的學生，全都成了我們這個普查計畫的受測樣本兼榮譽贊助人。」

「什麼？你說我拼了半條小命準備考試，結果只是被你們當作樣本！而且還是我自己花了大把鈔票贊助的！眞他媽的賠了夫人又折兵，天底下的便宜全給你們佔光了！」

「其實我們本來也根本不需要什麼經費補助，但是我們知道地球人全都深信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如果讓你們免費考試，就一定不會有人全力以赴，那麼我們測量出的數據就沒有辦法確定誤差了……」

我聽這老小子愈講愈玄，簡直是胡言亂語的夢話！突然之間我總算明白過來，哈！原來根本是我自己在作夢！GRE這個鬼東西可眞是陰魂不散，考完了試還不讓我好好睡個覺，竟然又化身成人形鑽到我夢裡頭糾纏不清！我操！眞是活見鬼！不過既然只是在作夢，那就乾脆讓這個鬼東西稱心如意然後趁早消失算了。想到這裡我立刻使了招「滿天花雨」，把手中緊抓著的考卷飛射出去，一下子又把他的鳥毛打下來好幾根。這老小子的脾氣還眞好，只見他忙不迭地檢起考卷，又連聲地跟我謝了又謝，然後才拍著他那一雙大翅膀從窗口飛走，我也總算可以一覺安穩地睡到大天亮了。

早上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太陽根本連屁股都已經曬不到了。我慢慢地爬下牀，這才想起來今天可是領賞的大喜日子。趕緊用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齊，正準備要出門的時候，卻發現昨天幹出來的那本考卷不見了！眞是急得我滿頭大汗，拼命地翻箱倒櫃，結果竟然只在書桌底下看到了好幾根淡黃色的巨型羽毛——

BLASPHEMOUS！

DESECRATING！

IMPIOUS！

PROFANE！

SACRILEGIOUS！

我的天啊——

[長篇幻想小說連載]

黑白無常

倪匡著

懂中文的人，一看到「無常」這個詞，自然首先想到，這是一個形容詞，是變幻不定的意思，「人生無常」，是說人生的際遇，變幻不定，難以預測。很早以前就使用了這個形容詞的是荀子：趨舍無定，謂之無常。

可是「無常」也是一個名詞，是佛家的專門用語，要詳細解釋起來，十分複雜，簡單來說，是佛教的一種教義，認為世間的一切，都生滅無常。這又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刹那無常」，一種是「相續無常」。

真的複雜已極，除非是對佛法有深入研究的興趣，不然，知道有這樣的兩個詞，就很夠了。

或許是由於佛家有「無常」這個詞，所以，在許多由佛教教義衍化而來的故事之中，也就有了「無常」這個「人物」。

中國的民間傳說，不論是源於佛家，或是源於道家的，久而久之，都自成一個系統，所有的故事，都在這個系統之中發展，例如十殿閻王、七海龍王等等，都有一種民間的約定俗成的力量，創作故事的人，若是離開了這個範圍，就很難流傳，不為大衆接受。

在民俗傳說中，無常是鬼，所以也稱無常鬼。無常有兩位，一位是黑無常，一位是白無常。民俗傳說中，這兩位無常鬼先生的造型，也是固定了的。

白無常先生面白如粉，穿白衣服，戴白色的高帽，高帽之上，寫四個字：「天下太平」。他手持白色哭喪棒，全身都是白色，只有間或吐出來的長舌頭是鮮紅色的——這種造型，形容起來，相當詭異恐怖，但是只要是中國人，一見到這個造型，就會認識：這是白無常先生。

至於黑無常先生，一切和白無常相反，都是黑色的。高帽上的四個字是「一見發財」，自然，吐出來的長舌，是鮮紅色的。

這樣的造型，是由什麼人創造的，始於何年何月，都不可查考了，而這種造型，早已被民間所接受，就算再有藝術大師另造新型，也難以深入民心了。

兩位無常的性格，從他們的臉型上來看，就有顯著的不同：黑無常哭喪著臉，看來十分悲苦，而白無常則現出十分詭異的笑容，不知是什麼意思。可以把他們兩個分為一個是擺明了要拘魂，一個則可能設計陷害，使人中計而失去生命！

是的，黑白無常的責任，是負責勾魂——也就是奪取活人的生命，使之變成死人，而把人的靈魂，帶到陰間去，聽候處理。

這又是一連串中國民間傳說中的一環：人死了之後，靈魂到了陰間，由十殿閻王根據該人在陽間的行為善惡而作審判，其中有一定的程序，例如靈魂在過奈何橋的時候，一定要喝孟婆湯，把生命的記憶全部洗清，不能帶到下一生（所以我們人人都不記得前生的事）等等。

黑無常和白無常都在閻王殿上當差，其職務有點類似古代官衙中的衙役，黑白無常的同事，還有牛頭、馬面，都是衙役捕快這一類的角色，至於判官，則是衙門中的師爺——陰間審判靈魂的所在，和陽世的官衙十分相似，自然是創造者根據陽世的情形來設想的。

黑無常和白無常，要拘魂的時候，也不是亂來的，他們自己沒有決定權，而是接受命令，命令來自閻王，閻王有一本「生死簿」，記著所有人的姓名和壽元，某某人，該四十一歲壽終，到了壽終的這一刻，就會派黑白無常出動，一陣陰風過處，某某人的魂被拘走，某某人就在陽世消失了！

黑白無常只是奉命行事，這其中就有相當程度的想像，如果黑白無常奉命去拘魂的人是他們十分喜愛的人，他們該怎麼樣呢？

當然只好執行命令，不得違抗。

如果有人是黑白無常十分痛恨，希望他在陽世消失的，他們也無權自行決定，必需聽從閻王的命令。閻王才是絕對的權威：「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

同樣的，閻王若是註定一個人不死，也就沒有什麼人可以令這個人死，生死大權的掌握者是閻王。黑白無常看來雖然十分有權，但是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生和死的執行者，可以想像，有很多情形之下，大有身不由己的情形存在——那是任何執行者無可避免的事。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創造黑白無常形像的人，在他們的高帽子上，寫下了「天下太平」、「一見發財」這八個字。

這八個字所寫的，正是陽世間許多人的願望，太平盛世，做個發財之人，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值得高興快樂的？可是矛盾的是，不論什麼人，一見了黑白無常，都是魂赴陰世之時，天下太平不太平，是不是會發財，似乎也與之無關，因為他已與世長辭了。

很喜歡在說故事之前加些「前言」，但是，已很

少把前言說得如此之長的，再說下去，只怕要變成「無常專論」了，就此打住。

天氣炎熱。

人類在地球上生活，又據說是在地球上，由極低等的生物發展起來的，可是不幸得很，人類對於地球上大部分地區的氣候，並不適應，地球上許多地方，夏天的時候，氣溫常在攝氏三十五度以上，那就使人感到極度的不適，尤其，在這樣的氣溫之下，還要在烈日下工作的話。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陳克生，他都沒有理由在這樣的炎熱天氣，在烈日下工作的。

先說他自己：陳克生，男，二十八歲，身高一八四公分，體重七十公斤（這是男性的標準身材，有這種體型的男性，全身沒有多餘的脂肪，肌肉發展均勻，是人體美的典型）。學歷：美國夏威夷大學海洋生物學博士，該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已發表的論文，被學術界所公認，是好幾家大學和許多研究所爭相聘請的對象。

他未婚，相貌說不上特別英俊，他是這樣的青年，自然英氣勃勃，得人喜愛。

再看他的家庭背景，更沒有理由他會要在烈日之下工作，汗出如漿，連睜開眼來都有困難，那種被酷熱逼得連氣都喘不過來的滋味，真不好受。

他的父親，是著名的法學專家，有着最高法律工作頭銜，有一所全城最大規模的法律事務工作所。

陳建南大律師的大名，家喻戶曉，自然收入極豐，不比一般富豪遜色，據說，單是一個財團（這個財團由蘇氏四兄弟經營）付給他的法律常年顧問費，就以美金計算，高達八位數字。

陳克生是陳建南的獨子，陳克生只有一個妹妹，母親早喪，他父親陳大律師，並未續絃，只是和若干女性維持著並不公開的一種關係。

陳克生的背景和他本身，介紹得差不多了，像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必要在烈日下工作？若說工作是爲了金錢和生活，那兩者對他來說，簡直一點也不成問題。若說工作是爲了興趣，那更叫人難以相信，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何興趣之有？酷熱簡直叫人覺得如同置身於煉獄！

而且，陳克生此際在從事的工作，亦相當古怪——

——自然是像他這種身分的人，從事這種工作，才覺得古怪，如果正是這一行的工人，自然也不算什麼了！

陳克生這時，正在指揮挖掘海沙！

有點很難想像，是不是？挖掘海沙！

海沙並不用人力挖掘，而是通過一艘海沙挖掘船來進行的。

一艘海沙挖掘船，有挖掘海沙的裝置，把海牀中的沙，用強力的吸泵吸上來，經過清理的過程，然後再從一根管子中噴出來，噴到運載船上運走。

當海沙自直徑二十公分的管子噴射出來的時候，發出轟轟烈烈的聲音，也十分壯觀。

通常，噴出海沙的管子，大約是三公尺長，海沙噴出的時候，呈拋物線，大約噴落在離挖掘船船舷有六七公尺處。一般來說，裝載船就停在這個距離，好讓海沙落在裝載船之中。

整個過程，十分簡單，需要做的是，先選擇一個適宜發掘海沙的地方，這樣的海域，大多數離岸不是很遠，海水也不是很深。

而陳克生這時在進行的海域，卻離岸相當遠，所以他的挖掘船的挖沙裝置，威力也特別強，一開動，機器的聲響震耳欲聾，烈日當空，海面上一點風也沒有，汗水之中，都帶著鹽分，黏乎乎地，用手一搓，可以搓出一層鹽來，皮膚上也都起了很多小紅粒，有時癢，有時劇痛，被曬久了的皮膚，還有一種開裂的疼痛，所以船上的工人，儘管酷熱，也都穿著長袖衣服，戴著大大的草帽。

這時，如果有海沙挖掘的行家經過這裡，一定會以爲指揮工作的人是神經病。

因爲這時，從管子中噴出來的海沙，並不是落在裝載船的艙中，而是落在一張張開來的大網之上，那大網由鋼絲製成，圓型，直徑約是兩公尺，網的孔眼相當大，每一個，都有十公分直徑——如同拳頭般大小。

那也就是說，噴出來的沙，落到了網上，之後又從網眼中漏了下去，再落到海中，只有比網眼更大的東西，才會留在網上。

這種情形，若是看在精於海中打撈的人的眼中，倒一下就可以明白：那是在打撈什麼東西！一般來說，若是在海底的沙中，發現了沉船，要打撈沉船中的遺物，就會採用這種辦法。

而且，也可以知道，要打撈的東西，一定比網眼大，不然，就徒勞無功了！

陳克生這時，那麼辛苦工作的目的，正是想在這

一廣大的海域中，打撈一些東西！

他要打撈的是什麼呢？必須從頭說來，能吸引了他這樣的一個海洋生物學家在這種環境之下，揮汗如雨地工作，自然是想在海洋中找出來的東西，非同小可！

陳克生取得了博士頭銜之後，他的父親曾和他有過一番對話。

作爲大律師，陳建南對於海洋生物所知十分有限，正像一個海洋生物學家對複雜的法律所知不多一樣，所以他們父子兩人的對話，十分有趣。

陳建南晃著酒杯，站在陽台的玻璃門之後，望著小半個城市的璀璨夜景，呷了一口酒，問他的兒子：「畢業了，也當了博士，有什麼打算？」

陳克生揮著手——他有運動家的體格，也有一刻都不肯安靜的性格，在眞正無事可作的時候，他甚至會原地跑步。他的回答是：「本城有一個私人的水產研究所，極具規模，主持人叫胡懷玉，是一個十分有資格的專家，學校方面的幾個教授，一致推荐我去見他，他會安排適當的工作給我！」

陳建南無可不可地點著頭：「聽說海產都很值錢，一隻手掌大小的鮑魚，要值好幾百美金，你是專家，養鮑魚不難吧，倒是生財之道！」

陳克生笑著：「好極，要是有什麼好吃又名貴的海產養了出來，一定揀新鮮的給你嚐！」

陳建南大律師十分嗜吃海鮮，聞言又喝了一口酒，咂著嘴，彷彿什麼奇魚珍貝，都已經到了他的口中一樣，他滿意地拍打著陳克生的肩頭：「經濟上需要什麼幫助，只管開口便是！」

陳克生也笑：「當然，不找你找誰！」

父子兩代，在這種情形下的交談，是最愉快的了。

幾天之後，陳克生就拿著學校中幾個教授給他的介紹信，到那個水產研究所去找主持人胡懷玉。

事先，他先通了電話，雖然沒有和胡懷玉本人通話，可是通過秘書，也約好了時間。陳克生駕著車，沿海駛著，快到目的地時，他發覺這個研究所的規模之大，遠超乎他的想像——很難設想一個私人的研究所，會有那麼大的規模。

在距離研究所五公里之外，海邊已到處可見到豎立著的牌子：「此處是海岸生物研究所研究地點，請勿作任何破壞行爲。」

海岸上也有許多設施，陳克生這個海洋生物學家，一看就知道它們的作用，例如一道相當長的堤，堤盡頭有簡單建築物的，那是觀察在較深海域中的海洋生物而設。而海岸上用堤圍起來，形成一個大池的，當然是牧養海洋生物之用。

在海面上，可以看到一串串的筏，連在一起，那也是要來飼養海洋生物的。

等到看到了研究所的建築物，陳克生更是深深吸了一口氣，建築物佔地很廣，他也聽說過研究所的設備十分齊全，他感到十分高興，因爲若能在這樣的研究所中工作，那一定可以大展所長了。

（這個海洋生物研究所和它的主持人胡懷玉，許多老朋友，應該都不陌生，它曾經在「犀照」這個故事之中出現過，在這個研究所之中，曾發生過十分驚人的事故，頗爲曲折離奇。）

陳克生在傳達室道明了來意，等了一會，就有職員帶著他，到了所長辦公室外的會客室。會客室佈置得十分舒服，尤其是有兩座古代帆船的模型，每一座大約有一公尺長，更是具體而微，在帆船上所有的一切，應有盡有，手工精緻之極。

陳克生比預定的時間早了五分鐘，他在想，那個叫胡懷玉的所長，不知是什麼樣的人，大學的幾個教授，都異口同聲說他是一個「怪人」，不知怪到了什麼程度。陳克生的指導教授說得比較詳細：「胡博士……人很怪，極度神經質，或許他是東方人，和我們西方人在性格上不合。他曾幻想有不知名的異物在空氣中成長，會變成巨大的災禍，這其實是精神病中妄想症的一種！」

那位教授說到這裏的時候，搖了搖頭，神情十分不以爲然，可是又安慰陳克生：「你和他同是東方人，可能會合得來，事實上，他的想像力太豐富了，一個海洋生物學家，並不需要那麼豐富的想像力。」

在未曾見到這位胡懷玉博士之前，陳克生自然無法判斷這種批評是公正還是苛刻。

他等了五分鐘，胡懷玉並沒有出現。

陳克生又等了十分鐘，胡懷玉仍然沒有出現。

陳克生開始不耐煩——他本身是一個十分準時的人，一個本身十分準時的人，處在這樣的境地之中，懊惱的情形，可想而知。

他推開了會客室的門，向一間辦公室中的一位秘書問了幾句，那秘書是一位十分嬌俏的女郎，一聽她開口，陳克生就知道正是她和自己約定會見時間的。

他提醒了一句：「我和胡所長約定的時間，是五時！」

女郎點頭：「是！」她看了看手錶，欲言又止。

陳克生問：「有什麼說明嗎？」

女郎嘆了一聲：「今天，胡所長一回來，就匆匆進了他私人的研究室。」

陳克生揚了揚眉，發出了「哦」地一聲。

女秘書道：「他一進入私人研究室，就絕不接受任何外界的打擾了。」

陳克生還保持著相當的幽默感：「就像用時間鎖控制的保險庫一樣，要到一定的時候，才能打得開？」

女秘書嫣然：「眞有趣……不過只要他記得有約會，自己會出來。」

陳克生兩手交抱，放在胸前：「照妳看，他記得約會的可能性是多少？」

女秘書沒有出聲，可是她望著陳克生的眼光，卻大有同情之色。這時，另有一個職員道：「等於零！先生，我提議你不必等了，他進私人研究所的時間，最長是七十二小時，而且從來也沒有十二小時之內就出來的紀錄！」

陳克生十分生氣，可是他當然不會沒有風度到向幾個無關的職員發脾氣。

所以他只是對女秘書道：「好，我走了，反正我已經多等了十五分鐘，請妳把這種情形，告訴胡先生。」

女秘書十分同情陳克生的處境，連連點頭，甚至站起身子來。

當她站起身子的時候，陳克生注意到她頎長苗條，是一個十分出色的美人兒。

陳克生欣賞的眼光，由女性的敏感，自然可以覺察得到，所以她俏臉之上，就略有紅暈，態度也矜持起來：「我帶你出去！」

陳克生本來想拒絕，可是繼而一想，此行一點結果也沒有，而且十分令人生氣，如果能結識這個女郎，倒也不失爲一椿收穫。

所以他立刻道：「噢！那太好了，妳知道，人地生疏，又求見所長不遂，很令人沮喪，眞是不知道如何離開！」

女秘書又十分得體地微笑，離開了她的辦公桌，陪著陳克生向外走去。

還沒有走到門口，就看到另一扇門打開，一個人一面嚷叫著，一面旋風一樣，跑了出來。

他嚷叫的是什麼，根本聽不清楚，而他又衝得極快，簡直是橫衝直撞，像是在他的身後，有一大群虎頭蜂在追逐著他。

他向著陳克生和女秘書直衝過來，眼看要撞向女秘書的身上了，而他雙臂揮舞著，一點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陳克生忙一拉，把女秘書拉進自己的懷中，那人緊貼著，擦了過去。

女秘書在這時候，才十分驚惶地叫了一聲：「所長！」

女秘書這一叫，陳克生才知道，這個行爲像瘋子一樣的人，就是這個海洋研究所的所長胡懷玉博士！

他本來就因爲胡懷玉忘了他的約會，對他的怠慢，而十分生氣，再加上這時，胡懷玉橫衝直撞，雖然說整個研究所都是他私人的，可是他這樣的行爲，也似乎太過分了一些！

所以，陳克生決定要略施懲戒，他倏然打橫跨出一步，一伸手，就抓住了胡懷玉的手背，胡懷玉正在向前衝，被他拉住，硬生生拉了回來，姿態和表情，都變得古怪之極，陳克生疾聲道：「我和你有約，忘記約會，是一種極無禮的壞習慣！」

胡懷玉看來瘦削蒼白，他眨著眼：「約會，就算有，不論什麼約會，全取消！」

他的聲音十分尖銳，那並不是別人喜歡的聲音，也令得陳克生更生氣：「取消約會，應該提前通知！」

胡懷玉現出了怒容，大叫了一聲：「通知，爲什麼要通知？」

陳克生神情嚴峻：「作爲一個現代的文明人所應遵守的原則！」

胡懷玉大喝一聲：「放屁！」

這位博士先生，研究所所長竟然這樣蠻不講理，不禁令得陳克生大怒，他陡然揚起拳頭來，就待揮拳相向。就在這時候，女秘書急叫：「所長，他是和你有約的海洋生物學家！」

胡懷玉用十分古怪的眼光望向陳克生，對就在他面前的拳頭，視若無睹——他的身子相當瘦弱，看起來絕捱不起陳克生的一拳的。

他冷笑三聲之聲，伸出手來，手指直按在陳克生的鼻子上：「你懂得海洋生物？」

陳克生這時，已認定了這個所長，根本是一個妄人，不值得和他多說什麼，所以他在放下拳頭來的同

時，只是「哼」的一聲，算是回答。

胡懷玉卻反倒不肯罷休，一伸手，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叫著：「來，看看這是什麼！」

他說著，竟然用力拉陳克生，想將陳克生拉進他剛才衝出來的那扇門去。

本來，以胡懷玉的體型，和陳克生相比，強弱懸殊，他是絕對無法拉得動陳克生的。可是在那一刻間，陳克生心念電轉，知道那扇門是通向他的私人研究室去的。

胡懷玉所長的私人研究室，在學術界中十分著名，據說設備之完善，應有盡有，可以名列世界頂尖同類研究所的三名之內！

所以，他有想去看一看的好奇心。

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胡懷玉居然拉著身材高大的陳克生，向那扇門走去。陳克生在走出了幾步之後，回頭看了一眼，看到那容顏嬌俏的女秘書，也正用十分關懷的神情望著他。

陳克生向她做了一個鬼臉，又向胡懷玉指了一指——或許由於他那個鬼臉做得十分有趣，女秘書當時抿著嘴，笑了起來。

陳克生沒有機會說什麼，就被胡所長拉進了那扇門。

進門之後，陳克生就呆了一呆，胡懷玉一定不想他在研究所的時候受到騷擾，所以建築上有特別的安排。

一進那扇門，並不就是研究室，而是一個窄小的空間，就像潛艇中的隔水艙一樣。

胡懷玉一腳把那扇門踢上，又拉著陳克生，向另一扇門走去，那扇門又厚又重，簡直像是一般保險庫的門一樣，陳克生到了這時，大叫了一句：「你不必拉我，我自己會走！」

胡懷玉「哼」地一聲：「你會走？看到了我給你看的東西之後，你會昏過去！」

說話之間，他們已經穿過了那道厚門，進入了胡懷玉的私人研究室。

那是一個極大的空間，各種各樣的設備之多，陳克生一時之間，也看不了那麼多，胡懷玉不再拉他，只是指著一張極大的桌子：「你自己去看！」

在那張桌子上，有許多玻璃缸，缸中畜養著各種各樣的海洋生物，也有許多白色的瓷盤，放著各種待研究的海洋生物標本。

陳克生在開始向那桌子看去的時候，並不知道胡懷玉要自己看的是什麼，可是當他來到近桌子時，他的視線，立刻被一樣東西所吸引。

那東西放在一隻白色的瓷盤中，陳克生一看到，身子就如同遭了雷殛一樣地一震，接著，他就顯出了進入夢幻境界的神情。

他伸出手來，指著那東西，身子卻再也難以向前挪動半分！

他的這種反應，是任何海洋生物學家看到了那東西之後的正常反應。也是任何對海洋生物略有認識的人的正常反應。

但如果對海洋生物不是那麼有認識，或是根本沒有認識的人來說，當然不會有什麼反應。所以有必要詳細介紹一下那東西。

先說它的外形——它是扁圓形，直徑約有二十五公分，有螺旋紋的外殼，所以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是一種螺類的海洋生物，它的顏色是相當耀目的白，殼上有不是很明顯的淺灰色的花紋。

在殼口處，有如同墨魚一樣的幾根觸鬚，露在外面，可是不再動，顯然曾受過摧殘，已經死了，但是可以肯定，在不久之前，它還是活的！

這就是令得陳克生這個海洋生物學家目定口呆的原因，他知道，眼前所見的一切，簡直不可能，他認得出那螺類的生物，是早已絕了種的「菊石」！

可是，如今他看到的卻是一隻活的菊石！

他不知自己掙扎了多久，才大聲叫了出來：「菊石？活的菊石？」

胡懷玉一下子就跳到了他的面前，也跟著他嚷叫：「菊石，活的菊石！」

這時，陳克生也不再笑胡懷玉是瘋子了，因爲他的神情動作，也和瘋子差不了多少！

活的菊石，這確然令海洋生物學家瘋狂，就像忽然有了一條活的恐龍，活的三葉虫，或是忽然天上飛來了一條翼龍一樣，會令人瘋狂！

早就成了化石的東西，竟然又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這是大自然的玩笑，還是歷史的玩笑？

菊石絕種已有多久了？從發現的許許多多的菊石化石上，可以有相當精確的估計——菊石的化石並不稀罕，極多，很普遍。

菊石的化石，有大到直徑五十公分的，也有小到只如指甲大小的。

根據化石來研究，菊石這種無脊椎海洋生物最早出現在泥盆紀，到白堊紀完全絕滅。

從研究菊石的化石上，可以鑒定地層形成的年代，是鑒定地層時代的標準化石。

泥盆紀，是地質年代古生代的第四個紀，開始在四億年之前——四萬萬年之前！

在這個時候，菊石這種古代的生物，已經發展得相當完整。在這個時候，昆蟲才出現，植物方面，原始裸子植物開始出現。在這個時候，非但沒有人，連恐龍也不知在什麼地方。

而到了白堊紀，菊石已完全絕滅了！

白堊紀，在六千七百萬年之前結束，白堊紀末，不但菊石絕滅了，連恐龍也已絕跡了。

一種在七千萬年之前，就應該從地球上絕滅的生物，又有活的呈現在眼前，這對生物學家來說，實在是興奮到了難以形容的大事！

在海洋生物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例子，有一種叫「翁戎螺」的貝類生物，生物學家也一直以爲它絕種了，上世紀卻又有許多活的標本發現，原來在地殼變動的過程之中，它自原來的淺水生活，變成了深水生活。在當時，活的翁戎螺的被發現，也是生物學上的大事。可是意義當然比不上發現了活的菊石！

因爲菊石曾是一個時期之中，地球上最進步的一種生物！而且，在千萬年之前已經絕滅，早已成了定論！

陳克生急速喘著氣，聲音十分啞：「假的！」

胡懷玉也喘著氣：「你是海洋生物學家，你自己可以判定是不是假的！」

陳克生拿起了一隻鉗子，夾起了一條如同觸鬚般的器官，仔細看著。

菊石在軟體動物之中，屬於頭足綱，正是如今的鸚鵡螺、魷魚、墨魚的遠祖，所以它的器官，還保留著頭足綱生物特有形態。

它的貝殼看來十分的脆的薄，人類的科學再發達，也無法製造出最簡單的生物來。給你全世界的人力物力，你製造不出一株野草，一隻昆虫來！

而且，螺殼的結構那麼複雜，絕不是任何人工可以製造出來的，那是大自然的傑作！

陳克生也長長吁了一口氣，回頭向胡懷玉望來，胡懷玉道：「是不是該忘記約會？」

陳克生由衷地道：「太應該了，看到了活的菊石，誰還記得什麼約會，誰就他媽的不是海洋生物學家！」

胡懷玉高興異常，向陳克生伸出手來：「胡懷玉！」

陳克生和他握手，也介紹自己，他忍不住地問：「你是在哪裡得到它的？」

胡懷玉瞇著眼：「今早我在海邊散步，看到兩個漁家的孩子在玩它，我實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帶了回來之後，我一直對著它看……由於我……一些醫生認爲我的精神狀態不是太穩定，所以我一直不能肯定自己看到的是不是事實——」

陳克生伸手在胡懷玉的肩頭之上，拍了兩下，安慰他：「我看是那些醫生在胡說八道！」

胡懷玉更是高興：「本來就是，不過……若不是你一看就叫了出來，我還是不敢相信！」

陳克生想起他剛才瘋了一樣衝出來的情形，關心地問：「你剛才——」

胡懷玉有點不好意思：「我看著它，心中不斷在想：眞的！眞的！可是另外有一個聲音又在響：假的！又是你的妄想！兩種聲音交替著，令人發狂，我忍不住了，才衝出來的！」

他在這樣說的時候，滿臉通紅，神情十分興奮。

陳克生看在眼中，心中暗想，一些醫生說他「精神不很穩定」，恐怕是最溫和的說法了！

陳克生問：「你竟然沒有向漁家的孩子追問，他們是怎麼得到它的？」

胡懷玉用一種十分奇怪的眼光望著陳克生，過了一會，他才道：「或許我太熱情了一些，一看到了活的菊石，就什麼都忘記了！」

他的話中，竟大有諷刺陳克生在這樣的情形下，還在有條有理地處事，而不陷入一種狂喜的情緒之中。

陳克生淡然一笑，不和他爭論，只是道：「或許，活的菊石不止一個——任何生物，不可能單獨一個存活於世，知道孩子是從哪裡得來的，可以得到一大群，那會是本世紀生物學上最大的發現！」

胡懷玉一聽得陳克生這樣說，情緒又大爲活躍：「不要緊，那十分簡單，這裡一帶的漁民，我全認識，去問一問就可以找出究竟來。」

陳克生又提議：「立刻進行？」

胡懷玉用力在陳克生的肩頭上一拍：「好！」然後，他又側著頭打量著陳克生：「對了，你約見我，是爲了什麼？」

陳克生笑了起來：「找工作，嗯，這是我的證件

，和學校教授的推荐信！」

陳克生把帶來的文件交給了胡懷玉，胡懷玉只是隨便翻了一翻，看了一下那幾封推荐信的署名，就放了下來，笑著道：「那幾位教授，一定私下說我是個怪人、妄人，情緒不穩定，想像力太豐富了，是不是？」

陳克生淡然笑道：「人家講什麼，何必理會！」

胡懷玉忽然嘆了一聲：「想像力豐富！我這點想像力，算是什麼，以後有機會，我介紹你認識幾位先生，他們的想像力和生活，那才叫多姿多采，如同天馬行空一樣，恣意汪洋，不可收拾！」

胡懷玉所用的形容詞相當古怪，陳克生也不知道他所說的「幾位先生」是什麼人，所以不置可否。胡懷玉又拍了他的肩頭一下：「你已經是本研究所的研究員了，第一件工作就是和我一起研究這個項目！」

他說到這裡，向那個活的菊石，指了一指。陳克生在那一剎間，又是興奮，又是感激，自然而然，握住了胡懷玉的手，用力握著，連聲道：「謝謝你！太謝謝了！」

作爲一個生物學家，陳克生這般的感激，是由衷地從心底發出來的。

因爲像這樣的發現，參與那麼重大發現的研究工作，是一個生物學家夢寐以求的事，一萬個生物學家之中，難得有一個有這樣的幸運！

這個活的菊石由胡懷玉發現，他大可一個人來研究，使他的名字，在生物學上名垂青史。可是他卻慷慨地把這種榮譽和陳克生分享，陳克生自然感激莫名！

胡懷玉向陳克生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坐下來。胡懷玉站在他的前面：「我認爲不論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都要有著豐富的想像力！」

陳克生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胡懷玉直視著陳克生，用手指著那活的菊石：「在這個如此不尋常的發現之中，你想到了什麼？」

陳克生覺得這個問題，不容易簡單地回答，所以他在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後，反問道：「你聯想到了什麼？」

胡懷玉直了直身子：「首先，我想到菊石的絕滅，自然是由於地球的環境起了變化，使得菊石不能適應環境，這才絕滅的！」

陳克生一揮手：「所以你首先聯想到了在地球的某一處地方，環境和幾億年之前的泥盆紀一樣，所以菊石這種生物，才能存活了下來。」

胡懷玉大爲高興，顯然是他的想像力，得到了認同，他用力點頭，又道：「不過還是要仔細解剖檢驗這個動物體，也有可能，生物的身體結構，進行了改變，以適應新的環境。可惜這個生物體殘缺不全——我發現它的時候，幾個孩子正用鐵絲，想把動物體自殼中勾出來，當然損壞了不少！」

陳克生充滿了信心：「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甚至多到每一個生物學的學生，都可以有一個標本作研究。」

胡懷玉搖頭：「你太樂觀了！我還有一個聯想，這隻活的菊石，根本不是生活在現代的。」

陳克生覺得莫名其妙：「什麼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胡懷玉卻嚴肅起來，雙頰之上，甚至大有紅暈，他向陳克生湊近了一些——通常，人只有在要講什麼秘密話的時候，才會有這樣的動作，可是他講的話，陳克生卻更加不明白了！

他說：「這個菊石，可能就是生活在泥盆紀到白堊紀之間的許許多多的菊石中的一個！」

陳克生由於不懂得胡懷玉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所以他只好無可奈何地笑。胡懷玉的神情更嚴肅，在等著他的反應。陳克生只好道：「一隻生活在古代的菊石，怎麼會到了現代的呢？」

胡懷玉一字一頓，十分認眞地道：「由於不可知的因素，一隻古代的菊石，突破了時間的限制，一下子從幾億年之前，到了現代。」

陳克生不由自主地在眨著眼，他到這時，才算對胡懷玉所謂的「豐富想像力」有了初步的了解，原來想像力竟然需要豐富到這種程度！

他這時也同意了他指導教授對胡懷玉不客氣的批評，也認爲作爲一個生物學家，想像力不必豐富到了這種地步！

他想了一想，才有了一個聽起來相當委婉的回答：「聽起來，這樣的假設，好像是什麼幻想電影，或是幻想故事中的情節！」

他在這樣說了之後，本來還想打一個「哈哈」，使得氣氛輕鬆一些的，可是當他向胡懷玉看去，看到了一副嚴肅無比的神情時，他再也笑不出來了。

胡懷玉認眞之極，並不覺得陳克生的話有任何開玩笑的成分在內，反倒十分同意，他一下子重重拍在實驗桌上：「是哪，在那些情節中，常有古代的人，

突破了時間的限制，來到現代的情形，人既然可以在時間中來往，菊石為什麼不能？別說菊石也是生物，就算是物體，也可以在時空之間轉移，我的一個朋友，就曾經歷過一件怪事：一隻打火機，忽然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到了千多年之前的一個古堡之中！」

由於胡懷玉說得那麼認真，這才使陳克生吃驚，他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多說下去，只是道：「就算情形是這樣，一個菊石可以轉移到現代來，也必然有更多的菊石會在現代出現！」

胡懷玉的雙眼放光：「我倒寧願把我轉移到古代去，看看所有的古代生物！」

陳克生聽了之後，偷偷地吞嚥了一大口口水，沒敢搭腔，而在胡懷玉看來無限嚮往四億年之前地球泥盆紀的風光之時，他提議：「是不是這就去找漁民問一問？」

胡懷玉忽然長嘆一聲：「我是一個現代人，如果回到了幾億年之前，不知道是不是能活下去？」

他在這樣說的時候，還十分認真地抬起頭，向陳克生望來，神情十分誠摯，一副想得到正確答案的樣子。

陳克生沒好氣地道：「人類需要的生活條件，無非是空氣、水和食物，泥盆紀時代，我看這三大條件，都不成問題！」

胡懷玉的神情更加嚮往：「嗯，水是沒有問題的，空氣也沒有問題，食物……」

他說到這裡，神情不免有點古怪：「烤三葉蟲不知是什麼味道。不過，菊石是墨魚的老祖宗，想來味道不會差到哪裡去！」

說到這裡，他自己感到十分幽默，哈哈大笑了起來：「或許還可以生吃，真豪華，活的菊石，可以作為食物，皇帝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享受！」

雖然說人的觀點之間，對享受的觀念，自然也不一樣。可是作為一個生物學家來說，居然認為能生吃菊石，是皇帝也攀不到的至高無上的享受，這也未免怪誕得很了！陳克生有點不客氣地強調：「你大約也不必擔心丙種維生素的來源，大量的蕨類植物之中，總有幾種是可以進食的，或許還十分美味可口！」

胡懷玉卻一點也不理會陳克生的嘲諷，反倒一本正經地道：「那當然！」

然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作為一個生物學家，要是能把已絕了種的生物，都活生生地帶到現代來，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成就！」

陳克生不敢再說什麼，他發現，自從胡懷玉一開始幻想，他不知道已澆了多少盆冷水了。可是胡懷玉的幻想之火，非但沒有被澆熄，而且越來越是熾烈，他倒不如什麼都不說，任由胡懷玉自己去發揮的好。

胡懷玉在那樣說了之後，想了片刻，神情十分認真，忽然又搖了搖頭：「不行，把所有絕了種的生物都帶到地球來……你是不是覺得目標太大了？」

他竟然十分嚴肅地徵詢起陳克生的意見來，真令得陳克生啼笑皆非，陳克生只好悶哼了一聲，胡懷玉用力一揮手，像是他真的身處在地球的洪荒時代，觸目所及，全是絕了種的古生物一樣，他大聲道：「我是一個海洋生物學家，還是別管陸地上和空中的生物，單是把絕了種的海洋生物帶回來，已經夠了！」

他又想了一想，神情又十分遺憾，嘆了一聲：「最理想的，自然是每一種都帶上一對，那麼，可以使牠們在現代再繁衍下去了——」

胡懷玉說到這裡，忽然住了口，現出了十分怪異的神情來，遲遲疑疑地問：「我的設想，以前是不是……有人提出來過？」

陳克生沒好氣：「不是有人設想過，是有人已經做過了！」

胡懷玉大吃一驚，雙眼睜得極大，望定了陳克生。陳克生道：「舊約聖經上第一章，就記載著一個叫諾亞的人，造了一艘大船，把許多生物，一對對地運上船帶走！」

胡懷玉側著頭想了一會，才點了點頭：「諾亞方舟的事，可以作多方面的解釋，你這個解釋，十分新穎，但未必和我們的設想一樣！」

陳克生聽到他居然說「我們的設想」，他不禁吃了一驚，覺得非更正不可。因為他感到，胡懷玉那種虛幻的想像，簡直已超出一個科學家的應有的態度之外了。

所以，他十分鄭重地指著胡懷玉，更正道：「你的設想！我沒有這樣想過。」

胡懷玉卻釘著問：「那麼你的設想是什麼？」

陳克生實在有忍無可忍的感覺，可是他又看出，胡懷玉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正常，對於這樣的人，不能用正常的方式使他的思緒回到常軌上來。不如索性和他一直胡鬧下去，看看他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

所以陳克生一揚眉：「我想到的是，我們要不要執行無常鬼的任務？」

陳克生的話，果然起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

果，胡懷玉呆呆地望了他半晌，才指著他：「無常鬼？那……是什麼意思？」

陳克生「呵呵」笑著，指著胡懷玉——這時胡懷玉的臉色，十分蒼白，陳克生說道：「你是白無常，」然後，他又指著自己，「我是黑無常，黑白無常，專門拘生魂——」

陳克生根本是在胡鬧，所以他說的話，聽來已語無倫次，大是不知所云。

可是胡懷玉十分認真地聽著，聽到這時，用力一拍自己的大腿，大叫了一聲！

這一來，反倒把原在胡鬧的陳克生嚇了一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在一剎那之間，他以為胡懷玉真的是神經病大發作了！

胡懷玉在大叫了一聲之後，立即道：「好設想，真是好設想，比我的好多了！你的設想，可以實現我的願望，真太好了！」

他一面說，一面用力拍打着陳克生的肩頭，一副歡喜無限的神情。

陳克生卻只好苦笑，因為他是在胡言亂語，根本沒有什麼設想！胡懷玉卻說他的設想「好極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在什麼地方！

胡懷玉反倒替他解答了這個問題：「我設想可以把所有絕了種的古生物帶回來，那得用什麼樣的工具來裝載！只怕一萬艘諾亞方舟都不夠。可是你的設想，是把所有絕種生物的靈魂帶回來，靈魂根本沒有體積，一下子就可以來到現代，真是好設想！」

若是陳克生剛才已對胡懷玉的豐富想像力大有嘆為觀止之感，那麼現在，他是絕對的目定口呆，五體投地。而且那也實在令他震驚，使他感到，自己胡鬧下去，情形會更加糟糕。

因為，若是胡懷玉和他認真討論起生物的靈魂是一種什麼形式的存在，如何把他們拘回來等等細節問題時，他就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

所以，他大聲道：「我們該去找那些漁民孩子了！」

胡懷玉卻想了半晌才道：「照你的設想，該有一門新的科學產生：生物靈魂學！」

陳克生抹了抹鼻尖的汗，沒敢出聲，一方面十分熟練地用一些藥水，把瓷盤中的那隻活的菊石，浸了起來。

也許是陳克生的動作，把胡懷玉一下子從天馬行空的設想之中，拉回到現實生活中來。

他在那時候的樣子，也十分令人吃驚，他陡然震動了一下，看來，他整個人的外形，並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神情卻整個變了，看起來十分詭異，十足是剛才他的靈魂被無常鬼拘走了，這時又被送了回來一樣！

他有相當疲倦的神色，伸手在自己的臉上，重重抹了一下，然後才道：「去找他們吧！」

他和陳克生一起走了出去，一路上和研究所的職員打著招呼。胡懷玉駕一輛吉普車，他的說法是：「可以有更好的視野，使自己的眼光接觸到大海。」

陳克生的觀察力十分敏銳，他留意到胡懷玉在說到「大海」的時候，有十分複雜的神情，表示在他的內心世界，對海洋有著十分複雜的感情。

陳克生心想，胡懷玉是海洋生物學家，他創辦了那樣具規模的研究所，自然對海洋十分熱愛。一直到很久之後，他才知道胡懷玉的上代，是縱橫海上的海盜，他對海洋極度的熱愛，可是一提起海洋來，又使他聯想到了祖先的不光彩事業，令他感到自卑——當真是複雜之至。

離開了研究所之後，胡懷玉駕車，沿海行駛，看到有泊在岸邊的漁船，和在海邊遊玩的小孩子，就停下車來問。停停問問，又駛出了七八公里之後，當他們走向一群還在海邊追逐嬉戲孩子時，胡懷玉大叫了一聲：「是他們了！就是他們！」

他的叫聲，也吸引了孩子們的注意，一起向他圍了過來，這幾個孩子，都幾乎全身精赤，皮膚黑得發亮，一看就知道是漁家的孩子。

胡懷玉指著其中的一個道：「你還記得我？你賣過一個古里古怪，圓的大螺給我！」

那男孩笑著：「記得，好吃嗎？我不喜歡，腥氣得很！」

胡懷玉嘆了一口氣，這世上，不必幻想，還真的有人吃過活的菊石！

他搖了搖頭，也不知道他想說不好吃還是說他沒有吃過，他問得十分清楚：「你是從哪裡捉到這隻大螺的？」

那孩子搖頭：「不是我捉的，是我三叔用網網上來的。」

孩子的三叔，自然是漁民，陳克生這時也緊張了起來：「你三叔在哪裡？」

孩子向不遠處一指：「在船上！」

離岸不遠處，有幾艘中型小漁船停著，胡懷玉忙

道：「請你三叔來，我有重要的話問他！」

胡懷玉深知調兵遣將之妙，說著，已數了幾張鈔票，放在孩子的手中，孩子也不含糊，一下子把鈔票緊抓在手中，然後問：「這是給我的，還是給我三叔的？」

胡懷玉連忙道：「是給你的——找你三叔問一些事，我不會白花他的時間！」

附近海面上的漁船，都知道這個古怪的研究所所長是一個大富翁，那孩子一聲歡呼，向其他的孩子一招手，大家一窩蜂向海水奔去，不一會，水花四濺，一群孩子都已投進了海水之中。

這些自小就在船上長大的孩子，一到了海中，游起水來，就像是魚兒一樣，只見海水中泛起一股一股的白線，那全是孩子們在游水時所激起的浪花。這是一幅充滿了活力的景像，看得陳克生心曠神怡。

不一會，已看到孩子們紛紛攀上了船，又過了不一會，看到一個成人，出現在甲板上，以手遮額，向岸邊望過來，胡懷玉忙向他揮手。

那成人走到船尾，躍進了一隻舢舨中，就向岸邊划了過來。

那人上了岸，膚色粗黑，是一個十分扎實的漁民，約莫三十上下年紀，笑嘻嘻地道：「胡所長，你還記得我嗎？去年，你向我買過一條死魚，那條魚臭得腐爛了，你連說可惜可惜！」

胡懷玉「啊」地一聲：「是啊，我記起來了！」他說著，轉頭向陳克生：「上次我看到他傾倒的一桶死魚之中，有一條像是古代的無脊魚！」

陳克生怔了一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麼叫作『好像是』？」

胡懷玉嘆了一聲：『魚身已經腐爛不堪了，所以不能肯定，我買了之後，也沒有作進一步的研究，看來，他專門找到古代海洋生物！」

那漁民自然聽不懂兩個生物學家的對話，只是笑嘻嘻地望著胡懷玉：「聽孩子說，所長買了那隻又圓又扁的螺去？那東西有用？」

胡懷玉道：「很值得研究，我還想要！」

漁民搖了搖頭：「我打了一輩子魚，也是第一次抓到這樣的螺，只怕不容易找得到！」

陳克生忙道：「那麼，請告訴我們在哪裡找到的！」

那漁民搔著頭，現出十分躊躇的神情：「叫我說，我說不出來，可是叫我去，我會去！」

漁民的作業方法相當原始，也沒有什麼標準海圖可供參考，到什麼海域去捕魚下網，全憑經驗行事，胡懷玉知道這種情形，所以他忙道：「帶我們去！」

漁民側著頭，神情像是很為難。胡懷玉向他的船看去，看到甲板上正有人在整理漁網。他知道漁民在一次出海之後，必然有一個時期的休息，整理漁網，補充燃料，等候下一次的魚訊期，等等。所以，他又遞了一疊鈔票過去：「你先收著，等我回到研究所，再開支票給你！」

那漁民向手上的鈔票看了一下，已是大喜過望，連聲答應。

陳克生雖然自己也出生在富有的家庭，可是看胡懷玉花起錢來像流水一樣，也不禁暗暗咋舌，心想著這研究所的規模，不知要多少創辦費，也不知要多少經常費用來維持。看胡懷玉這種幻想多於實際的人，可以肯定不會是什麼商界奇才，他錢是從哪裡來的？

這時，陳克生雖然心中起疑，可是自然不會問。

若干時日之後，陳克生和胡懷玉稔熟了，他曾在一起和胡懷玉喝酒時問了一句。胡懷玉的回答是：「我上代留下了很多財產給我！」

令陳克生大感不解的是，胡懷玉在這樣回答的時候，竟然神情扭怩，十分不好意思，而且也顯然不想再進一步地說下去！

這些是題外話。卻說當時，那漁民約了他們，三小時之後再來，他好去補充燃料，胡懷玉和陳克生兩人十分高興，又立刻回到了研究所，開始工作。

他們把那活菊石的動物體，小心地自貝殼中取了出來，總算還相當完整，一面小心觀察，一面記錄下來——先用口述的記錄，事後再作整理。

兩個人一開始工作，就忘了時間，直到那漁民找上門來，兩人才連聲道歉：上了船，才感到飢腸轆轆，又勞煩三嬸（漁民的妻子）煮了一大鍋飯，用自曬的鹹魚佐膳，香美無比，陳克生和胡懷玉相對大笑，都認為是生平吃得最舒服的一餐——科學家往往有這種異於常人的行為，如愛迪生把懷錶當雞蛋放在水中煮之類，不足為奇。

船開航的時候，是傍晚時分，夜航時，那漁民十分有經驗，毫不猶豫。

到了午夜時分，兩人正在甲板上躺著，在海風的吹拂下，大有睡意之時，那漁民過來告訴他們：「到了，我就是在這裡拖網作業的，這裏水不深，有很好的竹節蝦，所以我們總是用拖網作業，有時落網深了

一些，連海底的沙一起拖起來，當然起網的時候，沙會漏下去，不過我相信那隻怪螺，是在沙中的。」

漁民的經驗豐富，科學家知識在行，雙方交談所使用語言的方法雖然不同，可是並無溝通上的困難。

胡懷玉和陳克生明白這道理，互望了一眼，都已經有了利用吸沙船來尋找活菊石的計畫——各位看到這裡，一定早已明白何以這個故事一開始，陳克生這個人，會在烈日之下，在進行挖掘海沙的工作了。兜了一個圈子，故事終於使聽的人知道了一個懸疑的結果，但立刻又進入另一個懸疑之中，這是說故事的好方法之一。

同時，他們兩人這時，也心急得很，胡懷玉道：「是不是可以請你下一網？」

漁民怔了一怔：「所長，我們晚上……都不下網，說是會把……海裡的靈魂網上來！」

胡懷玉聽得哈哈大笑：「漁網又不是無常鬼，哪有拘魂的本事！」

漁民的神情變得十分害怕，竟然在根本沒有什麼人攔他的情形之下，不由自主，退開了兩步，囁嚅著：「一代一代，都那麼傳說，我們夜晚不下網的！」

胡懷玉有點不耐煩了，取出了支票薄來，颼颼地開了一張支票，撕了下來，放在漁民的面前：「你會看吧！」

那一晚月色很好，漁民顯然也認識數目，所以，他張口結舌了好一會，才用力吞了一口口水，喉結上下移動，發出了「咽」的一聲響，一伸手，把支票取了過去。

然後，他把支票按在胸前，喃喃自語了一會，像是在禱告，又把船上所有參加作業的人都叫了出來，宣佈了要下網。

船上一共有四個人，聽了之後，神色大是古怪，那漁民大聲說著話（是為了壯膽？）：「我們先上香，過往神明，會保佑我們！」

中國人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很喜歡借助「過往神明」的力量。相信無時無刻，都有「神明」在四周圍，而且，那些神明，也必然會聽到禱告，和盡到神明必須幫助世人和執行神明任務的責任。

於是，船上忙碌了起來，先是輪流上香，然後是上網，胡懷玉道：「請用細眼網。」

陳克生大有同感，因為活的菊石，在未成長之前，可能極小，小到只有指甲大小，用細眼的網，就不會撈起來再跌回海中。

已經要下網了，大眼和細眼當然無所謂，那漁民答應了之後，又唸唸有辭，禱告了好一會。

拖網下了海，胡懷玉對於漁船的作業，相當在行，他要求下得盡深。拖網作業，是把網一直沉到海底，然後在海牀上拖過去，就算是藏在海底中的生物，也難逃一劫，採珊瑚，就很多用這種辦法的。但由於這種辦法，對海洋生物的破壞力十分大，而且，也沒有什麼必要，作業的時間又長，也容易損壞漁網，所以並不是很普遍為漁民採用。

下了網之後，漁船用十分遲緩的速度向前駛著，漁船上的人，除了胡懷玉和陳克生之外，神情都十分古怪而且緊張。

自然，這時他們都被「會把海中的冤魂拉上來」的古老傳說所困擾。

古老的傳說，對於深信這種傳說的人來說，都有相當嚴重的震懾和威脅的力量。例如，有傳說說對一個骷髏小便會使那個鬼做刻毒的報復，事實上，也就真的沒有一個人敢那樣子做！

漁民長期在海上作業，大海無情，忽然平靜，忽然又可以化為怒濤，所以漁民對於種種古老的傳說，也就格外留意，自小深留在腦中，這時公然違反，可以看出他們都十分不自在。

那漁民也不能例外，他取了一瓶酒出來，和幾個漁民輪流喝著，而且，每個人一直在喃喃自語，漁民的妻子，未曾斷過上香。

這時候，船上的氣氛，十分詭異，胡懷玉和陳克生雖然不信，可是一切，就像是經過一個十分善於營造氣氛的導演的刻意安排一樣，當胡懷玉大喝一聲「起網」之時，連陳克生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氣，像是真會有什麼冤魂從海上被網上來一樣！

絞起漁網的絞盤在「格格」作響，粗大的尼龍繩被拽起來，漸漸地，漁網的一角，自海水之中，冒了出來。在夜色中看來，沾上了海水的漁網，閃閃生光，十分悅目。

這時，胡懷玉和陳克生並肩站著，看來，漁船上的人手相當吃緊，可是兩人卻也幫不上手。

就在這時候，胡懷玉忽然用力在陳克生的肩頭上拍了一下，大聲道：「還記得你的設想？我有了進一步的補充，真是妙極了！」

陳克生想不到他在這時候又會忽然提起這件事來，他一時之間反倒想不起，他問：「我的什麼設想？—

胡懷玉瞪了他一眼：「你說的，我是黑無常，你是白無常！」

這時，那漁民恰好在他們兩人的身邊，胡懷玉的聲音又大，漁民一聽到，嚇得臉色發白，失聲道：「胡所長，你可別……亂說話！」

胡懷玉看到漁民神情驚恐，快樂得像是一個弄了一個惡作劇的小孩子，向漁民伸了伸舌頭，又向陳克生望來。陳克生想起了自己的假設，他實在不想再和胡懷玉在這種虛無縹緲的設想中糾纏下去，所以他並未搭腔，只是指著漸漸被拽上來的漁網：「快看，網快拖上來了！」

胡懷玉卻不肯放過：「也好，看網到了什麼。我的新設想，妙不可言，你一定會說我想像力豐富！」

陳克生咕噥了一句：「那是毫無疑問的事。」

他認識胡懷玉並不久，對胡懷玉的其他，可能還一無所知，但是胡懷玉的想像力豐富之至，這一點，卻是絕無疑問的了！

漁網上得相當快，不一會，已有一大半網被拽了上來，這一網的收穫不是太多，因為網已經上了一大半，除了海水之外，還什麼都沒有看到。

等到漁網上了十之八九，這才看到有百來尾各種各樣的魚，有幾十隻蟹，和一些蝦、貝殼類的海洋生物。

胡懷玉和陳克生只注意貝類生物，海沙在網眼之中迅速漏下去，魚蝦蟹在網中掙扎著，那些貝類生物，都是些十分普通的品種，有些是瓜螺，有些是角螺和蛙螺，並沒有他們所希望的菊石在。

胡懷玉和陳克生互望了一眼，他們倒並不十分失望，因為他們並不預期會有那麼好的運氣，一下子會得到另外的一隻活菊石。

他們全是海洋生物學家，自然知道當早被人類認為絕了種的空棘魚，在非洲東岸，忽然又被發現了一條之後，這種被認為在八千萬年之前已絕種了的珍貴生物，一直到十三年後，才又發現了第二條！

這一網沒有活的菊石，他們準備長時期來尋找，那漁民在一旁問：「所長，怎麼辦？」

胡懷玉道：「這些漁獲，你要，可以留著，不過我勸你還是放回大海去的好，因為如果有什麼大海中的冤魂被網了上來的話，可以一起放回去！」

他這樣說了之後，神情十分得意，並哈哈大笑了起來。

那漁民的神色，變得難看之極，雙手緊握著拳，看他的樣子，像是恨不得狠狠打上胡懷玉一頓。但多半在這時候，他想起了那張面額不小的支票，所以強忍下氣來，霍然轉過身去。

陳克生在一邊，也十分看不上眼，壓低了聲音：「取笑人家傳統的傳說，並不好笑！」

胡懷玉聳了聳肩，漁民已經和他的助手，忙著把漁網的口張開，又放下海中去，好讓網中的魚蝦蟹，又回到海中去。

胡懷玉卻又嚷著要回去，所以漁船又緩緩開行。

陳克生覺得胡懷玉太自我中心了，不是十分容易相處，所以並不多說話。胡懷玉則興奮得有點異常，大聲在說著要去安排用吸沙船來搜尋的計畫，並且強調：「我可不怕什麼海中的冤魂，要日夜開工！」

對於胡懷玉的計畫，陳克生自然認同，但是對他說話的這種態度，他卻實在不敢恭維，所以他並不出聲。胡懷玉卻興奮得像喝了過量的酒一樣，臉色發紅：「我對你拘生物靈魂的設想，有了進一步的補充，確然可以使古代的生物，再在現在出現！」

陳克生冷冷地道：「我的設想，其實是說不通的！」

胡懷玉陡然呆了一呆，不明白何以陳克生會出爾反爾，他望了陳克生片刻，又搖了搖頭。陳克生知道自己若是不說明白，他不肯干休，所以他道：「我只不過是開玩笑，你想，就算有了三葉蟲的靈魂，也還要有三葉蟲的身體，才能復活。理論上必需有身體，靈魂才能進入！而且，身體還要完整、新鮮，能發揮身體的功能，你總不能把靈魂輸入三葉蟲的化石之中！」

胡懷玉聽得十分用心，可是他聽了之後，仍然神情十分堅決地搖著頭。

陳克生怕他不明白，又進一步解釋：「古埃及人曾堅決相信，人死了之後，靈魂不滅，有朝一日又會回來。所以他們致力於保存屍體，創造了木乃伊。可是他們也枉費心機了，就算他們的靈魂回來了，進入了木乃伊，那算是什麼呢？」

胡懷玉喃喃地道：「簡直可怕之極！」

陳克生吁了一口氣，胡懷玉終於明白了，他又補充：「沒有古生物的身體，有了古生物的靈魂，也沒有用。所以我的設想，只是一個拙劣的玩笑！」

胡懷玉立刻接了上去：「可是卻啓發了我產生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設想！」

陳克生嘆了一聲，反正漁船航行相當慢，那就讓

胡懷玉說說他「有趣的設想」吧！

所以，他就作了一個鼓勵胡懷玉說下去的手勢。

胡懷玉卻想了一想才道：「誰也不知道靈魂是什麼樣的，連人的靈魂都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何況是生物的靈魂……」

陳克生有點敷衍了事地「嗯」了一聲。

胡懷玉迎著海風，吸了一口氣：「我的設想是，靈魂，其實就是生物的遺傳密碼！」

陳克生是生物學家，自然一聽就可以明白胡懷玉這樣說法的意思，剎那之間，他感到了相當程度的震動，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驚呼。海風吹來雖然十分清涼，可是他卻有燥熱的感覺。

他立即明白胡懷玉的意思！也知道胡懷玉的這個設想，雖然十分大膽，有點駭人聽聞，可是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

遺傳密碼！

所有的生物，都受遺傳密碼控制，實用科學對遺傳密碼所知，還不是太多，只知道存在於細胞的染色體之中，一切生物的成長過程，成長之後的形態、生活本能等等，都受遺傳密碼的控制。

高級生物如人，受遺傳密碼的控制；低級生物如蟻，也受遺傳密碼的控制。

掌握了遺傳密碼，譬如說，掌握了中華雨蛙的遺傳密碼，將之注入任何其他生物的胚胎之中，把這個胚胎原來的遺傳密碼改變，那麼，這個胚胎發育成長，就完全照雨蛙的形式進行，長成一隻雨蛙。

遺傳密碼傳遞遺傳信息，遺傳信息決定生物的一切，包括外在的生命形態和內在的生命內容。

陳克生自己，從來也沒有把靈魂和遺傳密碼聯結在一起設想過，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別人也曾有過這種匪夷所思的聯想。

胡懷玉可能是作這種聯想的第一人！

從理論上來說，胡懷玉的想法，比圍繞靈魂的種種說法，還要更進一步！

用人來作例子，甲的靈魂，如果在甲的身體之內，那自然從外形到內容，甲全是甲。可是如果甲的靈魂，進入了乙的身體（傳說中有的是這種「借屍還魂」的故事），那麼，只有內容是甲，外形卻是乙。

但如果，掌握了甲的遺傳密碼，把任何一個才受精的卵子的原來的遺傳密碼改變，換上了甲的遺傳密碼，那麼，這個胚胎成長之後，不論是內容和外形，都一定是甲！

人可以這樣，其他的任何生物都一樣，遺傳密碼，是任何生物的真正靈魂！

一想到這一點，陳克生不由自主，氣息相當急促，他望著胡懷玉，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胡懷玉在他的神情上，看出了他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設想，所以他十分高興：「你看怎麼樣？」

陳克生又吸了一口氣：「十分了不起的設想，如果能掌握古生物的遺傳密碼，自然可以令得古生物重現……不知你有沒有想到，如果……真的能這樣，人……就永遠不會死了，任何人，都可以在實驗室中，憑空培養出來，只要有這個人的遺傳密碼就可以了！」

胡懷玉也有駭然的神情，用力揮了揮手，像是想把這個怪誕的念頭驅走，他道：「哪裡就能達到這個目的，人類科學可能永遠不能達到這一地步！生物蛋白質的合成密碼，哪一個生物學家不想得到這個秘密？」

他接下來，又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語了很久，陳克生自己也沉醉在想像之中，所以並沒有聽清他講了些什麼。

一直到漁船靠了岸，他們兩人才互望了一眼，精神恍惚地上了岸。

由於他們的聯想所帶來的震撼相當大，所以上了岸之後，他們仍佇立了一會，胡懷玉才道：「我回研究所去工作，你呢？」

陳克生雖然也熱愛工作，而且才有了那麼巨大的發現，可是他還未會到這樣發狂的地步，所以他搖了搖頭：「明天我再來——你準備什麼時候，公佈這個驚人的……本世紀最偉大的生物學發現？」

胡懷玉想了一回，忽然神情十分緊張，雙手握住了陳克生的手：「請你保持祕密，別對任何人提起，我想等有了更多活的標本之後再公佈。」

陳克生搖頭：「有一個標本，也可以公佈這個發現。」

胡懷玉搖頭，堅持著：「不，我……這可能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小心處理！」

陳克生理解地拍著他的手背：「這是任何生物學家一生中最大的事！好，我尊重你的意見。」

胡懷玉吁了一口氣，陳克生在分手前又道：「明天就開始，我去主持找尋的工作！」

有錢好辦事，第二天，準備了一個上午，從下午開始，吸沙船就已經開始在海底吸上大量的海沙，陳

克生也在烈日之下工作，希望再能找到活的菊石。

陳克生的工作，暫時還沒有收穫——等一等，喂，這個故事，難道不是原振俠傳奇嗎？為什麼到現在，原振俠醫生還沒有出現？

當然這個故事是原振俠傳奇。原振俠醫生還沒有出場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這個故事一開始發生的事，和原振俠一點也扯不上關係——而且看來，根本沒有可能發生任何關係的。

第二個原因是，原振俠醫生的情緒，低落到了極點。

瑪仙在巫師島上被愛神帶走之後，獨自在巫師島上又住了將近一個月的原振俠，看來比白痴也好不了多少。愛神走了之後，一直沒有信息。

原振俠本來還想在巫師島住下去，可是古托看出他在島上，情緒只有越來越壞，所以幾乎是把他「抓」上船，送回文明世界來的。

情緒如此低落，原振俠自然無法工作，他終日呆坐，喝酒，昏昏沉沉，甚至喃喃自語！瑪仙會復原嗎？她不會變成白痴，她會好，會恢復正常，就算好不了，愛神，也請你把她送回來！

關心原振俠的人，都為他的這種情形，感到焦急，都各自在設法。

醫院的院長，也是著急的許多人之中的一個，院長的辦法是：弄一點事情給原振俠做，可以使他低落的情緒恢復一些——要正常是不可能的了，除非瑪仙忽然鮮蹦活跳地出現在他的面前！

院長給原振俠做的事是醫院行政上的事，那天一早，院長就派人請了原振俠，到他的辦公室去。

原振俠雙頰瘦削，無精打彩，本來英俊挺拔的他，像是忽然換了一個人，好些女護士過來和他打招呼，幾乎有一半以上，眼角都含著淚，原振俠都只是苦笑。

他在院長的對面坐了下來，院長望著他：「醫院準備擴建，你是知道的了！」

原振俠連點頭都懶得，只是「嗯」了一聲。

院長用手指了一指：「我們買下了右鄰的那所舊房子，連地，有將近三千平方公尺。」

院長說得很興奮，可是原振俠雙眼失神，連「嗯」也懶得「嗯」了。

院長搓著手：「那業主，是一個怪老頭子，地價倒還合理，可是他又提出了一連串的附帶條件，我想派你去談判一下，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條件，不要訂得那麼苛刻。」

原振俠搖頭：「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才。」

院長有點生氣，用力在桌上拍了一下：「你可以是任何方面的專才，振作一點！」

院長的動作，只是令得原振俠的眉毛，向上略抬了一抬，仍然是目光渙散。

院長嘆了一聲：「我實在派不出別人，反正你沒有事，找點事情做做不好嗎？那業主開出來的條件，古怪之極，你會有興趣的！」

原振俠在心中自己對自己說：「不會的，沒有什麼事可以使我有興趣！」

院長說著，已把一個文件夾推到了原振俠的面前：「你先拿去看看。」

原振俠甚至不想接，他雙手仍然垂著，碰也不碰那文件夾。院長的脾氣算是好到了家，又替他把文件夾打了開來，原振俠這才勉強望了一眼。

他一看到了文件夾中的紙張，那倒令得他的眼睛睜大了許多。

那是一疊印製得十分精美的箋紙，紙上左下方有兩顆朱印，印文是「人老了」和「不閒老人」。

在那片精美的箋紙上寫的是毛筆字，草書。這種草書，三十歲以下，可以看得懂的人，一萬個之中只怕沒有一個。院長看到原振俠注意了，指著道：「還好我學過書法，倒看得懂，你呢？」

原振俠點了點頭：「我學過草書，看得懂，這……老人家的書法極好！」

院長道：「文體也好，儼然是四六駢文，眞想不到現在還有這樣的人。」

原振俠看到第一句是「不閒園，余之祖居也——」，他道：「照說，這樣的人，是不肯出售祖居的。」

院長點頭：「說得不錯，醫院方面，早就和他接頭，可是他一直到最近才肯出售，自有他的原因，你看下去，就會知道！」

原振俠拿起了文件夾：「我到我的辦公室去看，看完了再給答覆！」

院長做了一個「請便」的手勢，原振俠拿著文件夾，離開了院長辦公室，當他乘搭電梯，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的時候，他又自然而然，想起在電梯中第一次見到瑪仙時的情形。

那令他難過得閉上了眼睛——從那時起，到如今，彷彿已過了許多年，但事實上，也並沒有多少年。

到了他自己的辦公室之後，他又怔怔地坐了好一會，才打開文件夾，看著寫在精美的箋紙上的文字。

看完之後，他不禁有點發呆，那位自號「不閒老人」的業主，文采斐然，的確大有四六駢文的味道。他講述說，不閒園在清朝中葉建造，是他祖上的基業，建成之後，祖先百子千孫的願望，未能實現，反倒人口越來越是凋零，到了他這一代，先後娶了七個女人，都未能有子女，令他十分傷心。

可是他出售舊屋的原因，還不是爲了這個，而是他偶然在上代的筆記之中，發現這屋子在蓋造的時候，可能曾受了某種魔法的作祟，作祟用的祟物，可能還在房子的某一角落，或者是在地下。

所以他提出的條件是，折卸舊屋子，不能用機械，要用人手。

而且，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要打碎，看看是不是有祟物藏在其中，而且在整個屋子拆除之後，還要掘地三尺，目的也是要找尋祟物。

「余雖已七十古稀之齡，然身壯力健，驅除祟物之後，俾有生育之機，則不致絕後矣！」——這是不閒老人最後的句子。

原振俠看完之後，先是罵了幾句，但接著，又大是神傷——他又想起了瑪仙。

作祟，也是巫術的一種，原振俠想，若是眞有什麼祟物的話，瑪仙一眼就能看出來！可是現在，瑪仙在什麼地方，怎麼樣了？

他閉上眼睛，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用力按在太陽穴上，可是那也不能減輕他心中的傷痛，他只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重又睜開眼來。

這個文采斐然，書法極佳的七十老翁，還在念念不忘想生兒子——不然，他就「絕後」了。對一個有著傳統的觀念的老人來說，只怕再也沒有比「絕後」更可怕的事了！所以，說穿了，他肯出讓祖居，目的就是想自己再可以生育。而他又固執地認爲他不能生育，他整個家族人丁越來越稀少的原因，是由於造房子的時候，曾有人作了法，害了他！

這種起造時被作法的故事，原振俠倒也聽過不少，大都活龍活現，十分有趣，形式大抵相類，都含有懲戒爲富不仁或守財奴的意思在內。也有的是遭惡意陷害，或者利用了這個方法來報仇的。

所以，施這種魔法，後果也可大可小。例如爲富不仁的財主，在建屋時刻薄工匠，若是遇上了會施法的，那就會有惡作劇式的報復，諸如放一隻博浪鼓在

大梁上，這間屋子，就會不時在半夜聽到「咚咚」的鼓聲。

「現在的青年人，還知道『博浪鼓』是什麼東西嗎？」

如果放一隻死老鼠在屋子的任何角落，那麼屋子就會聽到老鼠的嚙咬聲，爬搔聲，甚至會看到巨大的老鼠影子晃來晃去，等等。

這種惡作劇式的施法，都只能達到「家宅不靖」的效果，如果見怪不怪，倒也無甚大礙。

可是報仇式或陷害式的施法，却兇狠可怕得多，會有血淋淋的惡果。像是偷藏了一柄利斧，這宅子就會出兇殺案，兇手行兇的武器，也必然是斧頭。甚至有可以令得宅主人滿門抄斬的，十分邪惡，令人髮指。

在對巫術有了一定的認識之後，原振俠早已把這種魔法，當作了是巫術的一部分。所以，對於巨宅之內，可能有祟物這一點，他全然可以接受。

令得他皺眉的是，對於這樣一個熱切希望有下一代的老人，他實在想不出用什麼方法去說服他才好，勸他不要那樣做，那是絕無可能之事，而如果照他的條件，只怕單是拆卸那舊房子，就得花上一年時間，而且，還必然會浪費大量金錢！

原振俠想了一會，打電話到院長辦公室，問：「怎麼和這個不閒老人會面？」

院長聽得原振俠這樣問，知道他肯接受這個任務了，心中十分高興：「約在律師事務所中進行談判，嗯，陳建南大律師事務所。」

原振俠聽了，只是隨便答應了一聲，因爲這時，「陳建南大律師」對他來說，並沒有特別的意義。

後來，當然十分有關係了，因爲陳建南大律師，是海洋生物學家陳克生的父親，陳克生正在進行搜尋活的菊石的行動。

兩個看來完全沒有關係的環節，這時已經可以扣在一起了——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從人和人，物和物之間，一環一環扣起來而形成的。

原振俠又打電話和律師事務所聯絡，知道了「不閒老人」姓一個很少見的姓：仲，名字是大雅。他通過了祕書，約了仲大雅先生明天下午三時見面，共同商量拆卸舊屋的細節問題。

當天晚上，原振俠想了幾個方案，希望仲大雅可以接受，使醫院的擴建工程，可以早一點開始。

當天晚上，原振俠並沒有因爲明天有事要做而振

作，他一樣把自己用酒灌到接近軟癱的程度，所以第二天午後時分醒來，照例是頭痛欲裂。

他一面用冷水淋著頭，一面想起他的好朋友年輕人來。當年輕人的愛妻，奧麗卡公主在阿爾卑斯山雪崩遇害之後，年輕人也萬念俱灰，終日酗酒，自己的情形雖然沒有他嚴重，可是那是不是也意味著自己對瑪仙，已經有了深切的愛意了？

他想到這理，用力甩著頭，任由水珠四下散了開來，然後，胡亂抹了抹頭髮，就出了門。

陳建南大律師的事務所十分有氣派，單是裝飾精美的會客室就有十幾個，秘書把他帶進了其中的一間，告訴他：「仲大雅先生還沒有到，他會準時來的！」

原振俠看了看鐘，離三點還有六分鐘，他來早了，他在一張沙發上，懶洋洋地坐了下來，秘書替他準備著文件，他卻只想手中有一杯酒。

三點鐘，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他先是聽到了一個十分宏亮的聲音：「醫院的代表來了？」

接著，門推開，秘書和一個身形高大的人，一起走了進來。

禮貌上來說，原振俠應該站起來的。可是他坐在沙發上，向來人看去，一時之間，由於發呆，竟然忘了站起來，只是盯著來人看。

來人卻已到了他的面前，向他伸出手來：「我是仲大雅，幸會，幸會！」

原振俠直到這時，才站了起來，忙道：「我叫原振俠，醫院的代表，幸會！」

他們握著手，原振俠已有了準備，可是仲大雅的手又大又厚，握手時又用力，還是令得原振俠的手，好一陣發痛。如果有人告訴他，仲大雅的手，可以輕而易舉捏碎核桃，他一定不會懷疑。

那也正是令得原振俠一看到他就大是吃驚的原因。

在看到過那麼古雅的文體，看到了寫在玉版紙上龍飛鳳舞的草書之後，在原振俠的想像之中，這位不閒老人仲大雅，縱使不是仙風道骨，也必然貌相清瘦，充滿了書卷氣的儒雅君子，拄著一根斑竹的手杖，或是拿著一柄象牙骨的扇子，諸如此類。

可是仲大雅一推門進來，甚至帶起了一股風，他身高接近兩公尺，壯碩無比，一頭銀髮，又短又濃，竟是濃密無比，略嫌發胖，可是步履穩健，穿的是一套中式便裝，袖子捲起少許，露在外面的小臂，結實

得像是樹樁一樣！

原振俠在和他握了手之後，才想起他曾在文字中形容自己，「身壯力健」，那自然是貼切之至！

他不但身體壯健，而且聲音十分宏亮，還沒有坐下來，他就開始批評原振俠：「小伙子怎麼無精打彩，一身都是酒氣？」

原振俠苦笑了一下，面對這樣精神奕奕的一位老人家，他這個小伙子，真是不堪一提了！他揮了揮手，並沒有回答仲大雅的問題，只是道：「仲先生，你的條件，醫院方面，難以接受！」

仲大雅倒也痛快，雙眉一揚：「那就取消交易好了！」

原振俠怔了一怔，他也曾有過不少談判的經驗，卻未曾遇到過這樣的情形，一上來就完全沒有商量餘地的！他呆了一呆，忽然改變了話題：「仲先生，你可有對自己的生育機能，作過檢查！」

仲大雅的神情，變得極其憤然：「當然有，上個月還去作了第八十次的檢查，正常之至，可以令任何適齡的女性懷孕！」

原振俠對這一點，倒也並不懷疑，而不等他再問，仲大雅又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

顯然，「能不能生育」這個問題，是仲大雅生命之中的頭等大事，所以他一開始，就說個沒完：「自從我三十歲那年開始，我就檢查，找合適的女性，正式進門的有七個，不進門的，超過一百，那些女人，都絕對可以生育，可是就是不能令我有孩子，哼，就算不是男孩子，是女孩子也是好的——」

別看仲大雅的外形，十分粗豪現代，但畢竟他們這樣年紀的人，傳統的觀念是免不了的，輕視女性，就是傳統的觀念之一。

他又道：「這些年來，別說西醫了，中醫，民間驗方，不知試了多少，也一點用處都沒有，我知道這其中一定有古怪，可是卻一直不知道古怪出在什麼地方！」

原振俠問：「你是怎麼想到是屋子遭到了魔祟的？」

仲大雅十分憤慨，滿面通紅，原振俠是醫生，自然知道這種情形，對一個老人家來說，不是好現象，可是他也無法可施。

仲大雅用力在沙發的扶手上拍了一下：「我無意中看到了祖上的一些筆記，有兩則是建造屋子時的那位祖宗寫下來的，其中有一則，說在造屋子的時候，

曾有一批來自湖南西部的不速之客，前來敲詐，遭到了拒絕，這些惡客就出言恫嚇，說住進這屋子，人丁就會越來越少，到絕後爲止！這些外來的人，在附近紮營，很有幾個被工匠召了來做助手的，所以我想到——」

他講到這裡，陡然停了下來，「哼」了一聲：「我也真笨，和你說這些有什麼用，你們這種新派人，哪理會相信這些！」

原振俠由衷地道：「你錯了，我不但相信，而且極有認識，如果有祟物，一定可以把它找出來！」

仲大雅大是興奮，鼓著掌：「有意思，那麼我的條件，就不算過分！」

原振俠想了一想：「你的目的，是要把魔法破去，使你可以生育！」

仲大雅用力點頭，原振俠道：「那祟物又一定是在大宅子中的？」

仲大雅道：「理當如此！」

原振俠道：「那就再簡單也沒有，我建議使用炸葯拆屋法，在爆炸之中，祟物自然也被破壞，不能再作祟了！」

仲大雅大搖其頭：「萬一不能破壞祟物呢？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我不能冒這樣的險，小伙子，我畢竟已經七十歲了！」

原振俠也料到他不會接受這個辦法，所以又道：「那麼，用穩當的辦法，在拆屋的時候，弄多幾部碎石機來，把拆下來的東西，全部經過碎石機的處理，就不會有什麼再是完整的了！」

仲大雅過了一會，才道：「如果進行仔細，倒也可行，只是這一來，我看不到那害了我們幾代人丁飄零的東西是什麼樣子的了！」

原振俠向前俯了俯身子：「比較起來，使你能添丁，更加重要，是不是？」

仲大雅有點狠狠地道：「當然，我要趁還有精力，生他十個八個，嚐嚐兒孫繞膝的滋味。」

「兒孫繞膝」是一句成語，原振俠心想，七十歲生兒子，還想看到孫子的機會，只怕不是很大了。不過，他當然沒有任何表示。

仲大雅又道：「祟物有可能埋在地下！」

原振俠道：「那不是問題，建新房子，一定會掘地的。你說筆記中提到有湘西來的惡客，排教和祝由的巫術，確然有這種魔祟法的。」

仲大雅像是遇到了知己一樣，高興非凡，連聲道

：「啊，你對法術，原來很有研究，我因爲自己身受其害，所以也非常注意有關法術的一切，我們很可以交流一下！」

如果不是因瑪仙遭到了意外的打擊，原振俠一定會興致勃勃，可是這時，他卻嘆了一聲：「最近我由於一些事，情緒十分低落，只怕不能和你常作研究了！」

仲大雅搖著頭：「青年人垂頭喪氣，必然是情愛上有了問題？」

原振俠不願討論，只是搖了搖頭，這時陳大律師走了進來，問：「商量得怎麼樣？」

仲大雅呵呵笑著：「這位小朋友善解人意，知道我的目的是什麼，都不成問題了，只是有一點，我非堅持不可！請大律師作證。」

原振俠向他望去，不知道他又想節外生出什麼枝。仲大雅指著原振俠：「辦法是你提出來的，我同意，可是我要求在工程進行之中，你一定要在場監督！」

原振俠呆了一呆，叫道：「什麼，叫我在這樣的天氣，在烈日之下，監督碎石機的運作？」

他這句話才出口，恰好有一個人推開了會客室的門。那人推開門，看他的情形，並不是想進來，只是推開門來找人，在他推開門來的時候，恰好聽到原振俠叫出了那兩句話。

那人哈哈一笑，接上了口：「這樣的話，我們可算是同病相憐了，我要在烈日之下，監督吸沙機的運作！」

那人沒頭沒腦說了一句這樣的話，原振俠向他看去，見是一個體型十分健壯的青年人，模樣很得人好感，他向他略點了點頭。

那青年人，不消說，就是陳克生了。陳克生離開了吸沙船，有事情來找他父親，職員說陳大律師在一間會客室中，他就找了來，恰好聽到了原振俠的話，就自然而然，搭上了口。

陳大律師看到自己的兒子，也感到十分訝異，叫著他的名字：「克生，實驗所放假？」

陳克生攤了攤手：「才不是，我們在海中吸沙，有一個什麼捕魚組織，說我們破壞了捕魚區，我想來了解一下法律問題。」

他說著，向原振俠揮了揮手，原振俠仍然在道：「我不可能去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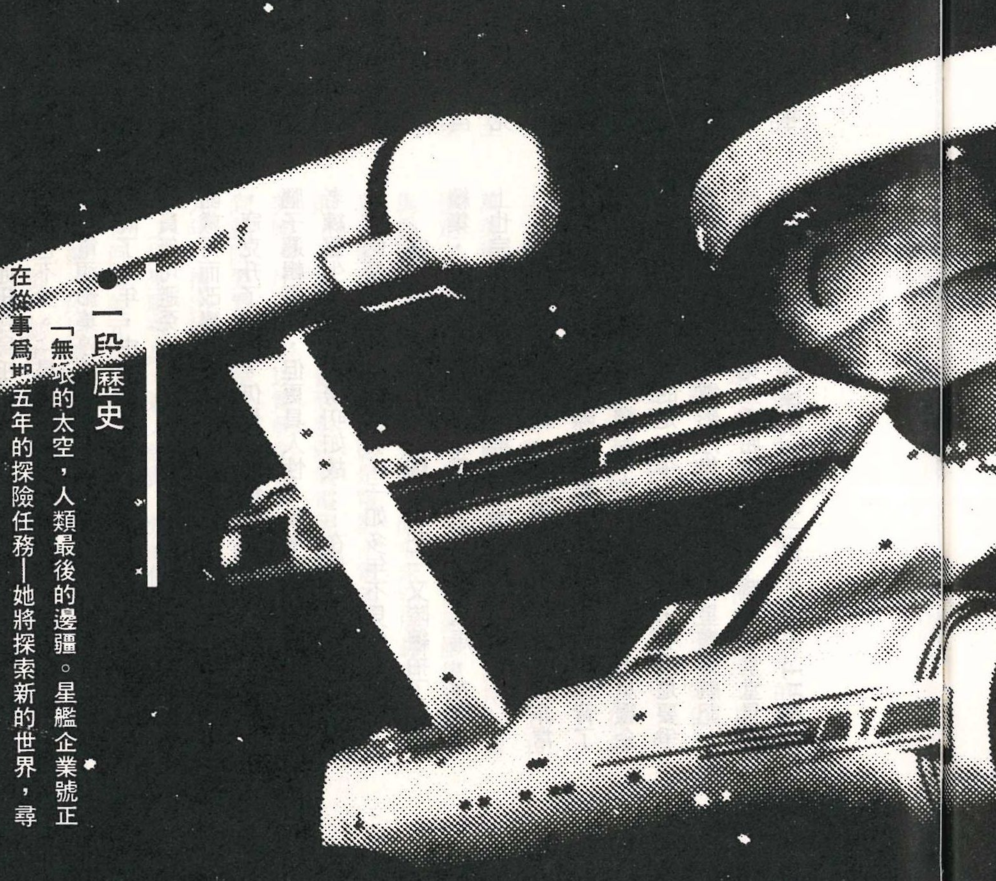
〈上〉

［科幻影話］

◎呂堅平

星艦奇航記

過去、現在及未來



一段歷史

「無垠的太空，人類最後的邊疆。星艦企業號正在從事為期五年的探險任務—她將探索新的世界，尋找新的生命形式及文明，勇敢地航向人類前所未至的宇宙洪荒。」

以上這一段話是否讓你感到十分熟悉？這正是華視在西元一九七七年播映的美國電視影集「星際爭霸戰」（Star Trek）的片頭語。很多人或多或少看過幾集，但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是片名翻譯得太差，許多人一看到又是「爭霸」又是「戰」，就以為那是給小男孩看的太空神話，因而不會給予太多的注意。似乎只有典型的科幻迷（在台灣是典型的稀有族類）和一向滿腦子機器人、死光槍的小男生才會成為這部影集的忠實觀衆。但相信也有一些一向遠離太空船、機器人等硬邦邦玩意兒的軟調觀衆，「不小心」看了其中一集之後，十分訝異於影集中充分流露的人文精神，以及對人生哲理的深刻探討，而願意每個禮拜跟隨影集的主角們，在冷冰冰的太空中探索宇宙奧秘以及人類的自我。於是艦長寇克、尖耳朵史波克和老骨頭麥考伊等人，漸漸成為熟悉的人物。

一九七九年，隨著電影「星際大戰」所掀起的太空熱，國內電影院出現了另一部以太空及未來世界為背景的電影—「星艦迷航記」。「星際爭霸戰」的忠實觀衆一眼就可以看出，廣告看板上那艘太空船正是久違的星艦企業號。到了電影院內，更令人驚訝的事發生了，熟悉的寇克艦長、科學官史波克先生、麥考伊醫生，甚至輪機長史考特、正駕駛蘇魯、領航官契可夫和通訊官烏乎拉等人竟然又一起出現在銀幕上，一個也不少。「星艦迷航記」上映時，距「星際爭霸戰」電視影集停止拍攝的那一年，已有整整十個年頭。隔了十年，由螢光幕登上大銀幕的寇克艦長等一干船員無可避免地蒼老了，甚或肥胖了，正如我們也會隨歲月而改變一樣，但是在他們不再年輕的外表之外，寇克升了將軍，仍是那樣精幹果決；史波克依舊滿腦子邏輯原則，但更具人性；麥考伊更像飽經風霜的老練醫生了，雖然嘮叨如故……在忠實影迷的心目中，他們是那樣熟悉而親切，一如多年不見的老朋友。

在其後十年中，「星艦迷航記」又陸續拍了四部續集，不但主角人物仍是電視上的原班人馬，在內容上也完全承續著電視影集的原始精神。

「星艦迷航記」和「星際爭霸戰」其實都是非常不理想的譯名。「星際爭霸戰」這個譯名完全違背了這部電視影集的基本精神—正如片頭語所述，星艦企業號在太空中從事的是和平的探索任務，哪裡是要爭奪什麼霸權。至於電影片集一概冠上「星艦迷航記」的總片名，也未免太委屈企業號了，難不成堂堂星艦竟要從第一集一直迷航到最後一集？Star Trek 的原義是星際之旅，在本文中我們把「星艦迷航記」改動一個字，電影及電視片集一律更名為「星艦奇航記」，以求統一。

電視版及電影版的「星艦奇航記」在臺灣很可惜並未引起廣泛的注目。其實，在科幻史上，Star Trek 電視影集不折不扣是一部經典之作，迄今為止仍是歷來電視上最好的一個科幻節目。「星」劇在美國 NBC 全國電視網播出了三年（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六九年四月），在此之前，美國電視上幾乎不曾出現過針對成人而製作的科幻節目，數百萬觀衆是透過「星」劇首次接觸到科幻，許多人並從此成為科幻影迷或科幻小說讀者。以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而言，「星」劇當年播出時的收視率並不好（有論者以為這是因為它「走在時代的前面」），但是這部影集自一播出起便吸引了一羣至死不渝的忠實觀衆。「星」劇在進入最後播映期之前，險些遭到停播，當時就是靠了這羣影迷成千上萬封抗議信才得以延長下去—這是美國電視史上破天荒頭一遭，一個節目在觀衆的聲援下「敗部復活」。即使在「星」劇停拍之後，影迷始終熱情不減，他們在全美各地成立了影迷俱樂部，發行影迷雜誌，每年舉行影迷大會……這羣影迷以及「星」劇重播時（以及後來發行錄影帶時）吸引來的新影迷的熱烈支持，使「星」劇的聲望維持不墜。「星」劇影迷的忠心耿耿，使英語增加了一個詞彙 Star Trekker 或 Trekkie（意思是 Star Trek 迷），也使得「星」劇在停拍十年之後，又在電影銀幕上復活了。

在美國，「星艦奇航記」系列電影一直擁有五百萬美元以上的賣座，其龐大忠實觀衆羣的擁護持久而堅定。臺灣片商對這套片集向來不以電視影集原班人馬為號召，因為這部影集播映時並未造成轟動，而且臺灣觀衆向來抱持「電影是電影，電視是電視」的原則，不大願意花錢到戲院看電視影集的續集。但是在美國，片商卻是以電視影集的正宗續集為標榜，觀衆到戲院要看的就是這些熟悉的老面孔。去夏（一九八九年）推出的「星」劇第五集「終極先鋒」在強敵環伺（如聖戰奇兵、殺人執照、蝙蝠俠）之下，仍然保有五百萬美元以上的票房紀錄。臺灣因為缺少忠實的觀衆羣，所以賣座不是很理想。

「星」劇影迷實在是少見的忠誠堅貞，他們的一片忠忱也換得了豐碩的回報。在「星」劇電視影集停拍將近二十年之後，原製作人又在一九八七年推出了

一部電視續集「第二代星艦奇航記」（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國內已有錄影帶發行，譯名爲「巡弋大奇航」），相當受歡迎，如今在美國電視上已邁入第三季的播出。「第二代」的背景時間設定在二十五世紀，比原集往後推了兩百年，主角人物也完全換了一批人。看來「星」劇電影系列仍然可以無止盡的拍下去，即使有一天寇克艦長等人實在老得再也不能在太空中冒險了，他們還有下一代可以接替下去，一代傳一代，一代傳一代……

很多人很好奇，到底「星艦奇航記」有什麼魅力，能夠在影視市場上生存了二十多年，而且情勢依然「一片大好」。事實上現在「星」劇的創作理念與二十年前比起來並沒有多大的差異，甚至還可以說完全不離原先設想好的架構。這樣一個從二十多年前的理念出發，而且由當年演員演出的作品之所以能成功，必然有其獨到之處。

有人說，「星艦奇航記」的故事自成一部「虛構歷史」（pseudo history）。這句話其實有兩個涵義。第一，它也算是個悠久的歷史了。因爲它的原始電視影集二十多年前在美國 NBC 電視網上播出，電影片集從首集上映起迄今也有十年了，這些都是「歷史事件」，而且是影迷心目中的重大事件。最過貼切的莫過於第二個涵義：它根本就是歷史的一種。南美洲馬雅文化的歷史，在大衆心目中已經不存在了，因爲一般人極少有人記得這一部歷史，並且關心它，有的多半也只是站在學術解剖臺上，對解剖物的關注而已。所以無論這部歷史有多麼久遠、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片段、有多少心靈的吶喊、又有多少英雄美人的浪漫故事，都已經不重要了。但是「星艦奇航記」剛好相反，到目前爲止，過去「星」劇的每一集都深深印在大羣影迷心目中，各個角色的性格成爲討論的話題，大家關心寇克艦長的前途，星際艦隊指揮部成爲大家討厭的官僚機構……如果歷史的定義是**一羣人所記得、所關心的共同過去，並且也將會不斷持續下去**，那麼，「星艦奇航記」的確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寫劇本的人不像是在創作，反而像是個「未來史」的史官，正繼續忠實地記錄著主角們的一言一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華府收到四十萬封來自民間的信件，信中一致要求將第一艘出廠的太空梭命名爲「企業號」，這正是這一艘太空梭名字的眞正由來。事實上，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登月計畫中止之後，重新開始另一次太空計畫，與「星艦奇航記」劇中一再鼓吹太空探險，多多少少也有些關係。過去的歷史當然能夠影響現在，而未來史爲求其實現，也必須對實在的歷史發生影響。就這一點而言，顯然「星艦奇航記」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現在，就讓我們從頭開始詳細地回顧這一段歷史。

●創世紀

羅丹貝利（Gene Roddenberry）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德州的艾爾帕索。其實他怎麼出生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創造了「星艦奇航記」。他是劇情中廿三世紀銀河系的上帝。他創作「星艦奇航記」系列的過程正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創世紀」。

羅丹貝利早年服役於美國陸軍航空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奉派至南太平洋從事戰鬥及偵查任務。就在這樣充滿刺激與挑戰的環境之下，他開始爲一些飛行雜誌寫文章。戰後他在華盛頓從事飛航失事調查，然後轉到汎美航空公司，領導偏遠地帶的飛行任務。下一站，他搬到紐約，專飛加爾各答航線，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文學。在這段時間中，他曾因爲一次失事中的英勇表現獲頒民航獎章。後來他加入洛杉磯警局從事基層警務。成爲一名巡官的羅丹貝利仍不改其喜愛冒險的本性。他被分派到第一線，直接面對線民、吸毒者、毒販，以及妓女。這些經歷後來成爲他寫作社會寫實劇的材料，同時他也開始研究一直困擾美國社會的吸毒問題。這一連串的發展似乎還無法使人把他跟「星艦奇航記」連在一起。就在他在警界小有成就的時候，他開始以筆名發表電視劇本。他在警局的工作經驗使他成爲寫作警匪劇的個中高手，但眞正使他成名的還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一日發表的脚本，其中羅丹貝利將他的原始構想敍述如后：

「時間是在未來某時——要距離我們夠近，使得未來人物的習性和外表不會與我們相差太多，但也要遠到使銀河旅行成爲家常便飯……『平行世界』的觀念是決定整個『星艦奇航記』演出形式的關鍵，它假定在與地球相似的條件之下，其他世界會發展出與地球相似的社會及文化。這樣我們就能夠使用地球上的器物、地點以及服裝等表現出外星世界，而在有限的預算之內，製作出冒險動作的科幻影集。

同樣的，『平行世界』的觀念也使我們能夠經由一般觀衆熟悉的道具，展現出最富想像力的故事。」

經由這麼一個簡單而可行的構想，他寫出「星艦奇航記」的第一個脚本，並尋求播出的機會。第一段過程並不十分順利。一九六五年二月首集「籠」（The Cage）送至NBC試映，結果被拒絕了，理由是「太深奧」、「對電視而言太好了」。後來NBC給了羅丹貝利第二次試映的機會（這在電視史上還是頭一遭）。這一次試映的片名是「宇宙洪荒」（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來自片頭語的最後一句話。在試映會上，它造成了極大的轟動。更重要的是它很快的吸引了一羣堅定而忠誠的「星迷」，使得「星」劇後來能一再「復活」，屹立二十餘年而不衰，成為影視史上的一項奇蹟。這正是一個偉大歷史的開端——「星艦奇航記」就在星迷們的前呼後擁之下誕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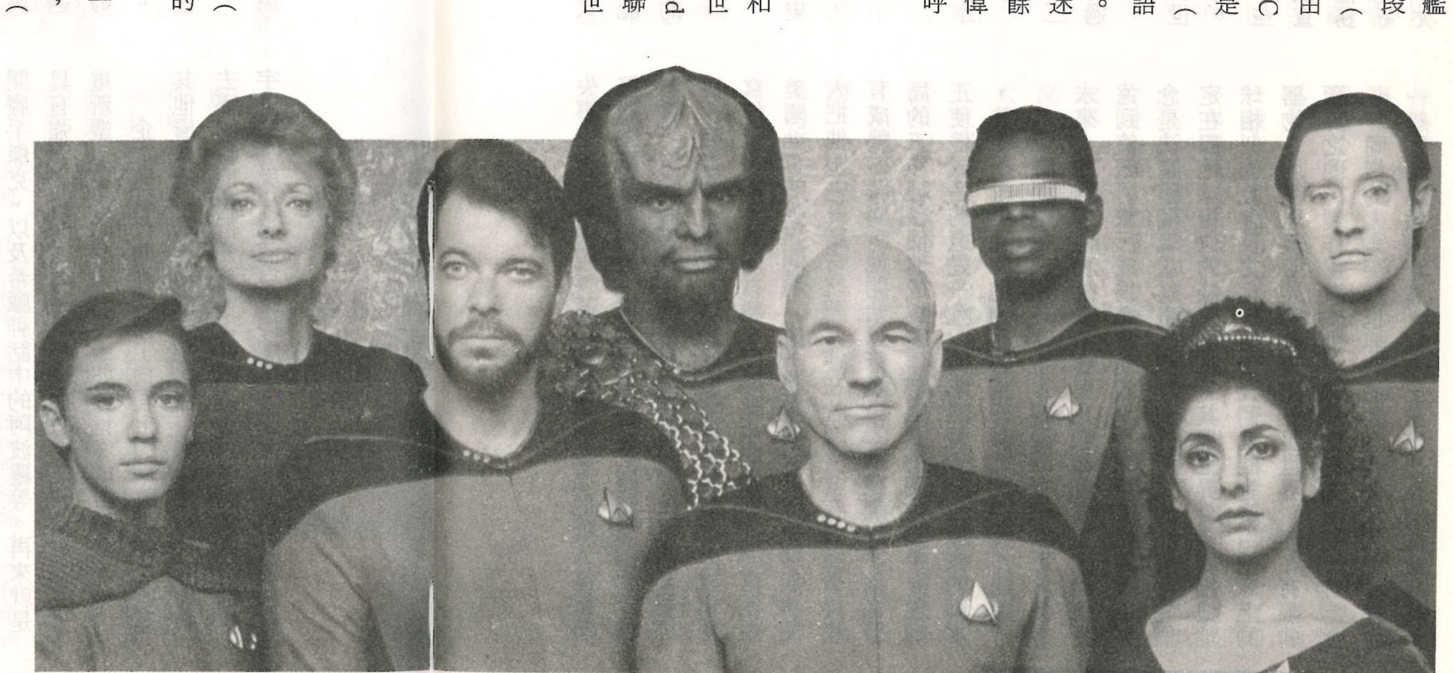
●時間與空間

時間是廿三世紀，那時人類已經學會如何彼此和平相處了，地球本身也加入一個由銀河系中各民主世界所組成的泛銀河政治集團—星球聯邦（United Federation of Planets 簡稱「星聯」）。雖然星聯各成員都是愛好和平的，但是為了自衛以及探索新世界，星聯仍然維持一支強大的武力—星際艦隊（Starfleet）。其旗下的武裝星艦羣專門執行星球間的各項任務。

當時的銀河系被劃分為三大勢力範圍，其中之一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星聯。另外兩股勢力與星聯敵對，他們分別是克林貢（Klingon）帝國與羅姆蘭（Romulan）帝國。望文生義，我們可以由其稱呼中的「帝國」字看出，這兩股勢力都是好戰的侵略集團。克林貢人第一次出現於電視影集第廿七集「仁義之師」（Errand of Mercy）中。他們是殘酷好戰的外星人，剛開始還人模人樣的，只是膚色較黑，而且男人普遍留鬍子。到了後來外形越來越醜陋，前額光禿腫大，有許多皺折，鬍子也由原來順溜的山羊鬍變成突張的張飛鬍。其語言聽起來也相當粗魯，每一句話都像是吆喝。這大概是為了突顯其好戰本性吧！到了「第二代星艦奇航記」，也就是廿四世紀，他們終於與星聯和解，進而和平共存，甚至還加入星際艦隊（第二代企業號中的軍官渥夫正是一名克林貢人）。事實上克林貢人像極了地球上的斯巴達民族。他們全體上下形成一個堅強的戰鬥體，戰死沙場是他們最大的光

銀河三大勢力分佈圖

中立區
克林貢帝國
星球聯邦
已知地區
羅姆蘭帝國
尚未探索地區



⊙企業號下一代船員。

榮，忠誠是他們最崇高的美德。附帶一提，他們乘坐的太空船稱爲鳥形艦，寇克一行人還曾駕著一艘克林貢鳥形艦從事冒險（電影「石破天驚」和「搶救未來」）。他們的隨身武器是音爆槍。

羅姆蘭人也是好戰的外星人，其勢力範圍在我們銀河系的邊緣。他們的外形與瓦肯人（Vulcan）十分相似（史波克就是一個瓦肯人），有一樣的尖耳朵和冷峻面孔。一般相信很久以前他們是瓦肯人的一支，後來離開瓦肯星，遷移到銀河的邊緣。基本上，他們十分好戰，但仍願意和星聯維持表面上的和平。羅姆蘭太空船的特色是能夠隱形，但當他們隱形時，不能啓動防護罩，也不能開火。如果我們把星聯的星艦看（不能隱形）比作水面艦艇的話，羅姆蘭戰艦就相當於潛艦。企業號與羅姆蘭戰艦的第一次遭遇（「太空追逐戰」Balance of Terror）就像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驅逐艦對德軍潛艦的獵殺作戰。從那一次遭遇戰中我們也發現，羅姆蘭人是愛好榮譽的種族。羅姆蘭人曾與克林肯人結盟，目的是想要聯手擊敗星聯。後來克林肯人也學會了羅姆蘭人的隱形技術，應用在他們的鳥形艦上。奇怪的是，星聯一直學不會隱形。

當然，整個銀河系除了這三大勢力範圍之外，還有它們之間的中立區，以及完全未知的神秘地帶。企業號在這些地方遇到了各式各樣的生命形態，有矽元素構成的生物、鱷魚形的外星人、雲霧狀的生物、有角的猿人、甚至有生命的石頭等。另外還有一些沒有形體，純由能量構成而來去自如的有智慧生命。這些生命形態與人類迥然不同，有的較爲弱小，有的則比人類強大，更有無論在力量、智慧和道德上都遠勝過人類的。顯然星艦企業號並非打遍銀河無敵手的超級戰艦。

企業號的種種奇遇中最令人感到訝異和興奮的，莫過於在陌生而遙遠的宇宙深處發現熟悉的事物。例如892-4號星球的古羅馬帝國，艾可斯星球上的納粹組織以及艾爾夏星球的芝加哥黑社會。另外有些個體生存於外星，但卻曾出現在地球歷史中，如達文西、開膛手傑克、以及希臘神話中的阿波羅等。再來就是具有強大心靈能力的外星生物抽取企業號船員記憶，重新塑造出來的歷史人物，如林肯、成吉思汗等。

企業號航行的範圍除了物理上的距離之外，還有其他層次的距離，他們曾多次在時光中旅行，回到過去不同時期執行任務，也曾到達另一個與我們平行的宇宙中，與另一個自我接觸，除此之外，他們也在自己心靈的內太空探險，在種種幻覺中經歷人性的眞實考驗。

●銀河鐵三角

「星艦奇航記」中的種種奇遇、冒險，固然是贏得星迷熱愛的關鍵，但眞正令人著迷的還是企業號上的英雄們。觀衆不會覺得這一群操縱龐大的宇宙太空船，而又生存於陌生的廿三世紀的英雄與我們有什麼不同。他們有跟我們一樣的喜怒哀樂（唯一的例外是史波克，這一點容後再談），當然也有跟我們一樣的人性弱點。他們之間的「人性」演出，常能博得觀衆會心的一笑。讓我們先介紹企業號最重要的三個人物，他們組成了全銀河系最堅強的探險隊伍——那就是寇克艦長、科學官史波克先生以及麥考伊醫生三人所組成的「銀河鐵三角」。

寇克艦長（Captain Kirk）——「銀河浪子」寇克艦長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算是個「洋基」（北方佬），是星際艦隊史上最年輕的艦長。他具有高度人道心腸與鋼鐵般的意志，率領艦隊中噸位最大的星艦企業號，從事星際探險任務。有時他會遇到智慧或力量遠勝過他的敵人，雖然一開始他略居下風，但是後來總是能運用人性中的特點擊敗敵手，就像大衛以彈弓屠巨人、韋小寶以巧計殺鰲拜一樣。對於弱勢種族，他堅守艦隊的「最高指導原則」——絕不以堅甲利兵干涉其他種族的自我選擇和發展。他也儘可能消除種族偏見，不管所遇到的生物有多麼醜陋、噁心和恐怖，他都會試著去了解這些種族，避免以外形和自己的觀點去下判斷。而往往到了後來摘掉種族偏見的有色眼鏡之後，再可怕的生物也會變得可愛起來。

寇克完全不同於十五、六世紀歐洲探險船隊的指揮官。第一，我們前面已經提過，企業號並非天下第一，他無法像他的前輩一樣，以船堅砲利傲視四海，所到之處，予取予求。事實上很多故事是從企業號受外力挾制開始。第二，他的探險目的並非征服與開發，而是「發現」。他試著發掘不同生命形態之間的差異，並進而欣賞這些差異。然而他對另一類智慧形態卻往往毫不留情，那就是「電腦」。在可查的紀錄中，他總共處決了五部控制著人類生活的電腦，因此稱寇克爲「電腦終結者」實不爲過。如果電腦也算是有生命的話，寇克可算是大大地違反了艦隊最高指導原則，但這也正反映了寇克重視人類的自我抉擇。

最後我們不得不提一提這位浪子比較傷腦筋的一

面。他似乎是個天生的多情種子，有接觸女孩的機會總是親自出馬，動不動就會跟剛認識的女孩看對了眼，談起戀愛來，最後總要靠史波克或麥考伊的幫忙才能掙脫情網。雖然這般風流實在有失艦長身分，但我們實在不忍心責怪他，誰叫他是英勇的寇克艦長呢！他曾聲明，他的第一號愛人是星艦企業號，正因爲如此，他的愛情都無法持久，甚至老婆兒子都離他而去（當然，這也是他能一再談戀愛的原因之一）。但寇克行事果決，而且不循常規，更往往不擇手段，在電影「石破天驚」中，他爲了保全船員性命並爲子復仇，連他的第一號愛人也毫不猶豫地炸毀了。

史波克（Mr. Spock）——「尖耳朶」史波克的父親沙瑞克是瓦肯人，母親亞曼達是地球人，所以史波克是瓦肯與地球的混血兒。瓦肯人是居住於瓦肯星的神秘民族，每一名瓦肯人從小就被訓練壓制情感，完全以邏輯方式思考。他們外形上的特點是都有一付尖耳朶，和由於缺乏感情滋潤而造成的冷峻面孔。史波克有瓦肯人的外形和思考方式，但是由於他身體中有一半地球人血統，在特殊狀況之下，仍然會顯露出一般地球人不合邏輯的思考及行爲。事實上他常不自覺流露出對地球母親的親近和對瓦肯父親的憎惡。有一回當一個能量形式的外星生命暫時附著於史波克的身體時，竟不自覺地喊道：「啊！你是如此的寂寞，眞不知道你怎麼能忍受這種孤獨。」可見全然的理性也給史波克帶來深刻的孤獨和痛苦，這也難怪當史波克第一次感受到快樂的感覺時，他是那麼的渴望繼續保有它。

有時對史波克來說完全合邏輯的行爲，對人類而

⊙中坐者：寇克。
後排由左至右：史波克、蘇魯、契可夫、史考特、麥考伊、烏乎拉。

言，卻是人性中高貴情操的表現。例如，他會爲了多數人的利益而自我犧牲。別人爲此感動得痛哭流涕，他卻一臉漠然，覺得他所做的只是符合邏輯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也曾在特殊狀況之下，「不小心」談了幾次戀愛。如果你要拿這類事情當笑柄（麥考伊醫生常幹這種事），那就大錯特錯了。他不會有任何難堪或羞愧之情，因爲當他恢復正常之後，連什麼是愛情都不知道，更不用說羞愧或難堪了，麥考伊就常因此而自討沒趣。伙伴們對他是又愛又氣，愛的是他的許多行爲實在太可愛、太「人性」了；氣的是，史波克常澆他們冷水，即使是表達一點同袍之誼，也會覺得自作多情。就拿我們以上對他的介紹來說吧，假如史波克先生看到了，他的評語一定是他慣用的口頭禪「非常不合邏輯」，這對這麼費盡心思吹捧他的我，也實在是夠嗆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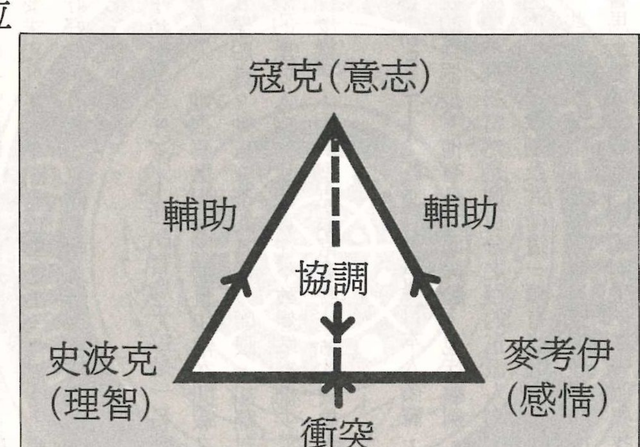
麥考伊醫生（Dr. McCoy）——「老骨頭」麥考伊醫生出生於美國喬治亞州，是個典型性格保守的南方紳士。他在企業號上擔任主任醫官，精通太空心理學，經常對易於衝動的寇克提出適時的忠告，他那清教徒式的警語常成爲黑暗中的明燈。他顯然不是個安分的醫生，因爲他待在艦橋的時間似乎比待在醫務室還多。雖然他是寇克的心理輔導，但自己卻也是沒有耐心，極端缺乏幽默感（但這也正是笑點所在）又愛發牢騷，同樣需要他人輔導。有狀況發生時，他一定會上艦橋來一探究竟，狀況不妙時，他會不安地在艦橋來回走動，並不時對已經忙得手忙腳亂的艦橋人員發怨言。有時候基於情勢所迫，寇克常要他做一些醫生本分以外的工作，這時候他會以他一貫的保守態度強調：「我是一個醫生，不是×××……」（你可以在空格處填入任何醫生以外的角色）。但寇克總會想到一些辦法叫他屈服，所以我們這位保守又拘謹的醫生只好陪著勇猛的寇克艦長上天下海啦……一旦遇上有人倒下來，身爲醫生的他一定搶先蹲下來觀察，他的另一句著名的口頭禪：「艦長，他已經死了！」就由此而來。請注意，當他說這一句話的時候，表情肯定是凝重而沉痛的，不管倒下去的人是敵人還是同志。

但這麼一個質樸可愛的人背後卻有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他在加入星際艦隊之前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不久他把這婚姻中所生的女兒留在地球學習護理，獨自一人闖蕩銀河。後來在「艙外有藍天」（For the World is Hollow and I Have Touched the Sky）中，他找到了第二春，大大地談了一次戀愛。

這三個人的三角關係十分奇特。史波克和麥考伊都認爲自己是寇克最親近的朋友，都認爲自己最了解寇克，也最能幫助他。但是他們兩個人的背景和性格都完全不同，在許多事上都持著相反意見，而且立場十分堅定，因此不免引發一場「艦橋之戰」。而艦橋的主人——寇克——對他們倆在家門內挑起戰端完全不以爲意，反而樂得坐山觀虎鬥。事實上他們倆的鬥嘴經常趣味橫生，爲緊張而嚴肅的艦橋帶來不少歡笑。這個三角關係也很像軍隊的指揮系統，寇克是指揮官，而史波克和麥考伊分別是參謀長和輔導長（當然其任務不包括監軍和打報告）。參謀長提供理性的分析、輔導長提供感性的建言。參謀長跟輔導長是不可能處得來的。除了立場不同之外，「爭寵」也是起嫌隙的原因之一。很顯然的，這場「艦橋之戰」並不平衡，因爲代表理性的史波克對何謂「得寵」「失寵」是一無所知的。

在西方思想中，很喜歡把人的自我劃分成意志、理性和感性三部分。寇克、史波克和麥考伊正好象徵自我的三個面貌。寇克是政策決定者，代表意志與直觀；史波克是邏輯與資訊供應者，代表理智；麥考伊是治療者與同情者，代表感情。三人的三角關係，不

鐵三角與四大護法關係圖



就象徵著靈魂自我的交戰與平衡？

●企業號四大護法

談完鐵三角，我們再來談一談企業號上的四大護法：輪機長史考特、通訊官烏乎拉、正駕駛蘇魯和領航官契可夫。

史考特（Scott）——輪機長史考特在企業號的指揮系統中排名第三，僅次於寇克和史波克，負責掌管企業號的動力系統。別人嫌枯燥乏味的操作手冊，他卻可以讀得津津有味，別人望之卻步的引擎室，他卻懷有一份莫名的關愛，甚至當成自己的子女一般呵護。因此每當引擎室受到外力損害或負荷過重時，他都十分焦急心痛。當然，無論損壞情況多麼嚴重，他都能神奇的讓企業號恢復元氣。他跟寇克之間最常出現的對話是這樣子的：

寇克：（在危急情況之下緊急下令）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動力！

史考特：（此時引擎室中正硝煙迷漫，爆裂聲四起，他滿臉油污，踉蹌地接過通話器）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啦！（或是，再這樣下去引擎室受不了啦！）

史考特大概是企業號主要人物中苦頭吃得最多的一位。只要看艦橋上的人東倒西歪，就可以想見史考特在引擎室中一定更慘。好在他是福將，在寇克的屢屢過度要求和外星人不斷的攻擊之下，仍然將企業號照顧得好好的，直到寇克炸了她（所幸星聯仍為他們建造了第二艘企業號）。

烏乎拉（Uhura）——通訊官烏乎拉是一名來自非洲的黑美人，她很喜歡唱歌，並且也常在閒暇之時以歌聲娛樂船員。她或許不如其他人顯眼，卻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我們實在不敢想像艦橋少了她會變成什麼樣子，因為寇克最常發號施令的對象正是她。

蘇魯（Sulu）——正駕駛蘇魯是日本人後裔，兼任企業號的兵器長。他有多方面興趣，包括擊劍、武術與植物學。蘇魯當然是個百分之百的正派人物，但或許是因為他愛好擊劍及武術這一類有格鬥性質的運動，在一些特殊狀況中，如患了令人喪失理智的疾病時，蘇魯馬上變成了好勇鬥狠的劍手。在一個與我們的宇宙平行的反宇宙中，另一個蘇魯扮演著類似秘密警察的邪惡角色；所幸，無論我們多麼驚訝與失望，最終他總會變回原來那個忠誠而值得信賴的蘇魯。

契可夫（Chekov）——領航官契可夫是一名俄國人，操一口濃厚斯拉夫腔的英文，十分自傲於他的俄羅斯血統。他較晚加入企業號的陣容，但很快的就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員，又生得一副娃娃臉，個性憨厚，十分討人喜歡，只是有時稍嫌娘娘腔了些。

四大護法分別來自四種不同的種族：史考特是英國人，烏乎拉是非洲黑人，蘇魯是日本人，契可夫是俄國人。這個組合中有各色人種，有男人有女人，有來自民主國家的，也有來自共產國家的。這正像徵了種族、性別平等，消弭了政治偏見的大同世界。再加上鐵三角的美國北方佬、南方佬以及外星人，企業號眞正集結了各方人馬。當然，如果艦長由黑人來幹、船員一半是女人就更有象徵意義了（事實上這也正是「星」劇製作羣的原始構想，但為白人社會的NBC所抗拒）。不過，有許多觀衆會不知不覺的將代表正義與民主的星聯跟美利堅合衆國聯想在一起，而把星聯的敵人——集權好戰的克林貢帝國——聯想成蘇俄。顯然，「星」劇的革命性還不夠濃烈，但對一個在大衆頻道上播出的通俗影集而言，其鼓吹世界大同的用心已屬難能可貴了。



●「時空之舟」企業號

除了以上諸位太空英雄之外，最能吸引人們注意的就是衆多星迷所鍾愛的星艦—企業號（Enterprise）。事實上，企業號並不只是艦長寇克一個人的愛艦而已，每一位星迷心目中都有一艘專屬於他（她）自己的企業號。這艘企業號曾帶給他（她）們穿越重重的時空，經歷種種令人難忘的冒險。這也難怪無論後來的星艦外形有多麼流線、性能有多麼高超，能深深抓住星迷內心的，仍是這艘典雅尊貴的企業號。

星艦企業號隸屬星際艦隊，番號爲 NCC-1701，是有史以來噸位最大的星際太空船之一。總重十九萬噸，以正反物質反應爲動力，載有四百二十八名士兵及七十二名軍官。企業號是在太空中組合建造的，有一個飛碟狀的主艦身、一個雪茄形副艦身和兩具曲速引擎。巨形碟形主艦身有十一層甲板，是船員生活與工作的地方。現在讓我們一一介紹企業號的各項重要裝備：

曲速引擎—企業號的動力來自兩具「曲速」（warp）引擎。曲速引擎是寇可蘭博士在廿二世紀初發明的，其問世使人類超越了光速限制，而得以自由航行於星球之間。這是繼人類超越音速之後在速度上的第二次突破。正如人類曾以馬赫數衡量音速以上的速度一樣，廿三世紀的人們以曲速等級來劃分光速以上的速度。第一級曲速就是光速，之後每加一級，速度就增加一倍。企業號最高可達十二級曲速，在十級曲速以上，時光會倒流，這就是企業號可以來往於過去與現在時間，進行時光旅行的原因。

建制武器—企業號配備有兩種類型的武器—光束和光雷。光束武器有很多種，從最小的隨身用光束手槍、光束步槍到裝於艦身外部的光束炮。光束手槍是一種多用途武器，可調整能量，選擇擊昏或擊斃敵人，另外也可以使它超荷而成爲定時炸彈。光雷的威力十分強大，由一團能量粒子構成，可將這個能量包由發射口射向敵人，或以電流直接引向目標。

質能載送系統—企業號上的傳送系統是艦隊工程師長達九年的研究發展的心血結晶。它可以把人體分解成能量粒子，然後以能量形式傳送至其他地方。由於企業號形體龐大不能登陸，只能在星球軌道上運行，所以其人員經常利用傳送系統在企業號與地面之間往來。企業號的質能傳送系統一次至多輸送六個人，可將人員送至一萬九千五百哩以內的地方。傳送系統雖然便利，但也有其危險性。如果在傳輸過程中，或是在分解以及組合過程中發生問題，其結果將慘不忍睹。像麥考伊醫生就十分討厭這樣子被分解來分解去的。他常埋怨道：「我是來當醫生的，不是來讓這些機器把我分解成原子，在太空中飛來飛去。」因爲他一直懷疑當身體的原子在其他地方重新組合後，是否還是原來的那一個。傳送系統也常帶來意想不到的歷險。例如，它曾將寇克分解成善惡兩部分，或是成爲正反平行宇宙之間的通道。

力場防護罩—廿三世紀太空戰艦的必要配備，藉由佈於艦身的發射器在艦體四周成爲一道由力場構成的防護牆，可抵禦敵人的攻擊。但是開啓力場防護罩會消耗不少能量，不能一直使用。

（上）

主艦身（碟形部份）

長度	475.4呎
高度	106.9呎
寬度	460.5呎

副艦身（動力室）

長度	393.2呎
高度	154.3呎
寬度	106.9呎

引擎艙

長度	503.1呎
高度	54.9呎
寬度	40.9呎

加速性能

0—99C	19秒
0.99C—曲速	1.1秒

全速後

曲速1級—4級	0.78秒
曲速4級—8級	0.87秒
曲速8級—12級	2.13秒

全長	990.8呎
全高	231.7呎
全寬	460.5呎

總重	19萬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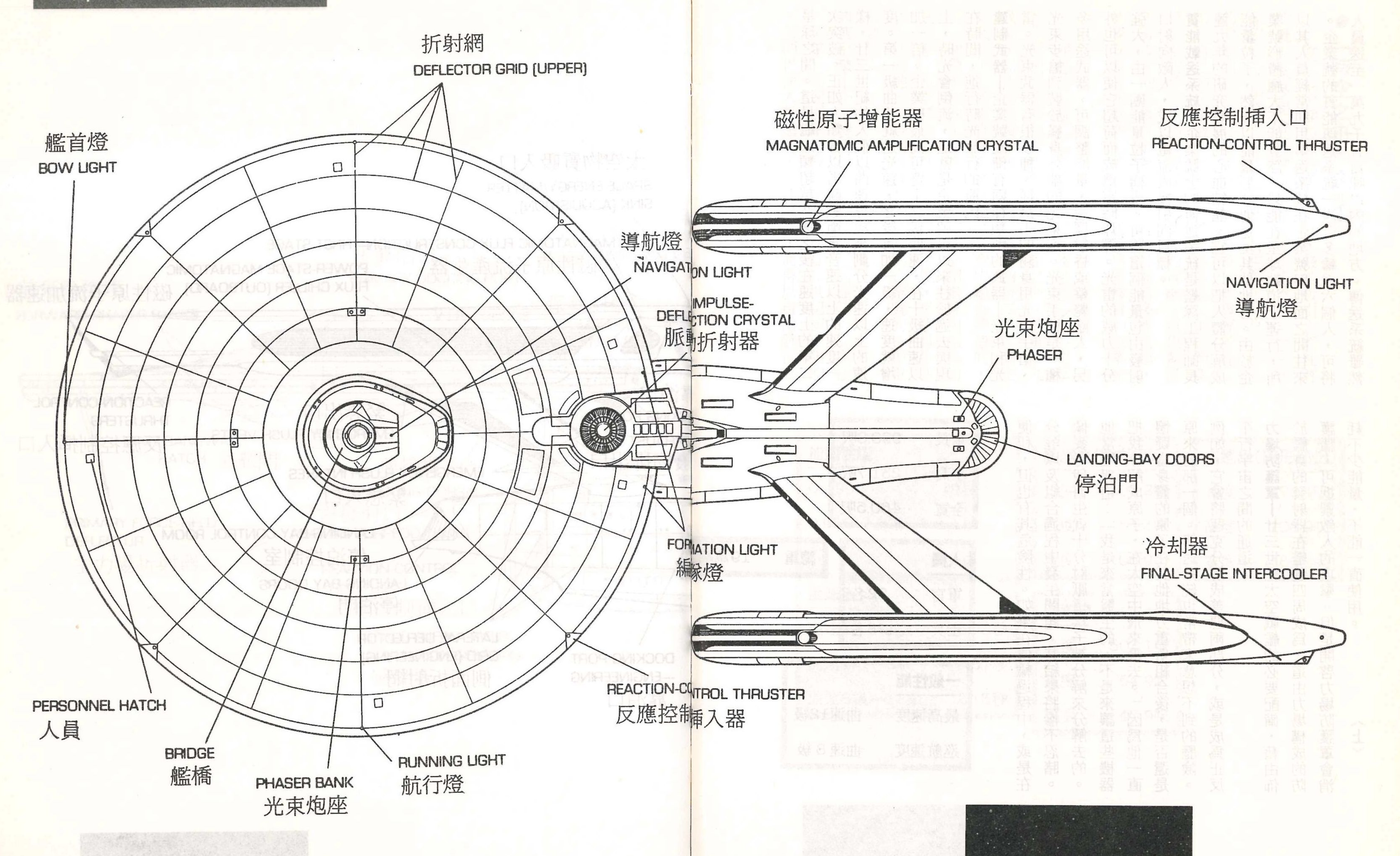
人員

軍官	72名
士兵	428名

一般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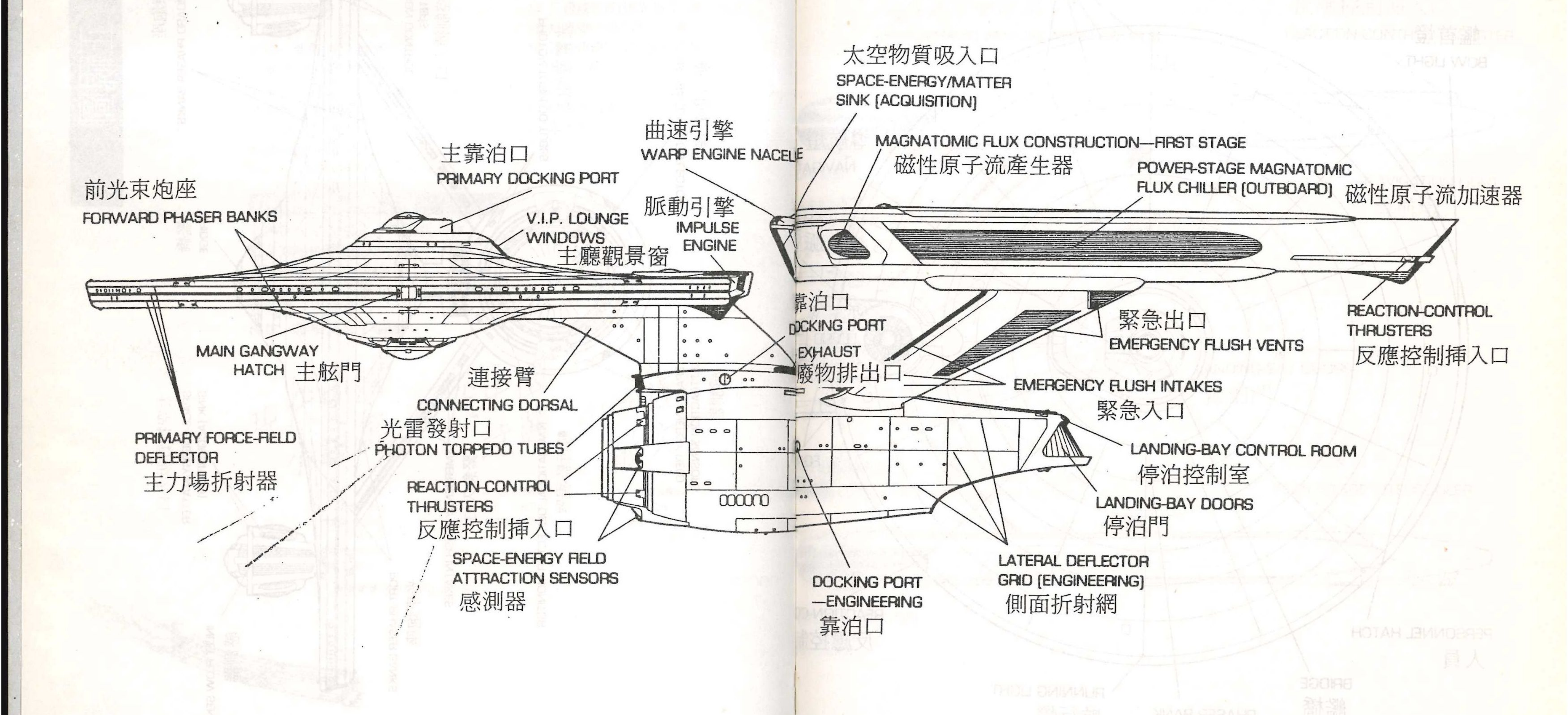
最高速度	曲速12級
巡航速度	曲速８級

企業號 俯視圖



折射網
DEFLECTOR GRID (UPPER)
艦首燈
BOW LIGHT
導航燈
NAVIGAT ON LIGHT
IMPULSE-
DEFL CTION CRYSTAL
脈動折射器
磁性原子增能器
MAGNATOMIC AMPLIFICATION CRYSTAL
反應控制揷入口
REACTION-CONTROL THRUSTER
NAVIGATION LIGHT
導航燈
光束炮座
PHASER
LANDING-BAY DOORS
停泊門
FOR ATION LIGHT
編隊燈
冷却器
FINAL-STAGE INTERCOOLER
REACTION-CO TROL THRUSTER
反應控制揷入器
PERSONNEL HATCH
人員
BRIDGE
艦橋
PHASER BANK
光束炮座
RUNNING LIGHT
航行燈

企業號 側視圖



太空物質吸入口
SPACE-ENERGY/MATTER SINK (ACQUISITION)
曲速引擎
WARP ENGINE NACELLE
MAGNATOMIC FLUX CONSTRUCTION—FIRST STAGE
磁性原子流產生器
POWER-STAGE MAGNATOMIC FLUX CHILLER (OUTBOARD)
磁性原子流加速器
主靠泊口
PRIMARY DOCKING PORT
前光束炮座
FORWARD PHASER BANKS
V.I.P. LOUNGE WINDOWS
主廳觀景窗
脈動引擎
IMPULSE ENGINE
靠泊口
DOCKING PORT
EXHAUST
廢物排出口
緊急出口
EMERGENCY FLUSH VENTS
REACTION-CONTROL THRUSTERS
反應控制揷入口
MAIN GANGWAY HATCH
主舷門
連接臂
CONNECTING DORSAL
EMERGENCY FLUSH INTAKES
緊急入口
PRIMARY FORCE-FIELD DEFLECTOR
主力場折射器
光雷發射口
PHOTON TORPEDO TUBES
REACTION-CONTROL THRUSTERS
反應控制揷入口
LANDING-BAY CONTROL ROOM
停泊控制室
LANDING-BAY DOORS
停泊門
SPACE-ENERGY FIELD ATTRACTION SENSORS
感測器
DOCKING PORT —ENGINEERING
靠泊口
LATERAL DEFLECTOR GRID (ENGINEERING)
側面折射網

企業號　正視圖

STARBOARD PHASER BANKS 光束炮座
RUNNING LIGHTS 航行燈
REACTION-CONTROL THRUSTERS 反應控制捕入口
PHOTON TORPEDO TUBES 光雷發射口
NAVIGATIONAL DEFLECTOR 航行折射器
BRIDGE 艦橋
SPACE-ENERGY/MATTER SINK [ACQUISITION] 太空物質吸入口
SPACE-ENERGY FIELD ATTRACTION SENSORS 感測器
NAVIGATIONAL DEFLECTOR MONITOR 航行監視器
EMERGENCY FLUSH INTAKES 緊急入口
PORT PHASER BANKS 光束炮座
INLET FLOW SENSOR 感測器